目錄

國府當局開放言論之表示

（天津大公報社評．下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國府主席蔣中正氏前日通電全國報館，望於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對於黨務政治軍事財政外交司法諸端，以其實之見聞，作翔實之貢獻，其弊病所在，能確見事實癥結，非攻訐私人者，亦請盡情批評，凡屬嘉言，咸當拜納云云。此國府當局開放言論之誠懇表示，而為政治前途之一種良好趨向，殊可特稱。查黨國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多少有承襲蘇聯式或法西式理論之趨勢，將完全置全國言論界於黨部指導管理之下，而絕對統一之。其所謂統一，非僅言論已也，紀事亦然，故其理想的境界，為全國報紙言論一律，紀事亦一律，當局謂黑，則俱黑之，謂白則俱白之，其所是否者是否之。是此種制度下之報紙，其職責乃完全為當局作政策之宣傳，不復含自由宣達民隱之意也。此種制度，今日蘇聯與義大利行之，其政府為強固而有能之專制機關，不許本黨以外人民有反對政府政策者之存在，蘇聯至禁止非共產黨員私人經營報紙。義大利則新聞記者皆須受法西斯蒂黨之考試，須有文憑，方可執筆，其嚴厲如此。夫俄義此種政策，亦未嘗不暫時收齊壹一之效，然覘國者實為之危。蓋如此有兩大流弊焉，其一．宣傳過於統一嚴整之結果，人民神經久而麻痺，反使宣傳失效，其二，報紙專為政府作宣傳機關之結果，全國言論界單調化，平凡化，根本上使人民失讀報之興味，最後足使報紙失其信用。由前者言，政府之不利也，由後者言，報紙之不利也，可謂兩失之矣。抑施行此種政策之國家，若其政府強固而有能，常以雷霆萬鈞之力量，行大刀闊斧之改革，官吏清廉，軍權統一

，法出必守，令出必行，人民一方懾於其威，一方則喁望於其行政。縱然緘口，猶可粉安，餓義之事大抵如是。若夫既鉗制民口，而政府本身尙未臻鞏固，施政亦尙未收效果，那人民僅受獨裁之不便，而不得專政之利益，初則怨望，繼假而憤怒，而爆發矣，此誠至危之道也。國府當局自北伐興師至今，爲時四年，其間多在軍事時期，夫戰爭，危事也，在存亡呼吸之間，一切政論，皆須擱置，先顧軍事利益，是以當局過去之新聞政策，以常理言，固不合，以環境言，則亦有不可概加責備者在。不過黨國既早已捨棄蘇聯式理論，且政府本身猶未鞏固，行政效能，猶未著顯，此後正需要各界人民擁護之時，則獎勵言論自由愈早，所減除社會危機愈多，故於黨國利益愈大。蔣氏此次通電，慨乎言之，蓋深知其中得失者也。吾人愛國家愛自由者，焉得不對蔣氏此電，表深切之同情哉。

附錄蔣主席勘電

大公報並轉全國各報館均鑒，自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中央求治至急，人民望治尤殷。大之欲躋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域，小之求使民衆咸得安居樂業。格於環境，變故迭起，訓政既已開始，軍事猶難結束，雖爲革命進程中必經之階段，而身受黨國付託之重，不能爲人民早日解除痛苦，內疚神明，外慚清議，固不忍稍自暇逸、更何敢閉塞聰明。歲月易逝，民國十八歲將終，欲收除舊佈新之效，宜宏集思廣益之規。各報館爲正當言論機關，即眞實民意之表現，於國事宜具灼見，應抒讜言，

凡黨務，政治，軍事，財政，外交，司法諸端，均望於十九年一月一日起，以眞確之見聞，作翔實之貢獻，其弊病所在，能確見事實癥結，非攻訐私人者，亦請盡情批評，並將關於上述各項之言論及紀事，務希同時交郵寄下，凡屬讜言，咸當拜納，非僅中正賴以寡尤，黨國前途亦與有幸焉。蔣中正敬印。

論提倡氣節廉恥（十九年一月七日）

國府主席蔣君於元旦日有文，極論提倡氣節廉恥之必要，中謂「尤可慮者，人心頹靡，世風澆漓，以投機取巧爲智，以好亂反覆爲勇，氣節隳地，廉恥道喪」，「則爲禍之烈，百千倍於人以武力與經濟之亡我」，又云，「黨有健全之革命人格，則黨爲國人所信仰，失健全的革命人格，則黨爲國人所厭棄，黨員而盡爲有氣節廉恥之黨員，則黨必健全，黨員而爲蕩檢踰閑之黨員，則黨必頹亡」，蔣氏此文蓋必深有所感，故慨乎言之如此，其主旨吾人誠無異詞矣，茲所欲論者，提倡氣節廉恥之有效的方法何在耳。

人類之最大多數，常人也，上智與下愚，皆罕見焉。常人性質，視其所染，染於白斯白，染於黑斯黑，又常人之道德觀，與其生活有密切關係，易言之，乃大部分受支配於利害觀念，有氣節廉恥而安而榮，斯羣趨之矣，反之，崇尚氣節廉恥之人，而危而辱而困窮，無恥之徒反得志於當世焉，則多數常人，復誰願棄安榮而就危辱，以戀戀於道德之說哉。是以國民一代之道德如何：本爲一種風氣問題，然而有別焉，使提倡風氣者，僅爲在野一部分學者之流，而實際政治之趨向與之相反，則有氣節廉恥者，僅能得少

數人，如漢之黨錮，明之東林是，彼時多數之人，仍因生活上之利害，而相染而入於無氣節無廉恥之途，故雖有卓出之道德家，無救於國之亡，此亂世之現象也。反之提倡風氣者即統治者之本身，以政治上之賞罰，獎勵道德，政府領袖復身爲之倡導，則一般中材之人皆自然化之，不必特提倡氣節廉恥，而通國人民自無喪節亡恥者矣，此治世之政軌也。夫上古之世，不可深攷，自有明確之歷史以來，中國實未見昇平之治世，最上者不過數十年之小康，我民族生活過程之大半，皆消耗於腐敗凌雜的亂世之中，故亡國慘禍，至有兩次，中原文物爲異族蹂躪者，亘千餘年。迫至近世，政治道德日愈淪亡，而高度文化的外患，適大舉而至，亡種之禍，眞迫於目前，於是少數有志之士始毅然決然提倡政治革命，願以鮮血洗滌汚穢，以灌注新生命於民族血管裏，辛亥革命之義即在此，然不幸又紛紜十數年，政治腐敗愈甚，然棲不得已又有十五年以來革命之戰。夫近年之政治的流血，其最要之義，要之仍爲洗滌汚穢，蓋將自腐敗者之手中，奪回國家政權，使有所謂革命人格者執掌之，以正義化全國，而實現政治與道德一致之治世，彼犧許熱烈青年之勇敢犧牲與通國稍有知識者之一致謳歌擁戴者，寧非爲爭此一點哉。抑氣節廉恥，消極的方面也，革命人格所需要之道德，實不止此，蓋須積極有所爲，不止消極有所守。不過氣節廉恥，爲政治道德之最初義，有此而後可以談積極的奮鬥！是以過去之革命犧牲，原爲道德上求民族之新生命，而氣節廉恥，僅消極方面之最初義。然而以數十萬頭顱數百兆財富換來革命政權二年之後，而道德淪亡之嘆聲，竟發諸政府當局之口，而入於一般國民之耳，此誠堪詫痛不置者矣。夫蔣氏之言，必非無病之呻吟、大抵

感之甚切，蘊之甚久，始為文以痛言之。是以吾人之感想，第一，認識現在氣節廉恥淪亡之不幸的事實，第二，主張從速糾正，然其道無他，仍首須政府當局己身負責，一面檢點己身，作新風氣之模範，一面以公平之賞罰，澈底澄清軍政界，此始為提倡道德之有效的方法。現在狀況，政界固不堪，軍界殆尤甚，且時局遞演之結果，權力中心，皆集中於軍，今人民已不知有黨權政權，而唯見有軍權，社會所注意，報紙所紀載，世界所研究，政府所籌畫者，皆為關於若干軍人之事，此情形已彷彿北洋統制時代之舊觀。絕非三民主義訓政下應有之現象，而軍人風氣，慾望大而責任觀念小，滔滔橫流，怪狀畢露，此而不澄清，而徒向一般居於劣弱地位者，教以崇尚氣節廉恥之必要，其誰聽之。革命原為滌蕩汚穢，而革命工具自身復汚穢焉，似此循環，最後必底於大亂亡國而後已，是以澄清軍政界，乃維持革命政權之死活問題。吾信有新鮮血液之民族力必能辦之，現在當局能負責最善，否則國民終必自為之，因不然則亡國，一如蔣氏所言；此則國民所必不能忍也。誰能以公忠體國之精神，領袖全國，而為此大澄清之運動，使氣節廉恥之義，自然成為政軌，則國民定將為其後援矣，吾敢信全國良民，皆抱此同一之感想也。

中國文明在那裏？（十九年十一月二日）

中國政治為都會政治，一切主義政策，皆都會之主義政策，而政治家實業家學者等所經營擘畫研究思索，舉不出於都會，其持以判斷事物，鍛鍊思想者，要以都會生活為

其背景，至於全國數百萬方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數同胞之眞正生活狀態如何，則大抵茫然無所感知，易言之，中國之政治家實業家學者等並不知中國事，不理解中國人生活，與最大多數同胞精神上並無接觸是也，此殆中國改革多年失敗之根本，亦都會政治家實業家學者等精神墮落淪爲寄生害蟲之由來，本社久鑒及此，近乘時局略定，亟欲紹介大多數同胞生活之具體狀況於全國都會政治家實業家學者等之前，將以撥發其良知，速爲同胞人民解痛苦，謀福利，且使其自己改正人生觀，恍然於都會奢侈享樂生活之爲非，本此旨趣，爰派旅行通信員，第一步先調查河北各縣民生狀況，其報告書近日已開始披露，吾人願全國讀者諸君俱潛讀之，並熟思之，並願問全國讀者諸君，對於此荒蕪頹廢的祖國河山，窮苦蒙昧的同胞大衆，是否動悲憫，感恥辱，生責任之心，發救濟之願，使其然也，則凡因環境偶然之便利，得財產，受教育，享現代文化，或進一步因緣時會，得握政權軍權財權文化權而居支配地位者，其自修也，宜如何謹嚴，其爲民謀也，宜如何忠實，玩政弄兵之罪如何重大，聚斂浪費之害如何深刻，將俱恍然自明，而知所努力焉矣。本社近日第一步調查者，只冀南各縣，冀南非戰地，非災區。論歷史開化最早，論現在猶屬小康，然吾人披讀本報通信員之所報告，則彷彿已到世外之蠻鄉，或恍如置身上古之亂世。夫以中原文明之民，而專迷信歸依於所謂紅槍會，白槍會，黃槍會、黑槍會，綠槍會，花槍會，孝衣會，孝帽子會，籃子會，九公會，八卦會，眞武會，所事維何，則從所謂傳法師或代傳師者、讀老本咒，止血咒，更學所謂分身法，土遁法。止血分身土遁，皆不可能者，而專求之，一縣之內，在此等會者，竟占全人口之半

，然此猶不足異也。此外更有所謂邪門教，盛行於豫北冀南，其教以秘密行之，其組織有帝皇正宮西宮之稱，其等級有尚書侍郎狀元榜眼等之設，其人着紅襯衣，黃臂章，其教義不詳焉。然既稱邪門，則足知其邪之甚也。雖然，吾儕萬勿笑此輩同胞大衆之愚也，蓋其迷信神權，乃出於不得已及無聊賴，非其果愚也。誠以人類本能，首欲求生，然近年政況，則民不能保其生。試觀股匪遍地，刼擄時聞，人民無所呼籲，舍求神外，尚有何策？而匪亦民也，其爲匪，苛政使之。蓋如通信員報告所述，爲匪倘可暫求生存，且可身免綁架，故強梁而不樂坐以待斃者，則趨於匪，各種槍會也，匪也，民團也，其本質一耳，皆爲生存掙扎之可憐蟲耳。抑人類慾望，不僅求生，且須有以樂其生。然中國人民則全無樂趣，終年勞動，而不得衣食住之滿足，苛捐雜稅，復刻刻剝削之，生趣枯竭，達於極點。是以最下等之刺激性的娛樂，反橫行於鄉閭，海洛因之劇毒，遂化爲紅綠黃灰白五色金丹，以破耗人民精髓，而土娼跋扈，梅毒流行，亦遂爲鄉間特色焉。吾人單觀豫南數縣調查報告，實已不勝文明衰亡之痛，蓋豫南在全國中猶爲較完好無事之區，而其窮且亂如此，人民失教如此，社會風俗之蒙昧退步如此，然則戰區更何如，長江共禍西北奇災之地又何如。吾人敢大聲疾呼於政治家實業家學者等之前曰，中國文明在那裏？主義政策在那裏？凡都會居住之有支配權者，反躬自省，對同胞大衆曾扶助否，曾教導否，讓一步，曾不加剝削摧殘否，且政治上社會上之浪費，對於生產者之農民生活影響若何，苛捐雜稅，購械增兵，於精神上物質上貽害人民之程度若何，再退一步自省，都會人之思想行動，生活樣式，其去同胞大衆者若何之遠，對於改革及建設之

努力若何之微，苟有天良，當可知恥而發奮矣。現代政治家實業家學者等，其以為何如也。

論造成廉潔有能之政府（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前日國府總理誕辰紀念會，蔣主席致開會詞，「願在此軍事結束以後，大家共同一致，下一極大決心，要造成廉潔政府」，戴傳賢氏繼補充其說，謂「須造成一有能力之政府，使有能力之人才胥為有能力之政府而努力」，最後副司令張學良氏演說，「總理事業，為國為民，非自私自利，願各位遵照總理所為，然後自然有廉潔政府」。

廉潔而有能之政府，誠一般國民熱望實現之政府，此說也，本報論之屢矣。茲者軍事結束，國府當局表示造成廉潔有能的政府之決心，國民聞之，必極快慰，吾人並願論其造成之方法，以為當局勉焉。吾人以為欲期廉潔有能的政府之實現，須實行下列諸義：第一，黨員為常人模範，政府高官復為黨員模範，故廉潔之義，須自高級官吏以身作則做起。夫吾人非敢謂政府當局之不廉不潔也，然觀近年情況，似乎提倡廉潔之義徇行之不力，或感之不切，而廉潔之前提，又在厲行簡易清淨之生活。據吾人所知，如胡院長漢民，生活簡單，二十年如一日，此不必標榜廉潔，斷無人疑其貪污，何也，持己謹嚴，則自然廉自然潔故也，凡現在服務黨國之高級人員，大抵皆昔年窮苦之革命黨，廉潔之說，根本上應無問題，然而蔣主席演說，方諄諄於造成廉潔政府，則可知政界之澄清，實際上感覺需要。吾嘗推論原因，大抵政權所在，腐化隨之，窮苦革命黨，一旦在

朝，逢迎阿諛者滿左右，生活起居，頓時改常，而黃浦繁華，咫尺在望，久經濡染，則覺現代式享樂生涯，畢竟優於奔走革命時代之寒酸，習慣既成，遂流連而忘返，然以現在之生活程度，薪俸所入，豈足周旋，誘惑之來，復無孔不入。於是不廉不潔者爲常行，而廉潔者反成異事矣，政界大勢，不其然哉。是以欲造成廉潔政府之第一前提，應由政府諸當局俱提倡簡易生活，以身作範，以新風氣感化政界全體，使官吏感覺驕奢爲可恥，猶有不足，則以法律繩之，如蔣氏月前爲某案所談「懲治貪汚須自黨員始」之言，其用意卽甚是，然應補充其詞，爲「懲治貪汚並須自高級官吏始」。導之以德，而齊之以刑，一二年間，風氣丕變矣，此一義也。其次，民國以來，凡法律皆嚴於文人，而寬於武將，槍愈多則愈寬，享盡一切權利，而免盡一切糾彈，卽向來論廉潔者，亦只責文官而不及武將，實則文官貪汚，不過賄賣差缺，或侵蝕公款，能此者只少數人，而數額亦有限，武將不然，一高級將帥，經手軍費，每月動以百萬十萬計，支出如何，向無人過問，普通狀況，軍費及於中下級軍官及兵士者，不過一部分耳。且各省政權，實際上總攬於軍人之手，財政之支配亦歸之，故軍閥生涯，乃旣貴且富而在法律管轄以外者，廉潔云云，去題遠矣。近年軍權歸於黨國，新起軍官之智識志趣，皆遠優於舊派，然因戰事迭興，政局未定，政府日需要軍人拚命，故關於風紀及私人生活之事，一切無暇糾正，試以文武官吏比較論之，則高級軍官之驕奢淫佚遠過於文吏，更過於作政治黨務工作之黨員，然文吏貪汚，尚有人罵，黨員不潔，尚有人評，若夫高級武裝同志之豪奢放蕩，漁色狂賭，則幾乎反視作當然，孰敢問之，此種情形，蓋不待繁言而明者也。夫職

爭為罪惡之源，一切問題，在戰時無可論，茲者軍權統一，大局底定，則政府當局應注意此點，須有廉潔的軍界，方有廉潔的政府，不然，國家收入最大部分耗於軍隊、全國政權大部分在於軍人，軍界風氣，不能澄清，則吏治整頓，何從行起，不然，法律清議將只為壓迫弱者而用矣，豈革命新邦所宜然乎，此又一義也。再次關於徵收官吏事，自前清以來，徵收機關，公然中飽，作官者對差缺肥瘠，公然選擇，毫不為諱，在普通觀念，凡在所謂稅收比較以外之收入，直為經管官吏所應得，得之並不傷廉。現代世界，對於稅收作如此觀念者，惟中國為然；國困民窮，大半因此。蓋人民納數倍以上之稅捐，而公家僅得幾分之一之收入，公私經濟，焉有不破壞者，故此點為中國建設上之緊要問題，必須有徹底之改革者也。國府執政以還，關於此點，未遑改革，一切如北京之舊，所用仍多為從前聚斂之吏，責以廉潔，蓋如北轍而南轅。茲戰事既息，對此等事應立一根本方案，吾人平日之感想，以為宜定長期計畫，先自訓練稅吏起，如失業之優秀青年黨員，即可獎勵其受此種訓練，訓練之法，應兼軍隊學校兩種特色，即授以必要之智識，而練習嚴正之規則生活，畢業之後，分派徵收，薪俸定額，足以養廉，並保障其地位，且可仿海關立養老制度，同時訂職屬之懲罰辦法，稅吏侵占，罪之無赦，務期以十年，使全國各項稅吏皆成為曾經受特殊訓練之人才，根本上打倒藉釐稅發財之寄生蟲，國省政府當局皆絕對廢除以釐稅位置親友之觀念，如是或可望中國財政漸有澄清之一日。夫財政為國家命脈，而稅收則財政源泉，徵收機關之積弊一日不能革除，則腐敗貪污之根據一日不能消滅，且一切國營事業永不能辦，財政亦永不能整理，此大事也，故望

根本考量之、此又一義也。

苟如是，無幾廉潔政府可以造成，而既廉潔矣，則用人無私，有能力之人才自可登庸，且必須政府廉潔，而後有能力者始俱樂為政府用，故廉潔政府又為有能力政府之本也。不然，中國儘多束身自愛而有能力之人民，然非貪圖富貴，何必依附黨國末光以求一用哉，是以欲人才之集中，仍當以造成廉潔政府為第一步歟。

官吏不得經商投機（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四中全會決議之肅正紀綱刷新政治案第十項，「絕對禁止官吏兼任商業機關之職務，與從事投機市場之交易」，此項規定，為澄清吏治最簡單之前提，倘能雷厲風行，則革命政府下之貪污空氣便可掃除大半，凡擁護黨國之人民無不衷心祝禱此議決案之實施也。查官吏禁止經商，本古今東西之通例。即專論中國，當專制清朝，猶對官吏之經商及在任所置產一律嚴禁，犯者參革，並非空言。故一般中國人腦筋中，本來認為官吏不可兼營商業，其成為問題也，蓋民國以來之事。然民國初年，亦非無禁令，特有令而未能行，故官治敗壞，不可收拾。查民國二年一月九日公布之官吏服務令第二十條，「官吏不得兼充公私商業執事人員，」是明明禁止經商也，然北京顯宦，公然自兼商業機關之職務者，不可勝數，甚至以國務員而作投機交易，故北京晚年，直完全抹殺服務令之存在，以坐待革命之到來。此過去之秕政，無復追論之必要矣。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於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曾有公務員任用條例之公布，然尚無服務令一類之法令，官吏經

府，與關聯者，投機買賣，尤其顯異。大抵投機市場之樞紐，大半實操諸官吏之手，誠與市場受政局支配，而軍事財政機密之觀察，則非商人所能，故商人從事其間者，實惟官吏之馬首是瞻，市場漲落之背後，往往有官吏為之操縱焉。此等情形，乃報紙之所不載，公文書中之所不見，然事實儼然，通國周知，特以清議無從伸，敢怒而不敢言耳。查日本官吏服務規律，對於從事投機與普通經商，分別規定，寬嚴不同，該規律第十二條，凡官吏不得為交易所之所員，又間接的亦不得關係於投機市場之商業，此絕對的禁止也，又第七條，官吏非得所屬長官之許可，不得為營業公司之社長或職員，第十一條，官吏非得所屬長官之許可，不論直接間接不得經營商業，此相對的禁止也。日本政界雖亦非理想的廉潔，貪污暴露，時亦有之，然大體則循軌而行，法令所禁，鮮敢嘗試，投機買賣，幾視為可恥之事，一旦暴露，便無立足之地，何也，法令實行故也。此次四中全會既決心肅正紀綱，而有此等規定，則望最近頒布一完全之官吏服務令，將禁止事項具體規定，公布天下，先使在官者知一切絕對應遵守之事項，其次則注意於法令之實行，任何障礙，必期貫徹，而尤先自中央政界起，不論地位大小，概以法令繩之。中國幅員過大，稽查難周，且多年養成槍桿萬能之風，俱存玩視法令之念，以為法令自法令，事實自事實，我欲犯法，其奈我何，此種心理，中人政界者甚深，故非中央政府表示雷霆萬鈞之決心，一般奸吏將陽奉而行所無事也。此次全會議決案，另有制定犯贓專律之議，其性質與禁止經商投機同，要在貫徹實行，紀綱方能肅正。夫以現在中央政府之有力，實行法令，似乎不難，惟積重難返，當局者非有至勇至公一切不顧之精神，則實

行甚爲不易。大抵懲罰之事，對末吏易，對顯官難，且監院未立，耳目不周，官吏投機，多用匿名，故獲據確證，亦非易事，弗如先廣開言路，歡迎人民揭發，縱調查不實，亦不加罪，一面政府責成司法機關，隨時嚴密調查，待監院成立，則促其完全行使職權，對任何人物，不事瞻徇，果有一二著名事例，依法罰辦，則羣官知懼，兆民驩歡，庶幾乎天下人信政府之果能肅正紀綱刷新政治矣，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當局者有無一掃貪汚之決心，誠願拭目以覩之。

刷新地方行政之亟務（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現代各國政府同感困難之重大問題，曰救濟失業，中國尚不足以語此，因多數人尤其後起之智識階級人，自始不得職業，無所謂失業，故中國之職業問題，第一爲如何新闢職業，此一般人所共同認識者也。雖然，尤有較新闢職業重要者，爲勿破壞固有之職業，因不幸中國政治，是破壞職業，使本來有業之一部分人民，受種種不可思議之剝削，而不得不放棄職業，並破壞其職業之基礎，政治罪惡至此，誠世界任何國民所未夢見也。

破壞職業之事，滔滔天下，例不勝舉，今單觀本報近載旅行通信員所述運河行船事，即可證明地方行政之罪孽深重，至於何等。夫道口至天津，一千二百里耳，統捐稅卡，多至二十處，而既因統捐矣，乃復附設釐金、船捐、船行、民團捐、教育捐、學堂捐、水上警察捐，本報通信員所乘之船，上次只行二百里短程，得船價六十九元，但不爲

少，乃因上捐十餘道，往返二十天，其結果共支出七十三元，淨賠四元，復因水淺之行，擱淺兩月，計共賠二百元。此次由道口運麥赴臨清，船貨優厚，希望得贏，然道口煤捐局一處，卽索去保險費一百十七元，沿途復納各種之捐，及對軍之特捐，未達地點，又已賠去二百餘元。通信員所聞，船船如是，不只此船，船夫賠盡，則賣船了事，或據債主抵債了事。而沿途除官設之剝削機關外，復有匪設之機關，雖繳捐於官，仍不能免刼掠於匪。大匪無論矣，官亦利之鉅，直駭人聽聞；臨清縣公安局長，一小小之官，每年可坐獲十萬元之厚利，此皆直接剝削船戶，間接剝削貨主與消費者而來者也。公安局如是，其上及其他之官如何？臨清如是，他處如何？操民船業者如是，他業又如何？而由運河之船夫，以推北方各業人民，由北方之苛政，以推想全國，可知全國之貪官汚吏驕將劣兵，若干年來，不斷的用盡所有方法，以破壞摧殘人民之職業，使勤勞民衆，不得自享其產，且不得自食其力，生產者之所得，祇供一部分寄生蟲之吸吮，以肥其私，此非一朝一夕之現象，而革命之所以需要也。近三年來，政治腐汚，絕未剷除，而地方縣政之發展，或更有甚於往時，大官無論已，直接與商民接觸之小稅吏或小武官，其擅作威福，剝削人民，更肆無忌憚，恬然不顧，蓋官吏進退，毫無定程，地方官吏，可由其長官任便委用，差弁走卒，亦往往得爲治民之官，此輩旣不經正當銓敍而來，而常隨其所依勢力之失敗而去，故其居官也，絕無奉公守法之心，旣不畏考成，更不惜名譽，惟趁在職之短期間，盡量剝削，預備失官後之坐享，而美其名曰解決生活問題焉。滔滔天下，直接管理民政稅收之下級官吏，及統帶小部隊之軍官，大抵皆抱此種心理以從事

者也。是以苟言刷新政治，對於直接人民之地方文武官吏，更非嚴厲糾彈不可。夫一般商民困於生活職業，復限於智識，既不甚解國家大政，亦無暇研究，故對一般人宣傳政治主義，勉以效力國家，此皆空談，亦無實用。政府對一般商民之第一種義務，即在懲辦貪官汚吏驕將劣兵，免除離奇過重之苛捐雜稅，保護地方善良自由之秩序，使自享其產自食其力之有職業人民先安於其業，然後廣闢新職業，俾人各有業，此即所謂政治刷新，即所謂革命。不然，固有職業，破壞垂盡，滿天下良民將皆成失業及無業之兩種人，不大亂何待哉？願政府諸公極力調查全國各地方之特殊痛苦，而用其全部權力以一掃貪汚橫暴之寄生蟲，則去革命之義近矣，且固結民心，防遏共禍，亦以此為最要者也。

悼丁佛言先生（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方民國肇建，海內才智有志之士，一時頗集中於國會，雖其後多沉溺政潮，頹廢以終，然其志行皎然，卅年一日，學問氣節，足為次代青年範者，不無其人焉，黃縣丁佛言先生其一也。丁君於國會初期屬進步黨，才氣奔放，世以策士目之，然君實有大志大節之文人。其於政治，始終主張聯邦論，其在國會，專致力於促成憲法，反對專制，惡軍閥如蛇蝎。癸丑變起，君與國進兩黨之在京而不屈於袁者，共組民憲黨，自是不參國進之黨爭。民國五年，國會復活，君再入都，兼為總統府秘書長，其一年間，君因反對北洋軍權政治　為府院風潮中心人物之一，然君之志，實專在促成地方分權之憲法，他弗重也。國會既散　君乃走東南，各省制憲議起，君頗注意之。十年，國會再集會於北

京，君入京之日，即致書黎總統曰，吾此來專爲列席憲法會議，不問其他。蓋君爲人剛正而孤介，目覩橫流，厭鄙政爭，其耿耿在念者，惟其夙昔信仰之聯邦憲法論。十年之入京，爲其政治生涯之最後，迨見憲法必不成，則決然辭議員職以去矣。君自此以往，不復爲政治圈內之人，歸鄉隱居，而專致力於古文字學，成篆書大家。君在北京，有與鄉人合辦之小米肆，十三年，君來北京，視其肆，而爲曹錕所囚，幾瀕於危，國民軍入京之日釋之。然君堅辭徵聘，即日還鄉，掉頭不顧焉。張宗昌督魯，魯之地方名士，非踰赴其門，即慮不測之禍，君乃至濟南爲中學國文教師，示無意政治，藉晦自全，其後復歸鄉。迨國民革命軍克山東，張宗昌走黃縣，往謁其家，君懼爲所脅也，乃避亂大連，再徙北平。故里多匪亂，不得歸，居平年餘，鬻字爲生。今年十二月一日，竟以病歿於平寓，七日移櫬義園，家人未訃報，海內友好，尚少知者。嗚呼，中國歷代多奇才異行之人，其修養原則，先貴有守，有守而後能有爲，然自現代功利之說盛，風氣墮落，受高等教育者往往不知廉恥爲何物，便佞模稜以游泳術從政者遍天下，故丁君之耿介，誠足爲當世風。而山東爲文明宗邦，近世則不振，三十年來，山東產軍閥最多，攫拾富貴者，率多鈔胥弁卒之流，而教育不興，寒畯無出頭地，老成凋零，人才衰謝，若丁君者，其足爲魯之靈光乎。近年國內盛宣傳廉潔政治，實則去萬里遙，若丁君未嘗自炫其廉潔，而一介不苟，行之甚安，自入政界，除薪俸外無所入，每月生活，數十元耳，此固士人之常行，而即在今日革命黨治下，亦屬難能可貴。君近年來不口頭談革命，不作政治運動，惟其憂時憤世之心，實熾熱如火。其於最近政治，以其心無所私，故對於一

切進步之傾向，及有一點可取之人物，皆示以同情，而於腐亂汚穢之現象，則痛之殊甚，君之毀損健康亦以此。嗚呼，自國會末期，議員爲世所詬病，政客之名詞與軍閥官僚同受厭惡，然其中實亦不乏堅貞卓越之士，正不可一概論，丁君其尤著者也。國會之末，由於賄選，然如丁君者，於選舉問題發表以前，早已決然辭職，非惟不賄選，且無暇參加反賄選，自此七八年間，惟於斷碑殘籍中求其文字學之出路，豈不遠哉，而今者悄然離世矣。夫全國青年，積極方面，應各求能力之鍛鍊，事業之奮鬭，不必法丁君，消極方面，則如丁君之氣節襟度，誠足爲一代之範，斯人不壽，可勝悼哉，悲夫。

人民與政府（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近代中國人民最普通之政治觀，爲罵政府，若曰人民一切不幸，皆政府之不良致之。苟有良政府，則國家地位，人民境遇，必不如此。斯言也，固自有其充分之理由，因過去任何政府實不良，不良且甚也。雖然，如何而後能有良政府？既有矣，如何而能維持其存在？關於此點，人民有何等責任？應如何努力？則一般人概不之論，而且惟以罵政府不良爲事，若曰：一切責任，皆在政府不良，吾儕人民無與也。

充此種政治觀之結果，無論何時，將永不能有良政府之出現！其理由有兩方面：人民不努力推倒惡政府，不時時鞭撻督責其現存之政府，則固有之不良政府既無倒，且任何時代之政府無從良，此一也；縱有良政府或可良之政府，然人民不擁護其政策，贊助其實行，則雖良政府或可良之政府，將不能維持其存在，即存在矣，亦不能表現其爲良

，此二也。

多亂之國，其人民往往怯懦而狡猾，中國近代即如是。大自常情言之，本不能責普通人民，誠以國家太無中心，無領袖，遇羣雄割據之時，人民財產生命，太無保障，其狀如陷匪，如綁票，當此之時，人民最切迫之需要，只知何苟全偷生已耳，欲其不怯懦而狡猾，不可能也。近年國民革命運動勃興之初，全國民氣曾一振，而自十七年統一初成，至近月戰終爲止，其間人民心理，又恢復近代一般狀態。蓋對中心懷疑，對領袖不滿，羣雄依然割據，生命財產依然全無保障，於是人民自近年異常之興奮，轉成最近極端之悲觀。此亦當然，不能深怪。雖然，今後情形則異是矣。今之政府，固尚不能充分表現其已良，然自戰事結束數月以來，則確表現其有良的傾向，當局者對國家舉舉諸大政，正勉勵以求，其中有數端，關係國家整個的利益，爲百年來必決之懸案，今在半途，正待貫徹。又民國以來人民所最苦者，爲不安的割據狀態，今則打破，已可充分判斷不至再有大規模內戰之發生。換言之，過去政府不能表現其有「良」之決心，亦乏實現「良」之勢力。今則「心」與「力」皆較過去任何時代爲優。然而基礎尚未盡固，政策尚未盡行。精神的物質的困難俱尚不少。人民苟從此不斷的加以鞭撻督責，同時擁護其良好的政策，贊助其實行。則可望實際的促成其爲良好的政府。反是，仍持怯懦狡猾之態度以對國事，則政府或者力不足貫徹其爲良，或者當局心理又墮落頹廢，乃終於不良。此誠國家千載一時之機，人民自身負有重大責任之時也。年來悲觀之心理流行，以爲當局盡一邱之貉，內亂循環，永無已時。然實際上則國事於擾攘之中，仍循各國改革之

普通軌道，逐漸進步。所慮者兩點，當局之墮落，與人民之消極。然當局墮落，猶可驅而去之；獨人民長持消極，不負應負之責，則建設前途之障礙大矣。政體如何爲形式問題，民主與自由，要須人民奮鬥以得之。夫驅人民於兵戰擾攘之中，其事難；然平和奮鬥，則力所優爲。而欲使政府成爲人民的政府，必須人民努力加以鞭撻督責，以固其「心」。同時擁護贊助其良好政策之實行，以增其「力」。是以近代社會之政治觀，應及時改造。人民除責政府外，應自責；除罵政府外，應自罵。今當撥亂反治重大之時機，故願喚起全國各界注意者如此。愛國人士想不河漢斯言也。

約法問題之解決（二十年三月四日）

本月二日中常會臨時會議通過蔣戴于等十二委員之提案，聲明召開國民會議之目的「在依遵總理所示全國之統一及建設的目標，於三民主義的訓政範圍以內，確立本黨與全國人民共同遵守之約法。」同時推定吳敬恆王寵惠等十一人爲約法起草委員。自去年十月三日蔣主席江電發表以來，四中全會所未能議定，一般社會所不敢繼續請求之大問題，至是而忽得正當合理之解決。在近今政局中，可謂最明快驚人之一幕也。

吾人對於訓政時期制定約法之必要，自十七年第二屆五中全會議決以來，已屢言之。去年蔣氏江電發表，即致贊同期望之意。曾屢爲文主張其必要。最近論國民會議職權時，復申言之。惟首都空氣，在去冬四中全會時，聞討論及此而不能決。其後反對論似占優勢，謂約法非總理遺教。最近一兩月來，在外觀的形勢，彷彿黨的意見已決捨此不

談。是以雖約法為國民之願望，而數月以來，竟無人道之。此事實的情形也。吾人對於反對約法之論，始終抱兩種懷疑：其一，就問題本身言，反對者動謂遺教全部即約法。故無需約法，遺教浩瀚，包羅萬有，安能以法律視之？不然，遺教推論社會制度之究極的解釋，曾有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之言，設斷章取義，豈亦可認作法律？況遺教本有約法之主張，則誠如去年十月十七日本報所論「根據黨義黨綱，整齊條理，制為約法，不但治者被治者權義之間有所遵依，即黨義政綱亦可因法律形式而大收普遍宣傳之效。為政府計，為黨計，皆絕對有利。」何以頗有人持反對之論？且持之甚堅！此吾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其二：就國民會議言，黨國既遵從遺囑，召開國民會議，自當理言之，必須辦一件國家大事，方能名符其實。而事之最大者，當莫若制定約法，確立訓政時期法治之基礎。本報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論國民會議職權文中，復論及之。主張「在憲法未頒布前，得要求政府提出訓政時期之公約，確定政府與人民間法律關係，由該會議決公佈，俾免重要法令時有變更，人民權利，易陷于不穩定之地位。」當是時，反對約法論似已籠罩中央，故避舉約法之名，惟要之確信非使國民會議制定一種基礎的法律，則此次之開會為徒勞也。說者動謂國議目的，在討論統一建設，然不釋立法形式，統一建設，如何討論？是以最近社會無形中之感想，誠恐政府召開之目的，不過使發表一篇空洞宣言，以點綴昇平，並非真欲人民代表參預黨國大政。試觀全國輿論對國民會議之冷淡，當可知國民心理所在矣。雖然，此等疑團，自有前日中常會之決議，而完全解釋。卻國民至此，始確知黨政幹部多數之主張，原符於國民之願望。從此凡懷疑於國民會議

將發行了事者，亦應改正觀念，熱心促成此制定基礎法律之事業，在吾人夙昔主張有制定約法必要者，尤表快慰之感也。

所可惜者，前立法院院長胡漢民氏竟因堅持反對之議而辭各職，中常會亦即議決准辭。胡氏自五院制試行後，主持立法事業，成績卓著。關於黨的理論方面，亦多所發揮。其對於糾正吏風勉勵黨員之演辭，常為社會所推重，至於精勤任職，刻苦不懈，尤足為政界之範。惟關於解釋遺教，對約法事始終持反對之說。此次獨違衆議，寧辭職而不雷同，其見解過偏，而其態度堅決，亦有足表現書生本色者。乃竟因此實行辭職，殊令人惋惜不置矣。

政治之正軌與常道（二十年三月五日）

連日因前任立法院院長胡漢民氏為約法問題，與多數黨國要人意見歧異，特行辭去本兼各職，經二日中央常委會議議決照准。胡氏現在休息於京師郊外之湯山。以其地位之重要，辭職之突兀，一時遂頗引起世人之注意。實則胡氏此次之事，正為張溥泉君所謂「以眞的言論，是紀律給予的自由，現在的辭職，是政治家負責的態度。」完全為政治之常道，絲毫毋庸詫怪。而政治家意見不同，公開辯論，祇須公私分明，確守範圍，又毋寧為應當歡迎獎勵之現象。故今茲之事，在上者可以無所用其諱忌，在下者更不必妄加臆測。蔣主席在紀念週上不云乎：「大義所在，應策公私之兩全。」然則又何所用其臆測。

決政治為衆人之事，乃公而非私。故參與大政者宜忠於所職，忠於所信，不苟且以塞責，不依阿以取容，此正軌也。然而法治之國，於此有一限度焉，卽多數取決之事，有發言權者於未決之前盡可獨伸所見，諤諤陳辭，一旦多數從同，國是已定，則少數懷挾異議之人，自處之道，或犧牲成見，服從多數，或引咎而退，遠避責任。二者皆為正理所許，固又法治國之常道也。中國政尚專制，人好模稜，政界諱言論爭，官僚不辨信仰，謬習流傳，以無是非，無善惡，無主張，為游泳宦海之無上秘訣。積非成是之餘，譏異議為反對，視辯難為鬥爭。如從前國會之罪惡，在於不能忠於職責，而世人非議之者，徒集矢於議員之打架搗亂。實則議會之不能無爭，為世界一般之通例，而中國國會之弊，正為爭之不得其道。乃國人昧於此理，責督議員，不依正軌，卒至民意機關，毀於自殺。此皆國民不知政治正軌與常道，不善匡扶所致也。方今國家尚在黨治訓政期中，自猶不足以言民權，然民衆師保之責，固應由國民黨團體負之，非一人所克擔荷。故今日諸大領袖人物，對黨對國，實負公同連帶的責任，其地位自與尋常官吏不同，其應公私分明，忠於所職，忠於所信，尤應在尋常官吏之服務觀念以上。苟因職務上信仰上見解各有異同，互相發生爭論，毋寧應為民衆所歡迎。蓋必如此，政治乃可免於官僚化，國家乃可進於現代化。不過此際所當注意者，爭論應秉公心，態度勿流偏激而已。此次約法問題，不特為黨國要人之多數主張，抑且為全國識者希望所在。胡氏逆反潮流，膠執己見，誠哉為一遺憾！然所懷不伸，絕裾以去，要不失出處光明之政治家風度。吾人雖對於胡氏之約法意見向未能贊同，然於胡之能守政治正軌與常道，實無間言。且慚

謂胡氏反對約法主張訓政之一點言，其平日持躬之嚴，治事之勤，自信之忠，要與向來圓滑苟容，曲學阿世之巧宦俗吏不同。吾人以為胡氏之去，本身誠有其應去之道。然政論之不必諱言有爭，國是之應當公開研討，逆料袞袞諸公。於胡氏下野之後，羣策羣力，當必有以慰世人之望，泯民衆之惑，則又無待吾人之贅論矣。

抑吾人尤有感者，政治意見，既不能無爭，要當以言論作工具，以多數決從違。蘇俄黨治，號為極嚴，然而黨內政見之辯難駁詰，實公開為之，特於一經決議之後，即不許更持異議而已。英國立憲政治。最為先進，然而現在勞動保守自由三黨中，實各有異端份子，勞動黨之急進派莫斯勒氏，邇來甚且倡為設置獨裁官五人，執行非常政治之議，政界騷然，紛紛評議。由此可見軌道內之論爭，無論法治黨治之國家，皆應容許，蓋不如此則政治必腐化，國家必退步。而人心不平，無所發洩之結果，又難保不激而出於正軌常道之外，斯其為害國家，或轉在劇烈的政見辯爭之上。吾人根據此義，認為中國政治仍宜保持正軌常道。凡持意編狹，故意與人立異者，固不可為訓，而遇事無所可否，隨俗俯仰，依勢力為轉移，亦決非盡忠職務，効力黨國之道。應如何權衡得中，不激不隨，是在主持黨國大計者有以優容獎進之耳。

中國今後之婦女問題（二十年三月八日）

今日為國際婦女節，年年此日，中國各大都會皆開紀念會，以祝世界婦女解放運動之成功。勉中國婦女之進步，今年亦然。天津今日亦有所舉動，願乘此機會，一述吾人

對於女界之希望。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自法律上言，已完全成功，自事實上言，則十分幼稚。此中國與任何國家不同之特殊現象也。近年各國大抵皆許婦女參政，英美德等先後取得普通投票權，經濟上教育上，亦大抵取得平等地位。蘇聯國體特殊，一切不分性別，則代表解放運動之另一種形態。日本關於此點，最為落伍，然本屆議會，衆議院已通過「婦人公民權案」，許婦女在地方行政局部參加。是可知婦女解放之世界的潮流，已漸撼動日本舊思想之陣營。從此逐漸進步，終底成功，無可疑也。惟除蘇聯外，各國婦女運動之逐漸成功，皆經長期之奮鬥而來。婦女智識能力，實際上與男子躋於平等，然後獲得平等投票權。故一旦達到政治的解放以後，婦女之行使參政權，較諸男子初無遜色。英美選舉，近年都大受婦女影響。麥克唐納內閣之成立，胡佛大總統之當選，皆與婦女投票有關。故如英美婦女，不僅得到平等之待遇，且實際能行使其平等之權力者也。中國情形則略如蘇聯，蓋由執政之黨自動的以法律解放之，非婦女鬥爭之結果。試略舉婦女最近由法律上自然取得之權：曰財產平等繼承；曰婚姻自由；曰夫妻平等；曰政治上教育上無性別之限制。簡言之，凡各國婦女一世紀來所鬥爭成功或尚未成功之各種主要權利，中國婦女今日已天然取得之。尤其自本年五月五日民法親屬繼承兩篇發生效力之日起，中國婦女在社會上及家庭中，完全一變五千年來之卑弱的地位，一躍而與男子平等，此誠可謂解放運動之大成功，應為亞洲多數國家婦女所羨慕不置者也。雖然事實狀態，果何如乎？中國大多數人民無教育，乏政治能力，男子亦然，本不僅婦女。惟男子皆負謀

生責任，除少數有產而好閒者外，多數皆爲營生而勞碌，無業及失業者，爲數固多，但係求之不得，非甘於無業。一言蔽之，大多數男子，要之對生活有責任觀念也。女子則農工社會中，尙與男子分擔責任。至中流以上，多以寄生者自居。愈富貴之家，愈覺責任愈少。雖受高等教育者，亦往往如是。其明顯之證據，即愛裝飾，慕虛榮，嗜娛樂、除生育子女不得不盡撫育之勞外，惟盼男子儘賺錢，自己儘享樂，不惟對社會國家無責任心，即自己之生活，亦認爲責在男子，一般婦女之心理，大抵然也。夫解放婦女云云，解放之使其獨立平等之謂耳。然如上述之心理狀態，即本身已不願獨立平等，雖法律解放。有何效用？且不惟無效也，恐更足以害之。試就財產權言，倘只望繼承遺產，不求自作事業，之處世智識，無理財技能，而加以裝飾慾，虛榮心，是結果不僅徒耗血親之財，且更易壞自己之品。自社會的眼光論，徒爲消耗資財，亦屬有害無益。新民法，財產權與婚姻自由權，同時賦予女子。然使婦女不根本覺悟，養成獨立平等之能力，則兩權在手，危險殊甚，青年女子之有產者，更易受誘惑之環攻，增墮落之機會。無益人羣，有害自己，衡以解放，適得其反矣。是以吾人願喚起全國有智識婦女及一般家庭之嚴切注意。中國今後之婦女問題，性質甚簡，只在養成獨立平等之能力一點，法律上已取得一切權，只問能否行使，故能力問題，乃今後唯一的問題也。夫能力非一種，智識技能皆爲所需，然尤要者，在改造心理，中流生活以上之受教育婦女尤宜迅速覺悟。吾人敢斷言，凡欲爲新時代婦女，欲不負法律上所賦予之地位者，最低限度必須本身先脫離衣飾化粧之奴隸，先打倒裝飾慾與虛榮心，然後有談解放之資格。其次必須在此建設

新中國之大事業上負一部分一種類之若干責任。勿甘於社會的寄生者之地位。以上兩項，凡受新教育者，負責尤重。誠以農工婦女，本不裝飾，亦本來勞動，其所缺者，只智識。而中國教育，現尚限於少數人享受，故受教育者皆中流以上之家，所有裝飾虛榮之害，亦以中流以上生活之婦女為最。夫未受教育者不必論矣，凡曾受及現受新教育者，則本負改造社會之責任，故尤當先改造自己之精神生活，表示中國新時代婦女應有之風度，然後進一步貢獻其所學之智識技能於全國農工社會之婦女大羣，以增進其精神上物質上之能力，誠能如是，則中國之婦女解放運動果然成功矣。全國女界先進，其以為何如也。

青年思想的出路　（二十年四月十二日）

昨有投書本報摩登欄，以「青年思想的出路」問題相詢者，其詞甚懇。茲略其原函，而貢獻吾人一部分之意見如左，願與全國為思想問題煩悶之青年共討論之。

為思想的出路而感覺煩悶之青年，乃社會最優秀最有用之一部分，人類之幸福，世界之進化，皆賴此輩求之，就中國論，亦只患青年無思想，並不患青年有煩悶。新中國之建設，必完成於今日真正感覺煩悶者之手也。是以吾人對於真為思想出路煩悶之青年，實衷心感覺同情與愛惜。夫所以煩悶者，無他，世界一大事而已。人類行為動機之最貴重者，為因愛人類之故，而欲求人類共同永久之幸福，達到世界永久之和平，古今東西志士仁人所思索所努力者，皆為此一大問題，其所以煩悶者，用何方法，始能達到此

目的是也。此一大問題之中。尚有最切身最急迫者，則時代的區域的問題，人類固憧憬未來，不能不解決現在，雖博愛人類，不能不先救濟本族，是以志士仁人，無時不應有兩種煩悶；其一，如何措世界人類於永久幸福和平，其二，如何先增進現代本國人民之幸福和平，而後者之煩悶，在亂世弱國爲尤烈。

中國優秀青年，利己心少利他心多之青年，對茲世界，處此中國，滿目悲哀，發願救濟，其感煩悶而求出路，誠當然而必然之事。抑惟其有此等爲求人類求同胞幸福而思索而煩悶之青年，中國民族始有生命，有前進，亦惟其有此等青年，此頹廢的怯懦的冷酷的社會始感覺能救濟，始令人不悲觀。

然則爲中國現在之青年計將如之何？曰：坦率言之，吾人亦感覺煩悶者之一部分也。是以吾人之能力，殊不足爲青年解決出路，僅願向青年貢獻解決出路之方法。蓋以吾人所信，最後解決此世界一大事，仍在智識，易言之，在科學。古代志士仁人多矣，以中國論，亦嘗產生幾許可敬佩可歌泣之人物，然數千年來，絕少百年之小康，此一大民族，在號稱東洋文化的陶鎔之中，而終古貧愚，人民百分九十以上，常不能樂其生，西洋古代，亦類中國，治時少而亂日多，人民享受極劣 戰爭無已時，誠無他，古代人類之智識，不足解決此一大問題是也。近代世界文明之猛進，由於自然科學之勃興，此西人對人類之一大貢獻，中國上古，雖早有發明，然發達中止，故自然科學之功績，不能不讓白族。抑自此等科學的利用厚生之道大興，人類生活，完全一變，而弊害亦隨之，於是社會科學繼之蹶起，將就工業革命後新時代之狀態，用科學方法，以謀解決數千年

未解決之一大問題，此種努力，今仍在各別考慮及試驗之中，雖依然未得解決，而人類智識，已較豐富，較正確，繼此努力，必有豁然貫通之日也。中國青年凡欲成第一等人者，俱應矢志爲同胞求幸福，進一步爲全人類求和平，此種志向應一致抱定，不可爲頹廢的怯懦的冷酷的人物。至於本身的出路，則宜就才智所宜，分爲兩部分邁進；其一，趨自然科學，加速度的學習西人所已能，更發明其所未能，求現代的利用厚生之技術，以救中國同胞之窮；其二，則趨社會科學，根據外國學者研究結果爲基礎，再思索之，討論之，以求眞理最後之歸宿，決中國永久之針路，此二者，互相關聯，而同爲有用者也。至對於國家人民目前之困難與苦痛，凡有良知者，焉能不關切，不焦慮，惟在智識未充實之青年，與其廢學奔走，毋寧致力學問，蓋人類爲利他的遠大的目的，固應不辭一己之任何犧牲，然第一，必須先充實發展自己之能力，擇一效果最大利他最宏之途徑與方法，而貢獻自己於人羣，否則爲自暴自棄，第二，共同行動，必須擇人，然擇人極不易，往往有純潔青年徒受人累，既害己而不利羣，是以非認眞證明志同道合，不應與人負連帶責任。方今黨國訓政，責任有屬，吾人願勸天下青年之尚感煩悶者，勤研究，愼行動，俱勉爲第一等人，同時勿作輕率之犧牲者，庶幾減少時代的悲劇，而冀將來能有眞智識眞科學，以解決永久和平幸福之一大問題焉，此吾人竭誠希望者也。

大公報一萬號紀念辭（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本報創刊於清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即一九零二年六月十七日，以中華民國二

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發行滿一萬號，其去三十年初度，餘二十五日，同人謹於今日徵文中外，以誌紀念，而爲之辭，辭曰：

近代中國改革之先驅者爲報紙。大公報其一也。中國之衰，極於甲午，至庚子而瀕於亡。海內志士用是發憤呼號，期自强以救國，其工具爲日報與叢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報爲大公報。蓋創辦人英君斂之目擊庚子之禍，痛國亡之無日，糾資辦報，名以大公，發刊以來，直言談論，傾動一時。入民國後，英君漸老，社務中衰。民國六七年曾經整理，營業再振，復因頓挫，至十四年冬而休刊。現在服務本社同人之接辦，爲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英君創辦，承庚子八國聯軍奇禍之後，同人續刊，則當國民革命運動勃發之時，此三十年來，中國受內憂外患猛烈之壓迫，舊秩序已崩潰，新改革未成功，國民苦痛煩悶掙扎奮鬥之狀，實表現於社會一切方面。本報誕生成長於此時代背景之下，而前後同人復同爲親身經歷甲午庚子以來之痛史者，今當紀念本報一萬號之日，而回首此三十年之中國，誠感慨萬端，不能自已者也！以清末壬寅前後與今日較，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實已經重大之變遷。蓋由帝制以至共和，由憲政以至黨治，由籌備立憲以至國民革命。就中國論，爲開創五千年來未有之新局，就世界言，亦足包括其數世紀進化之階段，然民國以來，其實質未變，或愈變而愈烈者，則民生愈困苦，吏治愈貪污，教育實業，俱少進境。民國十數年所增加者，徒爲若干軍閥買辦與無數游民盜匪。蓋有清末之僞立憲。而後起辛亥義師，復因北洋之僞共和，而後有國民革命。此雖近代史上之兩個時期。而實一大問題之繼續演進，而迄今未臻完全解決者。是以三十年

來，本社前後同人之苦痛煩悶，同時卽爲四萬萬同胞共同的苦痛煩悶，今猶有待於掙扎奮鬥者也。近代國家報紙負重要使命，而在改革過度時代之國家爲尤重。中國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論報國之風，自甲午後而大興，至庚子後而極興。然清末南北著名報紙。民國後多受壓迫而夭折，新興報紙處高壓之下，亦鮮能發展。報獄疊興，殉者無數。其規模宏闊之報，或庇外力以營業，或藉䘵默以圖全，近十餘年來，除革命機關報之非商業性質者外，求如清末報紙之慨然論天下事者，反不多見。現在同人等之投身報界也，早者始於辛亥之役，其晚者亦多逾十年以上。浪跡南北，株守徒勞。故於十五年天津反動政治最高潮之時，更毅然接辦本報，再爲鉛刀之試，期挽狂瀾之倒。歲月忽忽。又數年矣，而所謂言論報國者如何？際玆紀念，悲愧交幷矣，此同人今日願訴諸全國讀者諸君者一也。

雖然，亦有可略告慰於國民者，自英君斂之創刋，以至同人接辦，本社營業，始終賴本國商股，不受政治投資、不納外人資本。同人接辦之日，深感於中國獨立的輿論之亟待養成，故進一步決定以微資獨立經營，不爲一般之募股，負責同人並相約不兼任政治上任何有酬之職務。當續刋之第一日，嘗以四事昭告國人；曰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爲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曰不賣，「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爲金錢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他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

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爲公衆喉舌。」一曰不盲，「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所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陷於盲。」以上四端，爲在當時環境下所能表示之最大限，亦同人自守自勵之最小限，今者檢查過去，幸未背創辦人之精神，得勉盡同人公開之誓約。雖然，其志是矣，其效則微。現代任何事業，無不受社會連帶原則之支配，當本報續刊之日，正南北大戰之時，天津在舊式軍閥政治之下，全國處空前革命巨潮之中，試回首此數年間，從張褚督直，至北伐成功，從晉閻衞戍，至中央討伐。從國共混淆，至清黨剿匪；從張兩亭開府北京，至東三省擁護統一；其變化之劇烈，蓋如南北之極端，本社同人激論智力上應接不暇，卽事實上亦障礙叢起，雖依時立言，勉效淸議，然亦有時不能言所欲言，或竟不免言所不欲言，其牢持斷舵以與驚濤駭浪戰者，惟賴其無成見，無背景，不以言論作交易，不自甘爲盲從，盲信，盲動，盲爭之一點精神，或足以邀天下之共諒而已。且因戰事屢興，營業損失，金價昂貴，打擊尤重，而因華北商業之蕭條，廣告發行，皆受嚴重影響，營業旣不能充分發展，兼紙面之整理，新聞之充實，皆不能如計畫以行。同人雖薄具經驗，志切改良，而限於環境及能力，實未能貫澈其理想於萬一！今當發行第一萬號之日，縱自省志趣未衰，而無奈成績太少。念各界之同情，感萬分之悚愧！此同人今日願訴諸全國讀者諸君者又一也。

惟念中國自國民革命運動勃發以來，精神上實有顯著之進步，而世界經濟潮流，復迫令中國必須工業化，科學化。以政治言，必須民主化，及社會主義化，在近世中國中

，代表此時代潮流而率先奮鬥者，首推孫中山先生，故經三十年之混爭，而中國統一於其三民主義原則的指導之下，此時代的必然之事實，非無因而至者也。中國將來政制之演進，與政治人物之浮沈，誠不可預知，而有可絕對斷言者，曰：一定前進，其前進之目標，必達到全民樂利進步，與國家自由平等。而爲達此目標之計，國民必須更聰明，更勇敢，更廉潔，更富於智識，更有犧牲小己服務大羣之決心。而更須先之以教育及宣傳。故在此新時代中，報紙任務更趨於重大，而其經營方法，乃更趨於複雜及繁密。本報過去，少所成就，同人學識，尤淺陋無狀，誠不足以負喚起輿論之重責。惟追念中國近代之苦痛，感於時勢之所需，深願貢獻此一略有基礎之小事業於全國國民之前，自今日始，更願聽全國國民之指導督責，而期其援助與合作。蓋同人始終抱一理想焉，以爲輿論之養成，非偶然也，必也集全國最高智識之權威，而辯論，而研究之，最後鍛鍊而成之結晶體，始爲輿論。依此輿論而行之政治及社會事業，始能不誤輕重緩急，不入迷途。國家果有此等輿論，始可永免內亂，可不受障礙而邁進。夫報紙者，表現輿論之工具，其本身不得爲輿論，卽同人自念，其所有者，惟若干經驗與常識耳。建國大業，何知何能，是惟有公開於全國國民，請求其充分指導，督責，援助，合作，敢望全國之政治家教育家各種科學之專門家，及各種產業之事業家，凡所欲言，可在本報言之，其互辯者，在本報辯之。凡在法律所許之範圍以內，同人決忠實介紹，聽國民爲最後之批判，期以五年十年，中國將能形成眞正之輿論。抑中國地廣民衆，交通未開，中國人不惟少知世界，且少知中國。而中國現狀，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人口爲鄉農，在今日工業幼稚

之時，農爲國本，而鄉間狀況，都會不詳，是以中國革命之第一要務，爲普遍調查民生疾苦而宣揚之，此固報紙天職，而力亦不逮，故必須望全國讀者之努力合作，凡關於見聞，隨時不吝相告，期使本報成爲全國人民生活之縮圖。俾政治教育各界隨時得到參考研究之資料。倘以爲本報言論有謬誤，或同人之志趣有疑點，以及對於報紙一般內容之不滿意，凡所批評，竭誠接受，隨時改進，惟力是視。此同人今日願訴諸讀者諸君者又一也。

本報於十五年續刊第一日，曾曰：「報紙天職，應絕對擁護國民公共之利益，隨時爲國民宣傳正確實用之智識，以裨益國家，宜不媚強梁，亦不阿羣衆。而其最後之結論曰：吾人惟本其良知所詔示，忍耐步趨，以求卒達於光明自由之路。」今當紀念一萬號之日，同人敢誓約於國民者仍如此，同人今日敬謝賜文題辭之國民政府各省市政府各局諸先生，學術文藝界諸先生，及應徵批評之一般讀者諸先生、而各友邦政府當局及學界報界諸先生賜文本報，以致親善之意於中國國民者，非特同人之光榮，宜爲公衆所同謝。本報過去既賴政府國民各方面之擁護，得以漸臻發達，今後更願挾全國讀者之同情與援助，謹隨國民之後，努力解除國家人民之苦痛煩悶，掙扎奮鬥，一掃近世以來之內憂外患，以求光明自由的新中國之成功。

望人人牢記約法第八條

（二十年六月二日）

「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

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本人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

此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二章第八條保障人權昌明法治之莊嚴規定，自昨日起已發生效力！

全部約法，已於昨日公布；是全文八十九條，皆於昨日起發生效力，不獨第八條。顧吾人今日獨標舉此條以喚起全國注意者。第一：約法多原則的規定，惟此條最具體最明確。第二：約法條文有非立時所能行，或雖行而非立時得明其效果，惟第八條簡單明瞭，全國到處皆能一時實行。而一經實行，則立時獲得效果。第三：第八條所規定，與人民權利關係最密切，最緊要；其性質範圍，亦最普遍是也。

吾人雖深信國民黨及國府當局確有實行約法之誠意，此八十九條之煌煌法典，絕非粉飾昇平之工具，實將以奠定國基，啓發憲政，期四萬萬人民以共守共行。雖然，約法之規定多矣，只以第二章人民權利義務而論，自第七條起至第二十七條止，所含事項，共二十餘種，然此都減以「非依法律不得……」「或依法律有……」。是約法雖自昨日起公佈施行，顧此二十餘項之權利義務，則依然未明瞭，未正確，此究竟適用如何，尚繫於各種普通法律之內容。又如生計教育各章，其規定者，為政策綱領，其事非全國同時立刻舉辦。至中央地方權限，及政府組織二章，則為政府自己實行之事，非與一般人民生活直接有關。是則約法雖已公布，然人民尚不能知其是否已實行，或雖實行而人民尚不能即時理解也。吾儕思之：黨國既公布約法，約法最重要之意義，即在於確定人民

權利義務，而政府當局所以昭告人民者，既曰約法已公布，已發生效力，則吾人必須請求政府先立時辦到一件大事，易言之：先明確實行一個條文，使我四萬萬人民立時享到約法之恩惠與保障。吾嘗本此意而求諸約法八十九條之中，則幸而有惟一的且重大的立時能實行亦立時應實行之一條，即上述之第八條是也！

嗚呼！民權之摧殘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則為關於人民身體之不法的摧殘！其最多之例，則公安局等任意濫行羈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羈押不審。夫有罪處刑，國家不為苛，人民不能怨。惟一切地方一切人民之日常生活中，其最視為天外飛禍者，則偶受嫌疑而被逮捕被監禁，羈押甚久，呼籲無從。迨證明無罪，則已枉受數旬數月甚至數年之囚禁；且縱屬於罪，亦多遭數旬數月數年之羈押。尤可痛者，警察機關動輒蹂躪人權，肆作威福。瑣小違禁事項，往往即加拘禁，其犯刑事嫌疑者，則故意稽遲，不送審判機關。哀我人民，其受此種冤刑，小而耗財廢業，大而毀肢體殞生命者，通全國計之，一日之中不知有幾千百人！此誠政治上之最大黑暗，為革命時代須臾不能容忍者也。惟其然，此次公布之約法第八條，誠保障人權最有效最急需之手段。吾人既感謝國民會議制定之誠意，及國民政府實行之誠心；則當此公布之日，敢大聲疾呼，請凡於昨日全國各處慶祝約法公布之各省市各級政府各級官吏先牢記此第八條！請一切人民亦牢記此第八條！國省市縣各政府其知第八條已生效力，而務必實行！一切人民亦應自衞其權利，而務必要求其實行！第一：官廳凡逮捕拘禁審問處罰，須宣布根據何法律；其受者，須問其根據何法律，倘非法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則可根據第八條訴之於上級政府

。第二：一切省市縣之公安局等若逮捕拘禁有犯罪嫌疑之人民，至遲必須於二十四小時以內移送審判機關，其以違警事項而被捕者，則二十四小時以內應釋放之，否則亦須送審判機關！公安局等須從此自知已無拘禁人民逾二十四小時以上之權！有逾之者，即為抗違約法，其罪可以解釋至大逆謀叛。而受嫌疑之人民，應隨時根據第八條，擁護自己權利；倘被拘過二十四小時，即可控告該機關於上級政府。第三：既送法庭矣，法庭須於二十四小時以內提審之，有逾此限者，亦為違抗約法。而凡因嫌疑被拘之人民以及其友人親屬，皆可根據此條，直接請求或代為請求於二十四小時以內提審。審判機關如不從，則本人或他人皆立時可訴之於上級政府。以上為第八條通用之範圍。而其下第九條復規定「除現役軍人外非依法律不受軍事審判。」則我四萬萬人民關於身體有自由之保障，第八條可以完全包括之。政府其嚴厲訓令各級官廳！人民其努力自己擁護權利！自昨日以後，凡國府版圖之中，而發見違抗約法第八條之事；而政府雖知之而不能糾正，或政府不知而人民自身不肯伸訴，前者為政府無意行約法，後者為人民不配享法治，則昨日全國之慶祝為多事矣。吾人願神聖約法，故願先神聖第八條，將以此條是否實行，以卜約法全部是否有效！吾國人民其共擁護此條以擁護自己之基本權利，此吾人所竭誠希望者也！

讀日俄工業參觀記感言（十六年六月四日）

本報近日連載有兩種極注目之通訊，其一：為塘沽技師團錢劍生君等寄之赴日參觀

記。其二：爲本報特派員之遊俄通訊。赴日參觀記㫖將結束，本報赴俄特派員亦將由高加索方面就歸國之途。是以關於日俄工業之一部分情形，由過去所載通訊，已可判明其一班，而我國政府人民，應由此得到重要有益之教訓。

赴日參觀記中所紀日本著名工廠不下數十，此多限於化學工業之一部分，而有代表的性質者。吾人雖於工業爲門外漢，而讀鎌倉生通訊所紀，眞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日本工業製造之發達，至於此境，殊足令中國生羨愧慄懼之感。日本天惠甚薄，富源有限。其工業之成長純由勤勉的人力；中經歐戰之機會，日本工業遂漸達於獨立自足之境。試觀參觀記所載凡化學工業殆應有盡有，且精益求精。日本全國市上，日用物品，殆完全國貨，而其生產之一大部分，則以中國爲尾閭，近且集中力量研究在華設廠製造之方法，今日金貴銀賤之大風潮，本爲中國自興工業之機會，今此機會將依然爲日本工業界所利用。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國一切賴舶來；日本且歎「不景氣」，中國前途更是何等結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懼者一也！

蘇俄五年計畫，年來甚惹世界之注意。本報特派記者赴俄考察，其欲爲得一明瞭印象，以供國人參考。今觀特派員屢次通信，不得不承認蘇聯建設規模之大，及其進步之猛。卽專論工業製造方面，如最近通訊所述烏克蘭工業區情形，及今日所載大水力電廠情形，已足令人驚歎不置。或者曰；蘇聯特許外人參觀者，皆其特可參觀者也；此外或別無所有。曰：縱如所言，蘇聯別無可觀；而僅此可觀者，已足爲中國所深淚。夫俄爲工業幼稚之國，其歷史猶遠於日本，科學技術，去西歐猶甚。蘇聯現政府之可稱者，則

在有整個的遠大之計畫，自根本上建設起來。以時計之，革命以來，僅十餘年，拚命建設，不過數年，而成績彰著如此。其原動力工業及其他重工業，既漸有宏大之基礎，則列寧電氣化之理想，行將看着實現，不惟一般工農業將聯帶發達，且其政治基礎亦將因之而臻於穩定。中俄接壤，影響重重，彼我相衡，如何應付，此吾人所大感恐懼者又一也！

抑觀察日俄情形，可得一種明瞭之教訓；曰，中國苟努力，凡日俄所能中國必能之。不努力，則經濟滅亡，勢無可逃，其期且不在遠是也。中國人喜談政治，作政爭，實則今後立國之基礎，完全在經濟。易言之，完全在工農之科學的建設，任何政體之政府，如不能盡力於此目的，必不能長存；一般國民如不努力於此，必受國際壓迫以至於澌滅。然科學之建設，在中國今日理論上應至易，而事實上又至艱。蓋即參考日俄現狀，足知中國建設有極好之先例可做。中國爲無工業而有富源之國，亦資本主義未形成之國。故大體方針，凡重要工業，應積極經營，此可學蘇聯。而中國原料豐富，地方遼闊，因地制宜，獎勵製造，此可學日本。彼等建設及改進之經驗，中國可不經任何迂延以得之。故問題只在幹不幹，無所謂能不能，此理論上可以樂觀之點也。然近年趨勢，中國私人資本之工業，除極少例外，殆無不虧賠。新式者無論，即純粹固有之產業，殆全部不振，茶絲磁器，無一不衰。昨日滬電，絲廠且將全部停業矣。是以在現狀之下，以私人資本創辦大規模工業之事，殆完全絕望。故建設之前提，非望國家主辦大工業不可；非大體上學步蘇聯不可。然中國國家尚在政治不安定之狀態中，此數年來，國家曾發行

六七萬萬爲公債，而俱不幸耗於不生產之戰爭或政費。至經常財政收入，更無暇投資於生產事業。是以統一數年，而建設上迄不能作第一步之出發。如何能化除政治上之恩怨，使共援助政府，擁護政府，休養軍隊，停購軍火，在和平狀態中，集中僅有的財力向建設方面邁步出發？此乃目前尚未能解決之一大問題，事實上猶呈悲觀現象者也。今當尋事糾紛之中，願提出此一大問題，促全國政治上負責者新加注意。其意無他：中國之惟一出路，在如何節省國家財力，一面保護私人企業，迅速使全國工業化科學化——整個計畫，應參考蘇聯；一般製造，應步武日本。中國得此出路愈早，則愈有救，遲則有混亂而滅亡之危。然爲達此目的計，必須先求政治安定，欲政治安定，必須指導民衆的黨的本身先泯恩怨，停鬥爭，羣策羣力，共向此惟一之目標前進。凡政治上有抱負者，寧會政權，棄軍權，而作一國營工廠或國營農場之管理人！必政界人才俱有此覺悟與興味，然後中國建設庶幾有成。而新時代之英雄，必須有此等覺悟之人無疑也。世有同情而創導之者乎？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再論日本大陸政策 （二十年七月十二日）

日本對滿之爲新標榜積極政策也，始於月前之任用內田氏爲滿鐵總裁。當時東報盛傳幣原外交有一大轉換，而以對滿蒙問題爲重心。內田任命發表後，東報紀載此爲內田與幣原意見一致之結果：所傳內田意見有三點，曰：日本負責維持滿洲治安；曰：日本應依其特殊關係，確保其在滿洲之經濟上之自由；曰：滿鐵應採二大幹線主義，要求中

國承認日本實行吉會鐵路敷設權。同時日本軍制改革計畫，自五月初旬開始會議，至六月末決定，本月一日陸軍省有聲明書之發表。據東報所載軍制改革案之要點，爲駐朝鮮軍隊增加一師，及駐滿部隊改爲永駐，不採瓜代辦法。而會議之時，其參謀總長所述理由，謂「現在日本國如作戰，以大陸作戰爲其基幹，故應於一朝有事之時，急調有力部隊於滿蒙方面，以制先機。」陸軍大臣贊同其說，謂「將來作戰時，由朝鮮派兵，較由日本內地派兵，輸送迅速，作戰有效；故朝鮮增兵，非以維持治安爲目的，應以用兵作戰爲目的。」以上兩端，一關滿蒙方針，一爲軍事計畫；而性質上復密切關聯，反映日本最近大陸政策之輪廓。

萬寶山案，朝鮮各地大舉殺害華僑案，適起於日本此項大陸政策發軔之時。幣原又復於萬寶山案引起後，有極嚴重之聲明，甚至謂難保不發生第二慘案。是以朝鮮暴動發生以來，吾人爲根本救濟計，一再論及日本大陸政策，希望彼邦朝野詳作考慮，其中關鍵，昨報已言之詳矣。吾人審思，中日外交之重大性，最近實日益增加，鮮案起後，中國政府力持鎮靜，社會方面，亦絕未發生任何報復的風潮。雖然，另從一方論之，此反可證明疑懼之嚴重化，深刻化，倘日本不洞察形勢，實意孤行，此時所種不幸之因，他日將成重大之果；自東洋全局論，今日或爲安危治亂之關鍵。夫吾人不知日本大陸政策之眞相如何，然以意度之，自蘇聯革命後，日本久認爲大陸無敵手，而最近忽增兵朝鮮，準備戰時用兵之便利，此當然爲鑒於蘇聯軍備之進步，故爲儘早之預防。但事實上蘇聯五年計畫爲軍事工業之建設計畫，而其第二之五年計畫，則注重發展亞洲之鐵路

綢。現在蘇聯羽翼未豐，歐洲多事，故日俄之衝突，暫時不能想像；然蘇聯旣日整軍備，且着着東進，則日本今日準備對大陸之設防，亦自爲題中應有之義。雖然，中國人所最不解者，夫不曹防俄則已，苟言防俄，則問題中心，全在中國。日本不與中國事實上結成鞏固的親善關係，不扶助大陸主人自維持大陸，則在吾人想像中，日本絕無法策其對大陸設防之萬全，況更採壓迫的方法以臨中國乎。中國與俄，接壤萬里，而中國有四萬萬以上之人口，其人民大多數爲極貧者，學生青年思想之爭進化激烈化，復爲年來不可掩之事實；是以防俄禦赤之道，端賴中國爲健全之發達。凡反俄國家，皆對華放棄帝國主義的策略，平等相親，正當互助；如是中國物質上趨於繁榮，思想上歸於平靜，中國之力，即足障狂瀾之東流，爲遠東之保障，此中國之所望，應亦爲日本之所利也。不然，俄勢東侵，而日本西進，赤白夾攻之下，中國現在社會之中堅部分，一旦不能抵禦實際上思想上之各種侵略，則此茫茫大陸，甚且爲時代惡潮席捲而去，誠不知日本政治家所謂大陸政策者，彼時將如何實施而獲效也？夫今日局面，迥異於日俄戰爭之時。三十年前，日本可以獨力講大陸政策，今後則未必。蓋人心劇變，問題複雜，僅軍事上數字的計算，不能爲解決一切之標準。爲日本計，其國防最安全之道，在信賴中國之穩健的進步，然欲如是，則對東省問題必須尊重我主權，顧全我利益，彼此相安，提攜並進，不然，若常使中國人民感覺危懼與威脅，縱目的貫徹，亦得不償失，此乃「自壞爾萬里長城」已耳，大陸政策之謂何哉？

幣原認禍源在宣傳

（二十年七月十八日）

自本月三日起迄七八日之朝鮮暴動，尤其平壤之大慘殺，誠現代人類愚劣的悲劇之一幕，豈特我平和營業，無端遇害之華僑，甚至婦人小兒，為可悲可憫；即彼瘋狂逞兇之朝鮮暴民，縱令其為自動的行為，苟一察其環境知識與其所受之宣傳，則亦覺其行可惡，而其愚可憫。夫萬寶山案者，淺言之，農民爭議而已，有以掘河為利者，同時有因掘河受害者。姑撤開一切國際關係不談，即假定鮮農權田為有合法權利，然農民爭議，何國無之？何地無之？況其事要須官廳批准。無論何國，遇有雙方農民爭議，而其事且未經認可者，則當然出而制止一方之行動，進而調和雙方之利益，務使爭議解決，而後衝突不起，此誠極平凡極常有之事件也。任如何推論，此事何至激動朝鮮人仇華之感情，竟釀出空前慘殺之事件？當此大錯鑄成之後，吾深信一般朝鮮良民痛定思痛之感情，斷不在中國人民之下耳。

最淺言之：慘案之起，由於誇大的宣傳；此日本幣原外相所自認者。據十二日大阪每日新聞云：政友會四議員十日訪幣原外相，詰問「軟弱外交」。其質詢問題之一曰：朝鮮騷擾事件，竊認為發端於幣原氏之軟弱外交，公意如何？幣原曰，「尚未接完全報告，原因不能洞明；但大約因萬寶山案向朝鮮方面顯然誇大報告之結果，而使人心激化。」夫政友會所理想之強硬外交又是何種境界，如何扮演，姑置不論，幣原外相而承認萬寶山案宣傳之誇大，則其誇大可知矣。作誇大報告者之一人，朝鮮日報長春支局金利

三、十四日在吉林之吉長日報登載漢文之謝罪聲明書，十五日在遼東旅館被朴昌厦擊死。其聲明書之第一段文云：在萬寶山事件發生之時，鄙人因爲不會中國語，不能往訪中國人，探知事情，而迫於急速報道之必要，採用長春日本各機關之宣傳的材料，轉送登載於朝鮮京城朝鮮日報上。奈料這些材料，究竟都與事實多有差違，而在今想及，這些訛報大有影響於在朝鮮各地演出之排華暴動，深爲痛恨，所以鄙人痛感這次過失重大，……最末云「……訛報本國，遂致兩民族人於衝突之慘境；因悔前過，敢以聲明鄙人之罪過，以謝中韓兩民族。」夫宣傳誇大之害，幣原外相且自認之，則鑒於此次不幸的悲劇，誠不得不望日本公私各方面從此改良宣傳方法，尤其關於中國東省之中日或中鮮各種爭議事件。吾人居嘗痛念，豈特中鮮民族感情應尊重，應維持；中日民族感情，亦當然應調和，應融通，此非僅由國際利害論。人類交際，當然如是。惡劣慘劇之奏演，事過追思，定感寡味，自文明名譽言，一時之快意　不能掩百世之痛悔也？由此而論，吾人首望日本同業者從此注意不可事事作誇大宣傳。譬如鮮農問題，倘平日翻閱日本報紙，則可見凡紀載東省鮮農問題，從不離「壓迫」或「驅逐」字樣，問題個個之真相，則不細考。又近一二年來，常紀載中國排斥日本在滿洲之勢力，損害日本在滿洲之權利，日本民心受刺激不少。究之，日本何等勢力曾受排斥？何種權利曾有損害？日本各報紙對於日方在中國東省公私行動之爲中國人民所不堪者　極少作改善或糾正之詞；而遇爭執問題之起，輒作誇大宣傳。誠不知現在達於文化高度之日本輿論界，將引導國民往二十一世紀之平和自由的新世界邁進？抑係向殺伐的小氣的十九世紀退却？此吾人煩悶

不解之一問題也。夫中日之間，當然有複雜的外交問題，然有一前提焉，凡事不可累及平和的人類。政策歸政策，外交歸外交。凡事坦白相商，互求妥協，上也。即不然，國家有衝突，人民不受累，次也。如此次朝鮮慘劇，下之下者也。中國十萬工商勞動者，平和營業，無負何人。多年衣食所繫之一點窮苦業，一旦毀滅淨盡。死者傷者如此之多。平壤暴動，更活現出阿鼻地獄之光景。吾深信今日豈特朝鮮人民痛悔，日本人民亦應爲同感耳。中日鮮，幸或不幸，數千年作鄰居，又同用漢字，而膚色相若，今後且勢須永作鄰居，感情佳，固常接觸，感情劣，亦無法離開。而日本獨爲強國號稱有高風的文化；而不幸的悲劇，數年之間，一再扮演。究之問題依然，徒累無辜，倘不及今覺悟，速歸正軌，將來之歸宿，定將趨於更愚更劣的大悲劇。此固吾人之深憂，日本輿論界，獨無努力預防之責任乎？

至於鮮案善後，就中國政府及社會之責任論，以迅速救濟難僑爲第一義。考察各地華僑；死者固含冤，生者亦失其生活之具。平壤尤慘，數千未死者，身無一物，困居收容所中，雖一部分業已歸國，而大多數仍在蒙難。若待政府對日交涉之終了，此輩早已無命可數。爲今之計，不論交涉如何進行，政府宜迅撥大宗公款，各大都會宜迅速大宗募捐，一面繼續派船迎接，先使不可再留之僑民全部回國，沿途照料，妥謀安插。其或餘燼未滅，願在彼續居者，爲之借貸資本，對失業者爲之籌畫職業。至於慰卹受傷僑民及家有死亡者之各種方法，同宜迅速進行。國家無力，不能保護同胞人民，則我社會團體之緊急責任，端在救濟彼難者，使另得生路。全國各界，其速圖之。

東北官民之重大責任 （二十年七月二十日）

朝鮮慘案，使全國國民受極悲痛之刺激；而被害僑胞，死者沉冤未伸，生者流離載道，政府交涉，全無端倪，救濟善後，尚未着手，此誠可謂最近之嚴重事件矣。而一方則萬寶山案，日警迄今未撤，掘河則已實行，小之華農利益，大之國家主權，俱在被侵略之狀態中，擱之不決，三省激昂，全國憂慮，而迄今尚絲毫無救濟之方法。夫萬寶山案，在最初時期，只一微小事件；一縣知事，一公安局長，甚至一巡警，便可預杜糾紛穩靜結束者，今則以政府以三省之力，難於善後；朝鮮僑胞且無端橫遭如此重大之慘害，吾人痛定思痛，誠不能專注意本案交涉之進行，而不得不喚起東三省官民對於平時地方政治之注意。

語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東省狀況，實無時無處非充塞火種及爆發物者。萬寶山案，已燃之火也，已由星星而燎原者也。然遍看三省，可以如萬寶山案之燎原者，不知有多少事件，所異者，不過尚在星星之狀態中耳。雖然，國民對於此種狀態，勿過存畏懼之念也！蓋其在星星之時，苟地方官民隨時注意，猶可撲滅之，而此事之責任，惟有各該地方官民能負，政府反不能負。何則：禍患之釀成，皆由漸而來，政府鞭長莫及，固不能對於各縣各村之日常事件加以指導，而地方官民果皆熟悉條約規則，凡於外人訂立契約或處理其他關係事件之時，人人心中皆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念，不予以可乘之隙，不受誘惑，不媚外，亦不惹事，作平等友誼之交際，而同時具堅壁清野之決心！誠能

如是，則星星之火自可不起，雖臥積薪之上，其安全無事如故也。夫遼寧之事最難安，吉黑則較易。蓋條約關係與事實關係，尚皆多迴旋之餘地。即就鮮農問題言，如萬寶山案，長春縣知事公安局等事前苟加注意，則租地問題，儘可根本防止。即許其招雇鮮農，當然須為指導。郝永德為長春著名之人，其稻田公司之成立，在四月六日，夫既稱種稻，自是改造水田，自有轉租鮮農之蓄勢，是當稻田公司立案之始，縣署機關與自治警備處當然可以料及有招致鮮農掘河引水之糾紛。乃事經兩月，地方官吏一無預防；又不能於鮮農最初極少數人開始工作之際，即有明快之辦法，直待日警開往，始張皇交涉，地方官吏豈能免於責任乎？夫萬寶山案，已成之禍也；以日本之積極政策推之，今後此等禍端，實隨時隨地可起。因一二奸商種幾畝稻田營利之事，便可使國家主權與人民利益受損害，便可惹起重大之國際糾紛。中國國家與社會之薄弱無能如此，尚有何顏立足於世界乎？吾人第一喚起三省政府當局嚴重注意！對各縣知事公安局長之人選，必須嚴格選擇。縣知事本為最重要之官吏，而東三省尤為重要。各縣官吏必須廉潔有能，有豐富之國際知識，及旺盛之愛國心，且須有幹才，有魄力。此為衛國保民第一要義。其次則願勉勵各縣士紳及一般智識分子，俱熱心公益，練達外情。凡地方有關係外人之事發生，各竭其個人能力，應防者早防，應辦者早辦；遇有害群之馬，則群相糾正而勸告之。必須各地方士紳領導人民，成為精神一貫之組織，方能免橫逆不測之禍。以上兩點，吾以為與今後東省及全國之安危關係奇重。夫何謂國民有能力，以上所云，都是國民有無能力之問題。勿謂外交成敗，國防安危，全在武力財力，實則各地官民平時之努力與

否，細心與否，智識尤不充，恐殺心而不重，與外交國防，皆有直接影響）顧亭林不云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東三省官民，立於邊防之第一線，故每一個人皆有重大責任！自今以往，速一致努力，凡關國權問題，隨時隨地，不斷的為縝密之注意；同時認清國家環境，凡個人行動，俱宜謹慎！東省外僑甚多，個人交際，務以禮行之。國際問題，與私人交誼，應截然分開，國權在所必護，人類則彼此宜親。韓僑儘有傾向中國之人，日本亦不乏明達有識之士，凡我官民，俱宜隨時隨地，宣揚中國之正當理由，同時勿畀人以口實；竭共同之心力，渡國家於難關；勿使竟成燎原之大火焉，此在今日外患猛烈進攻之時，尤宜切切覺悟者也！

日軍占領瀋陽長春營口等處（二十年九月二十日）

日本對華，主張實力發動，宣傳醞釀，蓋已兩月有餘。本報於此中危機亦既迭有申說，冀以喚起國人注意，努力挽救。今不幸噩耗傳來，所謂實力發動者果已實行。天災方殷，外禍復乘，國難無窮，傷心曷極。雖然，國人其識之！中國夙無國防佈置，東北素鮮自衛組織，東三省各地自清季已嘗兩度淪沒於日俄軍隊之手。日俄戰後，不特瀋陽一地在他人已視如囊中之物，隨時自由行動，民國十七年六月四日皇姑屯之事，其明證也。即吉黑兩省，十年來因我方官民之顢頇無備，外患侵入，固早如點滴漏浸，愈久愈深。此中利害關係，吾人數年來亦曾屢有指迷，惜乎國人慣習，事發則慷慨激昂，事過則泄沓忘情，而不知外交之壞，決非一朝，抵拒強權，須有遠計。方今巨浸稽天，萬民

紊亂，誠爲積漸內政不修之大清算；而東北外患之實力發動，卒致不能抵抗，亦爲漠視外交國防之總結果。猶憶前清光緒二十年中日之役，舉國主戰，李鴻章獨請持重，國賊之謗，積毀銷骨。洎夫一戰而敗，忍辱請成，馬關一盟，幾以生命殉國。是時決戰之地，實在黃海，而其日期即九月十七日，日本海軍永以是日爲紀念日。今茲占領瀋陽，發動之日，恰爲九月十八日，抑何巧合如此。然而中國今日所可謂爲進步者，較甲午中日戰爭之時果如何？中日戰爭，國力益敝，失地喪權，歲有痛史，由今念昔，兩兩對照，益令人感慨，不能成辭。邇者國難方排山倒海而來，國力則已屆氣盡極弱之境，在平日吾人痛切抒情，或尙疑爲危言聳聽，今則事實俱陳，砲火相迫，再不覺悟，更待何時？欲求禮讓以相安。亦非有舉國一致之力量，不足以保持今後之壁壘。昨日北平上海各方已同情廣東方面，要求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泯除意見，共救國難。中常會昨晚臨時會，亦決議對粵再申勸告，冀徵和平。此國民一致呼聲，于茲大難臨頭，其必當立刻生效。中日同爲不戰條約之簽字國家，而此次事項，固非宣戰，亦未絕交，是依然爲有邦交之國家，乃忍演如此重大之軍事行動。昨夜屆罷，日使館聲明，日政府已訓令軍隊，勿再擴大。尤對於不抵抗之友邦，突以軍隊占領多數地方，苟非意在斷交，擴大可謂已極。日本之政府國民果猶認中國爲親交之國，則惟一善後方法，必須速停軍事行動，恢復地方原狀，一切問題由兩國政府以外交談判解決。昨日我政府已以此意提出抗議，要求退兵，結果如何？尙不可知。我國國民當此時機，務須共助政府，鎮靜應付，哀悼死難同胞，警惕未來變局，舉國一致，以當大難。全國各界，幸共勉之。

願日本國民反省 （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國因此次日軍行動所受財產生命之損失，其重大直不可以數計；而名譽之蹂躪，主權之被侵，其損失尤不可以量衡。雖然，日本獨無所損無所失乎。夫國際之間，與其辯理論，不如講利益。吾人今願日本國民清夜一思！如此行動，果為日本之利？抑為日本之損？吾人敢言：即此數日之長驅佔地，砲火揚威，日本所損，蓋已不貲。倘不速悔過，仍得意洋洋，以為此番要根本解決滿蒙，要長期保障佔領，冥意孤行；一錯到底；吾恐將來日本之損失，將大於中國幾倍，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復，甚至永久不能恢復。抑吾人非危詞聳聽以為榮快，事實如此，特一部分日人或不之思耳。試言其故，望日本國民熟察焉！

吾人只問一語曰：試想日本此舉，代歐美各國在華增長多少感情信用？代蘇聯鞏固多少利益！苟於此點深思熟考，當可悟其精神上損失之如何重大。夫事發以來，世界輿論無有以日本舉動為是者，國聯之勸告，美國之覺書，蘇聯之異詞，雖無不溫和立言，要無一同情日本。此三者，不啻代表整個世界者也。吾人屢言，中國不應倚賴國際之力，應於自身求解決。然中國國民於受鄰邦非常摧殘蹂躪之時，聞各國之公論，幸正義之尚存，則當然亦足為一種安慰。而日本過去經其一部分有識的政治家外交家多年努力所造成之國際良好空氣，使世界人士漸信日本已脫離極端的軍國主義者，經此數日之橫衝直撞，已將過去成績破壞不少。既失同情，復招嫉忌，此已為一種損失矣。然猶不止此

。夫據事實考察，在十八日事發之始，日軍行動將擴張至於何地，絕無人能加以預料，蓋數月來日方所盛大宣傳者，爲根本解決滿蒙，所以哈爾濱已決計派兵，黑龍江亦盛傳朝派，最近始中止。然此非中國抗議之力，而爲國際空氣使然。日本閣議對於由朝鮮增兵事，軍部主張，而外務反對，其分歧之由來，亦不外顧慮國際。日本在其行動演進之過程中，事實上迫令中國國民深感我同文鄰邦對世界任何國家之意見皆顧慮，惟對中國之體面利益朝野輿情不顧慮。且日軍行動，超出一切國際紛爭事件中習見之事例，其占領各地，我軍警以外，平民死傷，且有多人。遼寧省主席臧式毅，爲吾國最高官吏，幽閉至今，官吏私宅，多被侵抄。最近兩三日，復無端用飛機轟擊北寧通車，擊斃由瀋陽逃難入關之平民。日本內閣再三聲明絕非戰爭性質，吾人方幸兩國友交之確保，然此種蹂躪破壞之手段，則卽文明國交戰時期亦不至此。中國近世史上除拳亂之役以外，從未受任何國家如此之摧殘。然日本之措詞，則曰保僑民，曰護權利。事實如此，中國今後吸收外資大舉建設之時，苟非白刃加頸，何敢請日本合作。試以凡日僑所至，事業所在，皆不保日軍何時之來佔，中國讓與利權，不成問題。但人民安危，國土存亡，苟有人心，寧能不[illegible]？是以日軍此次之行動，乃使中國國民痛切感悟日本之可畏，而從此不敢親近者也。日本除非能永久佔領中國大部，則此次之事，不啻代歐美一切國民在中國全部闢開市場，增進利益，將令中國官民，見凡爲碧眼黃髮之流，皆可合作；一則本不致被其軍隊摧殘，二則於萬一日軍再有行動之時，尚可藉中外關係之複雜而免禍。將來中國若流行此種無聊心理，則日本悍然一切不顧之手段迫之使然者也。日人獨注意滿蒙權

利，寧知中國國土極大而富源極多，建設事業等於尚未開始。自茲以往，不論中國自動或被動，必然將入於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時代，日本以地理之密切，人才技術之進步，本可絕對優勢。然因其一再的武力行動，使中國感覺恐怖，今日更出此空前未聞之軍事舉動，此後中國如需外國資本人才，試問如何敢乞諸其鄰？此非日本自閉其國民大陸經濟發展之門者乎？尤其可注目者，日本統治階級本極惡赤化，其軍人之積極北進，亦有防禦蘇聯之意。然而此次行動，無形中乃成援助蘇聯，豈非奇事？何以言之？中國近年一種流行思想，為速贖中東鐵路；由今證明，中國幸而未贖耳。假令該路完全為中國管理，則定與四洮及北寧關外段同其運命，而哈爾濱齊齊哈爾定已為日軍所佔領。今日北滿一帶，尚得粗安者，不幸事實上只因有蘇聯勢力之故。中國為反共反赤之國家，而其領土人民之一部，乃因蘇聯之故而未受日軍行動之波及，此豈非日本無形中援助蘇聯在華之地位乎。瀋變以來，俄報盛攻擊日本，使中國人之淺見者，感覺蘇聯今日亦尚主張公道。日本自破反共之聯合戰線，而無形中增加蘇聯在遠東之勢力。反赤最甚之日本軍權階級試冷靜反省，應悟其舉動之失策矣！

因上述理由，吾人敢斷言：日本國民因此次行動將受重大損失，其損失不但為精神的並且為實質的。解決愈遲，則損失愈大，其影響或將深中於數十年之後。雖然，日方將曰：釁自中國開，路為中國毀，此自衛也，不得已也。吾人則將答之曰：今所討論者，為東洋今後之實際問題，非外交上之詭辯。夫中國人非顛倒是非之國民，苟曲在我，斷不強爭。即以近例徵之，前年東路之役，若捨蘇俄宣傳赤化之根本問題，而單論東路

．則中國之驅逐局長，顯然過火。所以札滿之戰，中國一般社會雖痛惜將士被虜，亦自責處置不善。迨伯力盟成，中國屈辱，然敵愾之論，並不激昂，通好之使，隨赴俄國。此無他，我亦有取侮之道在也。當其時，世界輿論，大抵不同情中國，日本亦然。此無他，事實與我不利也。若夫今番之事，中國四萬萬人民中，雖三尺童子，斷無人信中國軍隊之曾破壞滿鐵路軌！世界輿論亦然。世界何以在東路之役不同情中國，而此次俱歡告日本，可見事實最爲雄辯，公道自在人心。故此事大可不必論，實亦無暇論。夫當萬寶山案朝鮮案中村案之數月間，日本各方面公然主張武力行動，本月以來，風聲日緊，有隨時爆發之勢。中國徹上徹下，日在恐怖危懼中，東北軍事當局至命令北大營駐軍繳存大部分軍械於庫中，以防意外。而在事變發作之前數日，日軍晚間常在北大營附近演習．十八日夜又演習，且距營甚近。當此之時，而謂忽有天外飛來之中國軍隊，破壞南滿路軌一段，而據榮臻在平發表，只一軌損壞，一軌尚可通車，中國軍隊既破壞其路軌，而復維持其通車，其意何愚？其技又何拙？此中國人世界人萬不能想像者也。且豈止中國與世界哉！夫假令確爲華軍毀路，由此啓釁，則日本輿論之激昂，斷不止此，「膺懲一中國之論調，將不知發至何種程度，乃近月以來，初不聞東京等處日本一般市民到處集會，呼號「膺懲」，問題眞相，概可知已。夫幣原外相苦心於「事件」「事變」占領非占領等用語上之區別，以應付國際論，誠不得已，然此皆形式之事，非問題之核心。吾人今欲與日本國民商榷者，在推論未來之大勢，以判斷兩國前途之利害，而望日本朝野反省，速復遼吉一切原狀。早一日實行，多一分利益。吾人非外交官，正不必斤斤與

之爲誰毀鐵路之辯也。抑觀日閣最近聲明書，表面形勢似略緩和，惟事實情形仍極嚴重。試觀最近連日日機以炸彈機槍，轟擊北寧客車，再三不已，又肆於通遼等處，擲下多數炸彈，在距南滿線甚遠之地，對於無軍事防禦之城池，或平民所乘之客車，無故轟擊，果何理由？作何辯解？與日閣聲明，豈不事實矛盾？吾人推論此點，殊感今日仍有重大危機，蓋恐日本主張武力行動者，視國際之不利，更成極端心理；或以爲早日收束爲有損其國威。誠令如是，吾人亦願進一言。夫愛國須有其道，迷途則須速反，滿蒙懸案，終須以雙方好意協商行之，否則以永久占領取得之。後者旣難能，斯前者爲必要。徬徨其間，徒使日本全體國民受不利益之影響，而目的則迄不易貫澈，利害得失，顯然可知。吾人平日信念，以爲中日接壤，關係密切，事實上無法遠隔，則理想上必應接近。乃一演再演，盡觀慘劇，令人感覺此東亞一隅直非文明世界。況中國承連年戰亂之後，盧洪水大災之時，乃復受此重大外禍，遼民塗炭，全國沸騰，言念前途，益深悲痛。是以披瀝所感，再訴諸日本國民之常識，而迅速有以完全結束此慘劇焉，此本文之用意也。

望軍政各方大覺悟 （二十年十月六日）

自日軍攻占遼吉，國辱民奴，於是促成統一運動之急進，統一，本家常事也；統一不必卽能雪國恥，紓國難，而不統一更無以雪國恥，紓國難，是以國民在切齒外患，悲憤塡胸之中，聞國民黨內鬨之可望結束，政府之可望統一，極以爲不幸中之幸，而日盼其成功之宣布。

自陳蔡張三代表赴粵以來，所傳消息，皆傾向成功。迄昨日止，雖尚未見正式發表，但事既至此，逆料當無重大變化，上海會議，當可召開，政府統一，當可速現，此一般之觀察如是也。然在統一乘成聲中，上海公債市場，日來反日趨跌落，前晚粵訊，和議問題，大致已決，或者昨日便能宣布，而昨日債市跌落仍甚。夫統一者，國家最佳之消息，乃仍不能起債市之衰，或更表現人心之惶惑。即由此一端，亦可證明國家全局危險至何地步！此誠願全國軍政各界朝野各方加以痛切之考慮者也。

往事如煙，不堪回首！國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恥，凡過去現在政治上負責之人，雖自殺亦無以謝國民。一筆誤國殃民帳，實已不堪算，不能算！而今日外患憑陵，兆民水火，國家人格被汚盡，民族名譽被毀盡！且事實上最近日軍不惟未預備撤退，且反而擴張侵略，王以哲部自十八夜即遠退，近乃追擊不已，且日軍飛機四出蹂躪，遠及於吉林腹地。遼省府因日軍占瀋，未肯被囚，不能行使職權，故有暫移錦州之舉，然日軍乃公然宣言否認此省府，而於瀋陽勾結極少數不肖華人，使成立種種機關，而藉華人名義，以歌頌占領軍功德。袁金鎧之治安維持會，已卑屈極矣，乃猶以為未足，尚組織所謂時局討論會，四民維持會。蓋日軍不惟欲占領中國之土地，且欲占領名分，欲假中國民意拱手奉送之形式，以償其大欲焉！張學良，中國之官吏，其與日本之一切關係，乃以中國官吏之資格行之，今日本對華，國交仍在，乃瀋陽日軍最近公然宣言絕對反對張學良及受張之命令而行事者。是根本上不認中國為一個國家，其行動並非甲國對乙國之行動，乃如人無主之傀儡，而行其征服之手段！此誠百年來中國外交史上所未有，

現代世界國際間所未聞。事之至此，利權問題，鐵道問題等，皆成小事；中國國民倘欲存此後之世界生存，則勢不得不傾舉國一致之力，爲國家民族爭回一尋常人格！不然，則奴隸而已矣！夫中國之問題，世界之問題也，世界公論，無形之權威自在。轉眼十月十四日之後，國聯自仍必發言，即北美蘇聯，皆無漠視理。然此爲世界所應答，而非中國所當慮。況中國如受害之事主，欲訴人于公道，必須事主能自立。不然，事主之家已瓦解潰散，成爲無主之邦，則雖有仗義鄰人，亦只有喟然興歎已耳！國際之間，何獨不然？是以吾人願大聲疾呼以告朝野各方曰：無論如何，須恢復統一，須維持舞台。須絕對不起內爭，尤其不許有兵爭！須以群力維持金融財政！在朝者應極力向國人謝罪，在野者則不應乘機有所企圖。至於官吏個人進退之間，應以其適不適需不需爲準，適者需者，皆可留，不適不需則可去。然在官者皆應恪盡職守，去職者，亦須援助政府；而多年在野之一切人物，當此時機，苟有所貢獻於國家，應努力貢獻，無所貢獻，則姑靜觀之，勿加國家以困難，勿畀世界以笑料！吾茲所論者，爲心理與態度的問題，非制壓方法的問題。吾以爲凡與政治有關之人，應一致覺悟：在過去政治舞台有得意，有失意，有寵辱，有恩怨，而今則絕對無之。恩怨皆消，寵辱何盡！所餘者，只破碎之河山，危辱之民衆，當此時機，惟有同聲一慟。尚何遑須策略，何事值競爭哉？果皆能具此心理與態度，則內政之困難，必徐可解除，而外交之肆應，則立生反響；然後國家民族之人格，得以重立於天壤間！甚則凌辱踐踏我者，將必然受其應得之報！近聞和議垂成，而外患更急，故披瀝愚誠，以告當世，凡不甘沉淪爲奴者，其必有同感也！

民國二十年國慶辭

（二十年十月十日）

在近代史上空前嚴重之國難中，迎我第二十度之國慶紀念，本社同人與我全國同胞，同具深甚之悲痛，以追懷先烈，警惕未來，敢貢愚誠，以期共勉。

人生成敗關頭，在能否善處逆境，民族亦然。中國民族今後之成敗，全視今日我全國同胞是否喪失勇氣？是否能精誠團結以征服環境？吾人回首二十年來之民國，深痛夫今日之嚴重國難，皆過去不努力之所致。夫二十年之歲月不為短矣。不觀夫歐戰受創之各國，不十年而恢復，而充實！不觀夫蘇聯，五年之間，建成國防工業！二十年來之中國，一言蔽之，虛度而已。且不止虛度也，消耗實甚焉。單論近年之事，自十八年以後之中原內戰，精銳訓練之兵，死傷合計，不下五十萬人。金錢之耗費，不下六七萬萬。又如今年剿匪之戰，匪亦民耳，觀其頑強抵抗，何嘗非民族元氣之一部，然赤化暴動，致勞天下之兵。半年來有形無形之損失，若在人口微小之民族，即此已亡國而有餘矣。聚中國民族勇敢精英之部分，數年以來，以種種形式，拚命演自殘之悲劇。一旦外患突來，國危民蹙，而已失之國力，已不可復，此誠痛定思痛，雖椎心泣血而無及者也。今當國慶良辰，以清算過去二十年之歷史，無疑的可以證明革命建設之失敗。今日大難臨頭，為全國同胞大家大計之最後機會！須知過去之種種觀念錯誤，自今而往應徹底反省，整個改造！蓋自華府會議以來，國人惟於國際一時的和平空氣，對國家民族之地位，每忽略其危險之真象。此次日本陷我遼吉，舉近世史上未見未聞之摧殘蹂躪，加諸洪水

多災之中國！以擁有四萬萬人口之國家，而危辱至此，驚破全國同胞之醉夢生涯，暴露國家民族之實在地位，創鉅痛深，足資警省。中國過去之爛熟的文明，及近年淺薄浮囂之歐化！其最大弱點，爲易使有權力有智識者腐化，而一般社會習於散漫自了之生活，極難團結與一致。是則今日非常之國難，正所以喚醒中國國民，事實上迫之不得不團結努力以求生存！試觀兩旬以來，凡中國版圖以內，任何區域，任何職業之人民，無不受空前未有之震動，頓使對國家前途得到一致的深切之認識。其所表現於外者，則不待指導訓練，而俱能守秩序，重規律，雖在憂患悲憤之中，絕無一處發生越軌失常之行動，以增加國家之困難，此種精神誠民國二十年來所未見也。吾人追念過去之失敗，痛惜近歲之自殘，咎責所歸，今姑不論：惟倘有足以互慰者，則證明民族的勇氣並未喪失！今後所需者，惟團結努力，征服環境！政治上之制度綱領，與夫社會生活之各方面，皆須徹底改造，以應救國自存之急需！至於今日之變局，無論其擴大至何範圍，犧牲至何程度，果喚起民衆，一致努力，終必得最後之伸雪！所最畏者，今後之歲月仍虛度，而所引爲不幸中之幸者，環境之危迫，從此斷不容虛度也！全國國民！其決心挽回二十年來之失敗，其立志發憤，完成革命，大興中國！是則今日之國慶仍自可慶！本社同人謹隨全國同胞之後以呼曰：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馬占山之效忠！（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

馬占山將軍與其所部諸將士，孤軍守土，援絕彈盡，竟已於十八日撤退，昨夜日軍

偪齊齊哈爾。計自九月十八日事變，迄此正兩月，三省淪陷，全國震動，而馬將軍與所部將士之苦節忠心，則已永共民族生命以不朽！

馬將軍與所部將士之守黑龍江，其事本爲絕對犧牲：無久支時日之可能性。中國久無國防，勢成積弱，軍隊之組織與武裝，未具備國防條件；而九一八暴日侵遼之時，東北軍實，一旦喪失，遼吉形勝之地，不數日而淪陷，黑龍江孤立北徼，地瘠財微，兵額亦少，遠遜遼吉，又遭張海鵬叛部之侵犯，銷耗軍力，與關內之交通，等於斷絕，故馬將軍之力既微薄，而龍江地位，則孤而且危，其狀早不可一日居者也。政府於遼變之後，聲訴國聯，期和平解決；邇來兩月矣，中國尊國聯決議，努力避衝，且限於環境之事實，未能爲派援赴黑之計，此全國所共知，亦馬將軍與其部下之所共知也。當此之時，日軍於馬將軍，威脅誘迫，無所不用其極，初唆張海鵬北犯，馬奮力擊破之，日軍乃假修橋進兵嫩江，同時掩護張海鵬叛部，以取龍江。其於馬將軍也，遣使數次，脅其讓政，或迫其宣告脫離國民政府。限期答覆的通牒，前後凡四次，嫩江戰事發生，迄今達兩週。夫馬將軍及其部下將士，非不知遠道援兵之不易達，亦非不知日軍之增援也，然而重守土之職責，寧戰而亡，不爲所屈，當零度下數十度之嚴寒，率疲弱之孤軍，竭其最後之力，以拒敵守土，前仆後繼，苦戰懸門，以迄最後之一彈爲止，今日黑垣之不守，乃國民全體之咎責，馬將軍可以告無罪矣！

近世以來，道德衰頹，教化不行，忠節大義，不彰於官吏間。統兵軍官之不肖者，彷彿其職業專在作威福，弄政權，搜民財，享逸樂，此輩遇外患則逃耳。夫忠節之義，

爲任何時代任何政體下立國圖存之所必需，不守此義之民族必衰以亡；中國之坐受侵凌汚辱，使國家人格橫遭蹂躪者，在忠節之大義不彰，故人得玩弄輕視之，尙不全因國力之弱也。忠節之義非他，重職守，盡責任，雖犧牲生命而不辭，職在守土，則惟知守土，不但一己之利害在所不計，卽結果之成敗亦所不問，如此方爲忠，方爲犧牲，自古以來忠臣烈士之行動，皆如是也。中國今日，處最危險之境遇，任何人當政府之任，絕無以策萬全。然有一絕對前提焉，則外患必禦，國土必守。歷史上亡國多矣，斷無拱手揖盜以亡者！中國在艱難建國之始，委屈含忍，自不能免，然有限度焉，逾限度則成絕對的問題矣。此次日本侵佔三省，暴露吞倂之大慾，而其脅迫中國官吏叛離中國政府，尤爲蹂躪人格之舉動。馬占山將軍及其部下，明知危殆，獨不屈從，當其決心拒戰之時，寧不知援兵趕到之無望哉！屏除一切之顧慮打算，惟竭盡能力以盡其應盡之職守，如是者，允符於忠節之義矣！夫不特馬將軍爲可欽也，其所部將士，捨身衛國，死傷接踵，此皆忠勇之士，宜爲同胞所永念！今者馬將軍力竭而退，黑垣失陷，國民讀馬將軍通電，當俱如置身於砲火炸彈血肉橫飛之中，此一頁悲壯之痛史，將永印四萬萬同胞之腦海，使中國忠節之大義由此復興！四萬萬人皆能忠於職守，忠於國家，則中國必有大興之一日，馬將軍此役，其裨益於世道人心者，功不在小也。黑軍不負國家，國家有負黑軍，故救援與撫卹，更爲切迫問題，前者政府宜速籌，後者社會宜共任，獎忠勵節，共勉前途，則祖國必能獲救也！

國家真到嚴重關頭（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月二十四日，以十三票對一票，表示和平正義，督促日本撤兵之國際聯盟行政院，乃於三週間之後，日軍之侵略擴大，其違背聯盟立場愈嚴重，而國聯本身反而傾向退縮，將僅以派遣調查團爲敷衍面目之計。上月對日之嚴重空氣，反一變而爲和緩，此誠足令中國失望，而在國聯本身則初非意外也。

此次行政院之巴黎會議，自法律言，中國守決議，日本不守，故應爲如何制裁日本之會議。自事實言，日本目無中國，但不能抹殺聯盟，故爲日本與國聯如何妥協之會議。夫日本之目無中國久矣，當九月十八日之變，中國以爲國難臨頭，日本則不過認爲駐滿日軍一部分之小規模軍事行動，彼固未嘗不計算國際之必發言，然以爲一經解釋，則風潮可平，初不料世界譁然，國聯硬化，迨上月二十四日十三票對一票之決議出現，日本方震驚於國際形勢之重大，然後拚命爲應付國聯之謀。其最顯著者，一方對英法美爲外交上之活動，一方則鼓動國內輿論，表示不辭反對任何干涉之決心，日美本係假設敵國，當國聯邀請美國參加，日本表示反對之時，日本對美空氣，一時緊張，美國感觸及之，乃示以和緩。日本軍閥之鋒，乃轉而鼓吹仇英，並表示不滿於白里安，其狀如狂。同時則以外交官之活動，研究爲國聯轉圜體面之策略。雙途並進，積極不休，今番占領龍江。大慾獲達，而與國聯決裂之危機，乃經此次會議而銳減。迄此爲止，日本可謂躊躇滿志，而中國眞爲哭笑不得者矣。雖然，中國今日固失望於國聯，而不可以標榜信賴國

聯者，一轉而怨恨國聯。中國國民今日應覺悟真到國家嚴重關頭，感到救亡圖存之重大責任，對問題真相，深切認識，而自盡其最善之努力。夫國聯何以由嚴重而趨緩和，一言蔽之，再進一步即為對日戰爭，而國聯主要國未欲為此戰爭，美國亦尚不準備對日決裂，故其態度，勢不得不一變也。日本在世界雖為一強，其力自不堪與世界為敵，然同時歐洲有複雜之問題，美國處特異之地位，任何一國尚無單獨對日之決心，而聯合壓迫，亦尚無醞釀成熟之機會，故勢不得不一變也。中國今日受侵略，失疆土，國難日烈，恥辱日增，民氣憤痛，達於極點。然而決心須鞏固，理智則須冷靜，應熟考環境，解剖問題，決遠大之方針，定臨時之機略。夫日本若吞併東省成功，猶如虎之傅翼：蓋日本今日彊而未富，其工業與經濟，尚未足以發揮侵略之大慾，倘聽其吞併中國東北，十年之後，國際均勢，將根本不存。中國大陸必受蠶食，英美蘇聯，皆遭其威脅。是以日本此次之侵略暴行，在中國為空前之國難，而其他關係密切之國家，實亦痛心疾首，感覺危險，此月前國際輿論硬化之真正原因也。然而未能聯合干涉者，一以其他國際關係之牽掣，一則以中國本身太無力，且平時外交上無切實之準備故也。中國多年無外交上之根本方針，其於日本之認識及研究，異常疏漏，亦無政策，無運用。試觀東北問題性質如是之重大，而歷代政府，始終無根本方策。今年以來，日漸硬化，決裂之勢早成，而既未準備對抗，亦未設法避免。一旦變起，始倉皇應付，此存亡之道也。夫中國對日方針，不外備戰與備和。過去於此兩者，皆無所決計，故有此次之大損失大危險。夫時至今日，和不可言矣。蓋日閥行動，證明其志在滅中國，不止在併三省，其行動之範圍，

常以國際形勢所許之最大限度為限度，而求以最小犧牲，得最大效果。其決策定計，不願中國之利益感情，不認中國為一國家，不欲平等視中國，將來共同攜手為建設之事。其心理為武力萬能，寄於征服慾。而其國家法制上，軍人有獨立行動之權，其人民又好勝喜功，崇拜武事。是則此次之役，僅為日閥圖滅中國之第一步耳。中國至此，已非國恥問題，而真為存亡問題。則自今而往，勢不得不永懷其亡之懼，而為自衛之謀。夫自衛之道若何？近者民氣悲憤，直欲一戰，吾人歸讀學生青年等之宣言，實不勝悲痛，然事實上在今日而號召宣戰，却適中日閥之陷阱。蓋日閥最熱望者，為中國今日與之宣戰。彼乘世界之不備，及中國軍實上財政經濟上種種致命的缺陷，在最短期間，集中兵力，破壞我都市，摧殘我行政，然後到處製造偽政權，置彼卵翼之下，使中國社會優秀分子失其存在，而扶殖頑鈍無恥之少數人，以謀精神的滅亡中國。夫今日負國家社會責任者，不過數百萬人，學生成材者亦數百萬人。此乃國家至寶，必須自己愛護。中國大衆，積愚積貧，必須賴社會領袖之共同努力，假以歲月，培植民智民力，養精蓄銳，以為一旦非常之用，今則革新與建設，纔萌芽耳，此誠未堪為孤注之擲者也。然則如之何？曰：為自衛計，須普遍的喚起人民之覺悟與認識，痛念祖國時時可陷於危亡，加緊的由軍事上財政上工業上準備守勢國防，同時求友於世界。為挽救現日國難計，對國聯對美國，仍不能放鬆，反對不規定撤兵之調查，同時應自行宣布收回東北之具體方案，與日本爭輿論，務求以國際同情為背景，免最大最甚之損失。夫以前者論，其說近迂，然將[illegible]許。中國兵可用，而軍實不可用，財政不可用，但國際對日閥野心之認識，經此役

而環境漸化急進化，我苟努力為自衛之準備，必有雪恥圖存之時機。以後者論，國聯雖退縮，而勢不能卸責任，形勢雖轉變，而勢必須求解決。中國既循此軌道而行，必須充分運用。會日本之外交活動，在隱蔽事實眞相，而以安全問題，條約問題，惑世界之觀聽。中國代表團不應允諾撤兵有何前提條件，然為使世界輿論明瞭眞相起見，要應自行宣布其具體辦法，對安全問題，應解釋地方之不安不全，其不安全者，以日兵占領故，以中國官吏軍警不能行使職權故。同時則宜布中國將派何軍隊，人數若干，負接收之責；其保護日人安全，是何佈置，如何進行，並宜布東省行政，如何改造，行何政策。其於條約問題也，則應宣布中國向未侵奪日本條約上權利之事實，同時列舉日本如何超越條約自由行動之事實。尤注重者，日本在條約上之根據，一切限於所謂南滿洲，而今則占領北滿。關於二十一條即民四條約關於南滿部分之問題，則應宣布中國政府否認此約之經過，但同時舉出中國事實上並未阻礙日本之行使，如依舊約旅大早已滿期，而事實上依然歸日本租用。可見日本云云，徒為侵略藉口。最後中國並應宣布願與日本於其撤兵之後，開議整理兩國關於東省之一切懸案，並願與日本改訂一般之新約。夫中國於國聯態度積極的為其開路，不應消極的專候議決，更不應一怒而忽言退出。危邦弱國之行動，安可率情任性為之？夫中國今日，任何人不能策萬全，任何議不必收奇效，良兵僅只，當兆同稱。然居國家存亡之責者，必須一致決心，斷不屈服，深刻鬥爭，沉着應付。一面積極準備自衛，一面本現有之國際軌道，力求多助，奮鬥到底。至於疆土受侵，當然抗戰，帶兵者皆應學馬占山，此則超越於勝敗計算之外者。時機危迫，願與全國同胞忍

痛痛權也。

救東三省踢偽獨立！（二十年十二月十日）

九一八以來，全國國民深憂巨痛須臾不能忘之一念，曰：我東三省三千萬同胞竟成俘虜，生命財產思想言論一切喪失自由，而國家不能立時拯而出之！凡自覺為中國民族一分子者，誠無不肝膽摧裂，寢食不安者也。夫三省同胞在日軍暴力占領之下，任何自由意思，皆不能發表與交通，不獨省會如是，即各縣亦然。讀書閱報，皆失自由，行動言談，並受拘束。無故且遭殺戮，有嫌更所不免。此完全亡國民境遇也，俘虜境遇也。日本所宣傳之偽獨立國運動，豈特絕非三省同胞大衆之意志，且並不得認為袁金鎧張景惠輩之自由意志，蓋彼輩亦俘虜耳。日本之宣傳，初為自治，繼稱獨立建國，自治為否認中央政府，獨立則脫離中華民國之謂。我三千萬同胞，脫離中華民國，往何處去！此三千萬人民中，敢信絕無一人有此絲毫意志與企圖！譬諸人焉，無端而否認其父母兄弟聚居之家庭，而倚強盜之鄰，受其奴使，聽其支配，任其取攜占有，而揚言於市曰：吾獨立矣！吾脫離老家矣！此豈人情上所能有哉！夫國家者，主權組織也，今日本所謂袁金鎧趙欣伯等擬設之獨立國，則以中國之土地人民，而受日本軍權之支配，國之謂何？獨立之謂何？所謂獨立國領袖者，並己身生命財產言論行動之自由而無之，何以能保障三千萬人民，何以能代表三千萬人民而曰獨立建國？故此為必無之事也。夫因日本永久侵占之陰謀愈亟，製造偽獨立之手段愈辣，故愈證明我三千萬同胞之境遇可悲可痛，

而全國國民意不得不下堅固的決心，必拯救我三千萬同胞恢復自由！除非中華民國有地球上消滅存在，必不達此目的不止！日本今日之行動，乃與世界整個的和平進步宣戰，非止與中國民族爲敵。歐戰以還，世界共同承認之一新原則爲民族自決，承認同一民族的統一運動，此無論赤白左右所一致奉行者也。日本於我，爲有約國，其在我東三省，只能行使其條約上之權利，而本來行使之，中國並未加以阻撓破壞。今日之事，苟非決心永久與中國民族爲敵，則當然應就兩國間現有之軌道，迅速收拾，恢復原狀。日本苟非有侵吞中國之野心，則遵軌解決，於日本亦甚利。然而竟不出此，在十月國聯開會時，尚以要求確認既得權爲原則者，其後竟占領黑龍江，且將攻襲錦州，最近已絕不講條約上之既得權，而全力促進偽獨立，今之未實現者，徒以傀儡尚忸怩未登場耳。中國本統一的國民，日本竟欲以其武力分割之，其敵視中國民族，可謂達於極點，而蹂躪我三千萬同胞之自由，誠可謂無以復加者矣！

中國全國國民對日本軍閥此種最毒辣最惡意之破壞，當然永久作誓死之抗爭！而吾人在此偽獨立未宣布之時，願緊急的警告袁金鎧張景惠趙欣伯等數語，曰：吾人痛念三千萬同胞之境遇，亦痛念君等之境遇，故凡能曲諒者，無不諒之。惟有絕不可恕者，則假三千萬同胞之名，殉日本軍閥之慾，而曰吾獨立，吾建國，此則罪浮於賣國，醜揚於後世，良知苟存，萬萬不可！夫人生數十寒暑耳，而民族生命，則永久無窮，君等以俘虜之身，無以抗敵，則既諒之矣，然萬不應代日本軍閥執行彼之吞併計畫。縱不能阻止其吞併，則應使其自己絕對負責，君等倘甘殉其大慾，偽稱獨立，形成一俘虜朝廷，彼

發動而關實行，彼要索而關簽字，願間遁迹於內室，兵隊監視於門外，以絲毫不自由之身，專作簽字斷送東三省命脈之職務，而日本乃蹂躪民衆及欺騙世界也，則以君等之名行之！如袁金鎧，六十老翁，所缺一死耳！何苦爲此，以汚辱三省同胞，並汚辱全體民族哉！或曰：僞獨立運動之熱心者，爲滿人熙洽等，眞意仍在復辟。夫中國今日，安有漢滿可分？蓋早渾然融合爲一整個民族，而就溥儀氏論，以康乾大帝之裔孫，承隆裕遜位之偉訓，豈可捨民國名譽的市民，而甘作日本軍閥的傀儡？況八旗同化，多居關內，三省人民，十九漢族，熙洽等倘不忘遜清，更不應再製造亡國小朝廷，使遜清歷史，留一永刼受人唾罵嘲笑之汚點。凡此所言，皆至明之理也。馬占山孤軍效忠，雖敗而受全國崇敬。中國民族今日雖遭逢挫折，其燦爛光明之前途絕對不遠，中國民族及其歷史存在一日，馬占山將受崇敬一日！袁楷熙張等亦皆東省有地位之人，奈何將自墮深淵作歷史上民族罪人哉？迅速反省，勿聽勾誘，勿爲日閥之欲而與之分責！則國民仍以三千萬同胞之一分子視君等，心心相印，同謀救拯。袁楷等之覺悟，此其時矣！

行矣第一機！

（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東北淪陷國難嚴重關頭。西北航空之第一機，明日將由北平飛新疆，開拓航路，此其國史上可特紀之一大事也！民國虛度二十年，棄土棄民，於西北尤漠置。海防早失，而後方無交通，無經濟，無工業，無一切必需之設備。今年暴日侵東三省，國民感國基之危，始不期而俱注目於西北，新疆航空，即開始於此時焉。吾念及此，誠不勝萬感

交集也。中國今日誠危極矣，然果令民族奮勇氣，下決心，一切階級人，擁有同一深刻的認識；從此努力，不懈怠，不中沮，不徘徊瞻望，一氣邁進，則轉危爲安，亦反掌之間。其首須努力者，即開發西北之交通！夫東北外患之歸趨，已大體可知。日本而悔禍，則中國在主權完整之條件下，與日本談判解決。然觀近狀，希望殊微。蓋日閥之大慾，在實際的併吞，悍然蹂躪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毀棄兩國間合法的關係。事苟至此，中國除無可屈，和無可和，只有陷於長期的頑強鬥爭，而積極經營西北。則長期鬥爭必要之條件也。國聯約章華府條約之於中日問題，亦無力，亦有力，中國不能倚賴，亦不能放任；在此長期鬥爭中，國際上尙須經幾許之張弛進退。然要之主權無損則和，主權被侵則不能和。故今後若中國政局能保鞏固之統一，而日本無悔過戢暴之心，則中國對日必然舉國一致爲長期的抗爭，此即努力一切準備之際，尤其應加緊努力開發西北之時也。夫開發西北，偉大之事業，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其尤要者，則開發交通，故必須於最短期內完成西北陸地及空中之交通！關於陸地者，新疆張家口間，已以新疆省府之力，開行汽車，今者第一次航空又開始矣。此誠開發西北交通之起點，即積極經營西北之初步。吾人當此航空開始之日，願大聲疾呼，請全國國民從此一致注意西北之經營！有財者輸財，有力者輸力，先完成此汽車路與航空路，縮短中原與西陲之距離，然後進一步以全力速成西北之鐵路幹線。凡此皆中國建國所必需，不論東省問題如何歸結，要須從此以全力促其成。國民記取！西北交通完成之日，即國家基礎鞏固之時！五千年前由帕米爾高原東遷而來之中國民族，當此外患遽陵國幾不保之日，而見飛機由北平飛新疆

，此誠中國前途之一大暗示，願與全國國民同祝其成功者也。

行矣第一機！征服天山南北之處女航，巡禮中國民族之搖籃地！鵬程萬里，幸自珍重，並寄語新疆省府及新省全體同胞，今後新省及西北各省區官民，對國家所負責任甚重且大也！

對日須爲整個的行動（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

對日須爲整個的行動，張弛進退之間，須在一定之計畫下，以全國一致之力行之，勿枝枝節節零零碎碎以爲爭！

收回被侵占之東三省主權，終不出兩途。或以外交，或以軍事。然任取何途，必須合全國之力　有計畫，有組織，有步驟，方能收最後之功。否則徒勞無補，且或更招種種意外之變。夫目下亟務，爲中樞穩定，民意集中，精研國家利害，施行整個政策。全國一切無形有形之力量，皆置諸此整個政策之下，以人論，勿有單獨行動！以事論，勿惹瑣細煩惱！吾人本此見地。願以數事喚起國民之注意。

第一：遼西之役，義勇軍自動起於各地，以微力而抗日本之重軍，犧牲慘烈，可歌可泣。錦軍撤防之後，義勇軍之散在各地者，連日仍與日軍困苦鏖戰，其衛國救亡，人各有責，政府不發兵，全國不援助，獨令少數義民赤手空拳以抗大敵。自義勇軍論，其志可欽，自全國論，則其事甚忍。夫東三省之收回，絕非少數義勇軍之所能爲役，戰則須動員全國之軍，不戰則不應坐視義勇軍之死，設就現狀推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此少數忠勇之民，終必盡為所殲，而所爭之地皆吾土，所犧之民皆吾民，其因戰事而破壞之財產事業，皆吾之財產事業。是義勇軍枝節鬥爭之結果，徒增犧牲，於敵無損，於收回東省無用。此大可停止者也。錦州省府既撤，東省問題，成又一局面。中國所亟者，為決定國策，究取何途徑以貫澈收回，今中樞未定，國策待決，正式軍既入關待命，則義勇軍必應勸阻其犧牲，設法收容，以保元氣，而備異日之用。

第二：自九一八以來，全國各地，保僑甚周，以悲憤激越之民氣，而對各處日僑私人從不加以危害。此不獨證明中國國民公私分明，不以國家之事遷怒私人，且亦足徵全國各界對於國家利害有一致明確之認識，而善於自衛。夫無論中日鬥爭至何程度，保僑乃我自身應盡之責任。兩國關係與私人問題應永久分開。我一方為國家民族之光榮與利益而鬥爭，一方則不忘人類博愛之義。日本雖橫暴相加，中國則應本其己身之信仰理想而行。故保僑者，乃當然應盡之責也。惟最近廣州福州，忽各出命案一宗；命案本亦常事，然當日本積極尋釁之時，全國官民自須加注意，勿有任何失常之舉動！最近政局紛耘，人心浮動，沿江沿海各都會長官尤須注意？勿為日閥陰謀之所乘！

第三：對日爭大事，不爭細故，爭事實，不爭空文。凡人處理重大問題之時，首貴目標純一，與精力集中。今對日問題，收回東三省之問題也。凡全國上下一切力量智識，應集中於此一個問題，求對策，作準備。默察大勢，必須以整個的中國為最大的努力，方能挽救此嚴重國難。目前形勢，只問題之序幕耳。國民處此，應專力鬥爭此一大事件。此斷不與日本生枝節，不陷其個個擊破處處糾紛之詭計。且事實奮鬥，不尚空言，

人以武力凌我，我但知叫罵，此最可恥。技擊家之受侮也，小事則笑而忍之，不可忍則擊之，斷不攘臂叫罵，預作欲擊狀，且不以惡聲與之爭。惟國家亦然，定國策，備非常，自走其應走之路耳，何暇與之多生糾紛哉。全國各業人士，當此國家重大時機，言論行動，俱宜自重。勿爲私人小事增國家困難，反誤救國禦侮之大計！

此次日禍意義之嚴重，超過百年來任何外患。而歐局緊張，世界多事，赤白對峙，危機日迫，此後中國民族爲國家統一與自由之一大鬥爭，實五千年來最艱難偉大之事業。興廢存亡，皆決於國民能否以深刻的認識爲整個的行動。就積極方面言，應決計畫；就消極方面言，應避枝節。觀日人近在沿海都會各別尋釁之狀，尤不得不望國民之嚴切注意矣。

艱難危險中一切新創造（二十一年二月六日）

南，上海，北，哈爾濱，人口密集商業繁盛之兩大都會，在日本轟擊破壞焚燒殺傷中，度悲慘戰慄之舊曆新歲。全國人民敬仰我爲國犧牲之忠勇將士，同情我無端受害之商工市民，際茲春首，倍感哀痛。語曰：歲之計在於春。全國人民此時宜更徹底認識外患之重大，決今後救國建國之大計，顯陳末義，與共奮勉。

革命建國，無倖成者。向令以民國二十年來泄泄沓沓之政府，散散漫漫之國民，並不緊張工作，便可稱革命，談建國，則將見歷史上無亡國亡種之事。故當茲日禍大至，全國一切職業之人不獨憤慨外患，並須痛作反省也。遠者不論已，奉府會議以後，又十

餘年，國民黨執政以來亦亘五六年。外患未起，國際相安，此誠我努力自修之機也，而倏忽之間，又輕度過去。日本之問題，原爲中國維繫生存上刻刻不容忽略之問題，而我迄未定方針，亦未作準備。既不能與其國反軍閥者切實協商，求平和之途徑，亦未加緊設防，以備其武力之侵略。年來之對日態度，仍徬徨於此兩者之間，然我無計畫，而彼已決心，九一八之變，中國當局竟視爲意外之舉。日閥兇横，固世界同憤，而中國自身又何其疎也。嘗痛念中國官民之生活，與任何國民不可同日語。蓋各國內有階級之鬥爭，外有國際之對峙，又處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之後，世界恐慌深刻進行之時，各階級社會之人，皆日感緊張，努力工作。尤若中產以下之智識份子，受生活之嚴重壓迫，不得不掙扎奮鬥。一言蔽之，各國社會皆現緊張努力狀態，其悠忽因循不負責任者，惟中國之所謂中堅社會已也。十七年統一之成功，爲中國建國之最大機會，任潛伏性外患如此重大緊急之環境中，欲將提攜四萬萬貧苦同胞　向精神的物質的建設邁進，此當然爲非常之偉業，必須有非常之刻苦勤勉而後得之。然我中堅社會人士乃未實際感覺機會之難與環境之危。政治經濟界，最上者謀枝節改良，理尋常事務而已，其下者則利己苟安，毫不奮發，再下則剝削人民，以加速度的軍閥化官僚化爲得意，親身製造罪惡，導社會於驕奢淫逸的亡國之途。是以中國狀況，一方爲窮苦勤勞之廣大的民衆，一方則不負責任的少數中堅。民財竭耗，而事業未興。一旦外患逼處，沿海受脅，始痛感迄今爲止一切淺薄幼稚之施設皆不足恃，然回首中原，則億萬災民外何所有哉？此誠可痛哭流涕椎心自咎者也。夫日本之行動，與世界一切公論爲敵，其本身上有將來必然失敗之運命

，然而在今後之長期鬥爭中，中國必須覺悟有大犧牲，大慘害，即告一段落之後，奮鬥建設，亦更不容緩。是以今日之禍，過去虛僞散漫之國民生活招之，今日者，中國一切暴露，凡國民所有之一切事業財產以至生命，皆完全不能以尋常方法保障。此誠中國國民之當頭巨棒，使一切人今後無可苟安偷活，更無可眷戀於繁華逸樂，且從此將無可分階級，計貧富，惟有至勤至儉，至勞苦，至緊張，加倍的節約與工作，方有出路。世界近狀，正義公論顯然助我，此固勢之所必至，然天助自助者，必須中國一切人……尤其社會中堅之一切人——其一切思想行動，俱表示知恥，知悔，知奮，方可以得正義之援。夫國府遷洛，爲新時代開幕之象徵。國民須決心於艱難危險中一切新創造！是則上海哈爾濱等處之大慘劇，大犧牲，精神上將使中國國民之舊生活於焉結束，則大不幸中之幸矣。

新中國歷史之第一頁（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日軍今晨將致最後通牒於上海市政府，旬日來各友邦停戰之斡旋已成泡影，在此二十四小時內，上海吳淞間之大戰已必起。全國各界同胞對此，除敬仰我守土衛國之武裝勇士，軫念我慘遭戰禍之淞滬市民以外，應慶賀新中國歷史第一頁之開始！

自九一八之變，中國失三省領土，而猶未備戰；上海之事，已屈服矣，而日軍攻閘北，始不得已而抵禦，然猶尊重各國之調停，承認五條勸告。及至日本拒絕之後，三使赴滬，專斡旋上海停戰，中國猶表示容納，此可證明中國避戰望和，達於頂點矣。然而

日本於海軍陸戰隊攻勢失敗後，繼派陸軍，陸軍若干加入作戰一星期之久，又派一師團來。今在國聯行政院十二國代表第一次單獨向日本抗議之時，而發局部的正式最後通牒。同時日本召集熙洽等在瀋會議，製造僞獨立國，相傳今日將發表其所謂建國宣言。是今日者，日本一方將使我東三省脫離中華民國，一方決計大舉攻打淞滬之日也！中國今日縱卑屈之極，放棄滬防，亦且無從得求和之路。棄淞滬同時亡三省！四萬萬同胞中任何人斷斷不能屈服者矣。

中國從未準備與外國作戰，故由現代科學眼光看，國防上所待準備者甚多，日本之敢於肆意欺凌者徒以此耳。然自最近滬事之起，藉日本之故，無形中增進中國國防之能力甚巨。夫國防云者，物質關係固極重大，然尤要者爲國民衛國之精神。此項精神乃中國近代所缺者也，而今則得之。夫中國承積弱之餘，遭遇重大國難，國論分歧，勢所必然。蓋一切多顧慮，而利害難選擇，所謂權衡輕重之間，殊難統一全國意志。今則不然，中國已無可顧慮，無可選擇矣。中國近年雖國勢阽危，而人心渙散，誠以江南佳勝，尚値流連，滬瀆繁華，亦至可樂，新式工商，正在萌芽成長，一切平和新事業，皆需要平和，畏懼破壞。此九一八以來國民對日之所以多所顧忌也。然而今則已矣。淞滬之間，凡市政府管轄區內之學校工廠商店，半月以來已盡遭浩刧，而日軍攻略猶不已，且更將擴大規模以破壞之，然則中國尚何所顧忌而流連乎？中國之經濟文化中心爲江南，今日本即將直接摧毀之，同時則挾東三省以去。中國縱欲屈辱求和，而途徑全塞，只餘死中求活之一條道路，中國人心至此定矣！當前大難，較數月前更嚴重萬分。然中國國民

已處之泰然，毫不驚懼，此無他，我之所覺悟留戀者，已不能保持，而未來亡國下亡國之禍更將繼此大至，則當然只有一條路，奮鬥求生！此所以禍愈大而心愈定，日軍愈多來，而我軍士氣愈激揚也。

滬戰之結果，不必憂，以中國軍隊之士氣，及市民犧牲之熱誠，當然絕不至有辱國之結果！即以兩旬來之戰績徵之，足知中國軍隊有熱烈的愛國心及犧牲心，而軍事技術，亦足以副之。日本軍閥自命為世界強軍，視中國如無物，且彼等以為決定世界之運命者只是武力！只是坦克車飛機大砲，此次決定使之得到充分之教訓，諺云：困獸猶鬥，中國民族，一困獸也！又云：置之死地而後生，中國今日，乃被日閥置於死地！中國兵士，人人有此覺悟矣。換世界之同情，衛危亡之祖國，道德上在絕對價值，事實上亦必最後收功。大上海之破壞，各國人民同遭殃禍，然其責不在我，各國亦皆諒之。至於工商破壞，財產消失，果從此勤勞工作，創造甚易。天津英文泰晤士報昨論：中國近世每次戰敗，皆得有利之結果，如甲午之後而有維新，庚子之後而啓革命。中國今日受辱被敗，超過近代任何外患，則當然此役之後，國家所得精神上之利益必更重大，全國各界，擁護國府，後援國軍！共衛國家，以當大難！起衰振敝，在此一舉，此願與全國同胞竭誠共勉者也。

興亡歧路生死關頭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日本於占奪三省破壞淞滬之後，向中國提出要求，以庚子拳亂之議和條件迫中國；

將欲使之廢除冀察，永撤松滬駐軍，且更保留其對於撤兵區域以外因所謂保僑而起之自由行動。此誠加重侵害我主權，破壞我獨立，中國苟不甘作亡國之民，當然不能予以承認。

國家對外，在有利害輕重可衡之時，始有政策之選擇。今日中國，已被迫置於無可選擇政策之地位，因已無利害輕重之可衡。屈服則亡國已耳，故惟有死裏求生。吾人痛念，自今日起淞滬一帶將完全化為戰場。我忠勇將士之犧牲，與各界市民生命財產之損失，誠令全國同胞同感最大之悲痛。然而今日之事，一切乃不可避免，苟圖避免，犧牲更大，且不可復興。是以今日軍民之犧牲，乃為國家爭人格，為子孫保基礎，其事慘烈，而終獲偉大的代價者也。

國民全體須對此戰有明確認識。蓋今日以後之戰，與年月來又不同，誠以一經接火，斷非短期可了，日本不久恐再增兵，戰事規模恐日擴大。而中國一旦被迫自衛，則無論如何，必須抵抗至最後之日，非將中國自日本侵略征服主義完全解放，對日無平和之可求。此非主觀也，事實如是也。今日者世界輿論，惡日本已極，國聯之報告書，直等於戟指訴罵。雖然，國民勿望外援！外援非必不可得，然至早亦必在證明中國全國有自衛決心及其能力之後。夫決心早有矣，今日以往，在亟須證明其能力如何？世界輿論發揮威力之程度，將與中國己身表現之能力永為正比例！是以中國今日不可希冀外援，惟當製造時勢；換言之，此一大國際問題，中國己身應為指導者，不作乞憐人！

日本之所以如此悍然威壓，徒以中國之弱也。夫中國多年來內亂之紛紜，政治之腐

落，一般社會之頹廢不振，皆爲積弱之因，而有招侮之道，故大難之來，其根本原因在於自己。今日者，興亡歧路，生死關頭，凡我國民，對過去須徹底懺悔，對未來則徹底奮鬥，其道無他，中國兵士本爲最優良之愛國分子，精神體力，皆足負衛國之任，其所遜者，惟武裝耳，然物質的缺欠，可以精神的要素補之，兩旬來十九路軍之戰績，即其明證。在今後之自衛戰事中，最要者爲政府中樞軍事領袖之絕對一致，就外交軍事之環境，定其最善的軍略，勝固勿驕，敗亦勿沮！鼓勵將士，長期抵禦。吾深信全國兵士人人皆有犧牲生命爲國求榮之決心，而在守勢戰事中，堅强之意志，可以減少武裝之弱點。財政之事誠難矣，然中國今日，軍士所需者，食物與醫藥已耳，此外尚何所求。自政府起，以及全國各界，其皆當撙節約，以供軍食！所有後方之交通商業，一切秩序，勿自紊亂！共擁中央，應此大難。至於事關軍機者，當局自有權衡，不在評論之列；惟有一普喚起國民注意者，自此次滬戰自衛起，從此神州禹域，不容輕棄寸土，步步設防，處處掘壕，無論戰果如何，斷無人以代表中國之名義承認屈服辱國之要求！全國上下誠抱定此同一決心，則中國境內，僅民間槍支，已不下數百萬，登高一呼，此皆衛國之人。且西南西北，邊防要隘，如陝甘四川各軍，鄉居無事，皆應自擔一種責任；川軍尤多，一省不下四十萬，而軍費所需，可以自籌，出三峽口，赴國難，此實其時矣。

中國興亡，確繫於此日！世界一切國民，方注目以視中國能否自救，故中國誠能表現能力數月以至期年，定能挽國衰運，雪恥建國。今當國民負責救亡之第一日，南天存望，誰不勝馨香禱盼矣。

促日本國民急切反省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當此文撰稿時，吾人不知上海昨日之戰況，故吾人不謂華軍已勝；況縱勝，勝植田師團耳，植田倘正乞援兵，是雖勝亦不為勝也。雖然，今日至少證明一事，即植田師團及陸戰隊雖挾最新式之武裝，恣情破壞，放火殺人，而迄未達其攻勢目的。夫豈特植田哉，即再加援兵，亦斷不能易達其攻勢目的，且縱令暫達目的，亦斷不能阻華軍之抵禦及反攻。東亞天地，火燄張矣，此一大悲劇，將演至如何境界，此時無人能加以想像矣。

吾人此時，上為報答先民，下為保障子孫幸福之計，在此中日兩國間一大悲劇日益展開之際，不得不掬最後之誠悃，以祈請日本國民急切之反省。曰：日本可以悔矣！夫九一八以來之日本行動，着着全錯，不獨禍中國，並且害日本。日本人民盲信軍閥宣傳，煽揚對華仇視，好大喜功，自鳴得意，積極的則信武力萬能，消極的則謂係對抗排日。且也蔑視華軍，抹殺世界，純由大砲炸彈上決定計畫與行動，世界一切忠言不聽，中國一切抗議不顧，若曰：此一役也，可以安然併滿洲，且進而達到征服整個的中國之第一步矣。由中國言，此誠可憤，而亦覺其愚之可悲也。吾人今願忠告日本人民！第一，凡人類不可忘歷史，故願日人先回想歷史上中日民族是何等關係！夫在日本成世界第一等强國而中國成為日本征服目標之今日，則凡足以稍損大和民族自尊心者，概不必談，故如徐福一行之真相，及漢魏時代日本境內號稱國者最初對華通使之情形，今皆不論，僅據日本正史所自舉矛稱道者言之，則已儘可證明中國大有造於大和民族之建國，而有

具常深厚之關係。查日本歷史，最古者曰日本書紀，曰古事紀，一爲漢文，一爲以漢字作日語音符。是知日本歷史之編纂在傳去漢字以後。查日本正式得漢字，在應神帝之初（晉太始）有王仁者，自百濟攜論語千字文到日本，此爲其始。然日本建國，緣自神武，史家考證，在中國周時，而神武至崇神八代，五百餘年，紀載闕如。崇神帝則當漢武帝時，此後史蹟，詳而可徵。故日本上古史，大抵賴故老口傳，既得漢字而紀載之。有據歷史所述，秦漢之時，斷然已有交通，上古官名，有將軍大夫，顯仿秦制，而秦氏漢氏兩大族之移住，則日本正史所稱。是以中日文化之交通，必緣自秦漢，且有一部分之血緣焉。日本正史，其正式通中國，始於小野妹子之使隋朝。自隋至唐末數百年，爲交通最盛時代，大抵日本之輸入中國文明，雖始於秦漢魏晉，而完成則在唐代。其正式派遣留學生，先後數十次，或在海上遇難不得達，或不能歸，其達而歸者，皆成廊廟有用之材。吾人披讀日史，誠不得不佩仰日本先民之勇敢求知，而亦不得不佩仰中國先民之熱心善鄰，施教不吝也。夫唐代交通，事不勝紀，今只顧日本人民追懷凡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社會之一切一切，其非歸自中國者有幾何？蓋自典章法令官制朝儀，以及養蠶織布植茶一切利用厚生之具，與夫音樂歌舞繪畫雕刻一切文化藝術之事，上之如學術宗教，下之如衣服器皿，其根源非中國者幾何？蓋凡中國所有一切精神的或物質的，凡日本所欲學者無不授之，不惟授以術，並且供以人。今日日軍以長槍大砲所摧殘破壞之江南，即日本先朝屢次求縫工織女相偕渡海授日本以如何織布爲衣之地也。吾人驟聞：今之中國人，自無意挾歷史以爲誇耀。中國今日悲慘至此，只有愧對先民之不暇，歷史寧

迹，絮絮何用。豈不得不一言者，至少證明中國民族三千年來大有益於大和民族者也。且古代兩國概少爭鬪，元兵之役，中國民族不負其責。明總兵李如松與豐臣秀吉之兵，大戰於朝鮮，此爲中日古代惟一之大戰，然爲朝鮮而已，豐臣既死，兵遂各退。至倭寇之患，亦非日本國家之事也。是以至少中國過去三千年間，對日本有恩無怨！其關係若師生，若昆弟。自六十年來，日漸強而華日弱，遂成多事。然甲午戰後，中國雖割地賠款，而不記仇，從事改革之人，反讚揚日本而欲學之。二十一條，使感情大壞，然以華會之彌縫，又成相安之局，日本在華貿易日盛一日，使無九一八之變，中國始終無敵視日本之意也。吾人前既言之，凡人不可忘歷史，中國過去所施於日本及日本今日所以報中國，其比較爲何如！東三省之事，日俄戰後，日本有重大利權，然中國並不否認其行。懸案雖多，外交方法可以解決者也。年來中國內政多事，當局者關於東省問題，不能單刀直入，與日談判，此誠政策上之誤識，然日本不向我中央政府要求交涉，突以武力行動，占據三省，近且僞造獨立國，欲分割中國廣大領土，置諸日本保護之下！同時兵臨上海，雖市政府承認要求，而攻打閘北，遂成兩旬來之市街戰，焚燒毀壞我最大都市之事業財產，雖藏書樓學校亦不免！更酷殺平民，草菅人命！今吾淞滬繁華，已成焦土，我公私損失數萬萬！然猶迄無悔禍之心，更將增兵來華，大舉攻擊。試一閱日本報紙滿紙盡「膺懲」「殲滅」之辭。充其大欲，非使中國民族甘爲被征服者，將不能爲所謂共存共榮焉！日本國民倘清夜反省，其應作如何感想乎！雖然，日本既爲所謂一等國，而其詛咒中國也，謂其不具近代國家之實質，豈則與現代日本人談歷史，恐適爲其所笑

。吾人今退一步撇開歷史因緣不論，赤裸裸的專事所謂近代國家，講利害論事實，則雞請問日本人民，單觀兩旬來之上海戰事，君等之征服中國夢，是否尚有實現之餘地？吾人今敢斷言：中國本避戰。今日則不避戰。避戰者，有廣大之災民，國家待做之事太多。不避戰者，以避戰則將亡國，將為奴隸！五千年先賢先哲之靈魂，今復活於四萬萬人胸中，使之必須奮鬥圖存，再恢復亞洲文明發源國之地位！故無論日本如何肆其暴威，將決不避戰！日人勿謂中國遠交近攻倚賴外援也！中國今日乃以自己之力，抗拒所謂一等強國之侵略。在世界正義之發動與否，乃世界之事，非中國之事也。日本今日一大問題，乃自審能否征服中國？如自以為能也，則請為之，否則攻上海何用？即進一步，占上海何用？再甚言之，縱占領許多地方又何用？日本今日自世界的眼光觀之，其所謂一等國之地位，已掃地殆盡！可觀國聯致日本照會云：日本必須證明其有令各國信任之價值！是可見其無信任之價值矣，是則雖三四等國所未嘗受亦不能受之惡聲，而日本受之矣。芳澤佐藤諸人，半年以來，多方苦辯，凡其在漢文學中所得之巧妙修詞，無不用盡，然各國之中，有誰相信者！此猶不可以已乎？抑日人今日所賴以為計算一切之根據者，海陸空軍也，坦克車飛機大砲也，然近日之滬戰，非已證明其所恃之不可盡恃乎？再來兩師，果足恃否？縱再多來，又足恃否？其足恃也，亦不過占領若干地方，而仍不能征服之。其不足恃也，則徒多殺傷破壞，加重民族的惡感，而同時使全世界一切報紙日日譏罵。此等政策，由歷史因緣言，為至忍至殘，由現在事實言，為至愚至笨！然所謂一等國之國民，乃肯信而趨之，此誠吾人大惑不解，且抱無涯之悲者也。

吾人此語，一般中國人無暇講，一般日本人未必聽。然吾人以爲今日兩國之行動，足以支配今後數十年或數百年之歷史。而關係兩國未來數萬萬人民之幸福，是以不憚進論過去因緣，詳研現在利害，以再進此苦口忠言於日本人民之前。夫禍端雖大，收拾之法則簡，還三省，罷滬戰，我保行政主權，日保合法權利，一切以會議解決之。此今日尚可勉通之路。再擴大破壞，則中日間一切維繫之具失矣！自選結果，現閣大勝，犬養氏爲維新元老，精通漢學，知中日歷史，故尤願其一考。事急矣！黃浦江頭之火燄，不幸或將延燒世界。中國甘受一切禍，而可負一切責。日本今日可以悔矣！吾人明知將詞費失言，然念舊交而憫悲劇，故仍以一吐爲快也。

國聯與各公約之運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淞滬戰事，已成歐戰以後世界未有之慘烈戰爭，且日軍增兵數萬，即日到滬，此後戰爭規模將日益大，戰禍恐怖將日益烈。中國之如此抵抗爲中國既決之問題，茲文不論，而一論各國對此役之態度。

日本侵占我三省，攻打破壞我最大都會，自衛之責，當然在中國，故中國之決心抗戰，乃中國己身之責任。設中國不自衛而望他人干涉，此中國之棄責任，故中國須以己力抵抗，不可望外援，中國近日之方針，即如是也。雖然，此豈僅中國之事哉？今日支配國際關係者，有兩大條約，曰國聯盟約，曰非戰公約。前者英法等擁護，後者美國所主倡。而特別關於遠東者，又有九國公約，此則與華府縮軍條約聯帶產生，所以保障遠

束和平者也。此數約者，除蘇聯及第三國際外，凡參加者，當然應視為有效，當然有共同維持各約效力之責任，而今日如何，國聯為維持世界和平之主要機關，非戰公約，亦相約互不侵犯之重要誓約，數十國家，與有關焉。國聯之主要規定，在第十條，而處理糾紛防止戰爭之規定，則詳見各條。非戰公約，雖只為原則的規定，然而固明明誓約不以戰爭為推行政策之具者，至九國公約，特關中國，其精神要之在相約對華互不加以侵犯。凡以上三約，今日果在何等狀況哉？九一八之變，日本詭言非戰爭，非侵略，非領土野心，夫三省占盡，製造偽國，使脫中國而歸日本掌握，此而非戰爭，非侵略，非領土野心，則此等名詞，在字典中果作何解釋。抑自事變以來，中國即訴諸國聯，並通告美國，半年以來之中國行動，一切根據此三種條約以行。然國聯亦嘗三次決議矣，中國聽而日本不聽，非不聽也，言是行非，背道而行，國聯決議曰：勿擴大，則日益擴大矣，曰：撤兵，則增兵矣，曰：勿戰爭，則更戰爭矣。此種情勢，演至錦州被占，而三省盡被占矣，然後更圖上海，自一月二十八日驟爾攻閘北街市以來，今日已將一月之久，初則加派陸戰隊，繼則派陸軍先遣隊，終則植田師團來。植田總攻，今已六日，於是又兩師團來，此兩師到後，淞滬日軍將近十萬，而海空軍不計也。假若歐洲小邦，來鄰國十萬之兵，則滅種亡國之大禍也。路透電不嘗報告乎！日軍每日用盡現代武器，曰重砲臼砲，曰機關槍，曰爆擊機，曰煙幕、曰騎兵：此皆殺人放火之兇器。現代戰爭主要之武器，日軍一月以來，以之轟炸文化商業建築物，破壞農村及街市，擊毀水災難民棚帳，更在租界內搜殺平民，而概稱之曰便衣隊。使中外人數十年經營之大上海，除租界半

部外，今已戰場化，地獄化，而今後之破壞更將日益擴大焉。此種現實的侵略戰爭之發生，世界各國既已共見共聞，此猶得謂非戰爭非侵略乎？是以今日之役，中國自己當然爲救亡自衛而戰。此中國自決之事，惟以世界論，則實亦爲國聯規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之存亡問題。簡言之，國聯只有關門，而非戰九國兩公約成爲廢紙而已。滬戰以來，各國政府皆嚴重注意，近日猶甚。各國輿論一致讚揚中國之自衛，責難日本，無所不至。國聯行政院鑒於時局重大，遂通過中國提議，召開全體大會，一面嚴重警告日本，英政府於二十四日新有宣言，必維持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英外長則宣布英國政策爲擁護國聯威權，而全英工會宣言反日，主張經濟制裁。凡此公論之發揚，久爲中國人民所感謝。雖然，自九一八以來，日本之抹殺公論，食言逞暴，早爲公然之事實，所以國聯照會日本，謂日本必須有令各國信任之價值，是公論之無效，與日本之不可信，早不必論。且英法美義諸大國，於國聯之外，曾屢次有單獨或聯合外交周旋，美政府更屢次勸告並警告，最近四國尚有五條調停案。就外交手段言，已可謂用無不盡矣，然結果只中國接受而日本不從，徒受其玩侮，更助長兇燄，悍然戰爭。倫敦日前路透電，英國人皆認外交公文時間業已過去，此事實也。世界各國，尤其與遠東重要關係之數國，對此事實果作何解決乎？吾人敢正告各友邦國民：今日中國在洪水大災民不聊生之際，不堪日本之侵略摧殘，且雖極力屈服而不獲免，迫不得已，始採抵抗自衛之手段。此一役也，固爲祖國求生存，然同時即爲世界保正義！彼半年以來被日本破壞無餘之國聯公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各友邦以勸告調停所不能維持者，中國人民今在日本大砲坦克車之下，

犧牲流血以維持之！各關係國尤其各主要國，倘不甘使國聯關門，不甘使各重要公約成爲廢紙，不甘受第三國際譏笑，不甘使遠東商業被日本破壞並壟斷到底，則對此一大戰爭，利害上，道義上，俱斷然不容旁觀矣！況日本占滿州，攻江南，目的何在？旣欲戰服中國，且爲威脅世界，以日本固有之强，及其制度上君權之高，軍人野心之大，中國健在，猶可爲世界保和平，倘使日閥目的獲達，三五年後，彼將公然對世界主張太平洋印度洋皆日本之生命線，而西伯利亞亦當然爲其國境之延長，此破壞世界和平，踐蹦公約神聖，實行武力萬能主義之一大惡聲，今不乘中國四億人民與之作殊死鬥爭之時，協力制裁，促日本之覺悟，則各主要國必有噬臍之悔，而弱小諸邦將永陷於軍備競爭之渦禍，喪失和平安全之一切保障矣！中國人民甘冒至大犧牲，從事壯烈自衞，世界輿論無不稱之，雖然，此不僅中國之事也，正義發動，應爲各國民同具之責任矣。

日本之法西斯蒂運動（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日本政局異常不安，法西斯蒂運動日益猛烈。犬養內閣以絕對多數黨之地位或竟不能支持。故吾國國民須覺悟日本之軍國主義或更猛烈化，險惡化，此次臨時議會後之閣潮如何，至堪注目。

民政政友兩黨皆毋寧以財閥爲背景，軍人權力最重，但軍人並不必同情財閥。日本之右傾暴烈團體擁護軍人，而反對財閥。最近三井要人團琢磨之被刺，其背景卽右傾暴烈團，與井上案爲同一來源。一方無產黨之右派社會民衆黨等最近亦轉趨於法西斯蒂運

動。以國民社會主義為口號，同情軍人，而反對兩黨。加以民政黨脫黨之中野正剛等亦一變而謳歌法西斯蒂，故最近日本政界之暗流，除既成黨之兩大黨，及最左翼之共產黨與准共產黨之外，大有集中於法西斯蒂運動之勢。陸軍少壯派因推行積極強硬政策之願望，亦自為此種運動之後援。

日本社會不厭惡政黨，不信議會。而兩黨今日皆無傑出之領袖，且內部亦皆不團結。犬養毅雖無間言，而與政友會關係太淺，不能統制。是以選舉大捷，而內鬨仍起。自大體言，日本現時之政黨政治，實有末路之感也。日本一般社會，在政黨與軍部兩者之間，毋寧多數贊成軍部。平日且然，當此對華侵略國際緊張之時，軍人勢力當然膨脹，而國際形勢愈對日不利，社會愈倚重軍人，加以去冬以來盛行謳歌武功之宣傳，更足以麻醉社會，使之狂易。而同時經濟財政日益逼迫，人心不安，其狀日甚，是以希望強固政府崇拜英雄主義之熱乃大起。法西斯蒂運動者，由此種種背景而產生者也。

吾人當知日本現行之政黨政治若打破，法西斯蒂運動若成功，則其侵略的軍國主義之色彩當更趨濃厚。就思想系統言，彼與歐洲該項運動雖亦有類似之點，而軍事狂熱則遠過之。衡以現在日本內外交迫之大勢，此種運動之勢力，必將日益擴大，縱目前不能揭開，不久必有試演之一日也。夫由中國論，日本之侵略大陸，步步蠶食，根本上為吾國生存上之威脅。況彼愈演愈烈，自須嚴重覺悟，以籌防禦。 若夫就日本本身論之，則自九一八以來，對外對內之種種演進，無一不表示其政治上經濟上之弱點，而最近法西斯蒂運動之抬頭，亦徒證明其更趨於危險不可收拾之路。何則？日本一切問題，亦原以

經濟問題為背景。然其最近所採途徑，事實上將愈陷經濟於困難。為法西斯蒂運動者，其號召之目標，第一即為統制經濟，即犬養內閣亦有五年產業計劃之標榜。然事實詔示，苟欲改造經濟，增進民生，則首先需要者為國際之平和與縮軍。華府會議後之日本，因略採此途，故有多年之繁榮，今則將多年養成之國際間良好空氣自行推翻，甘為世界五十餘國熱望和平的人類咒詛怨恨之目標而不辭。夫弱小國民不在日本目中，姑不必論，最近美國已聲明海軍政策將重行考慮，是乃表示將再為軍備之競爭。一方俄日關係本甚和緩，紅軍之第一假想敵原非日本，乃最近因日本佔北滿，迫俄邊，而蘇聯乃公然宣傳對日之備戰。美俄對日之尖銳化，自日本言，當然為一大事也。查日本軍費所需本甚，據最近日本經濟雜誌所載，自歐戰終了之大正九年至昭和六年，十二年間軍費之支出共為六十萬萬六千三百萬元，此中除西比利亞出兵費八萬萬外，皆平時軍費也，又就昭和六年度預算觀之，合計一切軍事費，約六萬萬元，當全國各種租稅總額百分六九。四，此皆一時軍費也。自今以往，日本侵略愈擴張，國際愈尖銳化，而日本之法西斯蒂化軍國主義化亦愈烈，世界各國於遠東有重要關係者之防日備戰，競爭軍備也，亦遂不得不愈積極進行。日本在此形勢之下，謳歌軍國主義者將愈振振有詞，其政情之極端化將愈甚。如此互相推盪，因果迭乘，其最後之結果為何物乎？世界固皆苦於經濟蕭條，然富源資力之超過日本者尚多，如美如俄，皆日本所不堪競爭者也。經濟問題之解決，安可得乎？是以日本由今之道，推進不止，結果必自縛自縛，至於不可回旋而後已；法西斯蒂運動或為必然經過之一階段，然斷非日本之福，亦斷不足以解決其問題，可斷言也。

。要於中國，早陷於無別途可擇之境地，惟注視其趨勢，而自衛圖存，固不暇爲日本計其利害得失如何矣。

目前政治上之亟務（二十一年四月三日）

當滬會僵化，危機嚴重之時，而內政上之潮流，乃現可慮之狀，雖一切未表面化，而長此放置，終必起意外糾紛。

中國國民苟有天良與常識者，在此國危民慘創鉅痛深之時，無論如何，斷不至再欲以武力爭政，國民公意亦斷不容有人爲武力之爭政！雖然，惟其如是，更宜因勢利導，爲之宣洩，庶幾中樞得固，人心得平。夫瞻觀全國，目下堪以實際負此艱危責任之新政黨尚不甚見，其有組織者，亦萌芽耳，人才能力尚待鍛鍊也。且即令一切黨派合作，而在目前艱重局面之下，能爲國家增若干力量，亦是疑問。是以就積極的意義言，變更政局，並無速效，而謀之不臧，或更促國家之亂。雖然，此問題之 面也。若自政府之地位言之，則道義上責任上，必應自動的開放政治，誠意請全國合作。何則？近代政治所以異於專制時代者，官吏之責任觀念爲一重要特色。中國受外患百年矣，然回首前塵，從無一時期如今日之嚴重。九一八以來失陷三省，失淞滬，僅閘北江灣之損失，不下十餘萬萬元。東三省廣土衆民之犧牲，更不待論。然年載以來，戰和兩窮，一籌莫展，此固爲事實環境所限，不能獨責政府，然過去數年中，外交大計，政府專之，人民在財政上援助政府，超過任何時代，人民擁護，不爲不誠，政府權力，不爲不大，今一旦陷國

家於此蹙，縱人民不相責，政府自省，能不斂容責於無窮哉？近月以來，國事愈危，故人心愈焦急憂憤，刻刻不安，因而責難現制主張改造之呼聲瞬遍於南北，此目前重大之事實也。觀夫國難會議之召集，似政府己身亦見及此，然最近空氣不良，會員蹇足。此數百人者，固未必即能充分代表民意，然風聲所播，一般社會將責政府之無誠。而政治熱特盛者因見合法之軌道難通，勢將有一部分人轉趨於激烈之秘密活動，此種形勢，目前已見端矣。吾人為鞏固中樞集中力量之計，尤不得不警告政府，充分認識此形勢，速自動的有以利導而宣洩之。其道維何？第一為開放黨禁！

憲政之籌備，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且制憲則必期實行，能實行為憲法，否則為空紙。不然者，其意義將等於易約法字樣為憲法。今之約法，雖非人民所制，然雖此約法，亦具文耳，中國今後須事事求實，故不能只望再多一紙面之具文。雖然，開放黨禁之事則異是。蓋即說即行，立刻可以實施。而其意義只為承認國民黨以外之可以有黨，只為承認各黨之公開存在，不發生政權問題，與現在訓政制度之基礎亦不生影響。易言之，不過公開若干在野黨，聽其在不破壞公共秩序之範圍以內，發抒政見而已。然如此將與國事有莫大之益。何則？國家今日亟須定政治經濟外交之總綱領，是則統一有賴於各方充分之討論。中國今日，實際上有若干黨，其政治意見，當然各有不同，然而因不能公開之故，彼此無討論機會，一般社會亦無從加以研究與批評，是以國家無真正有權威之輿論。且因各黨非公開合法的存在之故，其對國事，乏負責精神，所發言論，以攻擊政府打破現狀為惟一目的。倘令公開，則發言不得不負責，而政府自身亦自可與之公開辯

論。此正憲法政治之前提，反可以消滅一切陰謀與危機者也。

國家危險之狀，今至於不可形容。吾人敢先標榜兩義以貢獻與政府國民，第一：凡不滿現制度之人，無論如何，不可構煽內政上之陰謀，一切政治問題，必須以合理的平和的公開的方法解決之。第二：政府已身應自動的籌備大開放，先開放黨禁，納一切於法軌，喚起輿論，以爲促成憲法之張本。倘有人仍不忘陳腐舊劇，甚至奔走武人，謀起政變，此無論假何名義，其結果必較現狀尤劣，由國家利益言，斷乎不可。然同時倘政府當局仍欲以敷衍塞責之態度對待社會，其本身無決心，無認識，惟以勉維現狀爲惟一之方略，則亦召亂之道，終必有潰決不可收拾之日。吾人最近所感如此，旁觀較清，或非無病之呻吟歟。

警告政府國民反省（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自淞滬退兵，迄今一月有半，全國一切陷於沈悶麻痺之中，其最大問題，惟國聯調查團之酬應，與夫上海停戰會議之否戰，全國視線，於焉集中。然時至今日，調查團仍滯留北平，停戰會議已圖窮匕見。頃者當局又注意於國聯特別委員會矣。自九一八以至今日，中國國家之行動，始終不離國聯。從失瀋至失滬，數省河山，千萬民命，億兆財產，節節斷送於呼籲國聯之聲浪中；而今日支配空氣，咸認爲重要問題者，仍是國聯調查團如何，國聯特別委員會如何。此誠無聊之象徵，單調之極致，可爲慨然太息者也。國聯非不宜於呼籲也，一切國際形勢之運用，亦非不宜重視也，然究之乃在人之事耳，

而存我者如何？吾今敢提出一問曰：此半年之重大外患中，究竟政府自身盡職何事？國民一般努力如何？此半年中，軍事有何改良？財政有何整理？軍需製造有何籌劃？交通機關有何發展？各省各縣之政治有何策進？貪污去否？練兵勤否？各地人民太甚之苦痛曾謀減除否？各級公務員之工作增加緊張否？凡此皆吾人所不知也。再問一般社會：自國難以來，個人生活俱向上否？奢侈之習俱改革否？教授之研究，學生之用功，果進步否？凡此亦吾人所不知也。夫以政府論，全國政務，刻刻待進，平時且不應懈怠，國難期間，更須絕對緊張。以社會論，人生本須勞作，進步不可暫停，況在危急存亡之秋，更宜加緊工作，加緊進步。然試加詳察，則政府與一般社會，似專注力於外交，而疏略於己身之進步。易言之，惟忙於望其在人，而不能盡其在我。尤自滬戰以來，一切問題，似全停頓。徹上徹下，似俱無暇立永久計畫，自動的加緊奮鬥，徒瞻望形勢，應付目前，各省政務，全然廢弛，國立學校，幾乎停辦，金融工商，亦一切不敢進行。故吾曰全國一切已陷於沉悶麻痺之中，此誠最劣之現象，亟有待於糾正者也。

吾人對中國遠大之前途，固絕對樂觀，然對於現在政治界及各界之中堅社會則以爲悲觀資料日多一日，殆已萬萬不能勝此建國中興之重大責任。夫中國本可以自由意思自定其計畫，而自建設之，徒以人謀不臧，致受日閥重大破壞。惟日閥之禍，終無如我何，任令日閥如何橫行，斷不能吞大中國下咽，縱吞其一部，亦炸彈也，自究極言之，毫無可以畏懼之理由。惟國家與社會之進步，必須以自力步步經營而得之，猶如築大厦，一磚一石，皆賴勞動血汗以建之，斷無神奇變化，頃刻可以現崇樓。所謂外交者，特當

制外患之具耳。欲專賴外交以鞏固國家，必無是理。況中國所缺者，並非國際形勢，就形勢論，中國遠較日本有利；其所缺者，只是本身之力量。非特物質的力量也，精神的力量，關係亦巨。吾敢斷言：苟中國之政治能對得起四萬萬人民，則必然可以攘外而中興。再縮言之，一切中堅社會分子之行動，苟皆對得起己身，對得起民衆，則中國必然爲光榮之國。然觀近狀，何其沉悶而麻痺之甚哉！倘長此以往，微論國際公論之於我，終將愛莫能助，即萬一局面突變，對日羣起而攻，然中國仍將遭殃，至少現在之中堅社會將一齊遭殃，隨巨潮以俱盡耳！究竟自己之工作與努力何在？進步與改革若何？此吾人願警告政府國民，速加嚴重反省者也。

日本犬養總理遇刺（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

昨夜東京急電，日相犬養毅氏於昨日午後五時二十分在官邸被暴徒闖入，擊中三槍，重傷流血，八時許醫士已宣告絕望。同時警察廳中有人擲手溜彈並放槍，受重傷者數人，而內府大臣牧野邸、政友會本部、日本銀行皆受手溜彈，幸未傷人。各處行兇者皆得逃逸，途中散傳單，請爲除君側之奸，而未幾有十八人向憲兵隊自首。在本文撰稿時，所得電訊止此。

日本最近曾出兩次重要暗殺案，曰井上，曰團琢磨，其事已至足驚人，然其方法則爲暗殺，故自法律上言，不過行兇之個人或團體之犯法行爲而已。昨日之事則以一國首相之尊，竟在官邸中被十餘暴徒公然闖入射擊，警察廳爲負治安責任之最高官署，乃亦

受手榴彈及槍擊。同時國家銀行，政黨本部，及宮中重臣之牧野邸皆受轟炸，此其意義之重大，誠不知所以形容。不惟日本歷史所未聞，實亦世界紀錄所罕見。此誠一非常事件，令人對日本政治幾於不能判斷其前途。

犬養木堂氏維新耆宿，憲政勛人，四十年之議會奮鬥，名滿東亞。造衰暮之年，始得組閣，今纔數月耳。八旬老翁，一國總理，竟不免被刺。昨夜所傳殆難救，不論中日兩國現在關係如何，吾人對此東亞老名士之不幸的遭際，誠不勝驚駭與同情。而現存日本政治家中，求如犬養氏之精於中國詩文藝術熟讀漢籍，與近代中國維新各派多有個人交誼者，蓋無第二人。是以聞其遇刺之報，不獨對個人表同情，且將為東亞感寂寞。

抑就日本政治上論之，第一：此種組織之大暴行，在警政周密之日本，尤其在東京，常識判斷，殆根本上不可有。然竟發生焉，且警廳本身亦受轟擊，則最易推想者，為此暴行團另具有力之背境。背境為何，則最易想像者，為所謂法西斯蒂運動。不過亦有疑問，誠以最近法西斯蒂運動雖猛烈而未成熟。日本陸軍巨頭厭惡政黨政治，然不至主張恐怖方法，且亦無其必要。然昨夜最後南京電轉來路透電訊，則云行兇者竟為軍籍人。繼以新聯社電向憲兵隊出首之訊，亦可知其屬於軍籍。所不明者，其少數人秘密結社之行為，抑有更強更大之團體的背景。第二：無論背景如何，此案之發生，使日本憲政界根本陷於恐怖，法治與警政，同成不足輕重之勢，現任總理大臣在官邸執公，尚不能保護其己身安全，況首都重地，同時有數處放炸彈，警廳亦不免，則當然應視作恐怖時代之出現，公安秩序，兩不可問，此日本從來未有之現象也。第三：日本政治之善後，

因此蓋雖，任何重要人物，其本身不保安全，焉能從事政治。井上團琢磨，犧牲日耳，又出如此大事。日本政治家誠難乎其爲政治家矣。惟有一種推測：假令日本國家之權力中心尚能負責維持，則因此案之故，所謂法西斯蒂運動將大受挫折，反不能表面化。蓋日本全社會必因此痛惡暴力的直接行動，雖野心家鼓煽，將再難引起一般人之狂熱。且日本畢竟爲王室中心之大權政治，宮中感想定以善維憲軌爲方針，是以此次兇案，或反爲最近直接行動之熱狂的最高點，此後將見衰落。不然，倘竟使政黨政治因而不支，變相的法西斯蒂政治竟爾出現，則日本前途概可知已。

至由中國論，國民須知我方常認犬養內閣爲最積極侵略者，然寧知日本極端派尚甚嫌其軟弱，於芳澤亦然。觀昨日不獨刺犬養，並且不利於牧野，牧野者，亦極端派所認爲不强硬過乎和者也。吾人因牧野邸之遇炸，可信此兇行者，及其背景之勢力，更爲對華侵略狂，其行兇動機與此有關。是以此案眞相及日閣變動如何，中國人當嚴切注意其究竟。至於由第三者之旁觀地位，以評論此案之原因，則可以一成語解釋之，曰：「兵不戢將自焚。」日本愈對華行武力萬能政策，則害中於本國政治前途者亦愈深。誠以狂熱的興奮，對內對外勢必同時發揮，因果利害之間，甚難言矣，未知一般日本國民之感想竟如何也。

行政院對外宣言 （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行政院昨發對外宣言，對於日本議會承認僞滿洲國政府之決議，認爲日本對我最顯

明之侵略，且將國聯盟約九國公約施以徹底之破壞。用是宣言「中國國民為自衛計，鑒對於世界和平組織之連鎖毀其一環之責任計，對於日本政府此種行為，決定不惜任何犧牲，堅決反對。因日本此種行為而引起之一切糾紛，應由自製造而自承認之日本政府負其完全責任」。同時行政院長汪精衛另發告全國人民書，宣布「政府在任何條件之下，不論日本如何粉飾，決不承認傀儡組織，決不停止其收復失地之努力。仍望全國國民本其素懷，益自淬厲，臥薪警惕，一德一心」。

日議會公然通過承認「滿洲國」之決議案，此等於明白宣言分割中國三省之領土，此當然為中國所絕對否認。中國之國家及民族，一日存在天壤間，即一日不能承認日本此種行為之有效！上述行政院之宣言及通電，誠完全代表中國國民最低限度之主張，而獲全國一致之擁護者也。自九一八以來，中國在內憂最甚之時期，而受最猛烈之外患，半年演進，以迄今茲。國家所罹之艱危痛苦，不可形容，東省同胞所身受者，尤不堪備述。義軍迭起，遼吉黑間為國家流血之忠勇軍民，今日尚在水深火熱之中。全國輿論高呼收復失地，拯救同胞，然形格勢禁，迄未實現。念及東北同胞之境遇，眞不勝慚悼與悲苦。雖然，日本所恃，武力而已，中國武力，縱不能敵，但其分割我領土之行為，則永劫不能承認。日本雖強，但如欲中國有人以代表中國之名義，而承認其分割我領土之有效，此天荒地老必不能有之事也！抑默觀近狀，日閥勢燄愈張，其吞併滿洲之心，遂亦愈決。和平談判交還三省之希望早已烏有，而尋常語義中所謂之武力收復，亦斷不能行。故在此最近期間，和平武力之兩途俱窮，且日閥近日存心極辣，上海雖退兵，仍表

二小時可來之勢，對中國其他沿海區域之窺伺，亦終未忘懷，充彼之意，苟在不激動國際聯合干涉之範圍以內，任何侵略，有機隨行，益以中國國難之意義，在目前為加倍重大。其一，日閥對東三省把持愈強，非尋常手段所能收回。其二：日閥尚隨時有擴大侵略進一步破壞之野心。日議會承認偽國之決議，乃由此種背景而來者。雖然，中國有一最後牢守之義務，即無論如何，斷不承認。夫日本武力佔領，事實問題也，然此事實恐永不能得中國國民之承認。縱屈於力，而不能屈於心。日議會此種決議，使中國國民對中日國交恢復常軌之希望，根本絕滅，然絕滅亦佳。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一切走着看，日閥謀我尚愈兇，而我之自衛也亦愈殷。自衛之義，非必刻刻打仗時時拚命之謂，不觀生物界之自衛，蓋適用一切可能與必要之手段者。九一八之始，中國國民尚有客氣，今則經驗富，認識清，其情實　而其心固。自茲以往各走着看耳！中國民族一日存在，則東三省一日必屬於中國。行政院告全國書所云：「決不承認傀儡組織，決不停止其收復失地之努力」，乃我全國國民一致之心聲　斷非日本武力之所能阻撓變更者也。

因此嚴重之僵局，更不能不促我政府人民之新覺悟。前已言之，尋常方法不能收回東三省，現日閥侵略之雄計尚無窮，是以今日之中國完全在非常時期，故必須以非常之努力，迅速改造建設起來。其最甚者為摧毀障礙人民利益之一切惡政，迅速使各省內地人民得到休養。此為根本中之根本。自衛之基為力，而力生自民，必須人民有力，然後對外有力。九一八以來，已半年餘矣，全國官民各界之空話，早說盡，憤慨之氣，亦用盡，一切空虛之希望心依賴心，全要掃，而局面如此！則自今以往，惟有各掏天良，竭

誠工作，節縮一切，以養民力，作建設。日本無論如何恫嚇，斷不中其一切奸謀，不墮其任何陷阱。我惟一致抱根本決心曰：要收回三省，要速養國力以自衞！語曰：衆志成城，誠以四萬萬人之衆，以同一之志而努力焉，何敵不摧哉！此非空言也，彼蘇聯以數年之短日月，而能完成國防工業，能訓練數百萬之陸空軍，則可見事在人爲，惟問有志與否而已。我全國民衆爲有其志者，故問題尤在政府之如何，中國命運懸諸今日，此次行政院之宣言，應不如過去之無數抗議，僅宣布文字已也。禍亟矣，倘復徘徊因循，或仍爲雞蟲之爭，而誤前途焉，則爲天良喪盡矣。

自衞之策（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中國，病國也。五臟俱衰損，而外感乘之，精氣消耗，達於極點，此珍養攝生之時，非跳擲決鬥之日也。病人養病，須依病狀，定計畫，病國亦然，必須知彼知己，定其自衞之策。自九一八以來，國家大患，坐於無策，非策之高下問題，蓋疏於知彼知己之道，徘徊觀望，任環境爲轉移，一錯再錯，不可收拾。國人今日大抵已悟往時無策之非。然策云者，非漫然作一主張之謂，蓋根據事實，比較利害，縱經研究而得之最後主張。主張既決，實行隨之。倘僅能言而不能行，非策也。僅能行其初步，而無貫徹終始之計畫，亦不足爲策也。若夫初無實行之意，而僅作口頭之言，是徒爲敵所乘，其害更甚於無策矣。夫存今日而定國策，難矣，和戰皆非，大患未已，任何人當國，勢無以策萬全。雖然，惟其難也，更不能無。因無策之結果，將永遠被動，坐待侵吞，四萬萬人托

命之國家，將永受強敵之玩弄，其最後可以瓦解土崩以至於滅亡。猶如病人然，無養生之至道，聽外邪之襲攻，忽而掙扎雖狀，忽而昏睡不起，邪熱愈高，神明愈昧，以至離之瘁軀：而神智不清，不能自主，真勇消沉，行動無節，此危殆之道也。國家今日，其理同然。首須神經中樞保其健全之思索力，洞明病狀，自知體力之所勝，及驅病之所需，一心不亂，奮大勇持大忍以克之。就現局論，其一：對於今後猛烈之外患，須先圖避緩以為自衛。其二：同時則對於不可避不可緩時之準備，迅速以全力籌之。夫中國現狀，民窮財盡，本不欲言戰，是以務須盡避緩之道，然同時不能不下孤注一擲之最後決心。關於此點，外交之肆應，軍備之籌措，皆須盡最善之努力，同時避空洞之宣傳。今日何日，尚可以客氣從事乎？再具體言之，近傳日本將窺伺關內，以日閥之驕橫，此亦意中事，惟此大事也，其性質之重大，尤過於占滿洲。以形勢衡之，不能輕於一試可知。其可能性較大者，為因地方問題而起，故當此重大時機，應官民相誡，勿與其起狙小糾紛。同時需保治安，自整軍隊，勿令有為虎作倀之人得擾亂之餘地。至外交之肆應，不在討論之列。然日閥本瘋狂者，倘其必來侵凌，則須盡所有之力以與之周旋。夫占滿洲者，割中國之一部也。窺關內，則其意義為征服中國。自世界的觀點言，問題重大，更無與倫。除非中國自甘滅亡，世界斷無坐視之理。是以任犧牲至何地步，始終必收復河山，自最後的意義言，並不足畏懼，以中國人民目下之困難，為政者自不應引導時勢至此，然如不可避、不可緩，則除全力抵禦外，更有何途？此政府及全國軍民責無旁貸者也。雖然，前既言之，凡能言不能行者，不得以策論，而策果能行，更不必言。是以鄙

政府當局定能行之策以行之，而不必言，更不可徒言不行，徒以爲標榜宣傳之具。且凡能行之策，行之貴速，勿雍容討論，徒失時效。如對俄復交，本爲尋常外交，無關時局。縱復交，蘇聯亦決不助我收回東三省，中國主張復交者，亦意不在此。其事甚明，無待多論。然徒因在日俄緊張之時，故中俄復交問題，自惹起日閥之注意，而實際上則我政府至今未定辦法，雖紛傳多日，實則主題猶遠。夫此尋常外交也，而徘徊不決，且受其害，況其他有關時局之問題乎？大事無決斷，言動不愼密，召禍之道也，當局者愼之可已。

抑中日問題，壞至如此，絕非中國國民之願望。日閥之仇視中國，百計摧殘，等於自壞其萬里長城，將來必受不測之報。雖然，中國對日，已無外交可用，故不得已只爲自籌其出路，自決其方針。國府當局最近爲東亞大局計，有對日開闢交涉途徑之意，其心雖是，而其時已非。時至今日，惟有一致斷念矣。

時局嚴重問題簡單（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去年秋冬間，日本主張直接交涉，中國反對，當時空氣，直接交涉之名詞幾與賣國爲同一意義。今年今日，日本執政者，已明告國聯調查團，不與中國直接交涉，而中國近日直接交涉之聲浪轉盛。前晚滬電，且有調查團判斷後中日將開始直接交涉之風傳。此誠兩重國恥，論之徒增苦痛者也。

過去不得已，今日之事，爲決大計，當大難，不容絲毫含糊，而前提則爲明確認識

時局之眞相。察日本最近，由熱狂之軍人專政，政黨者流完全失勢，微特非若若槻幣原時代之空氣，即較之犬養時代，又有隔世之感。中國過去既擯棄交涉之機會，今日荒木萬能時代，而始一欲開交涉之門，此乃徒取辱貽譏，不知其可者也。中國政府之於東三省，任何黨何人執政，絕不能拋棄絲毫主權。所謂直接交涉者，要之依條約範圍，謀和平解決，進而一掃糾紛，穩固亞局已耳。倘捨條約不論，而別立一名存實亡之案，名義屬中國，實則歸日本，此乃變相的割讓，任何中國人絕對否認。最近日本報紙所載劃滿洲爲自治區，中國只擁主權虛號之案，當然倘非眞相。然即此中國不能容認之案，日本當局且標榜絕對反對。是可知中日之間，今已絕無交涉之餘地，況日本已明言不交涉乎。故中國國民今日之第一種認識，應斷念直接交涉之不能。

其次調查團何如？夫調查團心中之解決案，或即類似名存實亡之案。蓋該團所最焦急者，爲維持國聯及九國公約之面目。然日本不承認僞國，則名實上皆爲分割中國領土，不但抵觸國聯過去決議，且違反國聯盟約第十條及九國公約，故爲國聯及九國公約面目計，應勸日本對僞國不承認或緩承認，其赴日游說，要不外此。該團之計畫，是否爲中國所能承認，茲姑不論，但日本業已拒絕，則該團之作用失矣。現存形勢，該團報告書將不能有確定主張，大抵只敘述事實與日政府立場，提交大會，聽其討論。故本來不可奢望之調查團，今後將完全無可屬望矣。調查團如此，國聯大會可知。日本實準備戰爭者，國聯各主要國及美國，孰爲遠東而願戰爭！去秋形勢，今日依然。將來國聯開會之日，若各國畏難而退，日本固自慶成功，倘再口舌壓迫，是徒增日閥狂怒，是以中國國

民之第二種認識，應斷念於調停國及國聯大會之調解。

然同時有最嚴重之趨勢，則現狀絕不能苟安。日本之製造偽國也，無端併熱河在內，半年之曖昧度過者，日本尚無暇及此耳。然最近情報，熱河風聲日益加緊，日軍大隊已駐義州，何時侵熱，在其自由考量中，吾國不知也。然侵熱河，則拊北平之背，關內各省同受威脅，內蒙一帶皆成戰區。中國苟不甘坐以待斃，寧能聽其步步蠶食而不為之計乎。夫日本因其國際的便利，或政略軍略的理由，對於熱河之攻略，亦或者略緩時日，其窺視華北，或亦有分期計畫，不必一時舉行。然而步步相逼之形勢，既完全造成，兩國之間復不能開交涉，復常軌，更不能新成立大局的諒解，使國交更新，則其大舉侵略，要之時間問題。中國局勢乃成將被宰割之羊，置諸刀俎之上，以靜待屠者之開刀！世界任何不肖民族，恐絕無如此之愚也。是以中國國民今日之第三種認識，為失三者並不能苟安。

然則問題簡單矣！一言蔽之：中國甘於亡，則坐待之，不甘於亡，則必須撤開一切，為生存而奮鬥！所有內政外交，應專注重此非常大難之肆應。譬之病人垂危，須先求救急，苟救急有效，雖毒藥亦不憚吞服。夫關於內政者姑別論，今政府之於外交，果有無救急方略乎？抑將以屈服日閥僅求免更深入之侵略為政策也？最近南京雖組學術會議，討論外交，誠未知預會諸人果有何貢獻於此危殆之國命也。

論國營事業（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國營事業能否成功，爲中國存亡之眞正關鍵。直者招商局將爲國營之試驗者，不可不鄭重致勅，希政府雪恥焉。

現有國營事業之最大者，爲鐵路，鐵路成績之壞，即冠絕世界。論者或歸實於內亂頻仍。然自有鐵路以來，本絕少開有弊絕風清之路政，所差者，不過程度問題。而因內戰綿延，鐵路破壞之故，行政風氣，辦事效率，亦隨之而愈劣。近年各路中有稍稍整頓者，但其去理想狀態則依然甚遠也。華北各路中，如平綏路政之劣，尤爲著名，車中旅客幾人有票？此豈僅軍人乘車不守路規之咎，實路政本身腐敗之故也。就過去論，中國國營事業之病象，第一：浪費，冗員甚多，開支浮濫，不惜物料，不愛公款，贏餘之時，任便揮霍，一旦收入減少，發感不支。要之，其病坐於不寶貴愛惜國家之財產，則國營事業安有發達之望。第二：舞弊，近世中國官僚政治之特色，爲隨事舞弊，新式國營事業中亦不免。近年政綱不振，舞弊之規模及方法遂更毫無忌憚。運貨商家僅照章繳納運費便可啓運者能有幾路？至於購買材料，添建工程，其能不舞弊者蓋甚少也。第三：敷衍現狀，不求上進，蓋近世中國，受官治之毒，對於一切關係國計民生之重大事業皆以作官論。作官之定義，求安富尊榮而已，事業如何，非所問也。即觀各國有鐵路之狀態，雖環境限制，發展不易。然於艱難困苦中，能苦心經營，勉求進步者，有幾人哉？多數心理，苟收支勉符，不出意外，是亦已矣。以上三者爲路政本身習見之缺點也。由此以推將來創辦之新國營事業，則凡現有之病根，在任何事業上，皆同樣潛伏。苟不速改革風氣，健全組織，則任何建設，皆徒爲少數做官者發財之具，而國家依然趨衰亡之

途而已。是以中國有無經營國營事業之能力，即中國國家能否存在之關鍵。此稍政府自身組織健全之後，領導國人，努力奮鬥以求之。其心理狀態應如戰爭，非消滅一切腐敗自私之細菌不止！夫此事難乎？曰：不難，第一：從政府起，先用人維公，凡為國營事業，選擇領袖，務求廉潔有能之國士，領袖得人，則屬僚自化，倘政府先任用私人，以差缺視國營事業，不壞何待？第二：嚴賞罰，明紀律，厚保障，有功必獎，有弊必罪。陞擢依法，無過不斥。繼以公明之法律，而畀以安全之保障，則風氣一新，孰不樂於為善。第三：凡國營事業，皆專門事業，故務尊重專家之意見與其地位。中國近年已不乏優良技術家，即一般新畢業之專科學生，大抵為可造之材，故事業用人，須儘用專家，務使各事業專門化與獨立化。淘汰病菌，注入鮮血，則各事業自有起色矣。夫國府執政，已六七年，對於舊有的國營事業之改革，實尚無顯著之進步。頃者明令國營招商局，以該局地位言，以事業性質言，其重大不下於鐵路。吾人既望政府極力整頓路政，而對於此次新歸國營之招商局，更望其於國營之始，即植一良好之基礎。蓋招商局之病，又倍於鐵路，路政之弊在官，招商局則為官商兩重之弊，商人營私，官吏發財，兩重剝削，亙半世紀之久，其懨懨危殆，理所宜然。此次受命經營之領袖，多上海實業界最有聲望與手腕之人，誠望其實行上述改革國營事業之一般原則，更針對招商局之內容，加以大刀闊斧之改革。添資購船，善加管理，以膺收回沿海內河航權之重任。此誠一般國民所切望不置者也。國民注意！中國繼此絕不能如蘇聯產生五年計劃之工業！以現狀論，則雖一世紀而不能！窮國危時，惟有分文必惜，一弊必除，聚全副之精力，運僅少之資

本，而萌芽，而成長，而結成偉大之果，任重道遠，其成功為必然，而其過程則亟艱難而苦痛也。自政府越以及一般從事國營事業者，須持戰時心理，具宗教熱誠！應知救國必須建設，建設只有國營，是以一切國營事業，皆為救國要素。而國家復缺少資本，外患危機，又極迫切，則經營國營事業者，即等於在民族獨立戰爭之第一線！此而成功，蘇聯不足羨也，不然，終惟淪於亡國民之列耳！吾人積平日之感觸，因招商局而引申論之，第一尤望最高監督機關發憤為國家爭氣也！

如何完成西北幹路？（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經由甘肅新疆之歐亞航空，一月後可正式開始。此為由中國通歐洲最捷近之線，亦為東北淪陷後事實上惟一之線，其裨益交通，輔翼文化，自非淺鮮。雖然，對航之利益，通信便捷而已。國人由此新航空線之開闢，應覺悟甘新通歐洲鐵路幹線之更為必要；且應感及須與蘇聯復交通商後，始能有完成該幹線之希望。

西北幹路之必要，人盡知之，國難以來，感之尤切，然國家現狀，實絕無此財力，同時絕不易得到借款，故論西北鐵路者，皆止於空言。最觀西潼小段，經年停頓，可知甘新幹線之完成，殆在遼遠之將來。夫吾人一年來常感觸一事，而認為最不可解者，即政府明知經營西北交通之亟需，而不於事實上求可行之方案。此無他，以地理論，以經濟關係論，欲築西北幹路，惟有對俄復交，與之協商經濟合作之一途。捨此不論，本國無財力，他國不借款，是皆絕路也，結果惟有不辦而已。而以中國國家地位之緊急，西

北不通歐洲，辯於機之無限，是永留國家於可亡之地也。國家民族，當危急存亡之時，百孔千瘡，何弊不應革，何利不應興，然善為國者，能見其大者遠者，能得其要領，能先以全力舉辦一二最重要之事！以中國今日論，速築西北幹路，應為關係存亡之最重大事業，此而完成，全局活矣。否則腹地一二枝節之建設，有何用哉？抑各國之不能供給資本材料以築西北幹路也，乃至明之事實，初無待於詳論。隴海原約，本以蘭州為終點，今洋公司早已無力履行，然中國復不能言其違約。蓋借款本息，拖欠太鉅，中國財政上自己失信，故亦不能盡責洋商。雖然，無論如何，要之，中國路政與歐洲經濟雙方之現狀，皆不適於新募大宗外債。尤其西北遼闊，人口稀少，在鐵路興築之始，不易獲利。夫利益確實者，尚不易得外資，況初期無利者乎？是以可斷言西安以西之鐵路，在若干年內，決不能以普通方法吸集外資，此至明之事也。是以關於此問題，可得如下之結論：即中國不欲速成西北幹線則已，否則只有設法取得蘇聯合作之一途！蓋第一：可信蘇聯有投資於中國西北鐵路事業，第二：可信蘇聯重工業已有此餘力。第三：並可信能締訂良好有利之條件。吾人曾諮詢熟悉新疆邊情中俄關係者之意見，證明上述判斷之不謬。說者或慮俄勢東侵，或赤化可慮，不知中國西北國境之無備，與東北同，或更過之，蘇聯苟欲兵侵，早可侵矣，何待鐵路？至赤化問題，中國近年乃發生自內，有無鐵路，與此無涉。中東鐵路區域，不必赤化宣傳之特烈，是其明證。依此皆不成問題也。自政治上言，鐵路通，而後中央威令通行邊方。是苟欲防阻西北邊地或有之赤化，則將更感鐵路之急需也。據吾人所見，即請以此次歐亞航空之開通，可喻及中國開發西北邊疆，

有與蘇聯合作之宿命。此地理關係使然。故望中央政府執行正當之對俄外交。俟國交恢復後，應即談判西北鐵路投資之交涉。謂宜與蘇聯訂一種類之貸給材料合同，以普通商業方法，約訂平等互利條件。中國政府負責保障其投資之安全，同時嚴格的執行國有鐵路管理之政策，其興築方法，應由東西雙方同時並進，即一面由俄境向新疆接修，一面由陝甘向西興築。誠如是，則十年內定可完成對歐洲之陸路交通，中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之利益將無窮矣！另聞蘇聯勢將向外蒙築路，聞將築恰克圖庫倫線，同時向西展築以達科布多。是以中國苟不以自主的方針，解決此一大問題，將來恐又成被動的亡路亡邊之局，個中利害，豈啻千里矣！

日本所謂東洋門羅主義（二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九一八以來，最支配一般日本人思想者，爲所謂東洋門羅主義。軍人政客，左右各派，對此一點，殆抱同情，最近主張此說者尤盛。吾人試冷靜批判，以明其是非。

東洋門羅主義者，簡言之，爲反對歐美勢力干涉遠東之一種運動。單由此表面的理由論之，凡遠東國家原則上應無反對此種運動之理。然而苟一察問題之內容，則此說乃根本爲矛盾之笑料。何則？夫反對西洋干涉之另一面，當然爲東洋民族之和平自保，是必然的須中日兩國之互尊而相安。自常情論，果中日相安，西洋之干涉，自無因而至。當茲國際多事之秋，孰肯招遠東國民之反對，而橫來干涉，似此則不必言門羅主義，而形勢自成。爲遠東計，豈不甚善。然而事實上遠東今日之糾紛，只爲日本之侵略中國

●是日本自亂遠東，斬裂國體，遂啟世界之危機，並毀國際之航道。此役也，日本為破壞國際和平之主動人，尚有何等道德的權威，以論東亞門羅主義乎？依現狀解釋，日本所謂門羅主義，即征服中國主義，其意義為在其進行征服中國期間，反對歐美任何勢力之干涉。此種解釋，日本軍國主義者皆可滿意躊躇，中國則當然視為其民族生存之最大敵人，將以數十年甚至數世紀之力貫徹否認，絕不屈服者也。且歐美今日，實際並未干涉，國聯所進行者，限於調停，萊頓所報告者，實偏袒日，而日本一概反對焉，並一年以來自己所允諾遵守之決議而推翻之，以強橫論，世界一等，然於此欲覓一道德的根據，以飾其征服侵略之大欲，則戞戞乎其難矣。何時歐美勢力來相干涉，則其對象正為日本之非法的侵略，在道德上固振振有詞，日本為此之計，應儆人民，積極備戰，此日本之事，吾人不問。然若欲藉某種主義之號召，取得其他東洋民族之同情，則事實上絕無可能性也。美國於南美諸國，不傷害其獨立，平和通商，發展經濟，南美國家雖有時亦感北美之威壓，然大體上究可相安。中國積弱，作南美，猶可言耳，若欲其靦然帖伏於日閥軍威之下，自取銷其獨立之人格，而附和日本，為排斥白人之運動，歌功頌德，稱為東洋門羅主義之完成。則除甘心作倀之傀儡鄭孝胥輩以外，中國民族尚不至無恥如是之甚也。

抑日人不皆附和軍閥主義者之解釋也。如昨報譯載室伏高信氏之文，即其一例。在日閥積極壓迫言論之時，尚有人敢揭穿真相，發為讜言，足徵日本識者良心不死，勇氣可嘉。十二月份中央公論上短評論門羅，其勇氣自遠遜於室伏氏之文，然於諷歎軍閥之

中，猶多少閃露良心之發動。夫目前緊急問題爲滿洲，而滿洲僞國之爲日本所製造，室伏氏亦暗加指摘。此眞所謂黑白分明之事也。日本實際的併吞東三省，而一面倡東洋門羅，則永久無從實現，勉爲之，惟有誘導世界戰爭，蓋除非日本征服中國並戰勝國際之後，日本夠言東洋之目的，事實上無從安然達到耳。日本識者近不少憂慮前途之人，蓋內政設法西斯蒂化，財政負擔日益過重，明年已有十萬萬元以上之虧，國聯縱無力干涉日本，然問題不決，反將慢性化，深刻化。日本當赤自之衛，爲一切之備，民衆之痛苦、將與軍閥之緊張，以正比例而同時增加。最後所趨，非陷入一暗黑之深淵不止。日人知此者亦甚多，然大抵不敢言，言亦無效。此日本社會今日之苦悶也。是以雖同一提倡東洋門羅主義，而內容尚有不同。吾人願聲明，中國所必然永久反對者，爲征服中國主義，非東洋自保主義。故日本當權者所謂門羅主義，中國人聆之，但覺其毒辣可畏，若夫智識分子之呼聲，則其中頗含未來之暗示，今日雖不同情，握手自當有日，然其關鍵則在日本政治的演進如何，被害之中國惟有努力應付非常，他不暇顧也。抑望提倡東洋門羅主義之日本各派注意！勿迷信惟日本爲東洋之強國，蓋南有英吉利，北有蘇維埃，尤其蘇聯在東洋有廣大領土，不能不認識其爲東洋國家。是以假令東洋門羅主義之爲可行，則領袖門羅主義者之必爲現在軍事的強國，然此項使命，在地理上亦不必定歸日本。荒木乎？史他林乎？抑其他在東洋有領土國家之某某乎？此尚爲待決之問題耳。況任何關於支配東洋未來之運動，必以中國民族之樂從爲前提，問題甚大，萬不若日本提倡門羅者想像之簡單也。

中國豈堪被人零割（二十二年一月十一日）

中國，一國家也，而日本則劃作無數分裂斷片的區域看，中日之間，一問題也，而日本則作爲各種性質不同之問題看。如東三省，則佔領而「滿洲國」之，熱河省之[illegible]，則未佔領而早改之。其占山海關也，云係局部事件，圖熱河也，則是滿洲問題。於秦皇島則相安，於九門口則攻打。而同時其腦海中之計劃曰：「北支那」亟宜成新政權，「中部支那」或勉可認現狀。抑日本行動之措詞及範圍，時時變更，其對於中國各地點之認定與解釋，遂亦時時不同。如九一八之始，其理由爲護路保僑，其範圍爲南滿沿線，外帶一吉林城。其負責軍隊，爲南滿守備隊，而其在佔領各地之行動，則始爲成立地方維持會，繼爲建樹所謂地方之新政權，此一時代也。然未幾而更北進，以保護洮昂路借款利益之名。而進黑省，更以駐黑中國軍隊抵禦之名，而佔黑垣。當此之時，理由已不止保僑，區域已超過滿鐵，軍隊實亦不僅守備隊，中日條約之關係，至此已不顧，此實一時代也，再進則所謂建國運動起矣，由僞地方政權到僞獨立國矣，既王道而且樂土矣，於是中日條約全撕碎，而日軍之行動則用維持滿洲國防之名。其攻訐中國也，昔則藉口排日違約，危及僑民，今則一變而爲「危害滿洲國之安全」，於是中國軍隊之出入本國熱河省者成爲「侵略」，而日本之攻熱河，反爲代滿洲國而討叛矣，此卽最近之時代也。又日本所造之僞滿洲國北無國境，據日本看法，包含各蒙旗，各蒙旗之解釋，充其量，可以包括內外蒙全部。是以今日旨熱河必取，他日勢必察綏亦攻，此由所謂滿洲

國之範圍論也，何況日軍之目標，且更不止所謂滿洲國。大淞滬之戰，縱作別論，如山海關，即無論如何曲解，與「滿洲」二字不生關係者也，然今已占據之。彼亦知其然也，故謂山海關事件，與滿洲問題有別，與其攻打熱河之事，亦性質不同。故以錦州日軍與辛丑條約下之留駐兵合作而成之山海關事件，便利上劃歸駐津司令管轄；而其打九門口也，則錦州日軍為「保滿洲國之安全，免受中國威脅」而為之。一言蔽之，凡日本進兵佔地之一舉一動，無不有口實，有理由。聲聲不擴大，時時擴大，既擴大矣，則理由變，辦法亦變。中國領土日縮，而日本慾望日增，其對於侵略中國之劃區域分性質也，亦日多而忙，使世界人記不勝記。蓋同一占領也，或絕對聲明條約無效，如占領東三省是；或又標榜嚴格行約，如占領山海關是。前者之解決，決不得依條約，中國但承認領土已喪失可已；後者之解決，則又須苛酷的援用條約，中國從此不駐兵山海關可矣。然猶未已也，假使日本要求止於此，其法律論事實論俱止於此，則中國若為自甘屈服之圖，猶或有屈服之途徑可尋，而無奈不然。何則？日本今日之視平津，已猶之當年之視瀋陽；今日視所謂「北支那」，已猶之當年之視東三省。孰不料日本此時之慾望存如何促成一北支那之新政權乎！然中國即令有賣國官迷，甘於為日奔走，而無奈其事亦不易。何則？殷鑒不遠，即在東三省，今日要「新政權」，明日即要「新國家」矣；而新國家者，又決非容其有何等真正獨立之權衡，乃日本為在國際上一時便利之計，暫時畀以國家之名，而為變相的併吞已耳，一旦便利，則正式併吞之矣。「北支那」行將步東三省之後塵 此任何官迷所躊躇却顧者矣。何況所謂北支那又無範圍，至少言之，或包括冀

河以北，此步達到，則勢須更展至長江以北，大抵幾時到江北，則「中部支那之新政權」乞成日關心中之切迫問題矣。根據上述，可得如下之結論，曰：中國民族願正告全世界人類！吾儕縱甘心亡國，亦不勝如此之煩！寧明白簡單的整個的亡，不堪此種零割！亦不堪應付此無窮變幻之各種口實理論！一完整土地，亦不堪作如此各種性質之割分，以待其次第先後之佔領！此非特情感問題，且為事實問題，一言蔽之曰：無法應付而已。何況五千年古國，四百兆民衆，豈甘於亡，且斷無亡理。不論所謂國際公約世界形勢如何，吾儕決反對日本此種態度做法到底，決自衛其整個的國家！全世界人類尤其與東亞有經濟利害關係或負有條約上種種責任之國民其視此何如也！日本一部分開明人其視此何如也。

送段芝泉先生南行（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段芝泉先生自卸政居津，七年中惟去秋為班禪喇嘛金剛法會事，一到北平，衰年病足，久不遠行。二十年冬津變後，移居英租界，專心佛典，閉戶潛修，乃昨夜忽飄然南行，聞者異焉。據其語人，此行為赴滬看其愛女，在野之身，因私事旅行，故絕不欲受公家招待，過京亦不能久留。自尋常意義言，則此行固無足異也。雖然，今日何日乎？國難嚴重，日進月增。昔失遼瀋，今及腹地，平津重鎮，寖亦瀕危。而此間復多謠諑，謀傾覆我中國者正時時欲分裂我，傀儡我。段為民國元勳，在野領袖，而適居津焉，故其私人言動，亦常為中外注目。抑國難以來，國民所最殷望者，莫過於舉國一致以對外

•現政府爲國民黨負責，尚未能集中一切黨外之力量，際茲非常，殊感遺憾。而苟論黨外在野之人，則段之聲望關係，自居領袖地位，是則其此次之私人旅行，無形中便足以增進舉國一致之效，宜中央當局聞訊後之領銜歡迎也。今方嚴塞，又值殘臘，七十衰翁，長途辛苦。雖因私事，但此老心中，定切感淪亡之危，故愈顯精神上有所貢獻於祖國。心心相印，此老與四萬萬人，俱不言而喻矣。因念段在民國，本自有其歷史的地位。辛亥之役，洪憲之役，討辟之役，段皆爲中心人物，扶翼共和，忠誠不貳。其當國多年，雖政策上往往遭受反對，然持己廉潔，老而無財，則足證其非志於營私，十四年之執政北京，以地位言，雖在其生平爲最隆，然權在各軍，政令不行，故成敗實不足論。茲者七載閒居，遭逢國難，舉目河山，自多感痛。一年以來，雖市井間常有關於段派之謠言，然稍知段之爲人者斷不傾信，豈有以負民國創造重任之人，而於國命飄搖中反作不利國家之事者！是誠太抹殺中國民族人格之觀察，更不止於誣段一人矣。茲當其遄逝南行之際，感觸往事，輒論及之。吾人深信其過京到滬，皆必受公私各界之歡迎。更望其於晤政府諸當局時，可以其關於內政外交上之意見，披瀝以告。京滬密邇，可隨時受政府諮詢。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如段之地位者，各國於國家有大事時，在野領袖皆參大計，此次段雖爲私人旅行，吾人信其與國事有益。更願段以外之在野要人，尤其軍界勳舊，皆能以段爲範，多作南遊，政府亦宜涵蓋一切，多方招致，尤如同爲國民黨中委而未能合作者，更應互泯猜疑，實行握手。凡此皆吾人因段南行而感觸及之者也。段此次遠游，事前知者甚少，昨始聞傳，莫不欣喜。此足知國民今日所最要求者，爲舉國團

精，所最根惡者，爲自己分裂，而段之南游，爲舉國團結之新象徵也！吾人由此意義，謹爲文以送其行，祝其長途安適。爲國珍重！南北各界，定與吾人同感矣。

應於西安新建教育中心 （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自國都南遷以來，北平失去政治中心之地位，而成爲文化市，學生市。蓋學校與學生之外，圖書館等設備之富，全國各都會無出北平之右也。乃最近外患緊張，平津受脅，負笈北平之各省學生皆感不安。設一旦戰事爆發，將有數萬失學青年。此誠目前切迫之問題，不能不有救濟之計畫。

吾人因此建議：願國府及教育界及早熟商，別於內地準備收容多數學生之地點。以吾人論，西安市即最適宜地點之一。謂宜乘此非常之時，即將西安定爲教育事業中心區域之一，而迅速建設之。查振興西北教育問題，黨國當局年來本已注意，戴季陶張溥泉諸公尤爲熱心，近且已有所規畫。惟茲所論者，非只爲西北興教育，乃爲教育建中心，其意義不僅在使西北學生有教育可受，乃主張全國青年向之羣趨通商口岸及北平者乘此移其一大部分於西安，使西安成爲新文化市，學生市。按現在教育中心，不外平津京滬粵漢等數大都會，其優點爲交通敏捷，住居適宜，圖書標本豐富，工商考察便利，在各都會中，北平尤便焉。雖然，觀最近國難之延長，外患之深入，北平地位恐將長期陷於不安。即其他沿江海各都會，亦隨時可受威脅。夫國民公意，既決心永久奮鬥，不畏犧牲，則任何非常禍災，不得不準備應付。是則對於求學青年尤應早爲籌畫其非常時期中

求學之方法，而新文化市之建設遂爲兩務矣。且西安有最優之點，爲南北各都會所不能及者，中國民族歷史上之燦爛時期，周秦漢唐殆可代表之，而皆建都關中。年來雖因人禍天災，地方殘破，然歷史背景，文化古蹟自在也。今朝野論者，皆以振興團結民族精神，爲救亡之第一義，是則歷史之回顧，最爲重要。北平亦富於史跡，然多爲異族踐凌之慘史，較之西安代表中國民族三千年之光榮歷史者相去遠矣。抑各通商口岸及北平，皆浸潤歐化，俗傾享樂，上海尤甚。地方青年遊學其間者，習染既久，往往忘記眞中國。故利在使學生入窮苦內地，過簡樸生活，與大多數同胞生活接近，本身雖欲頹廢奢侈而不能。由此而論，西安亦最適矣。吾人之意，亟宜在西安先成立一大學，招北平等處學生入學，北平教育界之諸先覺宜有一部分人領導此項運動，躬往主持。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機關，宜亟在西安設立分館，並準備於北平危急時，攜國寶珍籍以西遷。西安交通近亦漸便，由平津滬漢往，皆不過三日程。市中設備雖簡陋，然尚不乏大廈，設置學校並不甚難，吾人以爲縱外患緩和，亦宜注意此新文化市問題，爲國家教育事業新建一中心。吾人敢斷言：果一般學術專家教育鉅子肯犧牲大都會之安逸生活，而倡導往西安去，則各省青年定負笈以從。將來西安定可成爲永久的教育中心區域之一，且必能養成剛健質樸之學風，以貢獻於救亡建國之大業。是以本文所論，非僅因消極的避外患，且爲積極的代教育事業求出路也。政府及教育界人士以爲何如？

中日問題之根本討論

（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茲當國聯十九國委員會將通過報告及建議案，日本將與國聯決裂，一面開始攻犯我熱河省之時，吾人鑒於未來時局之重大，願對於中日問題作一根本討論，以彰日閥之罪惡，留作未來之信驗。

自九一八以來，中國國民一致之激發，爲懼日本之蠶食鯨吞，致吾死地。故其與日本所爭者，爲此根本的存亡問題；非日人大變計畫，改針路，中國必須與之作長期之奮鬥。此無他，不得已也。夫質直言之，世界任何强鄰，無能以兵力亡我者。蓋皆遠隔重洋，兵力不逮，海上之武力，豈能爲大陸之侵吞。現時各國對華，因皆和平敦睦，事實上亦不能爲我大害。蘇聯接壤，情形稍異矣，然其立國原則，斷不以武力侵佔他國領土，十數年來，新疆邊境，相安無事，即其實證。是以環顧宇內，能以大兵加禍於我者，除日本外，本無第二國也。夫中國有如此之强鄰，而平時未能積極緩和，防止不測，此誠中國之失敗。然九一八以前，誰曾料及日本侵吞手段如此之烈，分裂中國如此之急。故一年以來，竟證明日本軍閥主義與中國國家的存在斷不能兩立！中國民族甘於爲奴則已，不然，則無論如何困難，必須設法自救。此論中日問題應知之第一點。

中國人亦知日本此次無征服全中國之準備，然事實證明，日本軍國主義者之慾望極溫，其最後目標，確在征服全中國，特分期行之已耳。中國百年以來，割地賠款，國恥重重，然每役可告一段落，獨此次不容有段落，中國固從未喪失如東三省之廣大領土，然縱退百步言，中國甘於屈辱，而無奈換不來平安。日本今日又攻熱河省矣！熱河省，直隸省之承德朝陽兩府也，而今硬劃入僞國。而僞國僞憲中，復有蒙古各旗，是攻熱之

後，勢必更蠶食東西內外蒙之各旗。同時則山海關在占領中，其攻打平津，席捲華北，皆意中事，彼所以遲遲者，政略上或軍略上尚認爲時機未到耳。是以在日本此等政策之下，整個的中國國家之生存完全失其保障，縱甘心放棄東三省，並放棄熱河，最大不過得一年或兩年之苟全，轉瞬即仍受蹂躪也。況一國家而放棄數省領土，斷斷非人類所能爲乎？此論中日問題應知之第二點。

中國，貧弱之國也，一切建設，須待自力，內政上需改革及創造者甚多。故論中國之境遇，斷不利於對外構兵，小糾紛且應避免，況與近鄰強國之鬪乎。夫日本論者輒常指摘中國之倚賴國聯，牽動歐美，然無奈事實上，日本之計劃，一切皆依國際形勢而定，非因中國思想感情而決，易言之，日本眼中只看見歐美數列強，並未見中國四萬萬人之存在，此非酷論也，日本九一八以後之軍事行動，皆曾依據國際形勢，尤其軍事現狀，作相當之估量而爲之，換言之，凡其所毅然爲之者，料國際之不能干涉也，其猶有所躊躇者，顧慮國際之或有意外也。總之，其決定政策計劃，全以世界爲對手，非僅中國於目中，四萬萬人之情感，自彼視之，一文不值也，彼所汲汲考慮者，英美如何，蘇聯如何而已。情形如此，中國人雖欲靦然仰吾鄰之鼻息，而共鳴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主義，其奈事實之不許何哉？此論中日問題應知之第三點。

再坦率言之，現世界中本以白人勢力爲最大，而最近證明，畢竟白人講理。其證據即爲國聯最近之不媚強權而講公道，此或爲日本軍國主義者所不及料也。黃色人中日本爲最強，而中國爲最大，然本是同根，相煎甚急，必迫此東亞淵源之中國步步變爲日本

之附庸，而欲中國人俱師法謝介石鮑觀澄之流，失一切自由，而與親善合體，其欲望誠難矣，獨不知世界之已甚小也。中國誠貧而弱，然其自由意志之運用，亦當然為世界政局之一要素。日本軍國主義者只見中國之貧弱，以為任便可欺，而不知貧而弱者亦自有其用，困獸猶鬥，況一大民族乎？據最近之推論，日本勢將退出國聯，將實現其孤立的希望，求仁得仁，日本軍國主義者或反以自豪，然則請演耳！此四萬萬貧而弱之黃人，則怨不奉陪矣。此論中日問題應知之第四點。

以上為問題之真相與經過也，夫中國人豈遽以國聯講公道為喜，亦豈望國際干涉遠東為快哉，中國人深知此後任其推演，將成為一大悲劇，中國之犧牲，尚不知達於何境，其所欲表明者，一切非中國之責而已。亦將以使日本國民之有識者感於未來形勢之重大，而作最後之考量也。今後至少十年間之東亞大局，決於此旬月間矣！

國聯今後之責任（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國聯大會昨已正式通過十九國委員會起草之報告書及建議案，一切進行，如日來之所預期，雖日本拒絕接受，並決計退盟，然大會毫不之顧，仍毅然通過其所認為適當之報告與建議，此誠國聯光榮歷史之一頁，抑世界政局之一軒然大波也。

自中國言，報告書通過之意義，第一為確定日本侵略中國之責任。顧代表演說中，即首先致賀國聯，能以勇敢態度，對其最重要會員國之一，作人類歷史上最狂悖之侵略者，宣布判決。而此判決者，乃根據國聯盟約，由其會員國五十餘國所認定，故為世界

之公評，本案之定讞。除非日本征服中國並征服世界，將永世不能加以推翻。

其次，政治上重要之結果，爲世界成一國，而日本獨孤立。夫國聯會員之諸大國本顧慮日本，多方牽就，直至最近，猶不捨調解之望。此無他，問題太重大故也。然今則國聯表明其嚴正之態度，英法諸強與諸會員國一致擁護，從此國聯地位增強，而護約戰線增固。美國本否認侵略，今後自能與國聯諸國提携共進。是則世界對遠東問題，已顯成一聯合戰線，永無人承認日本侵略之結果。

以上爲國聯今日重要之收穫也。雖然，國聯事業不止於此，今後責任，實更增重。故就實際論之，昨日之通過報告書，乃世界一種新局勢之開端，並非國聯處理本案之已了。夫第四項爲勸告性質，必雙方接受，始可進行，今接受者只中國，則建議案中所定談判委員會之組織，卽根本等於空言；況日本不僅拒絕勸告，且更實行戰爭，其對熱河省之侵略業已開始，今後擴大如何，全不可料。國聯於通過報告書確認中國在東三省主權之後，對日本之進一步侵略中國，責任上更不能坐視，而日本退盟，形成決裂，故事實上不復能如九一八後之空言和解，或諉責調查。是故國聯通過報告書之前，中日爲當事者，自今而往則國聯本身成爲當事者之一方。猶如法庭判決矣，而一造拒絕執行，且痛詈法官，揚言不受管轄，當此之時，爲法庭者勢不能不全力強制執行，否則法庭威望之損失，更甚於未發表判決以前矣。今後國聯之於日本，亦如是也。抑願國聯及忠於國聯之諸國嚴重注意者，日本今日已決計蔑棄國聯，並將破壞其一切事業。如縮軍會議，世界人類無不祝其成功，而日本今將不參加該會之議事，是縮軍會議從此只有擱淺。國

聯此次報告書，不過擁護其第十條之神聖的誓約，以期保各會員國之安全，有利於世界，而無害於日本也，而日本必拒絕之，且反國聯全體會員國之公意與利益，必侵略中國，更從事於戰爭。中國國權必受直接摧殘，而世界秩序受間接破壞。故今後之問題，較之去年以來，尤為緊急而重大。今者報告通過，正義伸張，但如何貫徹實行，更成世界共同之切迫問題。關於此點，中國國民自必竭盡全力，盡其救國與護約之責任，然同時不得不望國聯及各會員國鑒於今後責任之重大，更迅速依約籌謀有效的措置。不然，若通過報告之後，別無下文，則此正義之聲，更增兇闇之餘，不惟中國受實禍，且國聯喪權威矣。吾人深信贊助報告書之各國皆有維持其效力之決心，但時機緊迫，故更詳言以喚起其注意。至於中國國民必始終與世界主張正義擁護和平者一致行動，則不待論也。

美國新總統今日就職（二十二年三月四日）

美國新總統羅斯福氏今日就職，入主白宮，當茲世變紛乘，遠東多難之日，美國民主黨以在野十二年之有力政團，由羅氏代表，取得政權，其為內外屬目，自毋待論。而中美親交，已歷半世紀以上，中國國民所期待於美國新政府之抑制東亞危機，援助中國建設者，意尤迫切而殷摯；吾人用於羅斯福君就職之辰，略抒所見，以示慶祝，並以陳說中國國民一般之希望焉。

按羅氏與美國前任名總統羅斯福為同族，方羅前總統在職之時，曾有言曰：「美國之未來，在太平洋上。」斯言也，歷數十年而益驗。今羅氏就職，適在太平洋風雲告急

之時。吾人竊祝新任美總統事業之成功，當超過於其同族先輩之上。又按羅氏以前，最近之民主黨大總統爲有名之威爾遜氏。威氏係手造國際聯盟之一人，十二年前，聲譽震耀於世界。國際聯盟之目的，在於將國際關係從「力」的出發點，移植於正義公道之理想的礎石之上，且依國際協作之力，謀世界之安寧與福祉。威氏當國，適値歐戰勃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即已聲明美國之嚴正中立。迄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迫不得已，參加大戰。蓋受德國無限制的潛艇戰暴力之刺激，使美國輿論沸騰，致令愛好和平之威爾遜毅然決然，對德絕交，繼以參戰，一時送至歐洲戰場之美國健兒達四百二十七萬二千五百名之多。一九一七年七月以降，協約國聯合軍所以於斷然轉取攻勢，打破德奧各路戰線者，實賴有龐大的美國援軍在其後，最高指揮官乃克安心奮進，易守爲攻，歐戰結束之速，蓋得美國參戰之力 而主宰此乾坤一擲之壯舉者，威氏是也。然而氏之爲此，更有一種偉大之精神在。憶一九一八年二月威氏嘗於議會演說，中有言曰：「吾人所欲努力者，在於依據廣泛之普遍的正義而確立新的國際秩序。非如往時維也納會議，以敷衍彌縫爲事之姑息的和平。」斯言也，即以國際聯盟爲其理想的結晶。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威氏渡歐之後，本其崇高之思想，爲國際組織努力催生，故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巴黎和會第一次大會決議組織國際聯盟，且以國聯盟約首置於平和條約之前，成爲一體而不可分之物，此種成功，實有歷史不朽之價値。今威氏手造之大法，已爲遠東侵略主義之一國所蹂躪而破壞；羅斯福適於此時繼十二年前威氏之舊職，遙懷同族前輩之名言，近攬本黨光進之偉業，羅氏今日胸中是何情緒，要爲吾人所深感興趣者也。

大參加歐戰，實爲美國躍上世界舞台，擔任國際主角之第一幕。停戰之後，威爾遜赴歐，宛若戰勝之後，到處受人歡迎，乃以歐陸情勢複雜，和約進行困難，威氏以學者之風度，當繁雜之要衝，拘牽事實，左支右絀，於是在外則聲光漸減，在內則異議叢生，卒致和約批准，見拒於上議院，聯盟加入，受制於共和黨，而哈定且以反對聯盟爲標幟，得獲大勝，取威氏之地位而代之。迴溯共和黨所以反對威氏之國聯政策者，固不在目的之如何，而在手段方法之意見各異。蓋自參戰以後，美國在國際間，政治經濟，地位脊登絕頂，一時美國政界有兩項不同之潮流，一則利用美國新取得之地位，進而爲世界之指導者，以圖發揮改造世界，創造平和秩序之大理想。如威爾遜所爲者是也。顧以美人心理，厭憚歐陸之糾葛太多，不願深入干涉，於是第二種潮流，遽成有力，是即力避染指於歐洲問題，而但利用美國之富强，充分伸張本國之利益是也。易辭言之，前者爲世界理想主義，後者爲美國中心主義。自威爾遜失敗後，歷哈定、顧理治、胡佛三總統，皆以國內繁榮爲努力之目標，以保護個人的資本主義，維持政權之基幹，如國際之不加入，保護關稅之增加，戰債之索償，國外投資之消極，移民入國之禁止，國際公斷法庭之不參加；十二年來，政策一貫，雖其間有時因世界共通利害，不得不與國際合作，然仍隨時隨地，保留其獨特性質之地位。如召集華府會議，首唱非戰公約，與夫提倡倫敦軍縮會議，動議德國債務延付等等，皆爲美國不能遺世而獨立之表徵，然因念念不忘於美國中心主義，故於世界許多難問題之解決，終無多大貢獻。遷延復遷延，世界經濟不振之愁霧，雖以黃金橫溢之美國，亦不得不捲入恐慌之漩渦；如連日銀行風潮，四

十八州尙有二十二州陷於停兌，此美國當前之大難題，而共和黨美國中心主義所貽之惡果也。夫當今之世，政治經濟，息息相通，國際關連，利害與共，將欲恢復美國之繁榮，必須厲行國際之互助，是則威爾遜之世界思想，和平規畫，戀取美國本位之政策而代之矣。今日經濟政策，無論保存個人資本，抑或實施國家統制，要之世界必須打通，市場必須開發，於是而中國之廣大市場，終爲有裨於世界經濟問題之解決。美國自一八九九年海約翰首倡中國門戶開放主義，藉以保障中國之領土保全與獨立尊重，迄至今日，蔚爲國是；故自九一八以後，史汀生再三聲明『不承認主義』，而羅斯福當選未久，亦一再爲同樣意見之宣傳。於此可見美國對華政策之不變。然而自來日本政治勢力伸入之地，即爲世界市場閉鎖之區，試觀日本佔據朝鮮，美國對韓貿易，等於完全消失；即近今侵略東北，兩年之間，東三省英美商人，有誰可謀發展？以世界經濟之不振如彼，日本之獨占市場如此，自今以往，不特國際合作，大受障礙，且將進而加緊軍備競爭，使國際政治經濟之對峙，益趨尖銳化，是則遠維前任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謂『美國之未來在太平洋』之遺訓，近念威爾遜所抱世界平和主義之宏規，竊願新任美國元首，速有以打破共和黨偏狹的自利見解，發揮美國傳統的遠東政策，一方面協助國聯，一方面提攜中俄，聯合世界精神物質之力量，相與裁抑此擾亂遠東，危及世界之日本軍閥，使其能棄武力而就平和，重整威爾遜所謂『依據廣泛之普遍的正義，而確立新的國際秩序』。同時更以美國之天然資力，改善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以與俄國之經濟組織相調節，爲世界經濟生活另造新途徑，以期消融『戰爭』與『革命』之危險性，此種經天緯地之大事

義。從今日起，加上羅斯福君及其同黨之雙肩；吾人因是，爲世界計，爲遠東計，爲中國計，尤願以誠摯之誠意，祈禱美國新政府努力之成功！

如何應付嚴重的新局面

（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十一日東京電：荒木談話，預料不久占領北平。此電乃柏林轉來，他社無之，故不悉其詳。然證之最近各線之進攻，參以日本關東軍向來之態度，其將侵察省而擾平津，在今日言，絕非意外。所謂不進長城之言，事實上又成照例之謊語。

迄今爲止，一般推料日本將暫停進攻者，蓋由常識判斷，日本大慾已滿，應告段落，惟日閥急進者之心理，初不如是。彼蓋持一不做二不休之主義，乘此壓迫，得進則進，甚且欲占黃河以北，別組織一傀儡政府，以達分割中國之目的。

是以最近之形勢，日閥計劃殆已確定，中國從此入真正爲生存鬥爭之始，乏苟且免命之望。政治上軍事上亟須與此嚴重之新局面相應，以行非常之改革。第一：制度上之還政國民，須待七月以後，然精神上則即時須爲之，不堪更待數月之久。其要點無他，長期救亡之奮鬥，惟賴兵農，而兵亦農也，故組織農民，爲第一義。中國兵備暫時難求進步，然兵員之補充，地方之自衛，則亟須有整個計畫。謂宜在中原數省，速整備訓練二百萬農丁，予以初級的軍事技術，授以保國衛民之大義，期以三月，訓練完成。其願從軍者，向各軍補充，不願者，則辦地方自衛，同時嚴厲的澄清官紀軍紀，保護各地農民利益，絕對的提倡兵農合作，前線及後方各軍隊，應使一律了解此事之重要，各軍之

考績，首視其是否得駐在地農民之歡迎。第二：大舉向各省調兵，使逐漸集中黃河以北，以爲前線軍隊之援應。據大略估計，至少應再集中軍隊五十萬人。其徵集之法，陝甘晉五萬，四川十萬，湖南兩廣十萬，由江西調剿匪軍十萬，山東五萬，其他各省部隊十萬。此中四川一部分，應特向該省各將領愷切告語，使各軍平均調派，迅速出川。吾以爲果全國決心，衆志一致，四川將領亦將捨私奉公，踴躍從命。江西匪勢正緊，調兵似非易事，然亦視政府軍略如何，果只防守要區，不令突破，則兵隊應尚有抽調之餘地。至於西南西北之軍隊，本可調遣，不成問題。第三：自中央政府起以至各省市政府，俱改爲簡單之組織，以應非常而節政費。按現在既決計提前召集國民代表大會，行將還政於民，則現在之官制本將改革，況救亡急迫，他不暇顧，一切非絕對必要之組織皆可取消。國民黨留一最高幹部會，他可停止。國府設一少數人之委員會，留最重要數部，各省政府亦裁撤不必要之廳。軍事組織，則應救亡之需要，使之統一化，簡單化，如此改革，使全國人民信政府絕對負責救亡，則民氣煥發，定收舉國一致之效，徵諸國民黨內部軋轢不成問題，即共黨搗亂亦必漸衰。全國民心有主，必能共赴國難。

夫目前大勢，日閥侵略，不能望其自停，國際公道，不能期其有力，外而日閥煎迫，內而共黨相搏，人心皇皇，以爲國家無出路，政府處夾攻之中，無萬全之計，以被動之心，當方張之寇，長此以往，失土辱國，將不知底止，危險之狀，莫可形容。當此之時，惟有明白覺悟大禍之必來，就本身能力上使之緊張團結，發揮最大之效能，政府其速圖之！時機甚迫，不堪須臾坐誤也！

日軍竟聲明全線總攻（二十二年五月十日）

日本關東軍昨竟發表聲明，全線總攻。各線激戰卽在目前，玆貢獻數言告我軍民，

我國軍事上，始終在消極應戰之地位，近旬來灤東日軍雖略佯退，而我軍在冷口喜峯口各線俱未進擊，灤東各縣城僅爲維持秩序與交通之計，派最小部隊前往，各師主力俱不渡河。而古北口線則我軍始終守陣地，而消激攻。凡此事實，皆證明我方當局鑒於局勢之重大，務欲出於謹愼之措施也。且邇來政府新任命北平整理政務委員會，以黃郛氏爲之長，並網羅各方，共同組織。其中人物，平日與日本朝野有個人交誼者不少。當此戰機緊急之時，而政府毅然組織此項機關，雖該會無辦理對外交涉之權，亦要足見我政府方針未嘗不希望中日問題有萬一之和平的出路。是以由我國軍事政治雙方實情衡斷，可證明敵方所謂中國挑戰之說，乃實與事實相反也。

雖然，敵竟再度開始總攻矣。由今證明上次之佯退，卽爲造作此次進攻之口實。蓋日本軍權政權實際操於法西斯蒂軍人團體之手。彼等有一定之軍略，務欲貫澈到底；其於中國，務欲施以最大限度之壓迫，以使之屈服。此次之再攻，要爲此種軍略中預定之一段過程而已。吾人敬告我軍民：目下所爭者，不只數百里陣線，亦非平津安危，且並超越於東三省熱河問題。而爲中國國家獨立之存亡問題。誠以充日本法西斯蒂軍人之慾望，須中國精神上事實上俱成法西斯蒂日本之附庸；具體言之，須全國成東三省，須全國人成溥儀鄭孝胥熙洽之流，俱唯唯諾諾以聽其指揮，且不斷的謳歌與稱頌之，彼等方

認爲滿意。而庶幾嘉之曰，中國今日始有誠意也。是以簡單言之，除非中國精神上自己取消其獨立，絕無從使之滿意也。夫中國固知其妄，而又感於本國民生之艱難，庶政之待舉，且念及兩民族文化的舊交，全世界和平的大勢；故於極端受壓一年有半之後，猶未嘗不望日本之自悟愚妄，漸能懺悔。中國國民懷此種感想者，殊不乏其人。然而由今證明，驕妄狂愚之法西斯蒂派畢竟代表日本之國策，無論如何，欲貫徹其預定計畫，步步壓迫，以迫中國精神上自己亡國。情勢如此，凡我軍民只有於下列兩者中，決取其一。曰：願亡國？或願獨立？夫願亡國者，無其人也，縱有，亦係最少數貪利忘恥之漢奸，凡我國大多數之全國同胞孰不決心維持祖國之獨立自由！是則今日之事，不問成敗，不計禍福，惟有全軍團結，堅決自衛。各界人民，應知敵情之悍，與關係之大，輕個人犧牲，重國家榮譽。軍民一致，休戚與共，不怨不尤！即彼最少數喪失民族意識之漢奸，吾人亦欲作最後勸告，激發天良，翻然憬悟。凡我軍民須澈底的洞明一點：人生壽限甚短，而民族運命甚長。中國民族絕對無亡國理！所論者，現在之中國人尤其有職責有地位者，是否在歷史上丟臉？夫法西斯蒂日本屏棄兩大民族平等和親之根本正道，而欲以大砲飛機之威，迫其大陸鄰人永久屈服，此乃彼等自殺之道，與我雖爲近等，而非不是爲遠憂。蓋豈特攻占平津之不能屈服中國，即其傾全國之師，以占我三分二以上之土地，然中國自中國，日本自日本，其問題自若也。中國所問者，爲現在的統治社會是否能負此艱難責任到底之一點，然中國畢竟將有人負責！當此世界，有此人心，無論何種困難，終必能克服之。彼日本法西斯蒂派不借及此，而必欲步步摧殘，則亦只有任其營

試而已，尚何言哉！抑中國經濟困難，民生凋敝，軍民境遇，皆極艱苦；雖然，望同胞俱忍之！今日之流血犧牲，即後世子孫自由平等之種子！凡不甘自取銷其禹域神州主人之地位者，惟有團結奮鬥之一途矣。

勉駐平政委會諸委員（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在灤西戰事吃緊中產生之行政院駐平整理政務委員會，延至今日，始得正式成立。黃委員長郛及各委員皆將於今晨九時在平行就職禮。宜貢數言，以勉其前途。

行政院之設置該會，為應付非常局勢之成分多，為整理通常行政之意味少。蓋就通常意義言，各省市有省市政府，國府在南京，對北方各省市，皆不過火車兩三日程。行政院指揮監督各省府之行政，宜無困難。則此會之設，似無特殊必要。其所以必要者，有日本外患之非常局勢故也。黃委員長北來之初，戰事正緊，平津近郊已成軍事區域。當上月二十日前後，一般頗疑此會將根本流產，其後塘沽簽軍事協定，戰鬥中止，緊張形勢，因之一弛。於是該會乃依預定，籌備成立。今日者，為該會開幕之第一日，其通常工作，自此開始，而由一種意義論，則行政院設置該會最初之目的，亦可謂如預期以進行矣。

今當該會成立之後，對於其今後整理各省市政務之進步，應不可屬望過急。何則？大計在政府，而施政在省市，況承過去之積弊，處國難之關頭，軍民交困，公私蕩然，於此而言整理政務，籌議改革，誠非旦夕可望其成功。雖然，當此開幕之日，有一點願

喚起今日到會諸委員之注意者，北方各省，向稱中原，大抵爲中國文化產生與發展之出域。其北爲蒙疆，其東有三省，故北平久爲居中馭外之政治中心。民十七遷都以後，北平地位雖有變遷，然大河以北要仍擁有中原之形勢。其間各省除威海防客慮之外，從未慮及外患之襲來，而今日何如乎？夫自遼寗熱河之失陷，北方沿長城各地事實上竟成邊疆。今日者，關內日軍固猶未退，縱如撤退，亦將止於長城。由北平言，百里之外，竟成邊陲。五百年來之北京，今日竟成或安東或滿洲里。至少言之，亦彷彿三十年來之瀋陽。此誠近世未逢之國難，凡地方官民雖片刻不容苟安者也。我中國全體國民經此創鉅痛深之外患，實迫於不得不掙扎生存，而北方中原諸省之人應更感切膚燃眉之苦。今日者，到會諸人中有五省主席，及其他軍政財學各界知名之士，由種種觀點言，可謂能代表大河以北之中原。吾人惟望到會諸公舉目山河，警心國難，從此決效勾踐復國之智，師神禹治水之勤，領導人民，共趨建設。而尤要者，爲從自己心理改革起！民國二十餘年，軍政鬥爭，翻雲覆雨，大抵以平津等處爲樞紐。從事其間者，未嘗不深感興味，而居今論斷，萬事索然。倘失地既復，中原安枕，則一套之政爭，猶不失爲人間游戲之事，然不幸北平竟等於滿洲里矣。苟一念及此，尚安有政權軍權財權教權及一切權之可論？今日起朱樓，明晨成焦土！皆意中事也。即整理政務委員之開會，亦不過如舞台演劇，何時終演，局中人且不能以實力保證。軍人喜擁兵，今試問擁兵何用？一切人喜弄財權，試問有無享受把握？兵權財權，既不足戀，他更無論矣。中國人全體，因此次國難，應感到自己澈底改革心理之急需。而今日與會諸人，正身經患難，感之應尤深，且

本負政治或軍事責任，則勉之應更切。吾人惟願諸公相擁聚哭於一堂，由懺悔而立志，由立志而奮發，從此先自己決然做一新的人！同時全體團結，成爲代表北方人民奮鬥救國之新的領導者！誠人人具此一念，則無形中即將國家基礎鞏固一半。而整理政務成績之必能日漸顯著，猶小事矣。吾人應以此悲痛之一念勉諸公，且以之自勉也！

應儘先注意西北建設

（二十二年八月一日）

最近國人注意西北事，似較前殷切。昨日中央黨部及國府紀念週，戴季陶張溥泉兩段報告，皆關西北問題，此亦政界目光趨重西北之一證。吾人自國難以來，嘗痛念外患進逼，而國家無後方，無退路。譬如人家，箱籠蓄積，盡在眼前，內室破敗，戶牖不固，一旦盜者登堂，欲覓一折守或迴避之處而不可得。九一八之後，國人大聲疾呼，往西北高原去。然而極目關河，惟有破產之農村，困餓之羣衆。幸而大軍未西耳，不然，即食糧缺乏一端，已足使之崩潰而有餘矣。頃者塘沽協定，戰鬥已止，雖問題依然，而局勢暫變，是則國家爲固本自衛之計，必須經營後方，以備不測，故西北建設，在今後尤爲重要。吾人日前論川事，以爲四川亦中國最後之堡壘，故熱望四川軍界覺悟者甚切。惟四川今尙未定，中央政令猶不通行，故宜暫作別論。至於西北數省，則中央政令完全貫徹，其官其民，莫不仰望中央以爲之主持。新疆雖尙有糾紛，然漢回各族莫不服從中央，盛世才與馬仲英，皆聽命於中央者也。是以四川難治，而西北易治，所問者，政府有無建設之計畫與決心而已。近月以來，因宋部長子文美歐之游，各國對我國建設問題

，漸起注意，同時已大遭日本之嫉忌。吾人今願建議政府，其決心集中全力於西北之建設！沿江海諸省之事，暫聽其自然發展，而以最大部分之財力人力用之西北。此不惟適合地方之需要，且為準備國防應付外患計，亦最適宜。具體言之，如五千萬棉麥借款，政府原則上決議用諸農工建設，然以中國之大，五千萬美金之微，若各省點綴，百事同舉，則結果將一無所成，毋寧以其最大部分專用於西北，尤其用於水利與交通，先使西北農村復興，交通便利，則國家經營後方之第一步達矣。夫水利交通實為發達西北之總前提。如陝西，關中三輔，本膏腴之地，徒以各河失修，水利不講，故大旱五年，死亡百萬，而最近暴雨河漲，又成重大之水災，一言蔽之，不治水之故也。新疆國家寶藏，地曠人稀，然徒以交通錮蔽之故，致經濟凋殘，行政失軌，邊防空虛，尾大不掉。今誠欲聯數省為一氣，從此開發富源，充實邊防，則鐵路幹線之速成，與夫各地公路之開闢，自為亟務中之亟務。數月以來，聞政府對建設事業，亦多所規畫，然以意度之，大抵尚無整個的遠大方針，故計畫之事，仍側重沿江。國人當憶及去歲淞滬戰時，江北軍隊之奉命援滬者，至過江不得。故在非常之時，江防空虛，門戶洞開，與古代所謂長江天塹之險者全為另一時代。是則一切工業之設備，必須計及非常完善作籌畫。則何如斷太行以西以至天山南北，為新建設之第一區域，其次四川，再次雲貴湖南，以此數區域為國家次第經營之範圍，沿江沿海，則聽任自然。誠如是，則西北之第一區域，應統計其富源人口，作一通盤計畫，先救農治水通道路，一面為工業礦業上之設施，埋頭苦幹，不達不休。倘外資可以吸收，亦宜側重此區域內之事業。中國民族應懸想一最悲觀最惡

苦之環境，而速作一救亡圖存之實際準備，故建設西北，必爲今日之第一要圖；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此其時矣。創鉅痛深之國民，當有同感也！

學生與政治 （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一般學生對於國家政治究應持何種態度？此乃教育上政治上一大問題。當此國步艱難，內外交逼之會，理論龐雜，黨派紛起之時，關於此點，尤應使一般學生有健全之理解，旣足以鍛鍊人才，復振興士氣！本報關於黨禁問題，昨已述其意見，貢諸當局，今願更就此點一論之。

吾人以爲中等以上學生，無論習何科目者，皆應對於國家政治之演進熱心注意，有理想，有信仰，人人以國士自期！憶清末改革之初，及五四運動之後，學生實爲政治運動之急先鋒，最近數年反沈靜焉，蓋北伐成功，而改革頓挫，空言譖明無益，士氣轉趨消沉。故除一小部分特別熱心者之外，多數學生概以不問政治爲正軌，教育家之獎掖亦如之，回首十年前，殆有隔世之感矣。夫學生廢學從政，吾人亦深以爲不然，近年風氣注重實學，尤提倡技術，一般勤學之風，或有過於往昔，此誠良好之現象，即吾人亦嘗如此勸勉。雖然，運動政治，與注意政治，截然兩事也。學生不可濫運動政治，但絕不可不注意政治，無論學習何科，皆有同等需要。倘矯枉過正，東來西倒，一般學生從弃走廢學，一變而爲漠不關心，則國事不可爲矣。學生求學，有一共同之歸結點，曰：福利人羣。然旣有國界，而吾中國爲衰弱受侵略之國，則中國學生之共同目標，必爲先趾

何福利中國？福利中國人？所謂「為學問而學問」，「為藝術而藝術」，在他國不可知，中國今日則斷不需要。是以簡言之，任習何科，皆宜以救國家利同胞為志，是則就其全體而言，皆為政治問題之一部分而已。是以中國青年對於此危亡之國，困頓之民，人人皆應發救濟匡扶之宏願，其分習各科者，特如工廠之分工，定自己之職分，共同目標，則一而已矣。近年各方鼓倡自然科學教育，其與政治似遠而亦近，國家政治，如不適合人民利益以進行，則技術人才有時反演助紂為虐之角色。如造械徒以殺人民，飛行亦足燃內亂是也，即不然，徒增長少數人利益，或甚而作國際資本之工具，以剝削其本國之財富，此技術萬能之說之不成立也。文哲諸科，亦似在政治圈外，然文學家藝術家，倘非悲憫為懷，志存救世，則乃玩物喪志之流，最大供少數有閒社會之欣賞，並非現代中國之所需。至於經濟政治各科，直接關係政治者，更無論矣。是以吾人主張一般學生皆宜注意政治，且人人皆應以國士自命，即學習自然科學或文學藝術者，皆應通社會科學常識，重本國歷史文化，雖不從事政治，應有政治信仰，因而確定正義之信念，以之修身，以之論世。一旦學成，服務社會，應秉自己之政治理想以擇職業，應決心不與害民之惡勢力合作，應扶持良勢力以達救國濟民之目標！且既有理想與信仰矣，個人私行，亦隨時注意，工作必勤，持己必儉，輕私尚公，利人克己！凡此皆良好公民必具之品格，惟有政治理想者始能之也。近年學生界大抵可分數類，其一小部分挺身政治活動，甚至甘冒危險，其最普通者，則只關心目前之科學，與畢日之職業，一部分熱心體育運動，最下者則縈心不正當之娛樂，苟求享樂，不知其他。夫最下者不論已，重學科戀職

業、受體育運動，皆學生之常行也。但如專為職業而勤學科。豈知國如不救，百業何存？體育運動，固健身之道，但如別無理想，將無異於江湖賣藝之人矣。故歸根結底，人人皆在政治圈內，皆有自己職分，修品立志，應以此為本。天下惟有救世之志者始能成大學問家，大藝術家，不然，因人碌碌，隨波逐流，終同化於社會而作附庸耳，殊非吾人所望於全國學生諸君者也。

雖然，吾人不勸學生紛紛加入實際的政治運動也。中國今日對於國家政治之理想，已無多可爭，蓋最後目標，必是大同之世！中山先生早明示之，所間者，方法步驟而已。然中國問題，有任何國家所無之特殊性，本身太弱，而外患太猛，人民程度，去工業化甚遠，腐敗積習，入政治界甚深，尤在目前，國運艱劣，國內經濟的破產，與國際戰爭的危機，實以正比例的日趨於緊迫；而吾儕中國人，鍛鍊不足，智識不穀，三十年來改革之頓挫，首因為政治運動者之無智，自今而往，恐勢需更有十年二十年之受苦受難始能入於光明之通衢。當此時也，一般學生惟有確定信仰而勤求智識，不宜於智識不充探對不明之時，遽棄學而有所行動。學生時代為人生之黃金光陰，乘此修養，備救國於異日，對各黨派之主張，先虛心研究，勿倉卒參與！為國士者，應隨時準備為祖國同胞受任何犧牲，但要宜先充分發展自己精神的能力，得到確切不移之見解，然後與國人相見！吾人既悼惜過去萬千青年為政治而犧牲，更願勉現在一般學生保愛國而自愛！因感特錄，論之如此，誠不自知其望之深與慮之切矣。

迎年之辭（二十三年一月一日）

創鉅痛深之民國二十二年於昨日告終，興亡關鍵之民國二十三年自今日開始。我全國同胞立於榮辱死活之歧路之上，迎此新歲，至少應乘此對過去爲深切之反省，對未來決必要之針路。吾人轉念前途，欲言千萬，謹舉其所感之尤緊急者貢諸國人，以作迎年之祝辭。

當玆元旦令辰，我全國同胞所應首先默念者，今年之中國領土已非二十八行省！其人口已非四萬萬！在國際聯盟規約，非戰公約之下，與世界國家有同等權利義務關係之大中華民國自今年陷入一種新的地位，即國際公約對我失效，而我復不能自保其領土！是以嚴格言之，中國今年實已非完整之獨立國！不惟此也，我國同胞於此賀歲之時，應憶及中國之大禍並不以此爲止，中國民族之恥辱與危險，過去二年間僅開其端，倘不真誠努力，則今年及其後更將恥辱愈甚，危險愈烈，中國過去因地大民衆自恃其有不亡之道者，在今年及其後皆不足恃！此民國二十三年，在國際上，各國民莫不視爲重大之一年。誠以自去年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對中日間實際失效之後，國際法執失其尊嚴，軍備競爭頓趨激烈。且也，經濟蕭條，商戰日衰，狹隘的國家主義甚爲流行，其結果也，戰爭之危機日深，和平之勢力日薄。尤以遠東問題，最爲緊急，海軍公約，只餘兩年，日俄鬥爭，刻刻增劇，而我中國當其衝焉！

我同胞更應懷念中國本身之經濟破產，去年已甚，今後更危！入口超過，轉瞬將達

十萬萬，而物價大落，穀賤傷農，各項工業，一致不振，而以全國農民不勝捐稅負擔之故，游民遍地，匪盜叢生，全國社會基礎，遂有動搖之象焉！

中國受此內變外患之夾攻，雖欲苟且偷安，其勢在所不許，去歲已然，今年更甚。試想一旦國際戰鬪，中國果何以自處？即退一步，國際無事，而日禍又來，又將何以爲衛？再退一步言，外患縱令暫停，破產之禍，乃自爲之，日復一日，惟有社會總崩潰之一途，魚爛之禍，如何避免？凡此數問，今年勢須與以解答，我不自決，人將代決之，甚則被宰割而已？然而事實論斷，中國之禍，中國民族僅能自了，乃爲不爲之問題，非能不能之問題，其最簡而有效之必然的途徑，爲中國民族團結起來，合作努力！一團結則不亡，一合作努力則必興！蓋外患雖猛，團結則能應付，縱無上策，猶有其次者，即屈辱之下策，亦不失爲策也。最畏者，爲無策及不能立策，分裂內鬨則無策，亦不能立策。況復有漢奸作倀，或自裂以爲外患所乘者乎！吾固曰一團結則不亡，反言之，分裂自殘，則召亡之捷徑也。再進言之，國家境遇雖極困難，然世界安有數萬萬人口之國家而不能自救者！產業是人力造成，財富由工作取得，擁此富源人力，而淪於破產，誠世界奇談，非常理所許，一言蔽之，不努力而已。誠團結奮鬥，一年二年即可足食，五年十年，即可足兵。此將近十萬萬之入超，果一致努力，則一年即可減其一半，此必然可能之事，惟問我同胞努力與否而已！吾人既與全國同胞同在艱難危辱之中度過不幸之民國二十二年，今當易歲之時，想東北沉淪，念來日可懼，內痛多數同胞之苦困，外感國際風雲之緊張，五中如焚，萬感交集。惟有仰中國民族數千年祖先聖哲之靈，呼籲全國

同胞之良知的活動。其必以今年終止分裂自殘之愚舉，其一致團結、改造大政，在朝在野，左傾右傾，俱激發天良，共集於民族團結之大纛之下！其各去私崇公，其節約！其勇奮！其合作奮鬥！中國民族在此世界大變局之中，能否當爲完整獨立之名譽的國家？抑將日淪爲朝鮮第二？其在歷史上，將又爲四百餘年之喪失燕雲十六州？抑甚而爲南宋明末亡國之續？或反之而能爲漢唐，爲宋明？其解決將繫於此三二年間，今年即此最後試驗之第一期也！尤望全國智識分子共同號召，促政治改造，使民衆奮起！必使今年爲興之始，勿更種亡之因！吾儕謹迫切陳願，祝中華民國萬歲，民族團結萬歲！

閩變之又一教訓（二十三年一月十六日）

此次閩變，對於有政治熱之青年，應爲一重大教訓。即在國勢阽危之今日，凡欲利用一部軍隊，以內戰之手段，成割據之形勢，以希望達到一種改造國家之目的者，絕非成功之出路是也。閩變兩月，一切瞬成過去，軍民犧牲異常重大。而其中定有幾許爲政治煩悶之青年陷入漩渦，隨同失敗。此輩青年中，定有一大部分真摯愛國，非徒爲投機求富貴。觀其今日之顛沛流離，宜爲之同情惋惜，並願一般政治的青年以此役爲鑒，不復走人類似的錯誤之路！夫中國常有一部分吃搗亂飯之政客，無職業，無政見，惟內亂是賴，其個人慾望亦不大，徒依附勢力，苟求活動。如此輩者，卑不足道，不能成評論之對象，茲所欲與言者，乃專限於動機純潔略有抱負之青年是也。吾人以爲今後首應公開認識者，凡利用軍隊而講革命，其事已成過去，此路不可復通。何則？中國軍隊一部

分有進步，一部分仍留般。進步的軍人在此國家飽受外患創鉅痛深之日，而有人焉，進以不可通行之理論，勸其爲漫漫長夜之戰爭，則鮮有傾耳以聽者。何則？內戰不可必成，外患則所必至，分裂的國土，猛烈的外寇，任何理論結果禍國，人非至愚，孰願爲此，其萬一有傾聽者，或爲野心旺盛一切不顧之人而已。然此則正爲革命之對象，依附此輩之最大結果，不過聊分其剝削人民之饒餘，改造政治，從何談起？抑民國以來之最大問題，第一卽改革軍隊，提高軍人品格智識，化個人軍隊爲國軍，此目的不達，一切改革，皆爲贅辭。今者中國軍隊正在蟬蛻進化之時，青年軍官學識品格進步向上者日漸增多，苟有政治，宜助長此良好趨向，而更勉勵之。其最忌者，卽內亂戰爭，蓋內戰愈多，則軍隊之改良愈難，徒延長割據，妨礙政治之推進。是以今日而仍欲襲用過去二十年之手段，依附軍人構煽戰事而言革命，是乃南轅北轍，不只緣木求魚也已。且民國以來之教訓，凡依附軍人之政客，縱令其動機純潔，亦無一不敗。蓋雖所依附者戰勝成功、而依附之人最大不過作上賓，次則顧問諮議，聊博一飽，再下則等於厮卒之豢養而已。若欲發抒政見，坐言起行，則根本無其事，亦惟有坐看所依附者剝削人民、專橫割據而無如之何，然則一旦冰山推倒，則却不能不聯帶負咎。是以民國初元之老政客除少數迷惘無知者外，大抵早已脫離政治，不復爲縱橫捭闔爲事，此無他，害公而不利私，自愛者所必不爲也。夫今昔勢異，理則無二，今後中國之改造，無論如何須以統一的國家行之，凡以分裂與割據爲前提之方略政策，皆與國家民族利益有礙。且不止有礙也，在此外患煎迫之下，分裂內戰，實自促其亡，任何理論亦無實現之機會。全國多數人對之

種必然之形勢知之俱深，感之俱切，故第一即恐分裂，反內戰。雖有良好理論，亦無暇傾聽，況理論之不必好，更空言之不必行。是以凡軍隊造亂及利用軍隊希圖以武力達其所謂政治上之目的者，必先受輿論消極的反對，而此輿論之力，無形中反映了各方面，故凡此類分裂割據之事勢必寡助，多數軍隊亦必不贊同。如此次閩變之失敗，即其明證也。抑中國今日內外交迫，刻待改造，現政府治績不彰，誠意不顯，人民失望，早達極頂。故今後政治上之督責改造，不惟事所必有，而且理之當然。現政府終不能負責，則必須改造之，然其前提，要須不以利用一部分軍隊訴諸內戰為手段。蓋如是則結果適得其反，為謀進步，而更害之。吾人是以望今後一切政治問題，應存此前提之下尋求解決，政治的青年，宜於依附武力以外求出路！現政府更宜自覺責任，為全國不滿現狀而熱心救國者闢出路！是則閩變之犧牲，尚不失為有益的教訓矣。

備戰中之日本外交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日本外相廣田之議會演說，在今日時局下，亦重要，亦不重要，何以重要？外相演說原則上代表一國外交政策，當此遠東大勢緊張之時，廣田演詞中應能略窺日本外交趨向。何以不重要？則試回顧自九一八至今，日本外交家之言論往往不能表現日本之實際態度，大抵軍人實行於先，外交官彌縫於後，其重大國策，概決於少壯軍人之軍事專門的見解，既決之後，則遂行之，外交官之職務，不過就軍人實行的結果，而加以整理與修飾。曰幣原，曰芳澤，曰內田，兩年三易，皆不終其事，大抵軍人有其一定之堅決政

實，爲外相者非與同調，不能安於位，縱能同調，亦不能久於位。蓋軍人主張有時實不能通，不能通，則不自責而責外相，然後更易人以試之。要之，九一八以後之日本，卽求如當年之二重外交且不可得，蓋以世人注意其陸海相及其他重要軍人之雜談縱筆，且遠過於外相之正式演辭。

惟其然也，彼邦外交家之修辭近乃較往者尤精，蓋務爲伸縮自如之辭，而飾以堂皇宏大之語。以便事勢變，解釋亦變，卽此次廣田外相之演辭亦然。旣明白曉暢，又不易捉摸，是以謂其演詞之全不能說明日本態度，固爲非是，而欲藉此以盡能理解日本政策，亦屬徒勞。無已，則根據目前大勢，以試釋日本政策之具體的內容可乎？

第一：日本目前之全部精神在備戰，而實行方法，則目前欲不戰而勝，非必敢於一戰。前日東京電，大角海相在議會答辯，謂軍部希望不戰而勝，此一語之重量，抵過廣田演說全部而有餘也。日本備戰之兩大對象，曰俄曰美，而對俄尤亟，然今日戰俄已非其時。蓋兩國戰爭，關鍵在第三者。蘇俄爲國際孤立之國，今則多助，日本以防禦東方赤化自命，今則無助。吾非謂若美若法之將以實力助俄也，第日本今日則並一好意中立的與國亦無之。事實如此，故戰非其時，此所以俄方愈激烈，而日本愈沉靜也。且日本亦非必亟欲取西比利亞，今日要着，急進的固滿洲，漸進的圖蒙古，滿洲尙未消化，何以冒險遠征，且於蘇俄，尙冀得中東路，使滿洲以內無蘇聯勢力，則已爲不戰而勝之第一步矣。抑蘇聯最近對日之强硬，因外交成功，故日本亦不得不運用外交，其所用對象，首在英國，廣田演說特高唱英日交親者以此。蓋當代强國中，較同情日本之抵禦蘇

俄，寧願日本占滿，不願蘇聯東展者，惟英國之保守黨，尤在法俄接近之今日，日本更不得不重視英國。且也更有重大問題為、海軍三霸，英美日耳，美日勢成對峙，英國遂操全局樞紐。近年以來雖英國政策重點，較親美而疏日，然英國海軍傳統的以和日為利益，今日依然，以英國屬地之多，里程之遠，和日則萬里不渡，否則處處顧慮；英國主力艦隊除歐戰一度使用外，從未離本土，遑言到遠東。且星洲築港，事實未成，遠東防務，充實有待，故英日間商戰雖烈，英國對日迄不願得罪，況英美經濟上無根本諒解，而歐陸多事，英國勢不能多顧遠東，因是種種，日本之對英疏通，較易有效也。日本近年本傾向於反英，但在目前局勢之下，仍不得不歸於和英之路，誠能於英國太平洋屬地之安全再與以精神的保障，同時對遠東現局不加重大破壞，則英國將永坐視其鞏固滿洲而不問。英國既然，則美國不能單獨發難以制日本，是則不戰而勝之又一步矣。

第二：據廣田演辭，可見目前日本政策，仍為先以全力經營滿洲，蓋軍事上既相當，外交上亦稱便也。夫自國聯大會議決以來，全世界不承認「滿洲國」，溥儀雖改稱，形勢不能變。然觀各種態度不承認其合法而止耳。對此事實之存在，則無一國焉，謀以事實之力推翻之，一言蔽之，消極的而已。夫假令日本之武力在滿繼續施行，使各國目不能拱，則此消極的否認，固有變為積極的對付之可能。然使日本不賴以武力破壞現狀，而全力集中滿洲，則久之，各國之不承認，將為形式的空言，與日本在滿一切進行無礙，是又為不戰而勝矣。目下實行中之日本政策在是。至其對於中國全部之政策，在昔，日本除極少數狂熱分子以外，殆無人真計劃支配中國全部。近則不然。蓋取三省甚

易，取熱河尤易，從前幾許憂深慮遠之日人頗以國際大勢為念者，兩年來見國際勢力亦不過爾爾，其自信心與誇大慾同時增進，蓋至今日已實以支配中國全國為國策之目標，所猶待決者方法時機而已。不過就目前言，則尚守其不戰而勝之綱領，故若中國人聲，亦可一切緩和，若中國之國內的或國際的活動，使彼感覺不安，則隨時先挑波瀾以擾華北，目前態度大抵如是。雖然，以上所述，僅大勢上之演繹，實則一切在可變之中，日人自身亦不能知。蓋世界問題，為多角關係，任何一國不能解決世界前途，從任何一門的專門之見解不能判國際大勢。誠以經濟之衝突，軍事之競爭，國民情感思想之鼓盪，合種種變動不盡之因素，以形成國際政局之推演，故有時世界之大變動，不必盡決於利害之考量，亦不必盡能為主動的推進。日本今日雖尚不願於一戰，然或者被動的不得不戰，反之，或者志在速戰，而事實不許。抑日本之國策，決於軍事專門的見解，惟軍力比較常有變遷，各國關係尤為複雜，往往專門家之計算甚疏，亦或反對者發現於意外。如最近莫索里尼赫里歐之言論，即日本專門家年來所不及料也。職是之故，日本目前政策雖尚在不戰而勝，然因其備戰太切之故，或竟陷入不得不戰之途，而專家計算武力以為可勝者，或者事出意外而不可勝。凡此皆未知之數，非吾人所欲論。至於就中國立場言之，縱不論中日關係如何，吾人近鄰現有如此一軍權為能汲汲備戰之強國，則如何自處，必然為切身所關之重大問題，然有先決條件者，蓋欲應付解決此問題，首須統一與團結，必統一團結，而後有應付好壞政策高下之可論也。吾人刻刻不忘吾亦為國際政局之一重要因素！對日本及其他，皆應實行適應時勢之主動的外交，分裂則召亡，被動則

受騙。今可言者如是而已。

中日關係之現階段 （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最近政府文告及當局言辭，皆力避日本字樣不用。如外交部爲傀儡僭號之談話，國府懲辦漢奸之通告，惟云責任有歸，未嘗明指日本。又如汪院長十二日在中央黨部紀念會之報告，雖痛陳外患之危，而亦不指出特定之國家，凡此皆足徵當局關於對日關係憂慮之深，亦證明對於如何應付日本外患之無決心無辦法也。

雖然，吾人所見或與當局有異同之點。蓋吾以爲中國對日，絕非畏懼所能了事，亦非無爲所能自保，惟有在不挑衝突不結外援之前提之下，守最小限度之立場，爲最後自衛之準備。中國固不自動的招致決裂，然對於橫逆之來，則隨時須具玉碎之決心，同時中國固望與日本恢復平和的常軌，然擱開東四省主權問題不論之任何提議，則應一律謝絕，雖受威嚇，甚至實際侵略，亦在所不屈。此消極的應守之態度也。然同時中國不能束手無爲，以坐待危機之來，故必須積極有所準備。準備如何？曰：第一鞏固統一，夫日本軍閥自不願中國統一，且料其不能統一，故有隙即乘，總欲妨阻其統一。然中國之事，畢竟中國人自操之，誠令一致覺悟，認爲泯息內亂，即爲提高國力之最有效途徑，而一致努力焉，則日閥纖巧之技倆，亦無所施也。一旦統一確定，政令暢行，則日閥之於中國，勢將另眼相看，故欲免侵略，首須固統一。第二：中國物質的建設，尚在萌芽，則國力寄託，只在於人心。四萬萬人之意志感情即國力也，是以禦侮救亡，端賴組織

民衆，團結民衆，教育民衆，而其前提則在改革軍政及民政，使人民生活得維持，自由得保障，然後得組織團結而教育之。此種工作成功一步，即國防安穩一分。一省成功，則一省安，各省成功，則各省安。如廣西政治，亦不過數年之歲月，僅少之費用，已有相當成績。今日已敢斷言，假令外患侵廣西，其所遭受之抵抗，必强於過去東北四省。一爲有組織，一爲無組織故也。第三：以上兩者，只目前平時有效，設一旦國際戰起，日本軍閥，定將先謀有以制中國死命之道，故對於國際危機之最小限度的軍備，必須速籌。何謂最小限度？蓋國際戰起，以中國之國力，絕不能參加，亦絕無十分幸進之機會，最要在能自守，即當國際危機爆發之時，中國須能以自己之力守土，倘來犯者，定與拚命。中國以兵力守土，在平日難，而在國際戰時則較易，此即所謂最小限度之軍備。然即此亦須全國努力，始克進行，尤要在整理軍隊，減量增質。一面須改善最緊要之交通，及建設最緊要之工業。以上三點，乃目前積極的應持之政策也。吾人以爲對日問題，中國只有如此。夫就吾人本來希望而論，中日兩民族最好成立諒解，共保和平，然此種希望，九一八以後已不通，今日更不可能。何則？中日關係之和平正軌，必須在平等互利之原則上建立之。然日本自九一八以後，其心理上絕對否認中國與彼爲平等之國家，故根本上無可交涉。夫擴演至此，中國自身本有大部分責任，蓋東北四省失之如此之易，在日本亦出意想之外。熱河之役，中國呼號失土，日本軍人視之，不過小規模之實彈行軍演習而已。九一八以後，日本軍閥在中國軍事上所費之力量，遠遜於其本國政治上鬥爭之困難。蓋以最小犧牲，而獲得較其本國面積廣大之領土，同時又見無恥傀儡畢

顛淹迎之狀，故根本上乃視中國如無人。此種心理，普通日人亦然。不僅軍人。故九一八以後之中國，除喪失四省領土之外，精神上尚另有重大損失，國家地位，一落千丈，此實自招，莫可尤人也。事實如此，今日而與日本談平等提攜，斷不可能，且現狀亦不能久安。蓋日本軍閥之於中國，現持兩種觀念。其一：即前述之蔑視心理，以爲循東四省之例，或占黃河以北何難，即欲馬長江，亦需易事。其二：則不從其軍事專門之觀點，而顧慮中國藉外援以設軍備，待國際戰時，對日報復。前者視中國太輕，後者又視中國太重。視之太輕，故時時動控制之欲。視之太重，故又刻刻作防制之想。目前階段，正在此兩種矛盾心理流行之間，其所以無舉動者，國內政爭不能如願，國際應付亦感疲勞，故暫作稍息之姿勢耳。而其稍息之時，亦自有其工作，工作維何？曰偵查，曰誘嚇。文武人員，僕僕南北看究竟反蔣否？究竟聯美否？蔣對日究作何態度？反蔣者究竟有無作爲？諸如此類，皆屬偵查工作。然同時則向我當局探今後決心，泛論兩國關係，親善之聲，間亦可聞。但最近所謂親善之解釋，與幣原時代迥又不同，彼時之所謂親善，猶略帶平等之意味，今則簡言之，一切跟他走而已。論及經濟問題，起碼將要求成立「經濟集團」，此無他，中國經濟發展之途徑與方式，須以日本資本主義之利害爲本位，而受其支配。質言之，即反對中國之工業化，使永遠不足爲日本工業利益之妨礙。夫此種要求，自中國視之，其爲禍將更大於喪失四省領土。中國四萬萬人若不向自由的工業化奮鬥，則永遠將淪於奴隸的地位，此豈中國所能堪者！日本悅儻將幾忘却中日兩民族未來經濟上之使命，應在分工合作，各盡其長；更忘却中國自由的工業化成功，中國人民

經濟生活提高之後，中日貿易將天然的增加數倍或數十倍，彼等不從平等提攜互惠互利之途徑上懺悔過去侵略，恢復正軌關係，而本其澈底蔑視的心理，除政治的侵併我四省，更欲經濟的支配我全國，此即目前所謂親善之內容，而大概正向我當局開始其誘惑與威嚇者也，情形如此，故中國之對策，應如上述，先努力消除其兩種不當之心理；為泯其猜猜之計，在國際危機中，宜持坦白之態度，事實上證明絕不求外援以建國防，國防之事，必以自力為之。而為改正其蔑視之計，則上述積極的準備之三項，必須全力經營，並可公開宣傳，使全國人民一致努力，對日本亦絕不諱言。此吾人認為目前對日關係應有之決心也。

吾人以為中日關係必須使日本軍閥得到教訓，知蔑視之非，及猜防之不必要亦不可能，同時須使彼等漸悟日本真正利益，在交還所侵佔之領土主權，以收經濟上平等提攜之大利，然後中日之間始有交涉可言。自事實推論，中國政府人民必須大團結，且準備大犧牲，而後始能達到此境界也。在目前階段中，當局但宜努力行其最小限度之政策，對日宜慎而不宜懼。其有不當非法之事，宜隨時抗議，勿畏葸而弗論！遇其誘惑或威嚇之來，宜用自真摯的正其謬見，促其反省，勿但作浮泛的親善之交歡，反更加重彼等蔑視或猜防之心理！最近當局者遠禍緩衝之苦心雖為可諒，然畏禍過甚，或更以促禍之速來，不可不慎也。

再論對日問題（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中國於日本，不能有政治性質之交涉，而不能無交際性質之外交，交涉之外交，亦外交也。茲願繼續前日所討論者，而一論目前對日外交之道。

吾以為我中央或地方當局與日本軍人或外交官苟有交際，有談話，無論其性質為公式或非公式，第一應注意者，為宜持坦白誠懇之態度，守堅定明確之立場，勿游疑閃爍以啓其疑，勿輕諾雷同以招其侮。是則是之，非則非之，其合理也，明予贊同，其不合理也，公然反對，吾以為目前所最需者，為此種簡單明瞭表裏一致之外交也，日本今日政在軍人。軍人氣質褊狹多疑，然亦富於稚氣，應付此輩，貴信與誠。倘不可允者，早加拒絕，勿既漫應之而懊悔，或本無意贊同而姑作敷衍之應對。具體言之，日人近來自視愈高，視我愈卑，其游說中國之詞，如所謂大亞西亞主義，如所謂經濟提攜，要之以日為本位，而以我為附庸，既非平等提攜，自無附和之理，倘有此種游說之來，當明告其不可行之故，並告以中國所認為正當之理由，勿含糊應答，徒使彼認中國為怯懦或無誠也。日本軍人疑忌中國之倚外援，則當明告以中國之國際方針，不求外援，但求自助；倘若窺探我對國際戰時之態度，則當告以志在自衞自救，無意趁火投機。又日本近復漫倡親善復活之論，此斷不可輕予附和，應告以親善之前，須先平等，既不尊我主權，親善何從提起。以上所云，皆關於大局之泛論者也。若夫目前實際接觸之事，尤以華北局部接觸之事，則政府當局速宜決定具體辦法，以便應付。蓋既顧目前實際相安，則須決定相安之方策。對於日本方面所要求者，何者可允，何者宜拒，允拒至何程度，不諾又將如何？凡此皆須由中央具體決定，而責成地方慎重施行。同時中國對日，亦自不少

要求或抗議之事，如察東至今尚駐日軍，而停戰線內日軍時來，又如灤東及長城一帶關於日籍流氓之取締，或中國行政受干涉之事，應隨時抗議，勿含糊放任，放任既久，則在彼視為既成之慣例矣。要之，全國各處與日本接觸之事，最簡單原則為守條約。自九一八以後至此，中國對日所以不能作任何政治性質之交涉者，由於日本之違約侵犯。今東北四省雖仍被占領，而中國權利則依然存在，第抗議無效，不能交涉而已。至於此外一切接觸之事，則當然以守約為原則。要之，約章所許，事事可商，約章以外，當然弗許。勿因事大而懷畏，亦勿因事小而輕之。以上所云，乃為關於處理實際事件之方法者也。吾人試回憶過去之對日外交，實一錯到底，禍由自成。蓋既不詳知彼方內容，尤昧於應付之正道，或徒畏其叵測，或又輕其無能，或輕聽甘言，或故意怨恨，以弱遇強，而無一定之合理的外交以臨之，一旦潰決，遂至不可收拾。今者國難方深，更非昔比，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惟有誠實坦白，為外交上最良之武器，尤其對日本軍人之接觸，最宜簡單明瞭，坦率真誠，如此至少效果，可以不受其輕視。夫勿過畏日閥之胡鬧，當知彼亦國家，國家行動，常能時時變化，是以與其畏懼日閥，不如進而剴陳中國之理由，指示兩國之正軌，彼雖不聽，亦有益無損。最不良之態度，為自懷畏縮，遇事模稜，彼明明為無理之辭，而不欲明駁，甚至橫逆之來，亦沉默忍受，而偶聞親善之聲，又不惜漫然附和，輕然諾而無內容。此乃既招其侮，又啓其疑，最足以僨事者也。日本方面近為籌畫應付所謂一九三六危機之故，對我政府或各省當局民間有力者之態度自極注意，吾願我全國朝野鑒於對日問題之重大，應形成一致之輿論，為萬衆同心之主張，對於日

本公私接觸，當能守最後之立場，作正當之表示，不受誘惑，不懾威嚇，不為親善之廉價，亦不招感情之糾紛。常使彼等認識中國朝野一致，表裏一致，不屈不撓一致，必誠必信一致，吾逆料日本執權階級對中國之輕視及嫉視之心理或為之一變，則各局部問題之實際接觸亦當較易措手矣。

日本外務省之聲明（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路透東京電：十七日日本外務省非正式聲明：反對中國有違反東亞和平之任何計畫，並反對他國供給軍用飛機軍事教練及政治借款於中國。又昨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續稱，如因國際合作援助中國使東亞和平擾亂時，則日本將趨積極行動。如他國用武力，日本亦將用武力。此日本對世界對中國最率直大膽之聲明，披露其此後外交方針之全貌，茲從各方面略評之。

（一）日本政策　係兩方面同時進行，即對世界阻撓援助中國，對中國勸誘與日合流。其所阻撓反對之主要對象有二：一為國聯之技術合作，一為關於中國建設空軍之供給飛機，尤嫉視美國。此本去年以來之日本態度，今見拉西曼歸歐，國聯於下月初旬將開技術合作委員會，故為此先發制人之聲明以威嚇之。其於中國，則最近有吉赴京，自係宣達此種空氣。昨日上海電廣田令有吉暫中輟歸國，想係關於前述之聲明，將使有吉向中國有所交涉。

日本現決心鬥爭者，為關於東亞今後地位之一大問題。即就積極的言，最好中國在

政治上經濟上俱要受日本所謂東亞門羅主義之支配，同時就消極的言，至少亦須做到國際不能大規模援助中國增加軍事力量，以爲對日報復之用。前述聲明，乃其消極的決心之表示，至積極方面，日本亦知不易達，今方露其端倪，欲試作初步之進行也。

（二）國際影響　此聲明爲非正式聲明，各國官方將不表示態度，然態度亦可知，卽雖甚不滿，而極重視之，蓋任何國家無與日本在現時爲積極鬥爭之決心，因利害程度尙不值拚命，日本之敢於作此種聲明者，亦在此也。至於目前實際影響，其最受打擊者，爲國聯技術合作委員會。蓋國聯自德國退出後，更陷於無力，對華借款之號召本屬難能，況日本積極阻撓，則實質上更少發展希望。至於美國等賣飛機與中國之事，以數量論，現在雖爲數渺小，問題不大，然任何國家，斷不因日外務省一片非正式聲明，而承認日本有獨占東亞貿易封鎖中國門戶之權，倘日本正式反對，則成國際上嚴重問題。而日本現在之反對，則尙不出於非正式表示態度之範圍，蓋目的爲預阻此後更大規模之國際援助中國，非現在卽欲與美國爲正面之衝突也。

（三）中國態度　中國政府對此項聲明之反響，見於昨日在外交部發言人之聲明，其辭和婉，聊表中國最小限度之立場，關於此點，無可多論。吾以爲中國今亟宜嚴重考慮者，爲此後整個外交政策之實質，與應付日本之實際方略。自大體言：（一）日本以政治經濟的一切合作之甘言，勸誘中國之積極方針，在原則上，苟滿洲主權可還，尙可商，今則無可商。此四萬萬人之一大國家，在世界政局上，固自有其最小限度之地位，斷不能任日本占領我四省領土毫無解決辦法之時，反而甘心附和其獨霸東亞之積極政策

•蓋如是乃精神上自取消其獨立，不能以合作目之也。日本倘積極相逼，則寧縱其積極俟時已耳。（二）至關於此次日方之聲明，國際對華借款，本來希望甚少，政治借款，更為必無，故此點在實質上殆不成問題。至關於購飛機聘教官之事，中國當然有其自由，豈能受日本干涉，不過中國本身之實際利益，原在收縮，有軍備，以為國防上基礎的陸軍，如空軍，應側重備材，不注重貿易，軍隊教練，自當廣採各國之長，然軍隊組織，則宜儘量縮小。要之自塘沽協定以來，我本已作拋棄武力復土之表示，則凡足以惹其大嫉，實則無用之事，何不自動的加以檢點？總之，中國對日，目前只能求消極相安，無可談積極合作，對世界則維持友好，而不期待外援，日本倘並此不容，則乃使中國並其最小限度之立場不能保持，此則眞到拚存亡決生死之時矣。

（四）東亞大局　東亞人自決東亞之主張，中國在原則上本可贊同，然其前提在平等提攜，互相尊重。今日本與中國間無此基礎，故事實上自陷於空論。至今後東亞大局之如何推演，中國與日本各操其樞紐之半。就中國言，中國政治愈進步，則去改善現局愈近，蓋使日本改悟之前提，在於事實上邀得其敬重。就日本言，倘使日本聰明，則當知所謂東亞人自決東亞之主張，必須在兩國民好意的諒解之下行之。反之，愈威脅，愈惡化，愈侵略，愈不成。日本現判斷各國為東亞問題無與日本武力鬥爭之意，然東亞現局，倘竟令日本積極破壞，則大戰必因之惹起，此不關中國政策如何者也。中國一般人現已覺悟到不希望國際對日之武力干涉，同時望於日本改悟之下，使東亞民族得一永久相安之正當途徑，然觀日本此次方僅賴一片之高壓的聲明，以嚇中國，以嚇世界，則將

求東亞和平之可能的大破壞，中國曾絲毫不負其責矣。

中國最小限度之立場 （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本報昨曾論及中國在國際政局上有其最小限度之立場，茲願就此點略抒吾人具體的意見。當此外交緊急之際，深望全國早形成鞏固健全之輿論，以督責並援助政府，以應付現在甫經開始之國際變局，以脫國家出於危險之難關。

第一點：願政府國民先決定一原則曰：誓賭存亡，以擁護國家之自由與獨立。譬如人焉，此乃屍骸與活人之分，無可通融，不容折價，病人為養病之計，一切苦痛可忍，惟斷呼吸不可忍，國家亦然。中國無論如何歸弱，倘有侵犯我國家獨立主權之任何舉動，必予反對，同時倘有變相的制限我主權抵觸我獨立之任何誘脅，必予拒絕，而對於反對拒絕以後之任何危機，應決心自負全責，應付到底，寧戰敗危亡，不能自行斷送主權。猶之任如何垂危之病人，斷不能自絕其呼吸以殉病菌之願，此一點基礎原則，對任何外國皆適用，對日本亦當然適用。

第二點：中國對各國外交之一般原則，為嚴守條約。即各別的遵守與各國所訂之現行各種條約，同時一般的履行中國所簽諾之各種國際條約，如國聯盟約，如非戰公約，如遠東九國公約。無論對何國外交，未談問題，先論條約。此本國際常軌，而為國家立國大地之基礎條件也。中國多年之願望，為改訂與各國之現行條約，使達於真正平等相交之地位，對於此種願望，當然繼續努力，不達不止。而在未臻改訂以前，則現行條約

的國仍嚴格遵守，至於各國際公約，凡中國爲簽字國之一員者，概履行其規定之義務。直到何時，中國不能背棄條約，除條約負我。倘中國因堅守國際常軌之責任觀念而至失敗，甚或招不測之犧牲，亦無尤無悔。蓋此斯成爲全世界此後有無條約與條約是否算數之根本問題，解答此問題之責任，爲中國所不負也。

第三點：關於實際政策之應用，亦有其基礎條件。吾以爲應如下：（一）政治的，中國在此努力建國時期，與任何國家不發生特別政治關係，不參加國際間縱橫捭闔之陰謀，不企圖與任何國家作軍事合作之協商。質言之，不與任何國家共私的利害。同時，中國今後之建設，不求任何國家之特別援助。中國在世界政局之立場，惟以自由獨立國家之地位，盡條約義務，助世界和平。其向各國所要求者，惟繼續改訂商約，解放前世紀所遺不平等之痕跡，而對日本所特別要求者，則還我東北之領土主權。此外無恩怨，無畛域，無利害。（二）經濟的，中國之經濟發展，完全以其本國之利益爲本位，不代任何國家打算，故無所排，亦無所親。其須繼續努力者，爲關稅之完全自主，及解決租界問題等，此爲對各國一般之願望，而以平和協商之方法行之。至於通商投資等事，概依條約辦理，凡通商國民，皆享條約上應有之權利，同時皆不得有條約外之特權。而通商原則，爲自由競爭。投資原則，看需供條件。中國不負特別多銷某國貨之義務，而亦無特別獎勵多銷某國貨之用心。借款須我有需，企業須我想辦，中國對於有同樣條約權利之各國，皆望經濟提攜，但亦選擇條件，條件合者，多接近，條件不合者，少接近。其條件自以中國之利益爲主，不能以他國之利益相衡。譬如將來，只須條件適宜，不成

與日本多接近。然在其時時可以武力相脅之狀態下，則自然難接近，此舉例言之，對他國亦然也。

第四點：外交內政，原難割分，外交為內政之一部，內政可以影響於外交，是以苟論外交上最小限度之立場，則不能不同時講求內政上適應之道。吾以為第一應標明中國此後將儘力縮軍節費，以全力為生產建設。中國承積弱之餘，當國際之衝，與其論武，不如論文。今後若干年內，中國應恃人格信用以為國防，而不恃無基礎之戰備。要之，應使任何國家對中國皆不必猜防，同時中國亦不作任何國家之工具。中國並不特別備戰，但決心不肯亡國，倘凌逼過甚，則必死拚，事使魚爛瓜分，亦不能貿然向任何國家遞降表也。其次則表明最近時期之最大關心，在安人心，維秩序，救經濟，對國際間無政治的企圖，亦不容任何國家之干涉內政。

藏本案之大白　（二十三年六月十四日）

日本駐南京副領事藏本英明氏八日晚失蹤，迄昨午發見於明孝陵旁石洞中，已由我外部交日領帶歸。其失蹤原因，已證明為圖謀自殺，華方無任何責任。

個人失蹤，本世界極尋常習見之事，乃藏本案之所以重大者，則因自出事之始，日方即疑為其人遇害，而中國負責。當失蹤為八日晚；華方當局於翌晨接通知，即命軍警大舉搜索。十日，警察於各報廣告，懸賞萬元尋訪，其重視可知。而自翌日起，日本電報通信社從，即妄加揣測，大露鋒鋩，謂將取斷然處置。同日日本軍艦加派二隻赴南京

。十一日日本各種評論遂起，直稱為庚子義和團時代杉山書記生被害以來之最大事件。連日各通信社電訊，皆稱日本輿情日為各報渲電所激動。要之於絲毫不知眞相之前，已視為第二中村事件或第二杉山事件，在並不知其人生死及如何生死之時，已指摘中國應負之責任。種種暗示，皆露出最惡之姿勢，及不測之情態。此數日中，中國政府幾於擱置一切政務，專辦此案，南京軍警晝夜活動，數十萬居民挨戶被搜，城廂搜畢，並及四郊。當局之焦勞，人民之驚慌，皆超越想像，不可形容。直至昨午尋歸，始有如釋重負之感也。

藏本既生存，失踪為自動，是此案已了。然因此實不能不對日本國民表示數語。夫國際相交應以相互的善意為基礎，即任何問題發生，務以善意互諒，人類社會之維持及發展，首賴此義。乃觀本案，中國官民始終極表善意，而日本空氣無乃相逼太甚。蓋失踪云者，義如其字，失踪而已。遽何傾向即認定為遇害？又遽何傾向認定加害者必為中國人？更何以於毫無縱跡之時，即與杉山或中村事件並論？何以在中國軍警全部出動拚命搜索之中，日本報紙及通信社尚皆以中國欠缺誠意為言？凡是皆證明日本國民尤其大部分報紙通信社近年養成習慣，對中國一切太欠缺善意；而斷然處置一套心理，遇機輒發，毫不客氣，此誠遺憾者也。中國人則不然。此案一起，一般本推料其為自殺。蓋無論如何，不能想像有人對一日本副領事有加害之陰謀，且彼雖曾歸家，為臨時決定，則事實上亦不能有加害之計畫。故在華人心理，認其必為個人原因。然而我政府決不因此而釋其代為搜索之責任，我輿論界亦絕不顧循作與中國有利之辯明。誠以世界太大，奇

業已多，無究明真相，火急救人，決不爭論，不卸責。不然，假若亦如日方妄加推測，惡意主張，則中國人豈不可宣傳其為日方故意自匿以嫁禍中國耶？故觀本案經過，華方之態度為謹慎恐懼，極力負責。此固因怯于日本不測之禍，而亦由中國人性質責己嚴而遇人厚。一言蔽之，對日本是善意。其所引為不幸者，則日本方面尤其報紙通信社之態度，何以如是武斷與躁急？而所謂斷然處置之聲浪，在此種個人失踪案件中，竟亦隨聲傳播，毫不顧惜。此真難乎其為日本之鄰人，可為東洋平和之前途悲矣。吾欲忠告日本國民，此後務自從心理上自己改正起——即彼此務應涵養善意的諒解。此心理不改，中國對日本絕不能信任。以中國之大，日僑之多，誰能保僑民無失踪者，況根本上並不能保證絕對不發生關於個人之不幸案件。保僑為國際法上普通之責任，然萬一有不幸案件，亦只有以國際法上普通方法解決之。國家相交，不過爾爾。若最近情形，一失踪即大起風潮，而一或不可測之禍亦即隨之而來，夫幸而於藏本未餓死之前發見，若再遲一兩日，此人已死，毫無對證。中國將受如何「處置」？又幸而藏本氏未投身江流，不然，中國亦不知受責任至如何境界？是以苟根本上不存善意，則中國可以時時遭殃，事實上絕對無法伺候。東洋平和從何說起！吾人於此為藏本氏祝福之時，主張中國人今後無論何時何事，無論對何國何人，皆應常保持此種善意及謹慎之態度；以促日本國民之自己反省。聞上海日本報昨夕尚發號外，謂藏本係被監禁於山中，以求自圓其最初所謂被華人綁架之說。吾真為日本文明抱悲，尚不僅為中日關係之不幸矣！

慰藏本（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藏本生還，其事已了，似不必再論，惟細讀其自述出城經過，不禁發生超越國界之同情。願作數語，聊當慰藉，想中國人抱同感者定不少也。按藏本氏自述：八日夜半徒步出城登紫金山，滿懷愉快，俯見全城，電燈如畫，遂揚手與美麗之南京告別。然經數日夜，徘徊山谷，求死不得，嘗脫衣臥地，願供狼一飽，而狼反驚遁。迨飢渴困憊，遂眠洞中，自分將與世長辭矣，及被發見，猶不願歸，自言一身不關國際，妻子眷念亦不動心。觀其厭世之決心，殆有重大痛苦，然而和平敦厚如詩人，超脫生死如佛徒，而命運詭奇，不使其死。綜觀始末，直一深刻的人生悲劇，而幸未以悲劇終。吾人純由人類相愛之義，誠不勝表示其同情也。厭世原因本人不言，然就其性格之表現觀之，偶可判斷其眞相。夫宦海炎涼，何國蔑有，浮沉下僚者，本不知有幾許可以讚美之人格，要而言之，適時與否而已。日本官界，亦講閥閱，得失之間，本不盡關才智，如藏本者，大抵為無奧援之人也。至於個人奮鬥，則貴迎合時尙，日本近年一切籠罩於所謂「非常時」之下，為之官者尤貴法西斯化，大抵得意昇遷者，倘非大有奧援，則必所謂識時之俊傑也。近年風氣劍拔弩張，對華態度尤尙急進。最近之典型外交官，大抵發表四月十七日聲明之天羽足以當之。若藏本氏者自殺尙如此從容，豈能為狂熱之外交？臨盡尙話別南京，寧不招優柔之譏誚？多年失意，有由來矣。不然，以其官久資深，精通華語，計時當早得意，況彼始官吉林，而今成所謂滿洲國，近來彼間需要精通中國語——日方

所謂滿洲國語　者尤殷，卽以語學之能力，亦優可活躍矣。今之獸世，殆其詩人性格，有不利於政界競爭者在歟？雖然，願君勿黯黷！非常之局，應非永久，君或不適於非常，而却極適於非常，假令中日民族果有成立平等互尊的親善關係之一日，則中國人民歡迎之日本外交家必爲藏本氏；而非天羽氏。吾人昨既言之：國際相與，貴根本上互有善意，此可於藏本求之。方其登山圖盡，猶讚美南京夜景，感覺愉快，此可知其對中國及中國人根本上爲善意。此乃中日間今日之所最需，而得以藏本氏證明日本文化分子尙居然有此胸襟；是則其一篇自述之詞，乃留一極良印象於一般中國人，君之貢獻於眞正東洋和平者已不小矣。況就中國論，君之變生，不啻中國之得天佑。蓋假令果依其志願，爲猿吞噬以死，則與日者，發見屍骸，零亂狼藉，彼時日方勢將目爲殘忍之殺害，中國之遭殃受禍，詎能知其所極！且假令不登山徘徊而投身大江，則又是何等局面？今日者，君慶生還，而我免不測，蓋有天幸，非關人力。吾人今願勸日本國民，宜乘此事件，諸加反省：從此務互存善意，勉種好因！是則此次藏本氏之個人事件，或將成爲將來兩國民之好紀念，亦未可言。但過日本之事，不易斷言，藏本生還後，彼習癖上必以時浮號斷然處置爲快之日本狂熱者流，究作何感想，吾人實不能測度。卽藏本氏今後之官海生涯，亦在不可樂觀之數。雖然，君本求死，何論一官，惟望君珍重，勿復輕生，來日方長，同情常在。彼山間飯糰，顧客縱飢，拒受金錢，此種善意，乃中國社會之常；因君生還，使誤於惡意宣傳之日本國民事實上得以反省之機會，或可窺其對中國爲改變其認識。尤如十三日新聯社電所云：南京日本官民於藏本還後，反大怒中國之無誠意

，大抵至昨日此怨始不得不解。此種情形，為日本計，尤屬不幸。惟冀努君之力，稍稍群和而泯瞋志，殆不失為東亞民族共同之福利歟。

今後之西北鐵路問題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隴海鐵路西潼段，自昨日起通車西安，在中國交通史上而為一重要事實。憶自清光緒末，西安即設西潼鐵路籌備處，距今將三十年，隴海設局，亦二十年，而自車達潼關以後，拮据經營，勉强進展者，又三年，始見此西潼段二百數十里之完成。尤值注意者，隴海終點，本為蘭，但現在將止於陝西，西安以西只增築至咸陽五十里一段，再西則無計畫，無準備。故隴海鐵路，實際將成西海鐵路，是則今日之西安通車，實際上將等於隴海之完工。

吾人願乘此討論者，今後之西北幹路，畢竟是否展築及如何展築是也。西潼通車，與陝省政治經濟文化，皆有重大關係，甘肅貨運，亦稍得便利，故此段價值，自亦甚巨。雖然，再西則如何？中國言國防經濟，西北幹路，必宜完成，車止西安，使命不達。說者謂西安以西將依賴公路，事實上西蘭公路已依經委會之努力而築成。然公路之運輸力與鐵路較，相差太甚；運費貴而不安全，車輛耗費，尤屬不貲。故僅可以濟目前，不足以論長久，是以隴海之必應展築，絕無疑問，問題在有無財力？

一論及財力，無論何人當感苦痛，誠以隴海財力，原不能到潼，更無論到西，西潼工費，乃八方拼湊而來，故一至西安，即已筋疲力竭。西安至蘭州，最粗略計算，約需

一萬萬元，然西北幹路，並不止於蘭州，懸想西新幹綫之完成，勢須數萬萬元之巨，既不能取諸國庫，復不能得之外資，是縱欲展築，而實行無從。此又目前不可抗之事實也

吾人展轉思索而最後歸到一疑問，即何不展築輕便路是也，現在最著名之輕便路有二：曰杭江，曰同蒲。杭江三十五磅標準軌之輕便路，同蒲則三十磅窄軌即所謂米達軌之輕便路，故同蒲爲輕而又輕者。今試就西北論，若同蒲之窄軌，自屬不宜，國防幹路，與同蒲之爲商業的地方鐵路者自不可同日論。然則倘有杭江路之前例在，西安蘭州間，即包頭寧夏間，何不築成杭江式之標準軌輕便路乎？西北地方商工幼稚，人口稀薄，在鐵路初通若干年內，客貨兩運必不能多，正式鐵路，必遭賠累，國家有財力，固不顧慮盈虧，然既無財力，而急盼路成，則何不先成一輕便路乎？輕便路運輸力小，論國防價值，去正式路遠甚，然而軍事上要亦有勝於無，去年閩變，大得杭江之利，即其明證。大抵杭江式之輕便路，其建設費，不過正式路三分之一，是則西安蘭州不過需三千萬元。一萬萬元之籌措，聞者喋然，三千萬元，則其事不大，一年勉籌千萬，三年亦可完成。且工費既小，不虞虧賠，苟預算確實，當可如杭江路招徠國內之投資，就此而言，則惟有輕便路，始能借得本國資本。夫西蘭果能成第二杭江，則目前西北鐵路問題，皆可依此解決，包寧可以同時進行，隴海可以賡續進展，三五年內，定可望完成數千里之鐵路，常有載百餘噸之列車，往來運輸，則西北大局變矣。一二十年後，地方發達，財力優厚，再改築正式路，亦無不可也。

國家今日一大需要，爲無論如何應求西北幹路之速通，專門家大抵反對輕便路，然

度德量力，權衡各方，有路無路孰善？正式輕便孰能？及時勉策與坐待有變再動，孰利孰不利，政府當局盍詳審之可矣！

關於言論自由（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昨日中央常會對於本報及滬日報公會等前向五中全會電呈關於新聞檢查等之意見決議原則：凡對於黨政設施有事實之根據，而爲善意之言論者，除涉及軍事或外交秘密或妨害黨國大計者外，均得自由刊佈之。但不得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吾人對此決議頗表讚佩，而更爲文以論之。

昨日中央決議之原則，符於保障言論自由之旨，吾人宜無間言。惟願當局留意者：原則之適用，視遇事之解釋，故此次中央原則之適用如何，尤在軍政檢查機關之態度。如軍事外交秘密，如黨國大計，何者爲秘密範圍？何者在大計之列？業報者固亦自有衡量。然若軍政機關吹毛求疵，附會周內，則中央愛護言論自由之盛意將實際不能表現，蓋綜近年軍政機關對報界糾紛之多，首由一般官吏自始存苛責挑剔之念，或不明保障言論自由爲各級政府本身固有之職責，彷彿以嚴厲取締爲當然，以縱和對待爲寬大，遂至有時蔑視報界合法之立場，甚者則濫用權限，憑喜怒以爲處分。一言蔽之，一般官吏對言論自由問題之根本認識實有不足之處也。其次，智識及理解之問題所關亦大。吾人不敢云業報者一般有適當處理國家重大問題之智識，然軍政機關人員之取締報紙有時亦自陷錯誤。如去年國聯技術合作人員之經濟報告書，不關外交，更非機密，乃禁載全文內

容，只許發表官吏之結論，數日之後，始行弛禁。又如薩爾瓦多之承認偽國，其事甚小，而世界周知，乃中國報紙多日禁載。此類事實，卽百思不得其解。此外依報界眼光，全不必禁而被禁，而卒亦不能久禁者，其例甚夥，不堪枚舉。此則關於對問題性質之理解與判斷，軍政機關有時自行錯誤之故也。

當此國難嚴重關頭，吾人所至誠希望者，為政府與言論界同在一條戰綫上密切合作。知識不足，可以互補，境遇困難更可以互諒。最要之點，為各守法律範圍，而有互相尊重之善意。此守範圍與尊善意二義，殆為成立合作之根本前提也。關於守範圍：報界自身應努力之點亦多，誠不得濫用報紙武器。在道德上有缺憾。同時軍政機關亦自須時加反省，苟報紙在法律範圍，允不得以喜怒愛憎為偏頗或苛酷之處分。互尊立場，而各盡職務，乃所希望者也。關於存善意：原則上亦雙方之事，而凡關檢查或取締不得不望軍政人員注重此義。昨日中央決議勉報界作善意之言論，吾人敢望各級政府機關自身，根本上以善意對言論。誠能實行上述兩義，而密切合作，則不特糾紛減少，且甚有裨於政治前途。吾人盼當局注意近年一般社會甚有蔽聰塞明之感，卽報紙記載尤其對於軍政外交重大問題，不能盡如實報道之實，有時外紙闕傳，而華報闕如，以致謠諑之興，往往取信。且因報界當受取締，時虞不測，遂致應盡之責亦不易盡。昨日中央決議，只禁止洩露國家秘密，或抵觸主義，實則業報者觸犯此種問題甚少。而在中央允許範圍以內之事，求皆為自由之批評或紀載，則亦奇難。譬如揭發貪污，指摘劣政，中央原則上並不禁，然業報者之勇敢盡職，則甚不易。此無他，畏禍故也。是以中國現在言論界之眞

相，爲一般無力。此國願報界自身之奮鬥，而政府之善意保護，所關尤大。中國在今後救亡建國之漫漫長途中，實亟需勇敢切實之言論，以輔助政府，糾繩官吏，鼓動社會，是則必須政府提倡培植而後能之。中央昨既決議適當之原則，更望指導黨政機關，特加運用，使言論自由，確能發揚光輝，則內政外交上收效甚宏，不止業報者取得便利已也。

反日與存華 （二十四年二月八日）

最近日使入京與我當局之談話，聞集中於所謂反日問題，邇來日方宣傳，屢以此爲言；吾人甚以日方之觀點爲可異，故不得不坦述眞相以駁其非。

質直言之，中國今日無所謂反日運動，只有存華決心，兩者性質迥異，絲毫不容混同者也。充反日之解釋，應爲仇視日本及日本人，謀危害日本國家，自少亦志在毀損日本國家或其人民正當之利益。其表現於行動也，應爲鼓動對日之戰爭，至少亦當爲用種種方法在政治上經濟上加害於日本，凡此皆中國從來所不爲；近年更不待論。過去嘗有排斥日貨之事，其性質皆爲表示對日本某種政治行動之抗議，事過境遷則復作罷。九一八以來，日本對華如此重大侵凌，但塘沽協定以後，排貨組織亦復作罷，日貨存中國南北口岸自由銷售，華商之買賣日貨者到處皆見，此皆公然周知之事實也。日方近復宣傳中國之反日，試問排貨尚且不聞，此外事實安在？若謂問題在言論，則中國之著籍報章，從來無鼓吹仇視日本及日本人者，最大不過抗議日本之對華政策及行動，是則反侵略，非反日本。不然，豈日方解釋，須歡迎日本之分割我領土，束縛我主權，方爲不反日

乎？且也實際上塘沽協定以來，中國報紙於抗議侵略之文字亦且收拾起來，日本統治僞國日益徹底，而中國報紙並確實記載亦且極少。朝野各方，一片中日親和之聲。長城戰區之各種事實，中國雖理直而氣不壯，報紙於嚴密檢查之下，務諱言之。通郵交涉，綿亘數旬，而中國報隻字不見。協定已實行，方得揭載，而亦只揭載其略而已，未聞有反對者。熱東開火，報紙悄然而已。是以就言論言，中國報只短如我東北各報之頌揚日本謳歌「王道」已耳，日本倘有幾分承認中國是獨立國家之意態，應不能吝其反日也。

推至最近，或者日方所責，乃心理的問題，非言行的問題。是則大難，上帝亦不能干涉人的思想也，然即此亦甚陷錯誤。日本之中國通雖多，但畢竟不能通，中國人之心理，惟中國人能通之。吾人茲願坦述中國人之心理以告日方。蓋中國於近年中日關係上，得到深切之經驗與教訓，以為吾人民當前之責務，在如何維持我國家之存在。日本倘不更加危害，斷然希望和平。其心理是如何存在，不是如何反日。且所希望者，毋寧為反日之反，誠以果能平和存在，當然願平和以達之。職是之故，對中日關係，儘可能以示退讓，對國際大局，亦決心希求和平，而圖於自身之經濟復興，則務求以自力苦幹，不賴外援以召糾紛，此即中國人今日全體之真相，全世界除日本外之所共知共信也。

吾人之意，以為日本應絕對了解中國人之真正心理，與之相應，以謀東亞和平。日本要人倘對此不求諒解，或雖解而佯作不知，仍欲自行其進一步事實上統制中國之一貫政策，始則藉要求徹底取締反日為名，以開交涉，繼則提出與中國主權不能相容之大規模要求條件，中國而允許也，自為不戰屈人之大成功，其不許也，則在國內為輿論之總

動員，曰：中國反日，於是開演最拿手最得意之全武行焉。倘至少日本一部分要人如此設計，則吾人須告勸其不必。何則？使其所希望所要求者，與中國人認為絕對必要無可通融之最後的存華心理不容，中國斷無人能以代表中國之名義而承認之，是則此一套手段不必試。同時遠東今日，日本之實力本處於主動地位，中國久成被動，如日本欲演其任何拿手戲，中國只有聽之，是則在扮演之前，亦初不必擺馬彎弓，多所做作矣。

吾人為熱誠希望中日兩民族真正平等互善，以永保東亞和平者，但在日本現局之下，實有所悲觀。其理由非他，則現時日本之民族優越感太烈之故。吾人以為此點為彼之難關，蓋其外交政治的經濟的問題，苟決心平等互善，皆不難調和，惟此民族優越感，甚難望其反省也。中國古代亦嘗自大自尊，然歷史上對日本之觀點，向以文明之獨立國目之，中國民族強盛之時，對日本只有供給文化之惠，而無蔑視日本危害日本之嫌。近世海通，對日本維新，始終示好，日本愈進步，愈稱讚之，雖經甲午之戰而不記仇，自日俄之役而更欣慕，中國之對日擬懼，實自二十一條交涉起。是以就中國民族而言，其對日心理，今日固有望塵莫及之感，即在古代最強盛之世，亦未嘗挾民族優越感而臨日本也。日本何如？則自中日日俄兩役列世界一等強國之後，其自命優越，與年俱增，九一八以來，中國積弱暴露，其優越感乃漲至沸點。日本亦固有道德之士，夫深思遠慮者不同意此種傾向，而無如之何。日本今日惟對於歐美之發盛民族，倘認為平等之友或敵，於亞洲民族，不能如是。不然，日本固自命應為亞洲之盟主，但試問其對黃色民族，縱時曾為平等之提攜？朝鮮合併歷二十餘年矣，是否許其平等參政？近年於偽國，力稱王

道，但事實上視我東北同胞如何？與言及此，甚感日本今日之指導精神倘不能自加修正，則中日之平等互善，根本上殆奇難也。中國人今日之一般信念，以爲色無論黃白，洲無論歐亞，要之平等提攜，應爲理想，況同洲同文之國家，更宜如此。中國民族所奉以爲今後奮鬥之目標者，不求優越人，亦不受人淩踐。而就中日間之事實論之，以日本今日高度之軍事化與工業化，中國此後斷不能追踪，縱追及矣，亦無以侵日本。故日本任至何時，不虞受中國之威脅，況中國進步甚遲，日本進步極快，在實力上永遠有大差。是足知日本所以不願施行平等互善主義，祇以其邁於旺盛之民族優越感使之。不然，兩族平等提攜，奠安東亞，在利害上道德上非皆絕對可行者乎？雖然，吾人無衡閑日本要人之自省，仍惟有自表明中國人之立場以結此論。曰：中國人惟誓保其國家榮譽的獨立與完整！決心存華，並不反日。日本要人倘目存華爲反日，則亦只有聽其自然，但人類公論，必能辨其是非矣。

中日問題之趨勢（二十四年五月三日）

中日問題近日表面沉靜，惟形勢依然不安。問題之嚴重性依然未減，茲特敘邇近狀，兼略抒吾人之所懷。

國人所宜首先注意者，日本軍方，尤其關東軍，對於中日問題，尤其關於華北，其態度與主張？絕未有所變更是也。中國政府自今春以來，對於廣田外交多所期待，王寵惠博士在東之談話，足以代表國府。迄今爲止，我外部之態度一如派王博士東遊之時，

就日方而論，其公使有吉氏屢次與我外部當局之談話，雖不涉及具體問題，但確具友好之空氣。該使近返國請訓，我當局甚注意其協議之結果，而期待其歸任。昨報東京電，該使殆可歸任，是在希望廣田外交確能改善中日關係之我當局觀之，或可認為較好之趨向也，然事實真相，又萬不能如是之簡單。

事實是這樣：迄今為止，尚無人能說明或判斷日本軍方尤其關東軍，所可認為滿意或認為中國已有誠意之中日關係是如何形態，具如何內容。過去數月，國中頗紛傳日本對我提如何之條件，實則現在情形，彷彿日本是期待中國自身迎上前去，猜到如何如何之地位，而超越於發表如何如何之要求，而此所謂如何如何者，乃一似可解又不可解之謎，日本軍方尤其關東軍，見中國逢迎之不善或理解之不速也，則輒發牢騷，斥責中國無誠意。究之如何方為表示誠意，則仍待中國之自思，目前階段大抵如此。過去之責中國也，無誠意一語盡之，最近則似更進一步，曰：必須徹底表示誠意。如何而為徹底，更不可解矣，抑更不可問矣。

王寵惠博士與廣田之諒解，聞已彼此同意，此後一切問題，由正當外交機關作平和交涉之一點。近兩月來以形式上言未嘗不如是，然事實一則外交官以外軍人之活動依然如故，氣燄之盛，尤如去年，究之，公使與所屬武官，孰為有權者？日本對華外交之主體，為外務省抑是關東軍？在中國人依然不能辨也。

有吉公使歸任並將昇任大使之消息，當為我當局所樂聞。中俄兩國，業已交換大使。則中日昇格，有何不可。且大使地位崇高，非公使比。是昇格以後，日本外交代表之

權力或能增進，果爾亦將為中國所歡迎。雖然此審第二義也。現在最困難者，為中國所望之平等互善，與日本軍人所責之澈底輸誠，其間恐有極大之距離，且恐有不能互容之根本的差異。而日本國策，事實上既為軍人主持，則無論為大使或公使，無論大使公使之為何人，其結果可想而知矣。

抑此所謂根本差異，尚不指東北問題。蓋縱擱置東北問題不談，日本軍人亦不能輕釋放過中國，可以承認其為有誠意，是以就大勢論之，中國欲保其獨立自主之尊嚴而得日本諒解，其事誠不易也。

然則中國宜如何？曰求諸己而已矣。何謂求諸己，曰最大最急之事，為政府發動求全國人心之團結。蓋與其仰鼻息於强鄰，何若求諒解於國內。誠能緩和言論思想之禁，請求全國共赴國難、國事至此，吾想聞風興起者必不乏人。而國內人心果能一致團結，則要足增國家地位，而減窺伺之禍也。吾不知中國以獨立自主之國家，如何方為對强鄰澈底表誠，但確信此澈底表誠之語，在本國同胞相互之間，此時却正急急需用！請放眼一看國家民族之境遇為何，苟具天良，孰能漠置。如何團結人心，當為今日之第一亟務矣。

外交與內政　（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張季氏銜蔣命赴青島，慰視汪病，昨晚青電，汪已定今日返京，同時傳胡漢民氏歸國有期。由各方情形推論，可判斷自現在起以至六中全會前後，當為國家政治上之重要

時機。

吾人處於民間言論界地位，於國家許多問題，尤其涉於機密範圍之外交情形，不能知悉，故不能亦不便爲具體的建議。然現時無疑的可先建議一點：即無論如何，須在最短期內先掃蕩內政上人的或事的糾葛或隔閡，國民黨先自形成一堅固統一的壁壘，而進一步準備依國民黨自己之約言，改造政治，求取得全國人才之積極的有效的合作是也。

目前國事，較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困難倍甚，但認識則易，故多年來輿論要求各方覺悟而卒未一致覺悟者，以勢以理，在今日應易能之。蓋今日大勢太易明，而覺悟機會到最後之故也。

九一八之時，日本雖具非常決心，但關於其軍事行動之範圍止境與其最後希望，彼之國論實未一致，即執行軍事行動之軍人亦非自始即有一致的遼遠之計畫。當其時，日本內閣與前方軍人非盡抱一致之見解，雖至犬養內閣時猶然。是以中國在當時固以不認識日本而失敗，而日本自身之計畫亦與時俱進，常在演變之中者也。今日之勢則不然。蓋日本現已有堅固一致之國策，對於東亞全局，有其一套之抱負與決心。其國策之形成，自以軍部爲主體，然其他勢力皆樂從之，在其國內，無牽制，無反對。所或不同者，只方式步驟時機之問題，非本質上之問題也。日本之國策爲何，則去年四月十七日之天羽聲明已表現一斑。最近在華北之活動，爲其實行之序幕。中國人在過去，往往以無止境、諸評論日本政策，此種評論，根本幼稚。日本政策，既以全中國爲對象，有何有無止境之可論。故時至今日，日本對華政策之全貌甚明，非如九一八時代之混沌也。

中國在九一八後，除不知彼不知己之外，且不知世界。今則既易認識日本，且當然應已認識世界。故在今日言立國之道，當然須在自負全責，不躲閃，不游疑，認定問題核心，以自決其運命。吾人敢坦率聲言：若依現在之國情，常作此種枝節應付，一定不至亡國不止！何則？日本既强有力，而有一定之國策，中國既弱，而手忙脚亂，枝節爲之，此步步趨於亡國之道也。且中國今日所待決者，非原則主張之問題，而爲如何實現之問題。蓋以原則主張論，塘沽協定以來，在政府本來已定，即務求中日之平和親善。日方動輒指摘我當局施行二重政策，中國國民但見政府步步附和日本，求免須臾，此外則無政策，從何論一重二重。然而今春外交部雖發親善宣言，而並未能緩和察事件之發作；月前國府特下睦鄰之明令，而一紙文章，又能有幾許緩和環境之效？中國一大部分人實希望經濟上謀提携，或能政治上得安定，然實際如何，又顯然可知，不觀日方近已極少用「提携」之名詞，而昌言「北支開發」？提携爲雙方互願，開發則一面作主，意義之間，懸又殊異。況經濟只爲問題之一部分，華北只爲疆域之一部分，日方政策，根本中又有根本，步驟中又有步驟，總之，彼有整個國策，不達不止，且一切取可能的急進態度，返觀我國近狀，雖極力逢迎，而實有望塵莫及之感。河北事件，察哈爾事件，新生事件，風雲發起，事事依從，而全國關係，並未得到絲毫安定。初則悚然，繼而茫然，對走馬燈的時局之進展，竭力順應，而依然不得段落，且更加劣焉。國家自處及對外之態度如此，非步步趨於亡國而何哉？

處茲危險悲觀之國際關係，第一仍惟有希望自己覺悟，內政上先樹立不亡之規模，

欲求日本覺悟，此爲一線希望之所寄也。吾人所樂觀者，國家地位今已徹明，任何愚不肖之人亦當知身在覆巢之下。夫過去問派別，講恩仇，分意見，諉責任，當此大厦既傾，一切皆成空幻，惟有樹立統一團結之國民的壁壘，共同肩負責任起來。不互怨，不自閧，不受離間挑撥，對此危殆之國家誓共同守護。於我强鄰，應坦白堅決，告以中國立國之最後的立場，不作游移模稜之詞令，日本在此範圍內之發展，必許，其逾此範圍者，必拒，凡此允拒之責任，以一致之公意負之。國民黨蔣汪胡等諸領袖及張閻李白等諸軍人幹部今日所最願者，即覺悟共同負責，先安定內政，解決方針，進一步準備今冬決定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之事。吾相信中國自身果能成爲精神上不可侮之國家，則日本將可刮目相看，然後兩府睦鄰令主旨有實現之希望。

對於五全代會之期待（二十四年九月七日）

中常會前日已決定以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當此內外交迫國命顯危之時，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將依過去之約言，定期開會，以處理政治改造之重大問題。現在距會期尚有月餘，大抵黨的幹部對諸要案正在準備解決之方法，是凡我國民果欲有所建言，則目前當爲重要之時機。

吾人首率勸國民黨幹部者，應趁此五全代會開會之前，特別開放言論之禁，徵求全國各方對於黨治之過去現在未來，爲自由之批評與建議，俾五全代會能集思廣益，爲政治上適當之解決。

人類美德之一，爲懺悔。國事至此，凡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享優厚機會之人，皆宜至誠懺悔，自咎負國。各界人士且宜然，實際上負政治責任者更不待論，是則自十七年以來執國家政權之國民黨更不容無深切之反省。

今日可言者，無疑地爲指導錯誤。今後之問題，在如何挽救錯誤！夫吾爲此言，與一般責備黨治者大不相同。蓋如失敗軍閥，無業策士，下野官僚，好亂政客，以及一般無政治意識之自私商人，或徒事寄生蟲生活之社會游惰分子，亦往往以詆譭黨治爲事，各都會中此類人頗不少。然此輩實無批評黨治之資格，以其本身並無擔任國事之品格及熱心也。吾人今所云者，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耳。

中國國家，其境遇及素質上有種種困難，故國事之不振，原不能盡責黨治。雖然，黨執政以來，近十年矣，其期亦不爲甚短。權力之大，亦爲過去政府所無。乃就今結算，則於建設國家之精神上物質上，皆未植得深厚之基礎，所有行政經濟軍事之各種組織，皆未達成功之域，尤於教育訓練組織民衆之基本工作，未得有效推行中山先生之綱領，以言對外，則中山先生遺教中諸策略，多年未能善於實行，始而粗疏應付，繼而瞻顧徬徨，終則大難臨頭，而實際束手無策。抑過去可以不論，無奈當前之事實，有雖欲諱疾忌醫而不能者。如近時國人頗注意義亞問題，觀察批評，不絕於口，實則中國所躬自遭遇之國難，其大於亞國問題者不知幾十百倍。中國所失之地，及其岌岌有喪失之虞之地，在歐洲可以建數國矣。中國百年以來屢遭外患而受屈辱，然縱在其最劣之時，如庚子辛丑間，國家未嘗有喪失獨立之危，而今則國家最後地位且岌岌不保矣。中國國民黨

濟近世以來久處於劣弱地位，此正中山先生倡導革命之主要動機之一。近年財政膨脹，一事無成，而國民經濟則已山窮水盡，今年洪水爲災，人民死亡以十萬百萬計，生者處屋頂樹杪，苟求延命，乃救濟之事，真如杯水車薪，災區之人民今且斷念於呼籲，或已力竭而聲不聞矣。

尤可悲者，中國在此對外竭力圖和之時，而內亂之斫殺，並未能終止。數十萬或近百萬之軍士，今在湘鄂間，川甘間，陝甘間，仍不得不辛勤從事於剿匪之戰，而人民之犧牲，更不可計矣。

吾人業報紙者，多年以普通公民從事自由職業，狹義的可謂不在其位。然而因自覺其爲國民一分子及中國先民子孫一分子之責任，又以其職業爲議論國事，平日復受社會優厚之待遇也，當此國難展開，頓覺置身無地。方晝夜焦思，祈求所以贖罪之道，研究如何可以挽回國事於萬一之方，則執政之黨，受中山先生之付託及全國之擁戴，有執行遺教遺囑之責任者，在此河山破碎，風雨飄搖之日，而行將召集其全國代表會於一堂焉，是則吾人之第一願望，自爲期待全黨尤其幹部諸人之至誠懺悔！其務必以粉身碎骨之精神，屏棄一切個人的團體的私意私圖，徹底重新爲中國前途解決出路！當不至仍如過去多年之敷衍塞責，而坐視神州禹域之竟至於亡！

九一八四週年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

今日爲九一八事變四週年之日，義應一言，以資儆惕。其言曰：人類於其私人生活

中，大抵皆有特殊之紀念日，尤以關於不幸事件者爲不忘。蓋凡死別生離之事，平時縱不省念，至其日則觸感慨系繫，不能自勝者，常人之情也。而倘有人焉，於歎逝傷別之外，更牽動身世問題；譬如家庭中落，沉淪逆境，舉目驚心，感觸今昔，是其所以紀念之者當尤摯焉。試以此喻國事，則此日之紀念九一八，大抵回顧過去之意義少，而感觸現時之需要多，吾人根據此義，殊不屑亦不暇以感傷文字點綴成文，惟願冷靜地平庸地說明時勢，解釋問題，以供國人之記憶，而最後略致數語於日本國民焉。

（一）國人應記憶，自九一八掀起之巨大風波，迄至今日並未止息，或者過去四年間所遭逢者，倘只爲風波之起點，而今後始漸接觸其核心。簡言之，此問題未嘗告一段落也。自九一八迄今，國人曾犯種種之認識錯誤。自九一八當時起至錦州問題止，其間外交上料斷之錯誤，爲一般人其後所公認；然塘沽協定以後，又犯一大錯誤，其性質與初期之錯誤不同，而其爲錯誤則同。蓋自經協定休戰之日，一部分人相信問題實際的告一段落，實則爲又一新局勢之開始也。積四年之經驗，證明重要一點：即凡強鄰在華之重要步驟，凡其達到目的之日，皆即爲新事態開始之日，而非糾紛結束之日。今夏之河北事件，爲塘沽協定後之新的重要步驟，其主張貫澈之日，國人未嘗不解釋爲糾紛之告終，而實則爲新幕之開始，此最近之例，不待詳釋矣。

（二）今日與九一八當時有一異點，即當年日本國策尚未確定，其國論亦未統一，軍人亦半係乘勢推演，非一一有幾許步驟之完全預定，是以當時可以有外交，而中國失其機。今日局勢則異是，蓋日本之國論與實力皆已統一於軍權指導之下，且已有一大系

統國策之確定，其對華政策，乃由其退出國聯廢棄海約以後，根據對世界政策，並適應現時世界形勢，相連而定，致其性質斷非尋常可謂外交方法所能牽動之者，雖其施行之際，亦偶有一時之急穩顯晦，而方針目的，則百變不離其宗者也。尤以近勢觀之，殊採急進之手段，大抵今後仍將儘可能的急進、故今後一切之推演，較過去四年間當係加速度為之也。

（三）然則其政策之全貌如何，粗淺簡統言之可分三層。第一：日本指導並守護下之東北現局，須中國承認；其意以為僅默認為未可，須中國自行放棄其四年在世界外交上之立場，換言之，即精神上自行認錯，翻然改途，以公開承認之。第二：則為華北，現時先假定五省。此華北區域，須精神上事實上皆成一特殊區域。雖不必其形式上定脫離其中央政府，但實際上則須做到特殊狀態，彼在此區域內，須有政治的經濟的特殊地位，使與東北漸打成一片，同時當然須於內蒙有所設施。第三：此外中國全境，消極的須一致的不反對此種情形，所謂不反對者，非只取締宣傳，解消組織，須從思想上教起，故於教育問題頗加注意。積極的，則須得經濟的自由發展，國際上則在共同防赤目標之下，欲中國一切追隨。此外尚有二要義：一則望中國改變現行政制，一則不願中國得歐美國家經濟財政上之助力。惟須記憶者，以上為整個一套，不可分離，綜合而看，全中國為其政策之對象，現時則特重華北也。

以上為現時形勢之一斑也，茲將略論其事。憶九一八後，一時國內曾盛行玉碎瓦全之辯，實則就本質言，欲爭碎須先成其為玉；而就事實言，雖甘為瓦而苦仍不得全，此

過去迄現在之情狀也。中國出路根本在己身，即必須其國家組織，政治效率，經濟力量，國民品性，能値得人敬重，方能得到敬重。國人自省，果何如哉。九一八者，乃積數十年怠惰散漫粗疏腐敗之原因而成，此四年來國難之增進，又係九一八後依然怠惰散漫粗疏腐敗所使，今者問題之重大與嚴重，又過於九一八當時者遠甚，而形勢分明，不容閃鑠，此最近之未來，乃國家運命之所繫，國人於此當知所勉矣。至於中日關係之將來，吾人就原則言，完全樂觀，就現實言，則猶待努力。中日兩國民將來定可提攜共進，而現時尙隔一間，此中國國民所亟應自行努力者。何則？欲世界人俱尊重中國之統一獨立自由，必須自己爲統一獨立自由奮鬥。蓋此皆應由自己掙扎得來，非他人所能贈與者。日本，世界一强國也，中國自省爲何如國，在中國現勢下而言提攜，恐徒美其名耳。吾人願吾同胞一致注意者，不必縈心於日本政策步驟如何，宜問自己如何。我同胞所以自愛其國家者進步一分，則外交環境改良一分，此誠艱鉅之事業，國人今日蓋知之矣。吾人所願寄語日本國民者，只簡短數語，即中國人應認識日本之力量與需要，日本國民亦務應認識並同情中國必維護其國家之統一獨立自由。中國所希望者，其實不過只如日本政治家近時常對歐美人所云之中國應自力更生，但求日本事實上行此標榜，爲願已足。中國人具有救國與睦鄰之誠意，但望此二者能一致耳。

勿自促國家之分裂

（二十四年十二月三日）

時局焦點在平津，平津重心在宋司令，故願對宋氏進一言。

二十九軍自六月以後之駐華北，原爲特殊情形。蓋在六月爆發事件，宋氏已辭察主席之職，當是時關黃兩師已離河北，河北餘兵甚少，中央不能再求兵，假使當時有力要求二十九軍退出，恐勢將步關黃之後矣。是以該軍之留此間，實際上乃該軍自身辦交涉之結果，此無庸諱言者也。

北局之壞，至六月而極。黨部撤退，軍隊調開，平津間幾乎一空，二十九軍駐紮此間，於大局，於地方，皆爲有益。宋氏及該軍幹部迄今爲此支持局面，煞費苦心，此亦國人諒解者也。

最近半月來，宋司令當爲全國中最感覺重責者之一，其困難與焦憂，或多爲局外所不能想像，此數日中恐爲尤甚。吾人局外，不甚悉外交內情，當此機微之時，亦不必作具體的探討，更不願對當局者作何建議與主張，惟關於如何決計之前，有兩種前提的原則，或者值得喚起宋司令之注意。

夫今日中國遭逢之問題，大事也。以全國之智力能力且無良策，豈一軍一長官之力所能勝任，故宋氏及其幹部而無良策，此不能爲之咎。再退一步言，時機甚迫，既無良策，又不容無策，是則此時所謂之策，不必問可知其不良，此亦無可如何者。雖然，有前提焉，其一：無論如何，要之不容自促國家之分裂。蓋縱捨義理而專講利害，則欲圖苟全苟安，亦必須在統一的規模之中得之。一旦分裂，則北方之一塊土，對外實際成爲無主權非國家之一種組織，完全無自主之力，而對內則對全國國民須負分裂國家之責任，且因此分裂，使國家全部政治上經濟上皆受重大影響，是以爲維持地方，則地方實失

其保障，爲屏蔽國家，而國家立受嚴重打擊，退一步，卽欲專顧本軍本人，其奈時勢紛糾，內外交迫，其能維持者亦甚僅矣。是以當此千鈞一髮之時，應認定無論如何，必須保障國家之統一，爲公爲私，爲國家，爲地方，皆須守此最後軌道。說者或曰，如此則外交辦不了，吾人敢請注意，世上之言外交，至親善，提攜，合作，止矣。若云非分裂國家不能辦外交，恐世界無此情理也。其二：上述者爲常理，然假令常理不能通，當局者另有一種自信，以爲別有維持地方之道，卽敢以最小限度之請求進。卽當局者須以自身之名義，公開負責，萬勿托詞於民意是也。民國以來，如張作霖氏之在關外，嘗數度獨立，其事雖係內政問題，而張之爲此，概爲自己處斷，自己負責，未嘗諉責於人民。今日北方之事，乃國家遭遇重大之外患，與民國以來內政上之糾紛，毫無類似之處。宋司令及其幹部若另有自信，應公開述其眞相，以己身負責行之，不可諉爲民意之要求。試問中國良民誰要求其國家分裂者！中國歷史上兩次遭亡國之禍，失地喪權，其例尤多。故一民族之走惡運，處逆境，本常有之事，然斷無民意自動的要求分裂者。名分所在，是非所關，責任所係，此不容含混者也。

或者曰：以子之意宜若何？曰：爲宋司令及其幹部計，宜一方對外懇切說明維繫中國統一之必要，勸其勿須走極端；一方對政府申述環境危迫之實情，自決一適應現局之辦法。其能解決也，幸也，倘竟不能　是則國家整個的問題，宋司令可以告無罪於國人矣。

再論學生問題

（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最近學生問題頗有可慮之情形，凡關心教育者莫不認爲有危機之潛伏，吾人日前於學潮感言文中已論之，茲再分兩點質其意見。

第一：所望於各級政府及學校當局者，仍本初衷，宜決心不論在任何情勢下，必保護學生，維持學校。對一切學潮，始終以單純的學生問題目之，勿使其政治化。國家辦教育，不能無紀律，而維持紀律，宜始終限於根據校章之普通手段，尤側重勸告戒飭，而不用懲罰，蓋察近時政治或教育之當局者似注意一部分學生之政治的動機，教育部之政策，迄今甚爲穩健，惟今後若學校之紛擾不息，各地取締方法恐有分歧，而偶一不慎，則牽一髮動全身，頓時將成不可收拾之狀矣。近時情形，誠不保有爲特殊政治運動者之勢力影響及於學校，而學生之中亦誠不保有別具政治動機之人，惟此皆非主要之問題也，何則？國家今日之絕對需要，本在打破一切政治的歧異，而集一切「愛國意識之中國」於救亡建國惟一的旗幟之下，是則對於有任何傾向之政治的意識之人，原則上應一視同仁，政策上應消弭歧異。其人物，其主張，苟爲國民的，皆宜在設法合作之列。故政治的傾向或動機之問題，在今日嚴重局面下，應不成重大問題也。且審察政府政策，近月以來本欲爲全國大同團結而努力，有力委員如馮玉祥氏在去冬代表大會之時，即有大赦政治犯之提案，數星期前本報亦曾略記之。而此種主張並非個人意見，行將成爲具體的實際問題，此無他，國家絕對需要其愛國的分子合作，而此需要已久爲一般所認識

故也，夫過去政治犯若可不究，則並無觸犯國法事實之學生縱意見偏頗，感情衝動，自當然在優容之列。政府機關所宜注意者，惟在如何杜其潰決，以防範爲保護而已。吾人身居平津，對於華北教育之前途尤爲繫念。特望此間之官廳及學校當局者，對學生界仍貫徹其保護維持之初衷，不爲局部事實動其信念。凡學生之觸犯紀律者，始終以校章解決之。同時對大多數學生，務盡誠懇指導之能事，吾人服膺誠能動人之說，以爲果秉至誠以勸導，未有不生效者。最要在獎勵學生，精研國是，當局者務設法使學生多知時事，並鼓舞其希望。吾深信在中國人自救之大纛之下，一切感情思想之歧異，終可融化而爲一體也。

第二：所望於學生及指導學生者，近月以來之學生運動，皆團體行動，團體必有組織，組織必有指導者。吾人感覺此等指導者之責任特別重大，而願盡數言。蓋吾人局外觀察，以爲最近如平津學校之若干事實，甚爲可慮，如北平高中之事，如北大驅迫赴京代表之事，即皆非增進學生救國運動信仰之道也。學生界首宜以兩點取得信仰。其一：凡行動皆紀律的。其二：勿於學生內部自啓紛擾。蓋須使社會信仰學生界之行動單純而統一，誠摯而正大，不貽反對者以口實是也。學生界之指導者，須對國事爲客觀的詳細研究，須隨時知國事在如何階段，有如何前途，本此以認識學生救國運動在現階段中有如何意義，是何種使命，然後審慎地決定其步驟。由此而論，吾人頗疑學生界指導者之認識不盡明確，因而其方法步驟不盡妥當。簡言之，吾人以爲欲使學生運動收救國之效果，其對於社會，須以紀律的行爲招致同情，以收感化誘導之效，不可急躁從事，致有

時陷於無紀律及褊狹之途。吾人以爲國事前途。其遼遠而重大，其間之曲折起伏尚無窮，國家各方面之需要鍛鍊者正無限。學生界宜注意於鍛鍊自己，以資格社會，此爲其最大使命。倘以爲學生界本身任目前局面下即可如何盡實際的職分，因而或以爲訴諸直接行動，即可漸達一種政治的目的，此殆陷於主觀的錯誤也。最近國難非常敎育之研究甚盛，此學生運動之正文。今後宜專力促進政府及學校當局解決此問題，而學生大衆在國事現階段下宜團結內部，統一意志，以埋頭鍛鍊，從事於此，此外凡足以妨礙學業或招致紛擾之事，皆力避之，此似爲目前最急之務也。至於學生內部最宜注意者，首在尙紀律而尊自由，少數劫持多數，或多數壓迫少數，皆非健全之現象。吾人希望全國青年以親愛之感情，秉自由之意志，以一致團結，爲紀律的組織的生活，而不願見學生界本身有用威力起紛擾之事故也。

脫稿至此，知北平清華大學全體敎授因學生請求免考而辭職。清華爲最高學府，考試乃學生本分。救國運動，須以不礙學業爲限，否則將失同情，且勢不可久。吾人切盼清華學生爲全國示範，昨日之事宜依敎授會之正當主張而妥善解決也。

廓清內憂之亟務（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自去冬華北問題勃發以來，在團結救亡之呼聲中，國家精神上頗有一種進步。惟最近現象，又多杌隉，外患毫末未減，而內憂又已紛呈。國府二十日維持治安緊急辦法之命令，即其防範手段也。

吾人以爲此種現象須迅速加以廓清，其方法則須各方反省，共同努力。請試言數點，與海內人士共同商榷焉。

其一：國府二十日令云：「現代一切國家，凡以充實一切國力復興民族爲任者，無不以嚴維秩序爲首務。社會秩序，一經擾亂，不待外侮之來，亦陷國家於危亡之地。」此義也，於理於勢，皆爲當然。任何國家，不容自擾，任何政府，不能旁觀。故從事救國運動者，事實上必須守紀律，遵法令。否則，不論理由如何，必至受法權督權干涉而後已也。抑數月以來政府方殫精竭慮，研求大計，各項工作，俱未懈忘，此事實也。以弱國膺大難，安危存亡，繫於此日。一切舉措，固絲毫不容輕率，或以客氣出之。吾人一方倘甚慊政府當局對國家大計籌之未周，或爲之不勇，然同時不得不望各方之具救國熱忱者，瞭於內外之大勢。願以監督扶助及增强政府之態度，求達合作救國之目的，勿過焦燥，或存成見，致於政府之間多生無益之糾紛。就學生運動而論，原則上固應自避政治化，恪守校章，不礙學業。蓋號召全國最有力之運動，莫過於單純素樸之學生運動，一涉黨派與政治之漩渦，則力量反減少，影響反減輕，且亦勢不可久也。

其二：近時國事有一大癥結，而一般所不能論或不欲論者，仍爲內爭問題。吾人主張一般學界避免政治化，但同時不能否認國中確有秘密或公開的反政府組織之存在。夫以政府維持秩序職責之必要上，對於任何擾亂之行爲及破壞之陰謀，固皆不能放任，今日依然，無可特論。惟自一國家救亡大計而言，政府之今日政策辦法，自不能僅以過去之嚴峻取締爲滿足，要宜注重感化，求消融於無形。推料政府當局之方針實亦如是。吾人

以爲中國今日應簡單立一原則，曰：除喪失中國國民意識，其行爲思想違反國家利益者以外，皆應團結合作。夫政府者，有領導之權責者也。政府誠能本此至公至仁之精神，所以誠意貫澈之，則向之所謂反政府者，其大多數殆能爲誠意所感格，進而與政府合作，此消弭內憂之惟一方法也。爲政治活動者，自有動機不純私而非公之人，雖嘗係少數，尤其廣大之知識界，其私人生活，多刻苦安分，無權勢之野心。人既不爲私，則雖主張偏激，感情錯誤，原則上定可感化。國危至此，全國充滿煩悶不安之人，而煩悶不安者，實皆國民之好分子，遠優於行尸走肉漠不關心之輩。數月以來，華北危殆，全國憤憂，對此激動之人心，惟宜力加安慰，邀致合作。吾深信在政府健全的領導之下，幾許情潮，可以消釋，所慮者爲隔閡與刺激，誠恐使原有成見者，更趨極端，本來單純者，漸懷敵對，則團結救國之障礙大矣。

其三：特別關於教育問題，希望教育部速參照專家意見決定國難教育之適當新方案，着手實行。蓋察學生界之不安，多由責任觀念而起，卽國危如此，上課受考，皆似無益，故爭欲得非常鍛鍊，以爲報國之用。其思想嫌太簡，而動機則甚可貴也。中國國難五年矣，從此尚不知若干年，整個教育之目的，應爲造就擔當國難之人才，不待今日而始爲非常，且與經常成同一之意志。學生界過重視非常云云者，心理上之焦燥使之然也。雖然，關於科目設置，教材選擇，及訓育體育上之問題，根據時勢需要，固應有所改進。近日各專家發表意見不少，教育部正式蒐集之材料當尤多，所望迅速整理，逐步推行。此對於一般學生實爲重大之安慰。其應注意者，則改革課程，增加訓練，皆教育上者

通問題，重任責行，勿事官僚。至於平津學界問題，吾人盼政府權力之施行，始終以達到扶助維持校章校紀為限，想以愛護青年為己任之各級當局皆具同感也。

日本之暴力政變（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東京昨早發生五一五事件以上之大事件，其經過詳情，善後辦法，因日本檢扣新聞，尚無詳報。在本文撰稿時所知消息，大概以路透社電訊為主。惟事件之主要事實，業已略明，卽昨日清晨，駐東京之第一師團一隊（據路透消息為三千人）突占總理大臣官舍等處；岡田總理大臣，高橋大藏大臣（昨夜最後所見日陸軍公報，謂僅負傷），齋藤內大臣，教育總監渡邊大將皆遇害，最後聞牧野前內大臣亦生死不明，事發後近衛師團奉命彈壓，秩序恢復，其首領據傳為大佐野中。東京當卽宣布戒嚴令，其後不詳。

本事件之性質，與五一五相類而重大過之。卽五一五時，為少數陸海軍下級將校及一部軍人以外之人，臨時組織團體，實行暴動，犬養總理外尚有被襲者，惟以人少，未達目的，昨晨之變，則為現役軍官率領正式軍隊一部分之行動，其目標似在對於元老重臣及內閣領袖為一網打盡之計，軍部首腦亦受狙擊，政治最高幹部一時死數人，誠空前未見之慘劇也。

五一五時，出事後卽發表，此次迄昨夜十二時尚未得見東京發出之正式消息。同盟社電訊惟報告已向第一師團下戰時戒嚴令一事（最後已見日陸軍省公報，但甚簡），此可知問題重大，更超過五一五。惟因此使各國關心之人，不獲早聞事變善後之方法，殊

詳情也，只能根據所知事實以為判斷，則：其一，無論昨早暴動之人數及尉校若何，其行動目的都在製造政變，而非叛亂性質，目的既達，秩序自然恢復。昨午消息，東京業已平靖矣。其二，問題善後，甚關重要，昨日東京檢扣新聞，大抵因此。即繼任內閣之任命，與事件之處分，皆須緊急決定，而其事復皆有複雜困難之性質也。

至於對本事件之具體的考察，宜待全部事實大明之後。惟在現時已有可言者：（一）五一五事件以後，本尚有數次陰謀之敗露，只以受阻於未然，其事遂付諸秘密。是以昨晨之變，其結果雖驚人，而由年來日本一部分社會思想之險惡論，則固隨時可有，並不足異。所異者，近月來日本報紙方盛傳軍部統制之已臻強化，而又觀此次之巨變，使世界論者不知日本少壯軍人於政治之急進，究到如何程度？及懷抱激烈思想者之究有若干勢力？與夫日本究如何始能維持國法軍紀之常軌？因而甚覺疑不解於日本畢竟何所之也。（二）近年之日本情形，殊不能以常理常情論。如五一五事件，處罪之輕，即出於外國人之逆料，永田事件，今方在公判中，為相澤辯護者仍甚有力。此次之事，據昨晚日陸軍省發表，謂「青年將校等襲擊之主旨，在以際此對外重大之時局，元老重臣財閥軍閥官僚政黨等將破壞國體，故欲正大義以擁護國體。」讀此可以知軍部目前對本事件之態度。（三）日本政治上之善後方法現尚不明，一般外國論者，殆將冷靜注意日本輿論之歸趨及其力量，然後據以判斷日本之前途。誠以據世界之普通觀點，此種暴力行為，斷不能達到改革政治之目的，日本久為法治國，今如是焉。而此次遇害諸人，皆為穩健重臣，高橋尤負內外之望，衡以東方的忠君愛國之義，日本輿論果對於此次事件作何

批判？以及其批判之有何種反響與效果？皆爲世界論者所注意者歟。至於由鄰人之中國言，中日甚近，糾紛正多，而關心日本，實亦較甚。吾人聞此異變，惟有代爲惋惜。同時則願日本今後之政治家軍事家與其專號心對外發展，勿寧先整理內部！因日本國民所宜憂者，不在外而在內也。

東京兇變之國際觀（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東京兇變之善後，迄昨晚尚無確聞。（一）行兇者昨仍盤據總理大臣官舍，據聞正在談判，將許其回營。（二）內閣後任尚未定，呼聲最高者爲近衛公爵。現閣員在宮中辦事，以待繼任問題之解決。（三）陸軍領袖昨早會議，與解決時局有關。東京於昨晚三時特任戒嚴司令官，一般秩序已照常。（四）昨知高橋仍以傷重殞命，而西園寺牧野伯免於難焉。

本案發生，世界震動，各國論者多慮日本此後對外更強硬化，極端化，尤推料對俄戰爭之追近，俄京觀察，亦傾於悲觀。茲將專就此點，加以考察。

第一：吾人不盡同意日本對外關係因此即有急遽變化之觀察。其理由：日本國策早已決於軍部。而軍部方面早爲絕對積極。即所謂元老重臣主旨上無反軍部者，最大不過在方法上有所進言而已。而事實證明近年日本之行動，業已充量進展，其未做到者，皆經對國際的軍事上經濟上打算而然。是以即令今後日本政局之變動悉如實行暴力政變者之意，殆仍據現在之打算，繼續本來之強硬與積極，事實上恐無更急遽之變化歟？

第二：從國際影響論，本事件自與日本不利，此無他，英美俄等本已得設重的恐日病，其對策只有堆頑增張軍備，餘事不談，談亦敷衍而已。最近日本甫有調整外交之空氣，而又出此巨變，一般西人腦中勢必更認日本國家為不可思議，尤其對日本更感恐怖矣。且國際折與，皆以政府為對手，其判斷一國之政情政策，皆首重其國政府領袖之言動。各國之重視日本外交者，聞此兇變，能不茫然若失乎？彼等今日對於所認為代表日本之政治領袖，方根據其言動，以定已國之對日政策，進行其對日外交，而同時不知此等領袖之生命能否保至明晨，則尚有何真摯的外交之可言乎？無論如何，此當為日本之重大損失矣。

第三：本案如何處理，及政局如何善後，各國朝野自極端注意之，因藉此可略明日本自身之如何演進也。關於此點，西方觀察或與吾人不同。如昨日盛傳將以近衛與荒木真崎合作組閣，西人一聞荒木真崎之名，或即目為極端派之勝利，實則亦不盡然。察日本今日欲收拾時局，安定軍心，恐實有使荒木真崎登台之必要，真崎受一般青年軍官之同情，恐尤不可少。然要之此為日本內政問題也。至就對外而言，林川島當政，並未表現緩和，斯荒木真崎再起，又安知其必格外猛進。要而言之，日本乃支配於一種大勢，軍部領袖不過順大勢而推行，是則較得一般激烈軍官信仰之人反較易於駕馭矣。惟新閣對此案果如何處理？實可注意。蓋可以表示日本今後對法律對軍紀對道德人道之究極觀念如何，因而於外交上亦將有最後的決定的影響也。

第四：由中國言，中國感覺利害，較其他各國尤切，但我國凡稍能深思之人，當不

細與夫之究變在目前對中日關係有特別之影響。何則？中國對於所謂積極強硬，已慣聞慣受，只有自守一定限度，並不問對方內部如何變遷也。雖然，有一種感想焉，中國人較深研注意於日本之文化及思想，亦較易理解之。此與一般西人不同。吾人若置中日關係不論，而專研究日本己身，則以為若此次之變與日本己身關係甚大。誠以日本現行政制乃據憲法而來，憲法為明治帝欽定，而前者被害諸人或在憲法上有輔弼之重任，或為宮中近臣，直接君主。且其人多為明治以來之勳臣，又不犯法瀆職，今少數軍官擅殺之，而自稱為彰大義護國體焉。日本傳統思想之精華所恃以維新建國者，今已非復在東洋文化中所可講解之正常的解釋矣。其禍其福，日本國民應自辨之。

王寵惠日內入京（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

王寵惠氏已於十五日離粵過港而北行，不久當可到京。此來聞攜有胡漢民氏函件，又在粵數日，曾研究大計，有所決定。意者胡之入京，與兩粵今後之態度，皆與王氏在京協議結果如何有關。則王氏此行，可謂近時政局上之重要一幕矣。

全國近日大抵甚注意廣州對大局將作何具體建議。據十三日廣州電稱：「王胡等會商結果，決定救亡方法，惟自力更生。其要點，（一）救中國者只有中國人。（二）須上下合作，且要生齊生要死齊死之精神。（三）胡入京，使京粵主張一致。（四）樹立全國擁護之中央政府，集中國力以赴國難。」按此當為廣州官方許可範圍內所發表者，故多屬原則論，無具體策。夫既稱大計，自不容輿論宣洩，且吾人旁觀批評，毋寧以嗣

漢民氏近日公開發表之言論或已過多，就以胡氏本身，爲政府最高責任當局之一，中執會常委主席，不能以在野論。當此安危關頭，凡領袖人物之言動，其影響國事者甚機微也。據此理由，吾人將不期待廣州更發表王氏北上所攜之具體意見，而願就所發表之原則加以研討與批評焉。就上述廣州電觀之，第一：其意見重點，在自力更生。易言之，不作架空計劃，僥倖企圖，惟憑自力負救亡復興之責任。此義也，全國任何人當無異議。第二：胡等主張須京粵一致，全國上下皆合作。此亦毫無疑問之當然主張。第三：該電中有「樹立全國擁護之中央政府」一語。此條殆甚關重要。其意似主張須更改進政府，而其所謂全國擁護之解釋，恐尚不止於團結京粵，而希望更大規模之合作，此與近時進行調查中之特赦政治犯案似同一動機，而更含積極性者歟？

此外胡漢民氏於十三日另發表長文，解釋民族主義。其警語有云：「我們要發動最大的民族復興鬥爭運動，自力更生，抵抗一切帝國主義之侵略。」—「我們今日深懼的，是民族意識之含混，民族情緒之頹喪，簡言之，是民族主義之被遺忘。結果民族淪亡，所謂自力更生，也終於無望。所以我們企求一革命政府，要固持孫先生的民族主義之消斂，充分激發國民的民族情緒，繼續領導偉大的民族復興鬥爭。我國民與其青年們要固持孫先生的民族主義的精神，激發全民的民族意識，追促政府依從全民族的固志和需要，徹更廣大更普遍的民族復興運動，黨和政府不能如此，必將成爲革命的對象。」此與前述廣州電對照，可知胡氏之中心主張，爲確立民族意識，振興民族情緒，而發動最大的民族復興運動，其所謂自力更生之解釋在此，亦年來全國知識界共同之認識也。

吾人願總括的略述其批評與希望。曰：第一：國家環境今極險惡，救濟之策，在先除內憂，其問題最大者，在如何消弭各種政治上之歧異，而成立合作。此事甚大，非空言所能辦也。是以吾人認為如胡漢民氏在領袖地位之人與其旁觀致慨，不如迅速到京，躬自負責推動。第二：邀致全國上下合作，須有澈底精神，不容多為例外。前述粵電云，「救中國的是中國人」，是則其當然之轉語，「凡中國人皆應企求其合作」。易言之，除喪失民族意識者之外，皆在合作之列。此當為今日執政之黨所應採取之精神。第三：同時有特值注意者，國家運命所關，不容輕率處理。粵電所述王胡等救亡意見，有集中國力以赴國難之語，此在年來殆早為老生常談，究之國力如何集中，及集中之後是否足赴國難，此皆負責領袖須具體籌策解決之問題。第四：因此國家目前之急需，在樹立真正強固賢明之政治中心。此中心者，實際上足代表現時全國之現有勢力，精神上並足代表全國國民與青年之愛國熱情，同時亦了解其心理，且愛護之。然而關於政策之決定及推行，則此中心團體須自負其全責，不觀望，不推諉，不為虛譽之求，不存客氣之見。此政治中心之人須如一個人，生死榮辱，誓必與共。始則各攄其天良，貢其知識，研讚辯論，不憚求詳，迨一旦決定焉，則共同擁護，共同負責，勿中途而游疑，或失敗而諉過。所謂上者能如是，然後可以感「下」。不然，國人尚不知所謂領袖諸人是否真誠為國事而合作。及其合作之是否可久，如何能使全國有「生則齊生死則齊死」之精神哉？第五：中國所缺者，倘非意識感情上之問題，乃組織上之問題。國難過大，經濟力及其他之力又微，組織的政治運用經驗復淺，故最長者，為人人雖愛國，而相銷相抵，終

成誤國。今日之事，首先在力健全政治的中心組織，此而成功焉，其他迎刃而解矣。關於此點：吾人亦甚盼望胡漢民之擕兩粵信任而入京，不然，倘僅在港粵間發表意見，似與國事少益，而遠東時局之機微如此，恐結果且不止少益矣。

今後之大公報（津滬大公報社評。下同）（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一日）

本報以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創刊於天津，民國十五年由新記公司同人接辦，迄今又十年。幸承全國各界之同情贊助，得植其事業基礎，更自本年四月一日即今日起，於上海天津兩地同時刊行，謹乘此機會縷述本報今後經營之旨趣，以奉告全國愛讀諸君，而乞其鞭策與呵護焉。

吾人所首願訴諸全國各界並信為各界諸君所同感者，在國難現階段之中國，一切私人事業原不能期待永久之規畫，即規畫矣，亦不能保障其實行。倘成覆巢，安求完卵。藉曰避地經營，實際又何所擇。是以首願我愛讀諸君諒解者，此次本報津滬同刊之計畫，既非擴張事業，亦非避北就南，徒迫於時勢急切之需要，欲更溝通南北新聞，便利全國讀者，而姑為此非常之一試是也。

本報同人認識祖國目前之危機異常重大，憂傷在抱，刻不容紓。回憶十年來服務天津，多經事變，當年中原重鎮，今日國防邊區，長城在望，而形勢全非，渤海無波，而陸沉是懼。尤自去夏以來，國權矇昧，人心憂惶，蓋大河以北四千年來吾祖先發揚文明長養子孫之地，今又成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國難演進至此，已非僅肢體之毀殘，而竟成

膿心之破壞。此而放任焉，中國之生存已矣！本報同人自慚譾陋，徒切悲悚，惟於焦心焦慮之餘，以爲挽回危局之道，仍在吾全國各界之智慧與決心，因而痛感負有灌通國民思想感情責任之言論界此時更須善盡其使命。同人等因願自津滬兩地發行之日始，更隨全國同業之後本下列諸義以與國民相見。其一：本報將繼續貫徹其十年前在津續刊時揭明之主旨，使其事業永爲中國公民之獨立言論機關，忠於民國，盡其職分。同人尊重中華民國開國者孫中山先生之教訓，而不隸籍政黨，除服從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報經濟獨立，專賴合法營業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廳或私人之津貼補助。同人等不兼任政治上有給之職。本報言論紀載不作交易，亦不挾成見，在法令所許範圍，力期公正，苟有錯誤　願隨時糾正之。以上爲本報自立之本。

其二：同人認爲在國難現階段，惟民族團結爲自救之路，因此對於凡有國家意識自覺爲中國人者，原則上皆表好意。凡公人行動，苟其動機爲公，縱見解偏頗，原則上亦一律尊重之，所深惡而痛絕者，惟違背民族利益喪失國民立場之人耳，抑團結非空言所致，所賴討論意見，凝結感情。本報深願繼續努力於斯，在法律禁令之範圍內，公開本報爲全國人討論問題交換意見之用。同人深信救國利器爲動員輿論，輿論養成，賴自由研討，其紹介之責，本在報界者也。所願政府鑒於國難之迫切，民心之鬱悶，實行歷次宣言，保障言論自由，俾我全國同業得動員全國報紙以發揚民意焉，則不僅本報同人所希求矣。

其三：關於內政。同人認爲國家現狀，不堪再自紛擾，故以擁護統一和平爲其一貫

之標幟。然同時亦謀鞏固統一之道。首在政治之開明健全，故其屬望及督責政府者亦切。一般。去夏以還，默察全國心理，已一致集中於救亡。舉例言之，政府領袖之辛勤，全國學子之奮發，皆同一志趣也。然不幸因各方地位有異，見解難同，政情既複雜，而現象有矛盾。遂令全國一致決心救亡之空氣中，而仍多感情思想之扞格，此恐為目前最危之現象也。同人擬對本其良知之昭示，願誠為調和疏解之呼籲，當盡可能，剖析事實，衡量利害，不畏強權，不媚時尚，期以公正健實之主張，化全國各種感情思想上之歧異。雖然，在今日限制甚多之報界，此志固不易達，惟黽勉為之而已。

其四：關於外交。同人之志以為國家雖遭遇非常，吾民不應失其理想與常度，中國雖危弱，但對外應守合理的遠大之方針。夫問題最亟者，莫若對日。吾人所見，以為東亞兩大民族，將來必有互尊互親之日。其關鍵則在中國之自立自強。本報十年來甚注重中日未來之關係。故近雖嚴正反對侵毀中國主權之軍國主義的政策，但從不蔑視日本國家與其人民，今日者，兩國關係愈增重大，吾人願依其初志，更努力伸張吾民之公意，期免遠東之浩劫，同時將不斷紀載當前之危機，喚起全國之奮發。至於我立國精神，原為人類平等，故世界禍福，皆所關心，各國友誼，皆所重視，此則不待論矣。

以上四者，為本報旨趣之大端。亦過去愛讀諸君所共諒。雖然，今日者，就報業論，障礙太多，就國事論，局勢奇緊。在今後中國自決運命之嚴重期間，同人等對於中國言論界究能否有所貢獻，其貢獻究能否於國事有萬一之裨益？則殊非同人等所忍言。惟望全國各界鑒其夙誠，與以督促，使同人等若干自信為最堅之感情，與其粗淺之見識，

在全國同胞團結救亡之途中，得略收鼓勵及參證之效焉，則幸矣。至於今後本報紀載之更求充實，研鑽之更期深刻，調查之更望普遍南北，所志固然，殊無自信。今日先特刊華北經濟專號四頁，以爲在滬刊行之紀念，將求全國同胞刻刻不忘北方！此後對於建設上諸專門問題，願加意介紹之，惟乞各界賢豪之贊助而已。

改善取締新聞之建議

（二十五年四月二日）

本報在津滬同刊之計劃，已於昨日起實行，其旨趣昨已略述之。吾人於此，熟察國家大勢，內省報界職責，以爲有首盼中央及各省當局注意者，爲亟須改善取締言論之方法。請陳其故，幸垂察焉。

去年以來，凡論救國方略者，莫不以民族團結爲第一義。顧團結何自成乎？假令一般知識界人欲言者不得言，欲知者不得知，其感想如何，恐去團結之階段遠矣。夫團結云者，全國有知識人有同一之事實的認識，而爲同一的情感所鼓盪，遂自發的集於救國大纛之下，擁護政府，共同邁進之謂也。此所謂同一的認識與情感，在國難現階段中，本極易得之，國勢如此，認識何難，人同此心，不需鼓盪，故去夏以來之嚴重局面，本爲促成全國團結之最好機會也。雖然，有問題焉，蓋一般所認識者，徒爲事實大概，而不得其詳，當局者知之詳，察之審矣，而勢不能家喻戶曉之。況事關國命，責重而艱，在位者之苦心，與不負責者之焦慮，情感雖同，結論或異，於是不滿或不諒之心生矣。然僅此猶無礙也，蓋苟能就可能範圍多方以增加國民之認識，同時多方以團結其感情，

則不滿不諒之一部分心理終可易爲信任與諒解。最後除有私心有野心之極少數人外，將能一致，而此極少數人，將爲輿論所擯棄，是亦可無礙於團結矣。吾人持此見解，不抱樂觀，惟最近則頗懷憂慮，並認爲其關鍵之一，即言論自由問題。吾人廁身報界，深知當此國家緊急時期，政府對於取締言論紀載，有其不得已及必要之理由，其所賴者，爲取締應只限於最重大之事項。關於此點，中央本定有原則，即外交軍事財政之機密，不得紀載，危害國家利益之言論，不得刊行。此當然之義，全國應遵守者。然所慮者，各地取締之方法或有超過此根本原則之時，譬如各界討論國事之文字，若其本質上非反動宣傳，則雖意見與政府出入，利在許其自由發表。人民有擁護政府之責，同時亦俱有批評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擊官吏一部分行動之權。倘不尊重此權，則無所謂團結之可論矣。至於事實之禁載，則須限於極少，尤其對外問題，利在多發表事實，如華北危急，全國關心，關地當局，義應亦利在使全國隨時得知華北所發生及遭遇之事實。中國各地有外字報，或外人經營之漢字報，中國報受檢查，此類不受，外報雖紛載謠言，國民亦不能判斷之。夫報紙者，國民之耳目也，倘其所欲言者，報紙不能登，其所欲知者，報紙不見載，是耳目閉塞矣。既傷其情感，復不能使之了解事實，將何以謀全國之團結哉？又有一義焉。各界之間，不免有爭執，如近時南北偶有之學警糾紛，糾紛則有兩造，而兩造皆政府統治下之官吏人民也。倘報紙只許載官廳之公佈，而不得載學校當局之陳述或主張，則恐惹不平之感矣。政府處理此類事件，宜一以法律與事實爲衡，對各造皆許其自辯，而據事實與法律解決之，孰能有異言哉！報紙地位宜爲一切人之喉舌，宜

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表現於報紙。能如此，則人心翕然矣。此誠易如反掌者也。吾人因近月來之感觸，歸納一點，即希望政府改善新聞檢查辦法。謂宜（一）凡禁載及注意事項，由檢查機關列舉通知，其事項應限於中央過去決議之原則，此外概不禁載。（二）對各地報紙，於其出版後檢查之。如有違令違法之事，依法辦理，而廢止檢查稿件之煩苛辦法。（三）對於各界人之公表言論，力採寬大主義，凡批評政局政策及官吏行動者，除非其主張有陰謀反動之嫌，概不禁止。吾人以為此乃目前可行之簡易主張也。近數月來，深感政府當局精勤治事，擘劃多勞，而政府與文化界之精神的聯繫反有遜於數月前之凝固，此殊可惜，而且可危。是宜先使全國憂時愛國之人，自由言其所欲言，而知其所欲知，而後政府當局之精神易於貫徹全國，民族團結之基礎在此，報界本身之關係，則問題之小焉者也。

中國青年與日本（二十五年六月一日）

年來吾人嘗深切感觸，以為日本國民對中國青年問題，宜特別留意與相當同情。其理由不必贅論，蓋此中國大陸之前途，無疑的將為此輩青年負荷而進，而其志氣才能足以勝之。中國現已有不少之青年技術家，其工作之效率，道德之標準，體格耐勞之程度，鑽研技術之熱心，足以匹敵先進國民而無愧色。中國過去，有士大夫階級，其末流陷於文弱無用，今則此階級已不存，今之每一青年，皆求為和平事業之工作者。中國今日之問題，為工作者數量不敷用，經驗不宏深，而此等缺陷，將迅速彌補之。中國

在不遠年內，卽將有充分足用之工農技術家、科學研究者，與夫一切厚生利用事業的建造及維持之人，同時將有充分足用之各等級各部門忠誠服務之官吏，又將有無數之小學教育者及從事農村運動者，其人將俱安於薄薪，而不憚勞瘁。

中國青年過去易陷於好逸惡勞，今則不然。今日試參觀全國任何地方之中學，將立時感及青年風氣之不變，蓋皆樂受任何嚴格的訓練，其體力亦足以任之。尤値注目者，中國女子在過去爲世界最纖弱之人類，今則凡受教育之女性，其精神體力，與男性無別。夫論者愼勿以都會少數人驕奢淫逸之風氣例全國，全國學校青年，無論男女，實皆一般質樸。女子並不喜裝飾，不求虛榮，使起前世紀人於九原，將震驚於風俗之不變而不可辨矣。

吾人並不以青年現狀爲滿足，但深信今後定更有偉大迅速之進步。其原因無他，卽中國靑年現處於不得不反省不得不覺悟之環境中，此環境之鼓舞力與警誡力，非常偉大。除非下愚之人，孰能不痛感責任，勉求爲支持中國命運之工作者！中國教育家對於靑年問題，固亦嘗致忠告或鼂勉之詞，實則今日教育靑年者乃靑年自己，其原動力卽對於保國保種之責任觀念。教育者只須善加輔導斯可矣，大勢上絕無退步或墮落之虞也。

吾將進而希望日本人士特注意於中國靑年，而將先論中國青年之思想趨向。吾人願勸日本朝野明白認識者，中國青年思想，絕非狹隘自私的國家主義，亦非左傾的階級主義，青年一般不屬於任何黨，不肯從實傳，不崇拜權勢，非本國政治勢力之所能左右，更非外國勢力所能牢籠。且中國青年近年對於國難之態度，絕非反日抗日等名詞所可形

咨。蓋根本上只爲自立自存之責任觀念所迫、其所期者，惟國家之獨立，民族之幸福，其感情爲質摯的，同時爲反省的。現在中國一般青年之腦海中，不知有黨，惟知有國。且已能深刻認識日本，其自己立志之目標爲與日本青年同樣能勉力學術、服務國家，而爲有用之人。其國際觀，爲合作，爲平等，最後目標，爲人類共同幸福。其於目前中日問題，明強弱，辨利害，絕非過去之淺薄，其不甘於放棄者，只國命耳。吾因有感焉：世界白種國多，黃種國少，今之世界在科學上工業上經濟上軍事上依然爲白種優勢之世界也。黃種強國只日本，而其志在納東亞以超歐美，然試環顧四周，嫉忌而與之爭者何限，是爲日本計，當然須覓同伴，則自宜求之同文同種之中國，是則當然應同情中國青年，期待兩國青年之合作提攜。此無他，中國青年今日精神上已爲中國大陸之主人，五年十年後，即實際負責焉，其關係之重可知矣。日俄戰後，中國學生負笈東京者，一時逾兩萬，適文部省頒取締規則，留學生大譁，然風紀實劣，湘人陳天華憤而投海，遺書以諫，謂放縱卑劣不能成事。今日之中國青年，非三十年前之比，陳天華當年以死諫爭者，今幸免焉。中國青年之風氣及其重要，中國人且往往忽視之，日本人士恐更不詳。吾深望彼邦識者高瞻遠矚，研討及此。凡對華行事，宜以普通中國青年之願望爲標準，將來東亞安全幸福，由兩國文武青年協力謀之，此吾儕所切禱者也。

消釋內憂之道（二十五年六月八日）

粵桂形勢，報載不詳，其中有謠，有非謠。如日所傳桂兵已入湘境到衡，謠也；而

粵桂自組聯軍，宣言對外，則非謠。近來當局者只努力闢謠，而於如何消釋內變，倘未聞有實質的談論。就目前說，殆不能否認政局之緊張，且令人痛感國家正受嚴重的不利之影響。

吾人以為挽救危機之道，第一須責成西南尊重職守，維持國家常軌。夫國危至此，雖三尺童子皆知呼號救國；然任負政治軍事責任者，則主張態度，皆須慎重，且必依軌而行，否則徒暴露國家組織之不健全，是救國反足以弱之也。中國今日處非常境遇，華北時勢，刻刻增人煩憂，國家存亡興衰之一大問題展開於眼前。當此時也得各方負責官吏尤須共同協力，增強國家權威，俾政府能於外交上盡最善之努力。其事甚簡，即凡關大計，建議而不宣傳，更無單獨行動。軍人言行，亦應謹慎。誠以軍隊性質，貴守系統，尊紀律，重機密。其盡職國防，自應集思廣益，共同研討；然行動主張，却不許有部分的表現。不然，則失國家建軍之效矣。民國過去軍人喜發表通電宣言，此實國家弱點。近年以來軍紀確立，軍令統一，全國軍師長精勤服務，而不發表政治外交之言論，此乃中國軍事上一大進步。今日何日，更須確保軍隊之統一性，方有救國方略可言耳。根據此義，願西南軍政當局熟察國難之重大，及本身之職責，發言行事，宜努力慎重。近自定軍隊名稱，別為組織，此尤足減弱國家之力量，且有導成嚴重內變之可能，願西南當局更考慮之也。

自西南執行部政委會二日通電後，政府檢查機關對時局紀載限制甚嚴，其意當在顧外交，免激動，惟廣州報紙則早為公然之宣佈。吾人業報者對於檢查機關之方法標準，

向持異議，然今日則並不羨廣州同業之自由。何則？假定京滬平津或遠如重慶西安，倘亦如粵報近日之紀載，將隨時成爲外交上之糾紛。然近日西南之言論行動，則日方始終認定爲西南對中央之抗爭，絕不理會其主張與表示。由此可知西南此舉之實際的影響效果何在也。吾人向稱揚西南對建設之努力，對李白諸氏甚佩其精勤，然不能不警告彼等，務宜熟察全局，勿以愛國之動機更增加國家之不利也。

雖然，西南與中央隔閡已久，其眞相不能盡明，要之定非僅關於主張政見之問題。故事實上之安排得宜，及情感上之竭誠疏解，當爲最需要者。吾人甚惜中央蔡胡八委員赴粵不歸，未有政治談話。今日何日？對內有國民大會之籌備，對外有華北危局之支撐，西南諸人自亦必嚴重關切，故八委赴粵之未能作政治的協商，甚可遺憾也。側聞中央當局近正努力疏解，是亟宜乘楊德昭諸氏入京之時，速作具體商討。幹部諸人並宜盡力，卽如有疑忌之點，應設法改善，先求絕對緩衝，再進而討論政治外交。吾人願中央西南當局一致認識者，國民對於日來之內亂謠言的疾首痛心，認爲不可想像。萬一不幸，演成自殘之慘劇，大局更不堪問。近據各方闢謠，但事實的演進如何，各當局者須對國民負責審處之。

粵局解決後之政府責任（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粵局已定，桂將繼之。多年所謂西南問題者，轉盼一掃，政令軍令由是統一焉。此誠國事之一大進步也，雖然吾另有感。

目前觀之，粵局解決之日，即政府責任加重之日。此無他，粵桂成獨立之局面，自一體意義言，仍足為政府卸責分謗。譬如過去，國內政外交不能推動之事，倘可云此統一未成故，粵桂障礙故。自今以往，則完全在中央肩上。吾故曰：粵局定，而政府責任加重也。吾人默察大勢，以為中國今日亦至安，亦至危。何謂至安？統一大定，不虞分裂故。何謂至危？人心煩悶，亟待團結故。吾人以為中央今後能否善盡保衛國家之責任，繫於能否得到全國有知識有良心者之一致擁護與合作。關於此點，今後有待努力者倘多也。政府中人宜常反省以下數點：（一）過去八九年間之政治，迄未全上軌道，亦未能杜絕貪污。一部分高級人員放棄革命者之丰采，而官僚政治化，以致減損人民之信仰。（二）因政治無澈底之刷新，而徒見統治之強化，致使一部分知識分子不能心悅誠服，而感覺壓迫。（三）因經濟恐慌增加一般生活之不安，其中以農民之痛苦與知識分子之煩悶，尤為可憂。（四）國難日深，危亡可慮，一般對政府之責望，遂不得不嚴。綜合論之，近年國民之擁護統一，維持政府，乃因外患逼迫使然，非政府施政之信用得之。蔣委員長為全國多數公認最奮鬥努力之領袖，然苟論政府政績，則半年以來始差強人意耳。是以中國近年政治上表現之偉大的向心力，乃外患所促成，非政績所取得。凡有良心與常識之國民，雖覺悟擁護統一，為救國禦侮之前提條件，然同時實有不少之人對政治前途仍抱憂疑，此事實之現象，不容為諱者也。吾人於粵局底定後，向政府表示之第一希望，為加倍注意文化知識界之合作問題。側聞黨國大計，本擬於國民大會之後，開放政治結社之自由，是則在國民大會以前，即當有所表現。如取締集會統制言論，俱

宜儘量寬容。對文化知識界之各種言論行動，除非有礙治安，務宜加以諒解。夫爲國事有所行動與主張之人，純潔者多，有特別作用者極少，果其意見有偏，宜懇切指正，不必干涉。對學生運動，尤愛護到底。凡政府當局者，必須有傾聽一切反對言論之雅量，及尊重一切人民權利之至誠，方可以領導全民，完成救亡建國之偉業也。吾人平居偶念，以爲爲政府計，如帶兵十萬之陳濟棠，原不足畏，而一純潔愛國之獨立職業者，或一學生之批評感想，則足重視。何者？此中含有眞摯的輿論成分故也。吾人稔知中央當局有與民更始之決心，粵桂事了後，政治上定有進步。今以感想所及，更喚起其注意如此。各省市軍政當局俱宜竭贊中央，多爲攬集人心而努力也。

救國根本在政治（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粵局解決之意義，爲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統一障礙之消除，此誠千載一時，政府與國民俱應珍重此時機，深切反省，澈底努力，而政府責任尤重，吾人日前已論之矣。

吾人今願就救國之根本問題求當局注意，曰：年來因外患之緊張，使全國論壇幾無暇注意及一切政治上之經常問題，政府心理恐亦類是。此環境使然，但並非健全之現象也。吾人深信救國根本在政治，政治根本爲人民。在任何形勢之非常時期，救國與救民不容分論。蓋實際上非使人民有力，非使人民之一致共同奮鬥，則國家應付非常之力量不能臻於偉大也。吾人過去因外患緊張故，因內變繁多故，對全國各地關於人民生活及其權利之問題，未能儘量代爲呼籲。今者統一完成，政府鞏固，從此眞入於救亡建國時

期，則誠不能不多爲此種根本問題之討論，以期勿負此千載一時之良機。

然則其道若何？曰：政治之事繁矣，將只舉扼要之數點。夫自十三年以來，全國之同情國民黨擁護國民政府者，爲完成辛亥以來之革命；其所期待之政治，爲革命的新政治。十七年以來，外患內憂，重重壓迫。政府當局力不從心之事甚多，故可諒者宜諒，然應責者不能不責。今日之政局，爲十七年後政府最足有爲之時機。往者不論矣，自今爲始，必須徹底求政治全般之革新，以慰國民十三年以來之望。吾人以爲此乃今後救亡建國成敗利鈍之總關鍵，而不在外患之張弛緩急如何也。至於具體條件之最要者：（一）絕對廉潔。數月以來，中樞刷新，成績良好，政府信用，已增高不少。雖然，不能以此爲滿足也。十七年後政治上之病根，非一朝一夕所可消除，端賴積極努力，步步改進。自大體言，應使主計審計兩機關充實組織，提高權威。無論內外官署，苟有違法支出，甚至瀆職營私之事，一經糾彈，皆徹底處分。國民政府之監察權，應使其更能發揮效用。所有國營事業及一切關係國庫收支及購料等事之機關，更嚴加注意。倘發見弊端，不論何人，依法懲處。中國每年造就之專門人才及中上級公務員之優秀有能力者異常之多，正宜促成旺盛的新陳代謝作用，以期漸達革命的政治之完成。（二）擁護民權。近年各省創辦新政，頭緒浩繁，惟實績未如預想之良好，其易有之弊，爲忽視民權。如禁煙，善政也，然往往行之不善，下級官警往往有淩虐人民之事，而政府不得知也。又如築路，人民參加徵工，爲其應盡之義務，然官吏必須親切待遇之，凡人民之困難，宜爲顧慮。惟實際上各地執行情形則不能一律，政府當局亦無法洞悉也。吾人以爲政府宜以

命令或其他方法，誥誡全國大小文武官吏，無論何種施政，務尊重民權，切實保障。政府宜有糾察之組織，考核各級官吏與人民之關係，最宜為廣開言路，使各省各縣市人民得揭舉官吏惡政，而政府保護之，尤禁止對人民為法外之徵發需索。人民財產及營業，尤更有切實保護之方法。總之新政之成績不能論數字，應論民心。人民喜悅之政治，始為真成功之政治也。（三）解除農困。農民問題為政治上第一問題，此人人所常道者，政府甚注意之，然難獲速效，此亦事實所限，無可如何。雖然，有政府財力不能為者，有能為者，全國情形有最急者，有次急者。吾人惟求在政府力所能為之界限以內，對於情形最急地方，先為必要之設施而已。今年長江一帶有豐收之象，此誠國家地方之幸。目前全國中情形最緊迫之農民，首推甘青寧。青寧姑為全省，甘肅則河西最苦。吾人所聞之人民苦痛多矣，恐未有過於甘青寧者，艱苦之農民，除死或逃之外，在現時之軍政現狀下，斷無法忍耐也。然此事救濟甚易，政府應負擔該地方駐軍之發餉，而禁止其徵發。其違令者，政府應有保護人民之道也。至關於一般農民之問題非此文所能詳，茲僅揭標語曰：救國須救農，而願與全國論壇更具體商討之。

本報復刊十年紀念之辭（二十五年九月一日）

本報以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創刊於天津，主之者為故英斂之先生，入民國後由故王祝三先生接辦，至十五年因故停刊數月，改歸現在服務本社之新記公司同人營業，以是年九月一日繼續刊行，今日適為十週紀念。本社於今日特製十週紀念章，贈與服務十年之

職工三十八人，津滬兩社同開紀念會，並發表舉辦科學文藝兩種獎學金，聊資紀念。同人念十年來所受海內讀者同情之厚，回顧前瞻，悚惶無已，惟自陳十年來經營之得失，更祈讀者諸君之愛護鞭策焉。

本報於十五年復刊之始，規模狹小，全體職工約七十人，因中途退社及死亡，今在社者三十八人。社長吳前溪先生去冬辭職，只任公司董事，同人惜之。最不幸者，爲何君心冷之早亡。現時全體職工增至七百人，僅職員約二百人。十五年九月一日印行兩千餘紙，今津滬合計，逾十萬紙。憶復刊第一月總支出，約六千元，今津滬支出，不下十萬元。最初印報機爲小型平面機三架，今用高速度輪轉機，現時全國分銷機關，共一千三百餘處，除東四省不能寄遞外，行銷遍於各省。今春感於時勢之需要，自四月一日起於滬津兩處刊行，銷路愈增。其姊妹事業，國聞周報亦由兩千部漸增至兩萬餘部。此十年來事業進步之梗概，全出於讀者同情之厚賜者也。

同人自復刊以來，常以本報之經濟獨立，及同人之忠於職業自勉。此種觀念，幸獲有成。回憶十年經過，除第一年入不敷出，耗用股本之外，未幾即漸達收支適合。邇來工場設備之發展，皆以營業收入充之。現時工場財產，價值約四十萬。皆自然發達而來者也。多年因紙料昂貴，經營困難，三年前始漸有贏利。同人審念，爲保持職業神聖之計，對於職工福利，須有設施，故自前年起，創設養老備險諸基金，專款存儲，月累歲增。果幸而事業長久，凡我職工將不憂老病死亡。至於照章攤派紅利，及工友教育衛生諸設備，其事尋常，不必列舉。同人微志，願爲中國社會完成一經濟獨立的言論機關，

同時為我千百職工建設一鞏固安定的生活根據。雖十載經營，稍具基礎，然念來日之大難，惟有與國家社會同其休戚而已。

至於十年來辦報之得失　亦有願自陳述者。茲舉數端，敬承教誨。同人自然差堪告慰於讀者諸君者，約有三點。其一：中國社會對於報紙及報人久無正確之認識，蓋於報紙使命及報人職業之重要，多未有相當之體會。然此不能盡責社會，亦應自責自勉。同人十年來謹服膺職業神聖之義，以不辱報業為其消極的信條。雖技能有限，幸品行無虧。勉盡報紙應盡之職分，恪守報人應守之立場。十年來中國報業蒸蒸日上，同人廁身其間，幸未辱及同業。其二：本社為私人營業，同人為職業記者。故其所採方針，類於外國無黨派之普通營業報紙，蓋以採訪事實、紹介輿情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成見，有偏私。競競自守，十年一日。其三：同人學識譾陋，對國家社會之重大問題，不能有良好之貢獻，惟苟有主張，必出誠意，國難以來，發時感事，晨夕不安。但本良知發言，不計利害毀譽，錯謬定多，欺罔幸免。以上三者，同人之所自信也。雖然，愧念十年來全國讀者愛護期許之殷，及國家社會需要報業解決問題貢獻意見之切，回首前塵，驚心今日，誠不得不深感其能力薄弱，有負讀者。蓋同人嘗念其有應盡之責任而未盡到者：第一：報紙生命，首在新聞，當應能反映中國之全部重要問題，以滿足救亡建國途中國民之一切需要，所志宜然，未達萬一。第二：尤缺陷者，各國報紙近年莫不注重關於國民經濟之紀述與主張，中國亦亟需之，同人雖願努力於斯，而十年未邁初步。第三：近代報紙本有國民外交之意義，以擁護國家利益為其主要使命。本報復刊以來，雖甚留意

於外交問題。然猶常憾見識不足，或主張不勇，故無曲突徙薪之功，徒感焦頭爛額之痛。第四：報紙為人民共用之工具，凡各地疾苦，各界煩悶，皆宜勉為宣達，以期政治日新。此雖同人素志，而實掛一漏萬。第五：同人篤信輿論之鍛鍊，賴於知識之集中，故十年以來，祈求各界權威與之合作，辱承不棄，常得有披露專家意見之光榮。然所惜者同人努力不足，未得普遍求教。第六：現代報業除刊行報紙外，應為社會實際服務，凡社會應倡行之事，報紙宜為其先鋒或助手。同人審知此義，然限於人力財力，未能有所發揚。此次舉辦科學獎金文藝獎金，僅表紀念之微意耳。以上諸點，僅其梗概，實則社會同情過豐，同人智能過少，缺憾無窮，不可縷述。今當十週年紀念之日，然不能不縷述衷曲，以求讀者諸君之鞭策者也。至於同人今日對國事之感想，則回首民國十五年今日本報復刊之日，正國民革命軍過汀泗橋將達武漢之時，蓋本報再生於革命大動盪之始，而逐漸成長發達於北方社會，中經北伐完成，以入近年之國難。凡此十載滄桑，莫不目擊身受。居今論事，則甚感國民精神因逆境而進步，建國大業，定將漸成就於憂患苦痛之中。惟就同人而言，則十年來徒隨時勢而悲喜，常顛倒興奮於希望與失望，自慰與自解，或憂傷感憤焦急企盼之各種情緒間，十載紛紛，都如昨日，其所得結論，徒為自憾無能，今願請罪於全國愛國同胞之前，此後更盼全國知識界之不吝指導也。

民國二十五年國慶紀念之辭（二十五年十月十日）

今日為民國二十五年雙十國慶紀念之日，報紙例有頌祝之辭，而本年今日尤有可祝

者在，謹陳所感，惟國人察之。

一、本年本日所以異乎往歲者，厥爲全國統一，人心團結。夫敵國外患，世所恆有，祇須舉國一心，則多難正可資以興邦，而默察古今中外國家民族寖衰起仆之局，更可曉然於內外相維互成因果之理。夫觀中國歷史，外患最劇烈之時，必爲內政最黑暗之會，反之，而國內振奮，上下翕然之際，任何外侮必皆消滅。中國之困辱危弱，至於今日，已達極度。洄溯往跡，何莫非精力內銷，國力不能集中之所致。幸而創巨痛深之餘，國人漸知警惕，三年以來，有力者閒，分者復合，冤親攜手，而國民策進統一之勢力，亦復與年俱進。故政府竟能在艱難困苦中稍稍致力於扶顛救傾之若干工作。春間兩粵事起，陳部將領反對內戰，危機一轉，其後桂省善後，發生波折，相持雖久，卒仍進於和平妥協之境，此皆天相中國，人心改變，乃克有此。痛定思痛，彌可珍愛。願國人此日紀念先烈創建民國之功績，蓋當懺悔過去分裂國家破壞大局之罪惡，而於統一完成之現局，以欣以祝，加倍維護，以保此復興基礎，此今後人人應有的責任也。

二、中國數千年以和平立國，與世無爭，其末流至於國力衰弱，人心委靡，國尚實而怯於奮鬥，好苟全而畏懼強權，此種退嬰消極的民族性，在今日武裝競爭弱肉強食的世界，直無託足之餘地。現在屈辱外交方在調整清算之中，疾風暴雨，隨時可至，禍福利鈍，渺不可期。斟惟有據此全國統一之局，益振人心團結之效，集中全國人力物力智力，靜待政府之最後命令。果其強者悔禍，橫逆緩和，使吾人倘有休養生息從事建設之機會，則誠望外之幸。會當釋嫌修好，開拓東方民族的新生命。如曰不然，則此四萬萬

優秀民族，迫不得已，爲民族生命國家體面計，不能不號召約束，加緊結合，下乾坤一擲之決心，爲全民殉國之壯舉。縱令刀鋸在前，亦應堅忍以赴。吾人深信同歸於盡之餘，楚雖三戶，事猶可爲，民族運命，依然悠久。此在紀念辛亥革命成功之今日，全國上下，概應以一身一家與整個的國家民族共運命自誓於爲解放民族復興中國而犧牲之諸先烈鑒前者也！

三、吾人經過建國二十五年來之艱難困苦，對於國家建設得一明確的認識，卽現代的國家之成功，無捷徑，無巧法，愈是行遠，愈是正途，而一切苟簡取巧之辦法，概類畫虎不成，終至徒勞無功，其總括的方式，卽科學化是也。中國過去未嘗不講科學，未嘗不言建設，顧以認識不眞，信仰不堅，了解不普遍，故往往一曝十寒，或則求之太急。實則歐美各國以至日本，富强之基，概在科學。而日本提倡近代科學，初不較中國爲先，祇以教育普及而信仰堅固，故科學之功用大見。中國現在無工業，無國防，其癥結在無科學基礎，而國論之龐雜，亦緣普通人士無科學頭腦，思想未受鍛鍊，故國論統一極難實現。今後無論國家運命如何，要須大規模普遍地提倡科學，從社會日常生活加以啓廸，使人人能格物窮理，以進於利用厚生富民强國之途。此固政府應盡之職責，科學家應有之努力，然而社會公衆亦應集合羣力，加意促進，以期規模廣大，收效迅速。本報爲紀念復刊十週年起見，特於本年九月一日宣布設置科學獎金，聘請先進專家，擘劃主持，幷承各門大師名宿俯允合作，爰於今日公布章程，以策進行。夫科學範圍，本甚廣闊，以言提倡，應無畛域。祇以本報之力極有限度，用特先從純粹自然科學入手，其

他惟有待之將來。抑國難嚴重至此，建設大業應取急進，而建設基礎之科學尤非急起直追，切實提倡，不足以促進國家現代化之速度。本報綿力薄弱，萬萬不敢言提倡，用於國慶紀念之今日，鄭重誠摯，更向全國各界有力者敬致呼籲。倘望各就觀點，分別設法獎掖，務使重視科學信仰科學之風，在短期內普遍全國，以期國家建設障礙消除，基礎確立，轉弱為強，發端於此。此吾人所願為全國請命者也。

總之，中國已統一完成，剝極必復之機運已臨，祗須全國上下沉着堅實，不畏難，不取巧，依正常途徑，爭取自由獨立，努力復興建設，國家民族之前途光明必不在遠。願國人淬厲奮發，踴躍興起，勿復自餒！

哀匪軍（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綏東告緊以來，吾人常抱一喜一悲之心理，近見全國各界尤其男女青年學生，衛國勞軍之熱誠，證明中國在精神上日有進步，而同時對於王英等輩之違背同胞公意，禍國自禍者，雖痛惡其行為，而實亦抱無涯之悲感也。

據傳日本當局曾告我方，綏事乃中國內部之事，與日本無干。夫自民族的立場言之，無論綏事背景若何，王英等及其部衆實皆中國人也，當此全國邁進於統一建國之時，何以尚有中國人為如此不肖之事？同時吾人不解何以此輩中國人如此自甘暴棄而不悟？興念及此，殊感可哀矣！

吾人本憫惻誠惻怛之精神，寄語王英等諸首領及其部衆曰：生死者人類之大事也，

人皆一生，皆有一死。故生不可徒生，死不可徒死。抑戰爭者危事也，故赴戰者莫不備死。今問匪軍爲何理由，有何意義，而甘於趨死？爲誰而戰？爲何而死！此在他人不過評論之話題，在匪軍則切身之惟一大事也。人皆有死，故死不可畏，然匪軍本有生之道者也，果何所爲而自速其死？夫匪軍之首領及其部衆皆中國人，皆有父母妻子，有親族，有朋友。常人之死，其親故皆哀而念之，今匪軍一死，則父母妻子不能儔，親族朋友不能諒，全國同胞後世子孫永遠唾罵其爲危害祖國之匪，如此以死，豈不大可憫乎？綏邊千里，今方大雪，匪等每月只領數元錢，冒寒凍，忍飢餓，受人指揮，以攻其祖國，且戰死，暴屍荒原，供虎狼之噉食。從此萬劫千秋，永沉黑暗，中國民族歷史上只記匪等總賬曰，某年月日，某某匪軍若干人於某地遺屍若干具以遁耳，以視衛國健兒生而受同胞讚揚，死而作神靈崇拜者，榮辱之間不亦太相懸殊乎？匪軍試看衛國諸軍隊，在血統上皆同國之人也，自匪軍進犯，全國男女老幼莫不馨香禱祝國軍之勝，而紛紛致其慰勞之誠，數齡學童致傾其糖果費積成之撲滿，以慰諸前方擊匪之軍士。夫全國同胞本若一大家族，其人數有四萬萬以上。今者此四萬萬同胞對於衛國軍人莫不致其親愛精誠，願其建功，祝其幸運，生則親之如手足，死則敬之爲神靈，凡全國軍人，今莫不受同胞此等鼓勵期待　是不僅綏東前線之駐軍也。且軍隊以外，凡中國鄉民皆願受組織訓練，以負衛國保鄉之任務，此等鄉民之受崇拜尊敬，亦與正式軍隊同。匪軍試思國軍民團，勝則當享榮名，即死亦永受膜拜，則一生要爲不虛矣，若匪軍之如草芥如雞犬以死者，相去豈不太遠乎？吾人今本同胞之情誼，對王英等翟顯致最後勸告曰：從速歸順，棄

辱求榮，夫匪軍部衆原為脅從之愚民，毫不負責，其首領等則要有普通常識，或涉世甚久，今試清夜自省，如此叛國，果為何來？對國軍義乎不義？對自己悔與不悔？夫假令平時受環境之脅制，不能擺脫，今存前線，正悔悟之時機，一念變更，榮辱易位。吾人深信政府必能寬大收容，同胞公論亦將稱讚反正，絕不歧視。匪軍要免死，要做人，此其時矣。今者大兵日集，國論發揚，無論環境演進如何，將決心殲滅禍國匪軍，致匪等不悟，絕無生理。諺云：「為他人作嫁衣裳」，言其不合算也。今為他人捨其生命，祖國受損害，自己作枯骨，此而不悔不悟，則真頑愚不可救矣。王英等以為何如也？

綏北大捷之意義（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國軍二十四日晨收復百靈廟，為綏遠軍事之一大勝利。茲將說明其意義，並致其希望於日本朝野人士焉。

截至百靈廟之役，國軍新奉命入綏之各部隊，尚未參戰，其衝鋒陷陣以建奇功者，尚只屬平時駐綏之一部分軍隊。匪方有飛機掩護，示威投彈，國軍傷兵多為炸傷，但匪方傷亡超逾數倍，我空軍尚在待機未動焉。今欲明國軍勝利之意義，應知三點：其一，漢蒙人民之援助。世人論綏事，不可只注意軍隊，應注意人民，尤應知蒙旗官民援助國軍，關係甚大，意義甚深。試觀紅格爾圖之役，民團助守，蒙兵導攻，故能以寡兵奇勝，搗破逆巢。又觀百靈廟收復之後，達爾罕旗官民歡悅，爭來慰勞，此足證國軍勝利之一大原因，為軍民合作，漢蒙一致，較之匪方違公意，擾地方，為人民痛恨者，適為反

此例。其二，將士之決心。關於此點，不須多加說明，只簡單相告，即中國今日凡以軍隊名者，其爲國犧牲之勇氣決心，皆如同二十三夜衝鋒肉彈以攻百靈廟者。吾人固感謝讚揚此部隊，同時則願聲明，凡國軍皆如是，且不特軍隊，凡受訓練之民團壯丁亦皆如是。夫此種決心何自而來哉？一言蔽之，中國人一致覺悟不犧牲不自衛則將亡國，犧牲而自衛焉，則必興國，簡單明瞭，共信共行而已。此次在綏北荒原冒嚴寒激夜猛攻百靈廟之戰績，足以代表新中國軍人一致的精神，所以洛陽太原之高級當局通宵不寐，佇候捷報也。其三，匪偽之無鬥志。吾人日前有「哀匪軍」一文，痛陳從匪禍國而死之愚，昨即偶得王英部下一信，凡所陳述，與吾人預料正同。蓋吾人堅信並無決心叛國之漢奸，中國人終是中國人，此種信念，定符事實。夫爲國家爲民族決心犧牲者之赴戰，與受傭被脅不得已姑作嘗試者，其勇怯自不可同日而語。況彼受傭被脅者心中正有無限之煩悶哉！國軍之犧牲爲義也，匪衆則並爲利而不可得。況四萬萬同胞之呼聲，無形中早已傳至匪偽心坎，使彼等不得不悲悔以求光明。是以吾敢斷言，不但王英等輩不堪再起，縱再調集一切匪偽，其覆敗之速亦將如百靈廟。吾人日前論匪軍，曾問其爲何而戰？爲誰而死？吾人深信此必爲匪偽心中一致之疑問，若求其在同胞一致呼號衛國之時，而甘心犧牲生命以戰國軍，此必無之事矣。

以上爲對於綏北大捷之說明，今將轉論中日關係。夫自綏事起後，日本官方始終歸罪與日本無涉，今事實上未至演成中日軍隊之對壘，則爲東亞和平計，自應希望事態之從速收拾。吾人所見，目前殆爲良機。夫中日關係調整之道，簡單言之，爲必須改正日

本近年之對華理論，蓋日本理論，尤其軍人間進行之理論，太漠視中國國民統一建國之熱望，及中國國家應守之立場。以爲中國國土可依强者之意，劃爲若干組織不同之區域，只爲中國留其名，而事實上則以外力支配之。去年以來之北方問題，即此種理論所指導者也。吾人願竭誠告日方人士，此種理論亟應改正，因其不爲中國國民所承認。中國人決心守護統一完整的中國，此次綏事所表現者亦不外此種精神。即日本有以國際常軌相待之雅量，則關於此種精神，絕無反對或阻礙之必要也。且自事實論，凡分割中國之政策，斷不能成功。蓋其方法，不外以華制華或武力實施之兩途，前者之無效，此次綏事又證明之。再試亦無益，若依後者，則等於自行縱火於東亞，當亦爲强者所躊躇也。吾人願日本朝野同情中國之統一建國，誠有此一點同情，任何困難皆可克服。因中國人乃求自立自衛，非求戰爭，日本與其鈎心鬥角於各種對華之策略，何不以眞誠求兩大民族握手之道乎？吾人本此意義，望綏事之背景方面，要於百靈廟之役，從此收束，毋惱羞成怒，愈走極端，在此前提之下，則望兩國外交當局繼續交涉。蓋以爲迄今爲止，可謂尚無交涉，關於察北冀東，關於走私，關於航空，凡中國爲立國計必須調整者，開交涉皆未得之。吾人爲東亞大局計，甚望日本認識新中國之精神，制止援助僞綏之舉動，而由外交交涉求一新兩國關係之道，此其時矣，此其時矣！

中國之前途（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日來凡留心國內及國際時事者，當無不感覺時局之緊張與重大。雖然，自大勢觀之

，中國苟瞭然於知彼知己之義，平守中國最小限度之條件，不屈不撓，自力奮鬥，則前途光明有必然者。試略剖析兩點，以證此言之不謬。

一、中國統一之疑問，自古以來，無如今日，不止為民國以來所未見，此無他，全國人心定於一之故也。一者為何？全國軍人學子及一切有正當職業者與夫略受教育訓練之一般壯丁，咸不甘亡國，咸欲奮鬥救國，故中國統一之基礎乃完全建於此一致的守衛祖國之熱情之上。此時勢迫促鍛鍊而成，三十年乃至二十年前所不能夢見者也。中國之積弱久矣，科學工業皆在初期，安能即有現代之鞏固國防？雖然，即以軍備論，較之舊時代之中國，其素質能力已迥不可同日而語。今日之全國軍隊皆國軍也，上自指揮者，下迄士卒，皆有熱烈的奉公報國之精神，且紀律森嚴，恪守職分。中國過去軍隊，往往限於地域，今則不然，蓋無論西南之川滇，東南之粵桂，以及西部東部各省之駐軍，今皆在惟一的命令系統之下而服務，一旦國家需要其軍人盡保衛之責任，全國將士當莫不視死如歸焉。是以中國過去雖為大國，實尚未具備國家必需之條件，今則精神上已有立國基礎，惟期更不斷的努力建設而已。

二、在中國自力更生之過程中，國際大勢如何，自亦與我有重大之影響，由此而論，亦與中國有利益。何則？中國立國精神，消極的為不侵犯人，亦不容人侵犯，積極的則願與一切國家協力，謀世界和平與進步，一言蔽之，對一切國家有善意，無惡意，尊重各國民之自由而同情其進步。此種精神在國際上當然多助。夫中國若自在混亂之中，自不足論世界大事，今則統一完成，人心團結，此廣土衆民之國家，對於國際大局之轉

移。已成一積極的因素。中國民族自持之道德志氣政策方針，可漸影響世界，不僅受世界波動之影響已也。再具體言之，關於自身之問題，自身負責，同時對有益於世界和平進步之事，則參加協力。果長守此光明磊落之方針，忍苦奮鬥，到底不懈，則必有撥雲霧而見青天之一日也。國際最近之形勢，昨報中央社東京電美國郝斯上校告東報訪員之談話，分析最詳。郝斯上校者，世界知名之美國要人，其言論向爲國際所推重，而其人近年屢爲文贊同世界資源重分配之說，以同情日本者也。今乃明告日本報界，日德協定足促進英法蘇三國之聯合，其完成僅爲時間問題。又云：「勿謂美國無戰爭能力，美國現一如舊時，仍充滿勇於防禦及戰鬥之人民，準備隨時改變其和平政策」，「菲島如被佔，美國輿論自必沸騰」，「英美同盟之成功，將由加拿大開其端」。通讀全文，蓋說明世界已顯分民治與法西斯之兩大壁壘，而蘇俄已修改憲法，以投入英法美之集團。凡此所述，歐人往往言之，今出於美國有權威的名士之口，可更感其重要，而此種形勢之醞釀形成，事實上與中國之立國精神有益無害也。

雖然，我國民愼勿委心樂觀而流於懈忽也。昨報載閻副委員長訓告前方軍人愼言，謂哀軍必勝，哀詞獲益，善哉斯言，全國各界咸宜服膺勿失。夫事實明示，豈但我軍隊爲哀軍，此一大民族之遭遇可謂哀民哀族也已。中國民族今日之決心，僅不甘爲亡國奴，不願爲保護國及分割，其所願望者僅平和，獨立，自由，互不侵犯，此世界任何弱小民族所應有之權利，亦任何人類最合理最無損他人之要求。在此一點，中國民族有絕對的道德根據，而無負於任何其他國民者。中日間之糾紛，近年如此重大，將來更不堪設

想，然中國迄未夢想損害日本國民正當之權利，至今對日本國民毫無惡感，且不斷的口口聲聲希望調整國交，祇求相安無事，使後世歷史家評今日之中國，已不知將如何譏嘲之。矜猶不能相容，猶不危於高壓之來，則責任絕對在彼而不在我矣。中國民族既不能棄其數百代先民經營斯土創造東亞中心文化之榮譽，而甘於作朝鮮第二，又無處能覓一大曠土，盡遷吾民以避其鋒，則其掙扎自衛以求出路，乃迫於萬不得已。哀軍哀民，誠中國今日之謂矣！軍民各界切記：無論服務何地何時，胸中俱勿忘此「哀」字，因哀而奮，而決心，而貢獻其一切於國家，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當然得以確保。雖經艱辛慘淡之過程，終必出現光明燦爛之時代。由此而論，在目前局勢之下，得小勝勿驕，聞警耗勿懼，須鎮靜沉着，恪守紀律，言論行動，俱宜自謹，國民已有此精神矣，願更發揚光大之，以共肩負我祖國最重大時期之責任也。

中日交涉之過去現在未來（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

關於中日交涉過去情況，昨日外交部發言人業有概略之聲明。按自九月初旬交涉開始以來，我政府方面甚少發表，故關於交涉內容，報紙迄少紀述，一般國民罔窺真相。今得藉外部發言人之聲明，略知正確之輪廓，為安定人心計，誠不為無益矣。

吾人統觀前事，略有感想，茲試論之：第一，張部長與川越大使之真誠努力，應為熱望中日和平者所讚揚。査自交涉開始以來，我外部當局對於原則上有可接受之餘地者，莫不竭誠協商，期待解決，其對日方提出之希望，如改善冀察現狀，則只限於最小限

最必要之事，蓋迄今尚未獲日方贊成實行，但還可表明中國熱望真正調整邦交之意旨。同時對於認為在現狀下中國難以接受者，如共同防共，則不憚以嚴正和婉之精神，反覆說明以為未可，迄於最近，中國此項主張之真意，殆已大抵為日方所了解。張部長三月以來，在危疑震撼之中，當交涉之重任，不亢不卑，亦勇亦慎，雖迄今未得達到改善北部狀態之必要的目的，然能善守中國最小限之立場，充分說明中國對於調整國交之希望，則要可謂善盡職責也已。吾人同時對於川越大使之努力，亦有特別讚許者，蓋日本空氣，軍事以外，尚談外交，局部直接處理以外，尚與我中央談外交，此在日方已為一種進境。川越大使之來任與赴京交涉，實抱有一種較遠大之抱負，彼之意見，誠不必與軍人尤其關東軍完全一致，然要可代表日本政府及各界和平份子之態度。其所主張，雖不盡與中國方面同感，然其有息事寧人之真摯的希望，及實行自信，不必事事顧慮國內各種意見之勇氣，則可斷言無疑也。論者須記憶南京交涉之開始，正承成都事件發生之後，而談話進行中又發生漢口上海等事件，川越氏珍重大局，處以鎮靜，無形中有裨於兩國邦交者不少。迨近時交涉事件有數項漸次接近，而綏事暴發，致礙進行，川越氏對此局面，始終望由外交上之效果，使發生影響及於北部，此外實際上殆無可為力，然於荏苒坐待兩旬之後，雖離京來滬，而並不引導交涉入於停頓之途，且告日本報界，對中國須有新的認識，頗致其稱讚之詞。通觀其數月來之言行，誠可謂日本有見識負責任之政治家。縱令中日關係從此悲觀，而川越大使為和平努力之精神，當長為中國國民所記憶矣。第二，中日外交在目前甚為悲觀，據聞目前情形兩國外交方面仍不斷的接觸中，大

祇九月以來之交涉，有關於突發的事件之善後者，如成都事件即其一例，此不關國交調整如何，其性質為應隨時加以解決者。最近雙方折衝，若為此數事件，則自屬題中應有之義。雖然，就兩國全局論之，則無論何人當難樂觀，誠以調整國交之意義，其最小限度應為兩國可以相安，今則不能。綏事背景及其擴大性如何，茲不必論。總之，察北成為組織武裝擾亂中國其他地域之根據地，而由熱河等處時以兵員軍需輸調察綏，目下所幸者，只中日軍隊未直接衝突一點耳。如此嚴重緊急之大問題，而不能經由兩國外交正當機關求合理之解決，則兩國間外交軌道之權威少矣，此目前最危險之狀態也。調整國交為兩國所必需，惟其精神必須達到兩國互尊互利不侵不擾，其方法則須將一切糾紛之問題俱付與兩國外交當局討論解決之。易言之，除經由外交途徑外，無其他行動，此中國所能，而日本不盡能。中國軍民官吏今皆聽從政府之指導，而政府之行動為統一的，所有對外事項可悉由外交部負責，而日本實際上則不能盡然，此吾人悲觀外交之第一理由。至於我一般國民之感想，自綏事勃發，咸憂懼再分割之禍又至，故中國政府除防衛匪患及其他意外情形外，尚須時時盡其撫慰國民之責任。最近期內倘察綏之不幸事態不能終止，則由外交上調整國交之希望，事實上殆日益微矣。吾人於讀外部發言人聲明之後，述其感想如右，該聲明末段希望藉川越大使之努力，消除障礙，順利進行，吾人雖客觀的認識其困難，但為兩國大局計，猶不得不同樣抱熱誠之期待也。

國民與國軍

（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

連日綏遠電，塞外嚴寒，百靈廟一地降至零點下三十七八度，聞之惻然！中原及江南各界同胞亦知零下三十七八度爲如何況味乎？內地省區如平津爲號稱較寒之地，然冬季最冷時戶外不過零下十餘度，且爲期甚暫，一年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拂曉數小時耳。然凡曾居平津者，當體會此一冬數日之不可耐。今百靈廟一帶乃較平津最冷時更數倍數十倍之，蓋未受訓練之靑年，雖衣重裘猶不易支持，一旦大風雪之起，則生命安危繫乎呼吸之間，以江南之冬較之，其相差之甚，殆不可想像矣。若與上海之跳舞場大飯店相衡，則絕非同一世界矣。

雖然，豈特百靈廟哉？綏遠大靑山以北千餘里間皆如是也，再西而寧夏之蒙旗，及甘肅西北部亦莫不如是也。國民須牢憶：目下自察邊以迄隴西數千里間，至少有國軍二十萬人以上爲擁護中國之獨立統一自由，在百靈廟同樣或類似之嚴寒中貢獻其生命於國家。此一種偉大嚴肅之事實，凡我國民應刻刻不忘，而凡有圍爐過冬資力之人，尤其一部分生活優厚不感寒威之人，更應切切自愧！

中國一般社會，過去對軍事少理解，其原因之一爲過去軍隊私有之故。今則不然，凡軍隊名與實皆成國軍，蓋皆爲國家之理由，秉國家之命令而服務故也。中國尙未行徵兵制，故軍人服務時間甚長，而國家多故，建設方始，軍事組織尙未現代化，凡各國軍人所享之便利，中國多無之，如交通運輸，糧秣給養，防守救護之事，皆不及外國，故中國軍人所努力忍受者，尙不僅一寒，寒以外更須忍飢耐渴，與一切天然環境戰。然而俱奮勇服務，犧牲一切者何哉？蓋純爲衛國家保民族之大義所鼓舞而已。如最近百靈廟

之役，本報通訊員稱為「超戰爭的戰爭」，蓋以少數部隊冒寒仰攻，以軍事常理論，勝利甚難，徒賴官兵犧牲的決心，前仆後繼以克之。其所以然者，皆曉然於關係國家民族運命之大，感於嚴重的責任觀念，故勇敢犧牲而不辭也。國民須知攻取百靈廟部隊之精神，即在綏遠在寧夏一切部隊之精神。同時即全國枕戈待命的全體部隊百餘萬衆共同之精神。如在甘肅戡亂之部隊，其中多有自前年經滇黔四川，追擊萬餘里而來，現在綏遠大青山北之酷寒，松潘一帶則夏秋間即已如是。此等國軍為保持中國之獨立統一自由，在共黨放棄武裝的赤化組織以前，不得不盡戡亂責任，費時數年，犧牲重大，今只甘肅一隅矣。國家不容內部有暴動或有對峙的武裝組織之存在，否則變亂蔓延，將成今日之西班牙。故在甘各部隊之忍痛奮鬥，其精神與在綏部隊悉同，其艱難困苦亦正相彷彿也。

吾人所欲喚起一般國民注意者，非以上述事實為止，蓋欲請認識國軍進步之意義，而覺悟各界自己之責任。第一，軍隊皆國軍化，皆為國家之理由盡其任務，此為現代國家立國之起碼條件，過去未能，今已能之。第二，因國家環境之緊迫，使軍隊精神得重大進步，今一般國軍之精神條件，較之現代強國並無遜色。第三，證明中國軍隊之體力意志甚強，其忍耐勞苦，敢信其超過現代國家之普通程度。以上三點為國家可喜之現象也。雖然，軍隊不可以徒強，必須經濟力及科學為之後盾，現代強國斷非軍隊獨強，國防云者，為一切有形無形的國力之總和，非僅軍隊能拼命之謂也。吾人年來感覺軍隊較一般社會進步，一般社會精神無軍人之緊張，其職務觀念亦遜之，生活樣式更遠不如，

軍人能盡拼命之責任，而各界人不悟同樣對國家爲其最大之貢獻。簡言之，軍人盡責矣，其他猶未盡。此當茲國難嚴重之日，各界人士所應痛切自省者也。此外更有一要點，軍事與政治不可分看，如假定國軍現有百萬人，然如此大國，百萬人豈能善守之，必也全國共同奮鬥，而後有濟，然此則諸賴政治之力，不僅限於狹義的軍事問題。夫論及政治，則吾人感想一貫，即對於國民願共明白認識國家統一之完成及其利益，與夫政治領袖精勤負責之可寶，牽泯小異，而趨大同，共擁護政府應付國難。凡足以弱國家地位亂人民意志之言行，咸宜避免，尤須一致認定自力更生團結禦侮之大義。勿固執己見，勿稍涉私心，共維已成之局，以當未來之難。凡此本今日大多數國民所同感者，同時對於政府則始終望其儘法律事實之範圍，竭力爲團結涵容的領導，尤對於文人學子政見偶歧，不諒政府者，宜始終以至誠之精神，使之曉喻，期其合作，凡不礙軍機之言論出版，自宜一體愛護，其有錯誤，可隨時隨事糾正之。吾人服膺中山先生遺囑喚起民衆共同奮鬥之義，以爲自一方言，中國國是應定於一，少數人不宜以言論行動減弱政府之地位，徒亂人意，無裨國難。同時政府應知喚起民衆，有需於政府以外各方熱心人士合作共濟者甚多，故吾人惟望全國同胞都以在零下四十度爲國服務之兵士之心爲心，而由政府善導，共爲政治上經濟建設上廣義的國防而奮鬥，此則本文區區之意也。

西安事變之善後（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十二日西安發生重大事變，而電訊不通，莫知詳況。各界驚憂，達於極點。茲抒所

懷，幸全國愛國人士留意焉。

一、解決時局，避免分崩，以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為第一義。陝事主動者倘拒絕此意，使政府領袖不能行使職務，甚或加以不測之危害，是則須負甘心禍國之完全責任。不論其所持理由如何，凡中國良知純潔之國民應一致反對之。中國自民十五年以來，十載崎嶇，備經艱困，在內憂外患嚴重交迫之中，國家之政治軍事日漸統一，得有今日之規模，而蔣委員長精勤負責，為之領袖，其立場為奉行三民主義，以純粹中國人之精神，擁護中國利益而衛其生存。近年以來，尤其盡勞盡瘁，苦心經營，中國如航險海之船，彼則執舵者，雖風雨晦冥，前途莫測，而彼始終鎮定堅持，為國家而奮鬥，其意志之堅強，精神之熱烈，與夫謀國之細心，統軍之能力，實中國近世傑出之領袖人才，當為多數國人所同認。夫國家必須統一，統一必須領袖，而中國今日統一之底定及領袖之養成，豈易事哉？十年來國家以無量犧牲，無量代價，僅換得此局面，倘再逆退，將至自亡。艱難困苦之中國，今纔見彼岸，而又遭逆風之打擊，主其事者撫躬深省，果為何來乎？故吾人以為公私各方應迅速努力於恢復蔣委員長之自由，倘其有濟，則勸政府必須寬大處理，一概不咎，國家問題，從長計議。若此種努力竟不能奏效，則望我全國國民認定陝事主動者為破壞國家之嚴重事件，苟不欲蹈西班牙慘淡覆轍自殘而亡，則當一致擁護政府以善處之也。

二、其次專論地方利害，亦不得不望主動者迅速悔禍，免陝省之糜爛。夫陝西在北方省區中為受革命犧牲最大最久之地，西安圍城之十週紀念甫於日前舉行，當年守城者

即今日之楊主任虎城。且也陝甘接壤，而此次陝邊主張與共合作，夫主其事者旣稱要求停止一切內戰，而其方法則爲羈禁政府領袖，此當然可預期政府最後不得已將動戡亂之師，是則若令調停絕望或變局延長，則不但西安又成戰地，關中皆將蒙兵燹之禍。是則西班牙之況味，陝西省將首嘗之。今秋以來，陝西苦旱，民食恐慌，再遇重大兵燹，其慘將不可思議。楊主任虎城服務鄉邦，飽經患難，際玆重大危機，宜發揚愛國愛鄉之精神，善盡居間斡旋之力，同時希望中央於彰明法紀宣布立場之外，更宜竭力疏解，此不惟爲大局之需要，且以保障陝民之安全。黨國元老如于院長右任宜表率陝民，特別致力，若能迅速赴西安，以爲斡旋，尤爲國家地方之幸事矣。

三、最後吾人願反覆爲國人告者，切勿化中國爲西班牙。夫十二日西安之變，在此兩日中，國事已受重大損失，若長此混沌，或竟發生戰爭，其結果當更不堪設想。按西安空氣，數月來卽如是，蔣委員長亦非不知，徒以其人富於自信與熱誠，故未作意外之備，然亦因其對社會形勢體會未周，致不能弭患於未起。今者因此意外之變，國家頓陷於重大危機，蔣公旣不能行使職務，則責在中央幹部院部當局與夫各省之主要負責長官。昨日所聞，除中政會前晚之嚴正決議外，昨早行政院決議一切遵守蔣院長之旣定方針，所有軍政事務則由軍委會軍政部照常處理，而南北各省長官則紛紛電京擁護政府辦法。雖然，爲鞏固國本解決危機之計，倘亟須全體積極負責。共同勸告西安方面對國家安危利害宜切實考慮，社會各界人士亦俱宜發表意見，共同挽回。同時政府對於西北危機之由來，人心煩悶之可慮，須有消弭之道，簡單言之：（一）須以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爲

寬容不容之前提條件，（二）非萬不得已最後之時，勿用戡亂手段，所有調解斡旋之力宜用無不盡，（三）各省各界宜一致鎮定團結，維持大局，同時宜考求消弭內憂之方法。今日為中國民族政治能力之最重大試驗，切須避免西班牙之覆轍，勿令人人呼號救國而結果竟糜爛以自亡！

再論西安事變（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西安事變，迄昨猶毫無好轉之傾向，全國各界在焦慮鎮定中又渡一日，雖然，事既至此，必須集中社會公意，為國家前途努力，為最善之解決，茲將補充前日所述者而一論之：

第一、吾人以為今日最有發言權而又為全國所重即西安亦不能漠視者，當為綏遠前方衛國守土之將士，此諸將士者，月餘以來任冰天雪地中精忠奮發，傷亡載道，全國同胞莫不衷心欽敬，乃今當前方血戰之時，而張學良等劫持全軍統帥，以搖動人心，破壞組織，前方將士尤受精神上事實上之重大打擊。張等猶自稱救國，其如此事實何？吾人深望閻副委員長以代表晉綏前方將士之資格，迅速向西安方面竭誠勸告，以圖挽回。倘其有濟，幸也，其必無濟，亦可使全國同胞洞明真相。吾人深信前方將士之純潔心理及意見，定為全國所一致擁護也。

第二、聞張等於事變後之表示，與學生救國運動之主張有類似之點，且聞事變之前，西安曾有學生請願風潮，事變之後，西安市內有學生正舉行宣傳週。雖然，吾人願速

知全國及西安之學界眞正態度，蓋青年意見亦政治上之一重要因素，一般純潔愛國者要其祖國成何種境界，亟有表明之必要也。青年須知目前大局正加速度從西班牙之途徑推演，西安既不顧國家環境之嚴重，劫留統帥，欲以少數意見變更國家組織，其事實的推演，政府軍隊勢不能不爲戡亂一舉，此絕無非難阻撓之餘地者。然而不幸至此，將使中國若干萬健兒均爲內亂之犧牲，一旦西安爲戰區，充其量將使玉石俱焚，同歸於盡。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國家大局，將又陷於坐受宰割之境地，彼時救國之方法與力量又安在乎？全國純潔青年與一般學術名流，對此危機，應有貢獻。夫畢竟願做破碎之西班牙，自殘以盡，抑欲保持完整之中國，自力更生。公意俱在，不問可知。然則亟應表現精神上一致的壁壘，要求西安迅速悔禍。吾人相信青年之態度意見，至少可有間接的重大影響也。至於爲國家民族利益之計，青年等意見之公正可行者，政府宜反省接納，亦不待論矣。

第三、陝西省尤其西安市人民，現受切膚之禍，故對於要求和平解決有特別發言權。最近消息，張楊部隊已在西安市內外構築工事，中央軍隊已入關警備，依現狀推演，不遠期內定將發生戰事。夫在主帥被羈法紀破壞之現狀下，任何人無從阻政府之派兵，然一旦交戰，陝民首受災害，倘演至西安圍城，則結果之慘更有不可思議者。人民對此，義不能不出而呼籲也。吾人故望在京陝籍人士，宜向中央請願，顧全地方，非至最後無途徑時，務應避免戰爭，尤請求勿用轟炸，同時應設法與西安通信，邀同西安各界領袖共同勸告張楊，速復主帥自由，以免人民戰禍。楊氏籍隸陝西，似尤不至對陝人生命

的奮覺之不顧。今日之局勢已確定，陝省境內將爲大軍交戰之中心，西安之將被圍攻亦意中事。國家大局推演如何，姑置不論，現在西安主動之一羣，除使無辜市民殉彼等之外，斷無更好之結果。此應向之明白切勸者也。

自十二日起，國家應付國際環境之地位頓時減却其主動的能力，充其推演之極，可以招致亡國之禍而有餘。故吾人深望全國人士俱竭盡能力共圖減輕及縮小此非常災禍之方法，而對於上述三部分，尤望其速有所致力也。

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也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氣，醞釀着，鼓盪着，差不多一年多時間，纔形成這種陰謀。現在千鈞一髮之時，要釜底抽薪，必須向東北軍在西安的將士們剴切勸說。我們在這裏謹以至誠給他們說幾句話。

主動及附和此次事變的人們聽着！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現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國同胞這幾天都悲憤着，焦灼着，祈禱你們悔禍。

東北軍的境遇大家特別同情，因爲是東北失後在關內所餘惟一的軍團，也就是九一八國難以來關於東北惟一的活紀念。你們在西北很辛苦，大概多帶着家眷，從西安到蘭州之各城市，都住着東北軍眷屬，而且眷屬之外還有許多東北流亡同胞來依附你們。全國悲痛國難，你們還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們的焦灼煩悶格外加甚，這些情形是國

民同情的。

你們大概聽了許多惡意的幼稚的煽動，竟做下這樣大錯，你們心裏或者以為自己是愛國，那知道危害國家再沒有這樣狠毒嚴重的了！你們把全國政治外交的重心，全軍的統帥監禁了，還講什麼救國？你們不聽見綏遠前線將士們突聞陝變，都在內蒙荒原中痛哭嗎？你們不知道嗎？自十二日之後，全國各大學各學術團體以及全國工商實業各界誰不悲憤？誰不可惜你們？你們一定妄信煽動，以為有人同情，請你們看看這幾天全國的表示，誰不是痛罵！就是本心反政府想政權的人，在全國無黨無派的大多數愛國同胞之前，斷沒有一個人能附和你們的。因為事實最雄辯，蔣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領導救國，國家纔有轉機，你們下此辣手，你們再看看全世界震動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國的國家，沒有不嚴重關心的。全世界的輿論認定你們是禍國，是便利外患侵略，因為這是必然的事實。蔣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會有招致不平反對的事，但是他熱誠為國的精神與其領導全軍的能力，實際上早成了中國領袖，全世界各國都以他為對華外交的重心。這樣人才與資望，決再找不出來，也沒有機會再培植。

你們製造陰謀之日，一定能預料到至少中央直屬的幾十萬軍隊要同你們拚命。那麼你們怎樣還說要求停止內戰？你們大概以為把蔣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們，現在討伐令下了，多少軍隊在全國悲悔焦慮的空氣中正往陝西開。你們抗拒是和全國愛國同胞抗拒，這樣死了，教全國同胞雖可憐而不能見諒。你們當中有不少真正愛國者，乃既拚了命而禍了國，值與不值？這幾天全國各地的東北同胞他們都替你們悲痛，盼望趕緊悔

悟，你們還不悔還不悟嗎？

所幸者現在尙有機會，有辦法，辦法上極容易，在西安城內就立刻可以解決。你們要從心坎裏發憤認錯，要知道全國公論不容你們，要知道你們的舉動充其量要斷送祖國的命運，而你們沒有一點出路。最要緊的，你們要信蔣先生是你們的救星，只有他能救這個危機，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諒你們。你們趕緊去見蔣先生謝罪吧！你們快把蔣先生擁住，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國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東，哭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你們要發誓，從此更精誠團結，一致的擁護中國。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蔣先生一定陪你們痛哭，安慰你們，因爲他爲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大更多。我們看他這幾年在國難中常常有進步，但進步還不發。此次之後，他看見全國民這樣焦憂，全世界這樣緊念，而眼前看見他所領導指揮的可愛的軍隊大衆要自己開火，而又受你們的感動，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責自奮，絕不怪你們。從此之後，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廣益，負責執行民族復興的大業，那麼這一場事變就立刻逢凶化吉，轉禍爲福了。你們記住幾點：（一）現在不是勸你們送蔣先生出來，是你們應當快求蔣先生出來。（二）蔣先生若能自由執行職務，在西安就立刻可以執行，你們一個通電，蔣先生一個命令就解決了。幾時出西安，是小問題，誰不是他的部下，誰不能作衛隊呢？（三）切莫要索保證，要條件，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你們有甚麼意見，待蔣先生執行職務後，儘可以去貢獻。只要與國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採納，一定比從前更認眞去研究。（四）蔣先生是中央的一員，現在中央命令討

伐，是國家執行紀律，但我們相信蔣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們懇求，一定能愛護你們到底。

我們是賣報吃飯的，誰看報也是一元法幣一月，所以我們是無私心，我們只是愛中國，愛中國人，只是悲憂目前的危機，馨香禱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敗。今天的事情，關係國家幾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運，現在倘儘有大家成功的機會，所以不得不以血淚之辭，貢獻給張學良先生與各將士，我想中國民族只有澈底的同胞愛與至誠能挽救。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一封公開的信快帶到西安，請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氣而為祥和。同時請西安的耆老士紳學生青年，都快去求張先生楊先生們，照這樣做，這是中國的生路，各軍隊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萬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國這幾天都以殷憂的目光望着西安，陰鬱的天空，趕緊大放光明吧！萬不要使華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國歷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紀念，我們期待三天以內就要有喜訊，立等着給全國的同胞報喜。

國民良知的大勝利（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昨晚從六時半以後，全國各大小都市歡聲雷動，爆竹齊鳴，實現了狂歡之夜。昨天又恰是雲南起義再造共和的紀念日，我們與國民同慶之餘，願先簡單的貢獻幾句祝詞。

自西安事變發生，我們於憂慮悲憤中實在抱着一種信念，以為一定能逢凶化吉。我們十八日給西安軍界公開信中，說明期待三天以內能給全國同胞道喜。現在雖然時期遲

了三日，但果然能達到全國報喜的願望，我們的欣喜不問可知了！

我們何以有此逢凶化吉的信念，就是信任中國人都有愛國的良知。這共同的良知有偉大不可思議的力量，甚麽凶都可以化除，我們因此相信參加西安事變的人們，他們的良知必然同全國同胞一樣。他們雖然觸犯了軍紀，但他們的良知還一定存在着，這就是希望逢凶化吉的基礎，現在果然實現了。

自十二日到昨天，全國各城鎮以及各鄉，無論何界都那樣的憂慮焦急，而昨夜喜信一傳，全國這樣興動，這樣喜歡，這在中國歷史上無疑的是空前的表現。這是證明全國同胞的確愛護國家，信任領袖，的確要統一，要和平，要中國儘速的成功能以完全自衛其統一獨立自由的國家，因此同情爲統一獨立自由而奮鬥的蔣介石先生，反對分裂擾亂的任何舉動。而同時同胞的良知實在盼禱陝變能不經武力而解決，因爲大家在原則上，對於東北軍陝軍本一律希望其爲國家的干城，責備他們，可惜他們，但並不仇視他們。

極不幸極危險的陝變一經解決，卻立刻變爲國家民族大喜之事。因爲這兩星期來，中國國民不提防的無準備的經了一個嚴重的試驗，而試驗結果卻大得勝利了。這一勝利，使得全世界知道中國確是統一的國民。確有領導全國的領袖，使得我全體國民無論文武，無論何種職業者，今後更堅强了愛國衛國的自信，因而精神上事實上更增進了團結

從今天起，中國的建設要更進到一種新階段。我們想說的話也很多，現在不談。我們願意與全國同胞先靜聽蔣委員長給大家說什麽話。我們此時只致其慶祝慰問之辭：第一，蔣先生在執行國家職務時，受此驚險，現在到洛陽了，我們願隨同全國國民給他致

祝，希望他早日回京，主持大政。第二，願慰問陝西人民，尤其西安市民，險些無端遭受大禍，我們想昨晚全國各都市中最歡欣鼓舞的是西安市。第三，願慰問華陰渭南間各軍隊及綏遠前方與在甘肅服務將士之平安，同時願慰問在西安受驚的各文武大吏，悼惜此次死難的諸位同胞。至於陝局如何善後，事關國家綱紀，我們不應妄談。但相信全國國民都信任蔣先生自有適當辦法貢獻中央，那麽我們大家正可專慶祝中國之逢凶化吉，其他暫時可以不問了。

祝歲之辭（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今日為中華民國第二十六度之誕生紀念日，年年行祝賀，今歲意義不同。蓋中國民族今始發見自己，認識自己。此後國家之無窮發展，實將以今歲為之基，謹貢祝辭，期共勉焉。

中國建國之基礎已定，全民族將立於一條線上，不容陣線之分立。察最近數月尤其最近數旬之發展，證明中國已具備現代國家之基礎，即大多數國民能自動的表示其愛國之熱誠，其表示之趨向為擁護和平統一，信任政府領袖，以冀貫澈禦侮救國之事業。上月二十五六等日全國大小都市城鎮，熱狂的慶祝蔣委員長回京之光景，蓋歷史所僅見，不只為近代所未經，此無他，政府已確有領導全國之領袖，而國民已確有擁護國家之覺悟與熱誠故也。中國久未成現代國家，人民消極，而政府無能，故內而困於封建割據之局，外而幾受瓜分豆剖之慘。九一八以來，驚濤駭浪，猛襲而來，直至五年後之今日，

始得斷然表現其新國家面目於世界輿論之前。時雖過晚，而要為中國一大進步也。雖然，切勿自滿。今所成者，基礎已耳，自今而往，始入於眞正建國之時期。故須一致謹愼勇敢，努力工作。其尤所要者，為自今不復有陣線之分立，一心一德，共同奮鬥。夫中國有陣線之說，僅半年來之事，蓋源於二十四年冬間華北危急時之靑年救國運動，其動機本純，而行為可貴，其後演為上海之救國聯合會，則內容漸政治化，對政府領袖之辛勤努力，竟不肯信任，遂倡各黨派合作，與共黨相呼應，陝變即以此背景而發生焉。吾人願寄語此少數智識分子或在學靑年，往者已矣，今宜速悟。試觀陝變得全國各界最大多數之情緒，當知中國今後只有一統一陣線，不容有對立之存在。救國聯合會之類，在前冬有必要，在今後已不需。蓋國家已整個的在政府領袖領導之下，為救國工作。凡愛國人士俱宜奮勇參加，豈容別有號召。且人民陣線之說，自經陝變，同情喪盡。蓋以救國之標榜，行禍國之事實，二十五夜全國之熱烈迎蔣，即大多數國民對陝變之裁判，今再不悟，將自絕於同胞矣。共黨問題亦然，蓋純為共黨是否放棄赤化暴動政策與組織之問題，苟放棄之，國法當然許其自新，否則始終為國民公意所不容。蔣委員長為十年來領導全國防遏赤禍之領袖，而大多數國民信任之如此，今後之大勢可知矣。吾人固雖以來日祈禱中國和平統一之成功，深信惟有全中國民族共同奮鬥，不起內訌，為救國建國之最大前提，今者大勢略定矣，惟望最少數持異見者，自今以往務必從民意，勿復自陷於歧途。此吾人竭誠祝禱者一也。

雖然，吾人非謂僅統一安定，即為政治上之能事已盡也。外察環境，內顧國情，政

治上需要努力者尚多。關於此點，深望政府特別注意。夫政治，宜不斷的進化，但適化須依軌而行。中國有一重要事實，一部分國民或且忽略之，外人恐更不了解。其事非他，即中國政治之進化，將完全依國民黨自定之程序及途徑進行是也。現在大多數國民信任蔣委員長為國家領袖，而於其本身之政治立場，或反忽略之、故判斷政情，不能透澈。蔣委員長之立場非他，國民黨之黨員，中山先生之忠實信徒，故彼非獨裁，非法西斯蒂，亦非國民黨黨魁。其信仰為三民主義，其職權皆國民黨中央依黨章賦與之。彼之立場，為死生不渝者。是以今日全國同胞凡信任蔣公之領袖者，論理的即為擁護國民黨，此絕對不可分視者也，是以今後政治之進化，必須國民黨依據黨章及中山先生遺訓，自動的施行。此即中國今日之法軌，即統一政府之基礎所依憑。由此推論，發生二義：其一，望全國國民皆明白認清此點，共同擁護此法軌，勿生枝節，勿有疑問。其於政府，宜要求其必實行三民主義之綱領，必發揚約法之效力，必依中山先生遺教，由訓政而蟬蛻入於憲政時期。凡在此軌道內之表示及行動，皆為合法，皆政府所不能拒絕。其逾越此軌道者，為違法，為反動。其二，黨及政府本身，時艱責重，必須得國民一致擁護，方得執行其使命，是則凡中山先生遺教而力所能行者，必須兌現。訓政早已宣布準備結束，是新年以後，對於如何開始憲政，義應有所籌策。去秋國民大會已辦初選，而各地選政不盡良好。今年如何善後，亦為問題之一。政府官吏，過去因取締反動，而甚限制言論出版之自由　吾以為政府宜重加檢討，凡過去辦法，是否盡宜。吾人通體觀察，以為政府宜務遠大而免苛細。言論出版之事，其所宜禁者，只觸犯軍機，與宣傳赤化之兩

點，此外概宜寬容。至組織集會等事，則凡合法者，宜儘可能許其自由。總之，吾人之意，欲達到全民族一德一心之目的，政府與國民須雙方努力。現有反對者實最少數，然卽少數人，亦利在以誠意與公道感化之。吾人深信此事並不難，惟賴黨國當局之細心與宏量耳。此吾人竭誠祝禱者二也。

最後關於國防及外交，則吾人以為蔣委員長執行之方針，完全適當。惟望全國同胞無條件的信任擁護，共守紀律，而各盡所能，則中國必有出路。關於狹義的國防，如練兵練民等事，一年以來頗有進步，今年當進步更猛，凡我軍人，望更嚴重的自覺責任，切實團結，軍人不必慮外交，談方針，只須服從領袖，自盡本分。此非勸盲從也，蓋一般所研究者斷不及領袖之周密與堅定，國家地位，多限於事實，而非有缺於智慧。全國軍人只須忠於職務可矣。廣義的國防，則多關經濟建設之事，此則須國民共同加緊努力，不得盡諉責於政府。全國專家與在學青年須更一致服膺科學救國之至理，與其空談救亡，不如實學本領。國民工作增一分，卽國家力量進一步，埋頭苦幹，今歲更需。至於外交大計，事實顯然，不須繁論。夫中國今日之真精神，為積極的建國，非只消極的禦侮。其所祈求者，為平和而非戰爭，然因平和之不可以易求，故必須為建國而奮鬥。其於世界，願協力於國際平和之進步，於日本，亦伸手而求平和，而同時決心排除侵犯我統一獨立自由之任何障礙。將來收復一切已失去權之日，卽與鄰邦完全成立親睦關係之時。吾以為此簡單數語，殆可說明中國之外交地位而有餘也。同胞切記！因去年中國統一之進步，已使國家地位增高不少，自今以往果能一方面如前兩項所述，再力謀政治的

鞏固與刷新，一方面更邁進於狹義廣義的國防之建設，同時保持合理的一定不變之外交方針，以相周旋焉，建國前途，燦然可觀矣。此吾人竭誠祝禱者三也。

以上三點，為吾人對全國各界新歲之貢獻。茲願與全國國民共誓使今年為國家進步最猛之一年，惟須記憶荊棘尚多，不可大意。正如舟行逆風，彼岸在望，此時需要舟中人共同鎮定努力，尤為迫切。中國黎明矣！其共瞻前途以猛進！同人不敏，謹願執筆仍為同胞忠實服務，而恭祝全國各界之健康！

對西安負責者之最後警告（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在本文撰稿時，尚未得知米春霖等回陝後結果如何，當此千鈞一髮之時，願對西安當事者作最後警告，期其勿自取滅亡而禍陝甘人民。

全局關鍵，在彼等能否自省其犯罪。夫上月十二日之變，為干犯軍紀之重大犯罪，任何理由或口實不得解脫之。張學良之來京自辯也，謂動機出於愛國，愛國云者，如人子之愛其親。尊親當然，但行之有道，軍人守軍紀，聽命令，盡任務，即為愛國，此外別無愛國之道。試念當綏遠有事之日，正在難保不變演為國家整個問題之時，而幽囚主帥，謀覆政府，此等於自拆毀後路，幾陷國家於危亡，此在軍人犯罪上，誠重大無可倫比者也。東北軍官兵自省！昔在關外，在河北，服務毫無成績，連年在陝甘，亦無功可錄。今於國難嚴重之日，竟有圖謀顛覆政府之行為，而政府尚肯免不究，既特赦其主官，更寬容其部衆，但期悔罪自新，此外毫無處分，此誠政府特別愛護之表示，論法衡情

，彼等誠應速自感悟，亦國民同胞所殷望不置者也。乃不料前日以來，局勢反而惡化，亢命情形，日益顯著。彼等須知！自上月十二日之變，彼等本爲叛軍，中國苟欲維持爲一國家，決不容其一部軍隊之叛亂。對頑迷不悟之叛軍，最後只有以武力討伐之，此乃國家存在之基本問題。毫無藉口政治主張之餘地者也。次論楊虎城及十七路軍隊。上月之變，張楊同負其責，而政府始終恕楊，上月十六日之討伐令，只對張學良一人，而未及楊，迨張學良判處徒刑，而楊毫無處分，僅以撤職留任了之，今日張爲褫奪公權之民，而楊依然爲合法的陝西長官，且其部下孫蔚如新擢任省政府主席。苟嚴格的評論政府，實超越於寬大，而陷於仁柔。楊孫等自省！以陝人爲陝官，職責如何重大？陝西父老子弟所期望而督責之者如何殷厚？十七路在陝七八年矣，而軍隊本身迄今訓練有缺。上月十二日之變，西安秩序竟不能保，軍隊行動所表現者乃如彼之猥藉。楊孫等清夜自思！何以對陝人？且不必言對國家如何矣。今政府爲之充分開路，畀以政權，而許其自新，此而不接受，而必以毀滅陝西爲快，則彼等之天良安在乎？

最後論共黨，共黨於陝變有密切關聯，現時更成共同負責之勢。然則請覺其迷而期其悟。爲共黨者，第一須自識過去十年來對國家民族所犯之大罪。夫自江西暴動起，迄最近止，以赤色恐怖蹂躪及十餘省，江西人口，爲之減數百萬，如鄂如豫如皖，凡其盤據較久之地，皆一空。豫南某縣，當時有埋人坑無數，每坑千百具。四川通南巴一隅，前年春間賑濟會調查時，發見民屍二十餘萬。要之共黨多年窮凶嗜殺，謀推翻整個社會，而自己又絕無對國際對國內之一貫的認識，害國家，害民族，害自己，輾轉戰爭，由東

南而西北，以至於今日，粗略計之，國軍損失不下數十萬，費財數萬萬，至於共黨所殺害及其部衆滅亡之數，更不可勝計，此誠可謂對國家犯重大之罪矣。去歲以來，彼等實陷於窮蹙，而主張態度因而轉變，國民亦未嘗不喜。然鑒於共黨過去之常變路線，則今茲之轉變，又誰能保證其爲最後者？一旦得勢，恐怖政策殆又將舊癖復犯，國家基礎，又將動搖，此爲立國之計，必不能容忍者也。況彼等現在仍自有政府，有軍隊，而中國立國之基礎條件，必須爲一個政府，一種軍隊，猶如人體之不能有癌腫。中國今日旣須建國奮鬥，不能容忍內部之組織的搗亂，故共黨今日須切自懺悔，知大勢不容。誠能以事實表示取消武裝暴動之組織，使國家不復有赤色恐怖之危險，則國法上自可許其自新，其不然者，無論標榜如何，政府必貫徹其十年來討伐之方針而已。

吾人所以勸告西安方面者，將以此爲止。夫吾人一貫主張爲和平統一，所禱全民族立於建國衛國之一條線上，共同奮鬥，故凡值內亂危機，無不切望和平解決。陝變以來，吾人屢爲文表示愛護軍隊期其反省之意，即於共黨，吾人多年來探究其發生滋長之原因，希冀由政治上思想上救濟病根，且悲哀共黨陣營中有不少富於改革性之青年，徒困於智識，迫於環境，致走入恐怖之絕途，苟能使其自新，亦民族血液之新鮮細胞，可以供建設之用，此乃吾人十年來之一貫的感想也。今者陝局已到最後關頭，故再爲此警告之詞。望彼等切實對國家悔罪，須知凡分裂割據，皆爲對國家犯罪，必自承有罪始能接受命令。觀彼等近日尚嘵嘵於政治外交問題，豈知任何政治，不容造反，而國有內亂，充其最將自亡，尚何對外可論。是以彼等之任何措詞，皆不足難討伐之師，只有悔罪繳

命是生路，其外儘爲絕途。西安負責者須猛省：一旦討伐進兵，彼等絕無倖存之餘地，徒自滅而禍人民，徒自辟於民族復興事業之外，祖國前途，仍將由大多數愛國守法之國民維持而發展之，所哀者，惟地方之受累，及彼等之自滅而已。事急矣！全國同胞今倘熱望其最後回頭，再逡巡瞻顧，則運命全非矣！

陝局解決之第一步（二十六年二月四日）

日前吾人爲文希望西安方面從速決心受命，及中央再努力勸導，並聲明相信陝局定可和平解決。爾來一星期矣，雖幾經波折，時明時晦，而卒如吾人所期，業已實現平和解決之步驟。

政府因國防及內政上之重要理由，不容西安爲分裂割據及各種政治陰謀之根據地，故行營之入西安執行職務，爲解決陝局之必要前提。今者渭河南北之張楊部隊業經始全線之後撤，西潼間鐵路交通之恢復亦不在遠。顧主任祝同之入西安，只爲時間問題。是陝局解決之第一步可謂業已實現。

陝甘政治上軍事上之善後，非一朝一夕之事。自經陝變，西安人物極爲複雜，此次解決，爲楊主任虎城及東北各主要將領主持之功，但不平不滿者定有人在，其幼稚無識者恐仍將煽動阻撓，且恐波及外縣。其尤足注視者，共黨已紛集渭北及陝南，何以迫彼等就範，俾中國永免赤化之禍，其事繁重，更不待論。是以今日之局勢，只可謂已入和平之軌道，同時應預料今後尚有不少困難之問題。雖然，今所幸者，國家已免重大之內

亂，張楊部隊十餘萬衆，復歸於國軍之系統，即此已爲和平之勝利，符國民之熱望。至於善後萬端，自有處理之原則，吾人以爲：（第一）世間最可畏者，莫過於無智，即人人論國事，而關於國家利害之認識，不能一致，此爲國內杌隉之根本原因，西安事變，軍人爲之，但煽惑而促成之者，則爲一部分文人政客，吾人不願盡抹殺其動機，但不能不慨念其錯誤。日內西安局勢穩定之後，吾人深望政府當局前線長官先致力於統一融合軍界之思想，使張楊部隊各將領皆瞭明國家利害，糾正其所接受之錯誤思想，先祈求軍隊之一致，進而再感格一般麕集西安之各方人物。同時應探求有效之方法，以暢達全國輿論，使之健全化，亦有力化。（第二）凡政治上之病象，極少純公或純私，大抵皆公私糅雜而成。故除注重思想問題之外，應並重人事問題。關於軍隊善後之安排，政府自能善處，姑不必論，吾人望政府對於所認爲思想錯誤而形成派別之人，除糾正其思想外，更宜研討病源，多方設法，大抵社會上頑梗有成見者甚少，大部分乃有所激，或有所懟，或職業不安，或感受壓迫。蓋人之趨向，往往決於細微事故，迫愈趨愈遠，始不可救藥。夫以政府領袖之公誠，原不應受反對與阻撓，然而竟有陝變之發生，是則除知識思想問題以外，定尙有不少人事問題之原因。當此謀西北善後求鞏固統一之時，如何消弭反動，安定人心，自宜多方研討之也。

陝變期間，憂全局之顚危，陝變之後，虞西北之糜爛，今則化險爲夷，步步開朗，此證明政府主持之適當，全軍將士之忠誠，即參加陝變之部隊及其長官由此次受命撤兵，亦可重獲國民之諒解。吾人因痛感一年以來中國實有一種偉大之推動力，其要求爲和

平統一以建國救國。兩廣危機之消除，綏戰爭士之勝利，西安事變之解決，皆此無形之力量使之。全國大多數無黨派國民之心理即此，其表現則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夜。現時持異議操不同心理者，皆只少數人，而此少數人者，其大部分尚依然有感格疏導之方法。故自根本言，中國前途大可樂觀也。吾人惟望藉目前陝局之好轉，使全國氣象從此更臻開朗，自思想糾正上，與人事安排上，努力消除殘餘的陰霾晦塞之氣，安西北，安全局，以共邁進於建國救國之途。三中全會轉瞬開會，中央諸公定能審度全局，而熟籌一切也。

論言論自由（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聞三中全會中委提案中頗有涉及言論自由之問題者。吾人茲以言論界一分子之地位表示意見如左。

第一：言論界本身應注意之點　全國言論出版界不滿現狀，憧憬自由，此目前之實際現象。然吾人以為此問題之解決，除求請政府外，兼須求諸言論界之本身。何則？自由之另一面為責任。無責任觀念之言論，不能得自由。夫自由云者，最淺顯釋之，為不受干涉，其表現為隨意發表。是則責任問題重且大矣。國難如此，不論為日刊定期刊或單行本，凡有關國家大事之言論，其本身皆負有嚴重責任。言論界人自身時時須作為負國家實際責任看。倘使我為全軍統帥，為外交當局，則我應如何主張，應作何打算？此即所謂責任觀念也。夫意見當然不能人人一致，然態度應一致。一致者何？誠意是也。

苟盡研究之功，詳利害得失之數，而發爲誠心爲國之言論，而政府猶干涉及壓迫之，此政府之罪。反之，自身研究不濟，或責任不明，政府是不肯說其是，蓋欲免反政府者之相仇。至政府非自亦不敢鳴其非，而徒諉責於干涉之可怕，是自身不盡其責任矣，自由何從保障哉？是以吾人以爲言論自由問題之解決，首視言論界本身之努力如何。要公，要誠，要勇！而前提尤須熟籌國家利害，研究問題得失。倘動機公，立意誠，而勇敢出之，而其主張符於國家利益，至少不妨害國家利益，則無慮壓迫干涉矣，縱意見與政府歧異，政府亦不應壓迫干涉矣。總之，言論自由，爲立憲國民必需之武器，然不知用或濫用，則不能取得之。即偶得之，亦必仍爲人奪去。吾儕欲享英美式之言論自由，則必需如英美言論界處理問題之態度。尤其關於國防利害，須加愼重，弱國之言論界，在此點之責任更艱鉅矣。

第二：政府應注意之點　吾人既自箴言論界，再進而責政府。夫統制言論新聞，非原則的問題，乃程度範圍方法態度的問題。由此點論，實頗需改善。吾人以爲最重要者，尤爲態度問題。蓋統制言論新聞之必要，專限於關係國家大局之重大問題，其外應無其必要。是以取締之標準應極狹，開放之範圍應極寬。故態度應爲「但可放則放」，而不幸目前情形，乃爲「但可扣則扣」。換言之，政府應認檢扣新聞或干涉出版，爲不得已，爲不幸。司其事者不可於原則上抹殺人民言論出版自由之權利，而彷彿認爲准許出版營業之爲恩惠者然。此種態度，甚足以誤國家大事也。具體言之，吾人認爲政府有權禁止者，應限於（一）破壞國體，（二）妨礙國防，（三）擾亂公安秩序之宣傳。其外

概不必禁，而日常施行統制或檢查之時，應以充分尊重人民權利之精神行之。「但可放則放」，切勿「但可扣則扣」。其表現之方法，應依經常之法律，不依臨時之命令。除戒嚴時期外，勿令軍事機關管理其事。舉例言之，吾人不解何以平日並高級官吏任免更動之預測亦不許登載。即如中央開會，全國注目，何必限制發表如是之嚴，且既限制採訪，則應自己發表，乃開會數日，國民對會議大勢，亦尙茫然，凡此皆證明目前辦法之有缺陷也。吾人願政府與言論出版界之間，其關係一以出版法爲準。而適法與違法之衡量，宜寬大，不宜苛刻。今內政部正擬施行細則，須特別注意此點，須知立法之目的，重在指導，不重在箝制。若當局持吹毛求疵之態度，則中國永無言論自由可言矣。

第三：各省當局應注意之點　言論自由問題，不僅關中央，同時關各省。年來地方報紙所受限制，更甚於都會報紙。蓋不特不能批評省當局省行政，不能紀載或評論與省軍事當局意旨好惡有違之事。並且不能批評各縣及一般下級之事。數年前，重慶記者因開罪某軍官馬弁，大受毆辱，幾至殞命，其一例也。是以吾人除希望中央直接改進統制言論出版辦法之外，並進而希望中央推行此改進辦法於各省各地方，使全國地方報紙及其他出版品，同得受法律之保障。因此亦希望各省當局尤其有軍權者，注意各該地之言論自由問題，勿有法律以外之干涉。吾人對中央對各省之一致的願望，爲勿干涉對於用人行政之正當的批評紀載，至關係國家大局，尤其涉及國防者，則應服從中央指導，此在目前階段中，爲必要之若也。吾人因慨嘆年來在地方言論界中，有時貌似甚有自由，超過都會報紙，然細察內容，則所自由者，只限於攻擊中央，尤其攻擊外交問題，觀其

慷慨激昂，未嘗不足稱快，然實則封建割據之悲哀，除分裂祖國使政治倒退以外，別無效益，此則痛心之現象，深盼其今後絕跡於中國也。

勗勉黨國當局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三中全會已圓滿閉幕，吾人讀其宣言及根絕赤禍案等，以問題廣泛，擬分別評論，茲將先述一般的感想。

吾人對於今後國事所首先感及者，以爲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責任今更加重，故對於一般國民討論問題之前，願先勗勉黨國當局之加倍努力。夫就三中全會所表現者，無疑的可證明中央之權力信用更加鞏固。其最大證據，即西安事變事實上精神上皆已告切實之解決。自事實上言，陝變有關之軍隊，皆已完全聽命，陝甘軍政機關悉復常態，所有高級將領今日實際上皆忠誠盡職，視陝變以前更臻融洽。一年以來陝甘軍隊間醞釀之不平不安，今已一掃而空。自精神上言，陝變以前，西安議論甚爲龐雜，蓋全國之急進論者及一切反國民黨反政府之空氣，悉集中於斯。故結果爆發爲十二月十二日之變，此斷非僅一二軍人之事，而實有廣泛深刻之背景者也。惟時至今日，則一切證明中央立場之勝利。本屆全會，對張學良所提八條，以其方式不合，決議留諸不理，復有根絕赤禍案，以闡明黨國一貫的立場，經此決議，國家之綱紀是非，得以確定；青年思想，亦得以澄清。西安事變，由此而確成過去，中國今後將斷然入於一種新時期。故三中全會在政治上的收穫，第一爲證明中央之權力信用更增鞏固是也。

顯然，當局者切勿存自滿之念也。夫陝變所以轉危爲安，如此解決者，蓋基於國民團體心理。其一，信任領袖，愛護統一。其二，則因鑒於國家環境之過危，縱不滿於政府，亦必須加以維持。是以今日全國國民之擁護中央耳，而所以擁護之理由，則見仁見智，未必盡同。惟可斷言者，則存心反政府反國民黨者已極少，且亦無力。縱存不滿之人，亦多希望之意而已。是以中國今日之局面，自一方言，爲十年來所求之不得者。蓋政府領袖威望之隆，反對理論勢力之弱，皆過去所無，故實爲國家千載一時之良機。而自另一方言，則政府愈勝利，責任愈重大，蓋須有以善慰輿情之期待，及防杜怨望不平者之再興，何況外面風雲不測，因而百廢待舉，政治上經濟上實質的困苦艱難，初不因政局之統一而即見輕減，國家在國防上產業上力量之增高，尤非一朝一夕之事。當興衰存亡之時，負建國禦侮之任，從此兢兢業業以從事焉，猶恐不及，若以爲外患略紓而國內已定，遂萌苟安之念，或轉有驕矜之心，則今之勝利，又恐爲塞翁得馬之類矣。然則宜如之何？則吾人以爲其道甚簡，即自今而往，黨國當局須確實負起爲三民主義的建設之責任是也。此本老生常談，今則新有意義。何則？十年以來，內亂無已時，自今而往，始可望國內之不用兵，反赤化，反分裂，現已成爲確定之國是，而中國又本無右黨，無資本階級，同時則不容赤化。以全國同胞民族意識之旺盛，及對於政治之關切，與夫經濟建設之必須注重發成國家資本，同時保護私人事業，則民生主義之原則，無疑的可爲今後遵循之大道。當此全國望治思想情緒漸趨統一之日，即眞正可以實行三民主義的建設之時。昨讀全會宣言，其主旨即如是。吾人惟望黨國當局慷念國事之艱難，珍重國

民之願望，檢討過去，勉勵未來。先自黨員及一般公務員起，使之澈底自覺責任，尤要者，一般高級官吏以身示範，加倍努力。吾人以為中國前途，實繫於今後政治上經濟上之成績如何，成績進一步，外患減一分，如影隨形，毫髮不爽。向來在中樞系統下服務之文武官吏，黨部人員，尤有表率風氣之責。此外須注意者，則過去社會言論思想之龐雜，除極少有政治野心者外，大抵為國家環境激之使然。前年冀察外患之突起，尤為人心煩悶不安之最大原因。如救國聯合會，即由前年冬華北最危急時之學生救亡運動推演而來。一年來論外交政治者，偶有失之過激或不明事實，名為救國，實則其主張與國家不利。惟時至今日，是非利害，概已大明，此正為轉移風氣一新人心之時。故望黨國當局更努力倡導親愛精誠之義，尤注重於團結全國智識分子，期能同心一德，共勉前途，則今日將真為中國新時代之開始矣。

今後的對日問題（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日問題今後演進之趨勢如何？尤在目前階段宜作何判斷？我國民宜如何自處？茲將試說明吾人之見解如左：

第一：應知外交為政治之一部分，離開內政，不能言外交。何則？近代之事實證明，日本對華態度，率以中國自身情況為轉移。近來日本論壇頗倡對華新認識之必要，足知彼方漸感中國情況之進步，已不容輕率從事。此無他，中國情況實有若干進步之故也。因此我國民須下一決心，必須使國家在種種意義上，更迅速進步，此即應付國難之第

一義。年來國人喜爲安內攘外後先孰宜之辯，今大可易「安內而後攘外」之語，爲「安內卽是攘外」。然所謂安者，非只不見內亂之謂，務須旣和且平，共擁統一，齊意志，融情感，振精神，勤工作，觀其表，並無劍拔弩張之氣象，亦不作悲歌慷慨之眩感，然而全國一心，心心相印，誓擁國本，各盡職務。至是而後可以謂之曰安，誠能如是，至少能促成日本軍方暫時放棄蠶食之政策。

第二：再進一步，國民應覺悟經常非常之不可分。夫中國年來本在非常狀態，現時亦並無理由謂其已脫離非常。是則非常已經常化矣。易言之，中國之國民生活，不能分經常與非常，亦可謂常在非常之中。因此之故，凡我國民不許樂觀，亦不許悲觀。何以勿樂觀？以常在非常時期故；何以勿悲觀？以其已經常化故。吾人因望我國民不懈怠，不燥急，謹於言而勤於行，以樂天安命之精神，定捨身爲國之覺悟，如是可矣。最顯之例爲綏遠，今者匪僞已殘，邊警已少，似已恢復經常，實則非常自在。誰能判斷春暖以後之必無事？然中國勢又不能期待或促成其必有事。是則惟有以經常的工作實踐，以應一切非常的可能變化，中國全局，亦如是觀。

第三：上述爲自己應具之覺悟，茲將進述處理對日問題應有之態度方法，按日人過去對我有一種評論，以爲中國惟於受武力威脅之後方可談問題。易言之，以爲中國非威脅不通融，遇威脅必屈服是也。自今而往，務須以事實證明其相反。卽橫逆之來，必不屈；交際以禮，則可商。充前者言之，愈威脅，愈抵抗，以舉國威脅，卽以舉國抵抗。中國民族誓不受侵略瓜分，不作亡國民，雖拚祖國運命而不辭矣；充後者言之，日本政

表改善一步，中國態度亦接近一分。彼愈改善，我亦愈接近，中國恢復一切已失主權之日，即雙方親善關係成立之時。蓋務使日本國民明白了解中國民族之有血有淚，亦講情講理。務使其知我絕不提倡侵略之要求，亦絕不漠視外交之機會。夫中日懸案大矣，絕非旦夕所可收功，然上述之態度，在現時即可適用。日本今正倡對華新認識，則我亦應決定對日新態度也。

第四：最後將討論中國對日外交之目的。吾以為關於此點，殆不出三中全會宣言之範圍，即中國對日僅關於自衛自存之問題，此外別無爭點是也。日本為高度工業國，在世界有廣泛之利益關係，中國並非其競爭者，而中國又於世界軍備問題不生聯係。故中日在國際舞台，應無衝突，中國既不須嫉日本，亦對日本無所乞求。其外交之惟一目的，只為善決中日間之關係而已。夫中國立國原則顯帶保守性消極性，國難以來，領土喪數省，而我國民悲壯之呼聲，充其量不過「抗日」二字，此足見中國國民性之保守與消極。與日本在明治初年，即提倡征韓征清征俄者，其心理狀態大不同也。吾人以為中國今後仍宜衛明此保守的精神，共同認識我國對日外交之目的，只在求恢復其已失之領土主權，糾正我行政完整上所受之損害。至於改正不平等條約，則為對數國共同之事，非與日本，單就中日問題論，則近年之不幸事實，能以解除，即為兩國人於親善之新時期，自今以往。我政府當局即宜逐步發動外交試求解決，先就對察方面損害我主權之事求與反省，視其結果何如，以卜兩國關係今後之趨勢可矣。

勉東北軍（二十六年三月二日）

前隸屬西北剿匪總部之東北軍，除沈克檀自新兩部早已接奉命另就任務外，其餘各軍師旅將奉調出關，不復入隴。其將領等正擬分批入京請訓。第一批數人日前到溪口晤張學良氏，昨已返京謁見當局。吾人茲於東北軍各將士行將盡瘁新任務發揚新生命之時，謹貢數言，以勉其前途焉。

東北軍將士與全國多數忠良軍人相同，富愛國精神，當犧牲一切以赴國難，此為一般同胞所夙知者，而其於役關隴，心懸東北，既深亡家之痛，更多妻孥之累，其境遇與心理尤特惹全國之同情，故今當陝局解決該軍出關之日，一般同胞當無不感覺喜慰，願為該軍將士祝福也。

雖然，同胞之間不容盡作諛辭。吾人熟諳年來西北之事，以為東北各軍此次出關，應對國家大局及本身責任更有新認識，新覺悟，從此真鍊成幹部國軍之一部分，以為捍衛國家光復失土之用。一般國民愛惜既殷，故責勉之意亦不能不切也。

吾人願就兩點對東北將士貢獻意見。其一：思想上。其二：組織訓練上。先論前者，年來東北軍思想上之煩悶，論情皆有可諒，實則錯誤不少。如停止內戰之說，易言之，即停止剿共之說，自前年來漸瀰漫軍中，遂對政府發生怨望與懷疑。然其實際上之錯誤，則忘却政府並非好戰，而關鍵實在共黨。試迴想自十六年以來，共黨否認中華民國，自設蘇維埃政府，至少言之，亦意在分據國土，別組社會。況彼常取攻勢，凡可擾之

地無地不入，即到陝甘後，亦依然常希圖為戰略上之展開。夫此十年來國家之慘淡犧牲，乃共黨武裝暴動所引起，此種事實，不容不顧。共黨近變更態度，聞者滋慰。然假使此種形勢見於數年之前，則根本上將無西北剿共之役矣。蓋如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決議案之四項，乃政府一貫方針，國家必然需要，共黨幾時承認，用兵幾時終了，此當然之結論也。且就一般言，反內戰者願望也，情緒也，而軍隊不能如是主張。任何國家之軍隊，皆負保衛國家治安之責任，不幸國有內亂，軍隊當然負責削平。此與對外戰爭同為神聖任務。倘軍隊心理反對平內亂，而曰吾願專任對外。假令多數軍隊如此，國家本身之組織且不能保矣，遑論對外乎？其次東北軍將士，抱有「回老家去」之心理，此為國民最同情之點，然蘊於情感則是，現為行動則非。何則？譬如普法戰後，法國失阿爾薩斯羅倫兩省，其人民志切復土，卒得成功。然當法國努力整軍待機雪恥之日，不聞該兩省產生之法國軍人特別鼓噪，甚至刼持主帥。又如歐戰以後，德國萊因區域遍駐外軍，全國引為奇恥大辱，去年卒得完全恢復其主權。而此十幾年間，不聞籍隸萊因之德國軍人越權干政，逼迫政府。此無他，現代問題全為國家與國家之問題，吾輩謀國事，應純自國民地位論，不得以某省人地位論。東北被佔，國家無力致之，全國國民應負衛國復土之責，非只東北籍人民之事。是以愈熱望回老家，愈應努力拱衛國家全局。中國大興，東北必定恢復，倘使國民間，軍隊間，步調不整齊，認識不一致，則國家永陷無力，可危者更不止東北矣。吾人所以為此言者，蓋僅欲闡明一點，即一切軍隊必須國軍化，**而國軍本分為守紀律，盡任務，而不干涉國策之施行。然此非謂軍人應無條件盲從政府**

也。軍人有意見亦自可貢獻政府，於國策中表現，但行動則須絕對紀律化。中國必須使全國軍隊成爲堅固敏活之一體，方可爲現代化之國家，方可以言國防也。吾人熟聞自去年春夏以來，西安軍界思想不健全，感情日激越，遂卒形成雙十二之變。然吾人平情論事，實不忍責所謂少壯派，而不能不責指導者。如孫銘九輩二月二日之暴舉，慫使王軍長以哲等主張和平收拾者犧牲生命，其事誠爲可痛。然春秋論斷，則孫等並無罪，而授以不健全思想者負其咎。吾人本此見地，對於東北軍一般將士之縱抱有錯誤見解者亦絕不責難，其所殷殷屬望者，則自今而往務具健全之認識，盡軍人之本分，在全國同胞同情期待之良好空氣中安心服務，從此絕不傾耳於一切政客策士之說，不繫心於政治外交之理論辯爭，專信任領袖，團結袍澤，以待爲祖國犧牲之日。舉例言之，如綏遠守土將士之態度心理即如是，吾願東北軍亦如是也。第二點關於組織訓練上，亦欲一言。東北軍自從河北撤退，轉戍陝甘以來，從不得休養訓練之機會，而其編制情形，徒多軍師之名，兵員充實，有所缺憾。此次出關後，吾人盼其編制組織更加充實，而集中訓練之。即東北軍之名義，僅習慣上之稱謂，今後望其與其他軍隊皆完全國軍化，凡此種種，深信蔣委員長定有良好之規畫。至於東北將士家累衆多，生計困難，則另須多方救濟。吾以爲安插東北流亡，救濟東北青年，乃國家一般行政上應行籌畫之事，倘一般有辦法，則東北軍官即可輕減負累，此治本之道也，望政府徹底籌擬之。最後吾人願寄其同情於一般東北軍官，蓋其此次轉圜危局，既導國家安全，亦關自己出路，同情願聲明斷民定信諸將士之愛國，惟可嘉愛國必以其道。時當孟春，回師中原，試猛憶年來之艱險，追

悼陝變之犧牲，定有口感吞泣，不能自己者。從此努力，珍重前途。勿負全國同胞東北父老之殷望，永勿復使同情東北事者憂慮與痛心，則吾人不勝盼禱者矣。

中央與地方（二十六年三月八日）

民國以來政治上始終成為問題而未臻妥善解決者，曰中央與地方之關係，今者政局丕變，遠非昔比，而關於此點，一般總無透徹之見解，玆試泛論之。

第一：中國所謂省，只行政區劃，並不帶聯邦性。以現制論，中央地方之政府須完全一體，省政府完全為中央政府之所屬機關，同時等於中央政府之構成分子，蓋無論中央地方，其官吏皆國家官吏，只有供職地點之不同，並無性質上之差異也。職是之故，中國根本不應發生中央地方隔閡衝突之問題，譬如人體，手足與頭腦發生隔閡之說，根本上不能想像也。雖然，以理言固矣，然實際上仍成為問題者何哉？吾敢斷言，此非問題本質上之事，一切乃因軍隊問題而起。易言之，中國所以至今有中央地方問題者，其最大原因只以軍隊尚未完全統一之故耳。

第二：然吾非主張絕對中央集權，其真意毋寧主張宜與地方以廣泛的權限，使之在各項行政上自由發展，惟有一先決條件焉，則軍隊不統一，其他皆空談是也。中國國民在文化歷史血統各方面，有完全統一性，故中國之省與西方之聯邦絕不可同日論。然因地大民眾之故，因風土物產不同之故，對全國各地概用單一的法制甚感困難，故在某種限度範圍內，允許各省自由發展，應為適當之方針，而其權係中央授與，則與統一絕無

妨礙也。顯然，欲達此目的，必須先完全統一軍隊，易言之，即一切軍隊之完全國軍化。將來之理想，應爲軍隊完全與行政分開，全國軍隊絕對統一於中央之下，成一統嚴密之惟一組織，而地方行政則不妨在中央國策與政綱之範圍內略帶地方的色彩，因人施政皆有自由伸縮性，不必各省之完全一律也。

至第三：因此吾主張今日之亟務，仍首在促進全國軍隊之完全統一。夫今日之全國軍隊本一致擁護中央，視數年前已大有進步，然因軍隊成立之歷史演進不同，編制訓練亦尙有差，故眞正之統一組織尙未達到。然則其道宜如何？曰，具體言之，在擁護黨國之全國軍隊中，有不少部分非中央直接訓練而成，故軍隊又帶中央與地方之色彩。爲今之計，惟有極力化除此種差別，即中央一面責成其接受統一之訓練編制，一面愛護之。所求者爲訓練編制必須達到國軍之標準，只禁止自由擴軍及非法籌款二事。關於用人等事，仍儘量保持其傳統的組織，以期其自動的進步。按十年以來，中國軍事經過重大變遷，全國軍隊國軍化之程度日益增進，故國家大局之基礎，漸如泰山之安。惟地方色彩濃厚之軍隊組織者尙有存者，是宜感以公誠，促其改進。全國軍政完全統一之日，即建國事業走上軌道之日，一般國民實翹望不置者也。

第四：再就目前地方政治之實際情形論之，吾以爲中央應注意各地方官民之局部利害，善加調處。大抵中央所必須總攬者爲施政方針，至於實行之時，則可儘量使地方官吏負責，不必事無大小皆由中央直接派人，中央惟考核其成績可已。各省社會大抵皆苦於失業問題，故地方事業原則上利於使本省人經辦，縣長以下尤宜儘量用本省人。此外

中央宜設法扶植地方公論，俾各省眞正民意得隨時有上聞之機會，此可由院部等主管機關調查禮聘各省知名公正人士，開諮詢之路，較之中央自辦情報當效力更宏也。夫在憲政施行之後，各省制度將有整個刷新，以上所言，只舉例論之而已。

第五：最後願聲明者，中國全局今日之需要，爲安定與進步。因需要安定，故中央地方同望其無猜嫌，無隔閡。凡可以促進安定之方法，應用無不盡。然而同時更需要進步，故現狀有不滿者，必須改善。國家環境不容以苟安現狀爲滿足也。因此之故，吾人同情中央安內之政策，然同時反對封建割據心理之殘留，且以爲軍隊組織之更加改進，實爲刻不容緩之舉。如近日忽傳四川多謠，今已知無事，然欲使謠言永息，川政進步，則一方需中央隨時開誠指導；一方則需四川軍人深切覺悟。中國今日非僅內部相安即可滿足，況多謠即證明心理之不安乎？本報重慶通信述川主席劉湘氏之可信賴，吾人同感。然爲大局安定進步之計，爲促進四川新建設之計，尤望劉氏認識自身即中央大員，負國家重任，故不僅宜努力息謠，且應積極對國家全局之安定進步，更有所貢獻也。

統一國論之必要及其方法（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昨報西安電，前逃亡渭北一帶之青年陸續返省，經楊虎城勸解，彼等思想已有轉變，並懺悔過去錯誤，今後當在統一救國原則下努力工作。按此電所云，殆即一般所稱陝變中之激烈派，不惟同情陝變，且反對和平撤兵者。吾人因此痛感一事，即鑒於過去思想龐雜認識歧出之可畏，以爲實際的統一國論，在今日依然爲必要之問題。

假令政府方針不變，則今冬十一月，將有國民大會之召集。然召集以前，尚需改正選舉法；此項改正，經三中全會授權中常會行之，如何改正，尚不可知。其改正之結果，是否果取得大多數國民之讚揚，亦不可知。且也選舉矣，開會矣，憲法制定之途中有無波折？憲法制定後之實施有無障礙？凡此皆不可知也。抑國民黨之決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早為全國所共曉，然開始憲政後之政治與現時之政治畢竟區別如何？現時之優點如何保持？現時之缺點如何補正？夫此中有一大問題焉，蓋依常理言，誠依國民黨外之潛在的黨派所希望者言，既稱憲法，應許各黨公開。然依事實言，依國民黨現在之心理言，各黨公開如何辦法，則大有疑問。是以就目前政治全局而論，由現在起至十一月之中間，應為討論及準備如何解決此一大問題之時期。

再進一步考求，則知此種困難之存在，並非立法技術的問題，亦應非國民黨私其政權的問題。關於前者，應知立法只為事實之表現，果衆議僉同，技術上之問題易於解決。關於後者，則應知政權之本質絕對須公，況國民黨再三宣布結束訓政，則不能推測其尚留戀訓政也。吾人考察政情，認為將來政制上之困難，須賴統一國論以為解決。易言之，先討論政見然後再解決法制是也。具體譬之，假若各黨林立，一時開放，形式上具備憲政民主之規模，然若關於國家重大問題議論甚歧異，行動甚乖離，一事無成，徒使政潮怒漲，則結果將比不開始憲政更劣。只此一點，已足使國民黨不能安心卸訓政之責，同時所謂各黨者亦勢不能遽安心信憲政之名，目前狀態，殆即如是。

吾人因念法制乃事實所演成，故空談法制，不若先考求事實。事實問題之最大者，

學覺關於建國禦侮之意見方法，有多少議論。其贊同之點有多少？不同之點何在？此實今日所亟應調查研究者。吾人雖不知亦不認識所謂各黨派者皆有黨派之基礎，然不能不承認國民黨以外確有不少熱心國事而有政見之人，而此輩有政見者，或有行動，或無之。其有行動者，則或形成潛在的黨之組織，或非黨而有團體之結合。其中歷史較久者，有國家主義青年黨及共產黨，此外之黨派，則近數年之事。夫共黨問題全國本來注目，茲不必論。至其外之各黨派，問題似小，實亦重大。蓋此一般文人，散在各地，其理論影響青年，而行動則影響實際政治。是以國家為貫徹和平統一之計，對於社會裏面或表面之種種政治的議論或行動，勢非尋求一適當之解決不可也。

據上所述，吾人以為國家今日亟務之一，為統一國論。夫全國有政治思想者之絕對合作，不可能，亦不必能。惟大多數之合作則有可能，亦有必要。再推論之，對任何問題之意見一致，不可能，亦不必能，然關於建國禦侮之重大問題則必須期其一致。因此吾人建議：（一）希望中央徵集調查各方之意見，並設法得討論交換意見。夫全國今日已有一致之點。即擁護政府，信任領袖。此為多年求之不得者，今已得之。故國民黨宜發起與各方交換意見，以期知悉畢竟所謂各黨派者有何主張，其希望之事為何，堅持之點安在，再進而充分討論，期其了解中央之態度理論，並最後得知其與國民黨同異若何。（二）希望所謂各黨派先覺悟國家有一定之需要，無隨意傳變之可能，亦進而謀與國民黨開資交換意見之路。在吾人立於無黨派之言論界地位觀之，以為果能與彼討論，最後應感覺異點甚少，故統一國論，應不困難。國論既統一，則國民大會之問題與憲政

實施之一切問題，自可聯帶解決矣。陝變後統一救國之論頗盛，然欲完全達此目的，似應自統一國論始。今日似時機已熟，且甚有此必要。茲當中山先生逝世十二週紀念之日，謹以此義貢獻於政府及各方熱心政治者，尙望熟思審慮之，則幸甚。

勉東北軍全體官佐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昨報漢口專電稱，陳次長誠在汴與東北軍各將領商洽整理編制事，將暫頓補充，改易編制，使其完全國軍化，各將領均樂予接受，短期內將組織整理委員會處理之。

吾人乘此機會，願更一言以勉東北軍全體官佐，而祝其前途。夫中國今日救亡建國，全國一心，此無可論，亦不必論。然同胞須知：爲達此偉大目的計，無僥倖，無取巧。質言之，斷無突變的戲劇的成功，惟賴確實的眞誠的工作。譬之築屋，勿得希望空中樓閣之實現，惟賴率策羣力，一磚一石建成之也。而各項工作中，軍事工作尤直接，尤緊要。故一般國軍組織之進步，尤爲關係國本之切迫問題。中國軍事建設，前途遼遠，僅專就組織而言，第一步須統一編制訓練，第二步解決徵兵問題，經此兩階段，始爲軍制基礎之確定，目前程度，則正向此兩目標進化之中，其完成尙有待於軍界同胞之共同努力也。然稱東北軍之各部隊，爲國軍主要部分之一，年來轉戰數省，飽經憂患，愛國思鄉，感情熱烈，是以政府愛護，國民同情，蓋莫不希望其練爲國家之干城，克負衛國之重任。去冬陝變之時，全國各界爲東北軍憂，昔奉命出陝，新負任務，則又莫不爲東北軍慶。今聞在中央指導之下，更將整頓補充，改善編制，是今後進步，定蔚然可觀。

吾深信全國聞之，定皆警慰不置也。吾人茲願寄語東北軍全體官佐，貢獻數義。其一：中國禦侮建國之第一前提為國軍之統一與團結。統一云者，非只其名，必須如現代諸大國軍需統一，軍械統一，使全國軍隊成一偉大靈活之機械，如此始可以言國防。中國軍隊，其成立之歷史不一律，故尚未能達現代強國需要之標準，然更須步步向此目標進化，此乃立國之大勢，不達不止者也。東北軍在政府愛護國民期待之下，今將整理編制，此為軍隊全體計，為官佐本身之前途計，皆為進步，為利益。從此振刷精神，安心服務，與國家民族同其休戚，未來之勳名正無限也。其二：中國今日在基本問題上無主張異同可論，蓋禦侮圖存，為絕對之需要，一致之認識，故轉不能成為主張。譬之人生，飲食睡眠，為維繫生命之絕對需要，故絕不聞有人云吾主張吃飯，或主張不吃飯。蓋當然必然之事，超越討論之範圍者也。國事亦然，誰不愛國，誰不救國，故此類標榜皆應擱起，惟於工作實踐中行之而已。軍隊為國家民族自衛之工具，法紀森嚴，而責任神聖。故更不宜傾耳龐雜之政論，惟專心盡本身之職分。軍人愈沈默，國譽愈提高。全國軍隊之精神的壁壘愈整肅，則國家民族之力量愈增大矣。其三：則吾人熱望東北軍全體官佐認識報國之道，須從善盡其本身職務起。不僅軍界，各界亦然。吾人素聞一般軍官有愛國思鄉之熱情，然假令只縈心大局，而忽略本身之切近職務，則非所以報國之道矣。具體言之，凡軍人須先恪盡軍人本身之職務，嚴軍紀，勤訓練，愛護士兵，共同甘苦，技術精神，同求精進。東北軍諸部隊在陝甘數年，甚少集中訓練之機會。今服務中原，正整頓進步之時。夫一國之內，無論何界何業，皆有新陳代謝之自然的作用，其能維持勳

名，發揮事業者。畢竟視本身工作之成績也。吾人謹述三義貢於諸君。此外另有向政府建議者：則（一）政府非改編非縮編之政策甚爲適當，惟舊屬西北剿匪總部之工作人員爲數甚多，蓋原自北平軍分會移調而來。此項人員，多屬東北籍，宜善爲安插，勿令失所。（二）全體國軍無不清苦，惟東北籍中下級官佐家累尤重，性質特殊，皆其隨軍遷徙，定增幾許困難，宜加調查，特予援助。（三）關內有不少東北智識青年，其生活與情緒皆感不安，大抵集於北平者尤多，政府於指導東北部隊改善編制之際，望對於東北籍青年之問題亦特別調查考慮之。凡此皆與軍隊問題無直接關聯，然要不得不認爲有關接聯繫之問題也。

今後之教育問題

（二十六年六月八日）

近聞中樞當局特別重視今後之教育問題，今年暑期當局將招請全國大學多數教授在廬山談話，其話題之一即教育問題。吾人甚欽佩當局之用心，而願關於教育問題先貢獻其意見之一斑。

吾人願首先討論學生之政治教育問題。按最近情形，自小學起即施行政治教育。各科教材及課外作業，皆有國難教育之意義，兵式訓練，成效亦彰。雖然，吾人以爲中學以上之政治教育，尙需特別考慮，應就校內校外兩方再加研究。關於校內者，如何啓廸學生思想之健全，認識之正確，在課程上及課外指導上尙需專門家根據現狀，研求得失。此姑不論。吾人今特願喚起政府注意者，則政治教育不僅爲校內之事，校外影響恐尤

爲重大。易言之，蓋屬於狹義的教育範圍者少，而大半直接受政治實際情勢之影響也。中國政治今年爲一新局面，軍事上經濟上產業上，皆使國民感覺有新希望。故全國一般學生概能勤奮求學，信仰政府當局之領導。雖然，所特須注意者，即自前年河北事件以來，一部青年所受國難之激刺太重，而倡救亡運動，其動機本純，而演進之結果，其運動乃逐漸政治化。去冬陝變之發生，此爲原因之一。今西北軍事善後雖已平和解決，而關於青年問題之善後則尚有待於今後之努力也。吾人希望政府當局今後仍注重學生之政治教育問題，其方法應從三方面考慮之。第一：須知政治本身即是教育，故實際政治愈進步，則青年之政治思想愈健全。現在大多數學生信仰政府之領導，此即國家局勢進步之反映，然而容尙有一部分不滿煩悶者，則應由教育當局設法測驗，究明原因，以供政府施政之參考。第二：青年判斷力認識力之養成，固視指導如何，但環境之關係亦大。今年國事進步，內亂告終，不復慮反動之勾結，此正善導青年之良好時機。吾人以爲政府宜令各地黨政軍當局俱注重善導青年之事。所有過去防範反動之工作方法，宜隨政治情勢之進步而有所修正。自原則言之，似只宜相當監察狹義的政治行動，對於只限於文字或言論之事則不深究。夫青年時期正放言橫議之時，況國難正深，而內亂纔定，過去兩三年之種種影響，尙遺留於一部青年之心理間。誠欲使之化錯誤而趨健全，則除如上述以政治本身之不斷的進步，施行事實的教育以外，利在使青年處於安定自由之環境。消極的不加以激刺，積極的則施以親切之指導，吾敢斷言其必收效果無疑也。第三：關學生之職業出路問題。職業與政治教育爲兩事，但亦有關聯，蓋每一智識青年之政治觀

想，除客觀情勢及理論之外，無形中兼受其本身切己問題之影響，如靈人之學與出身處室者，其判斷問題之出發點即往往不同，地域問題，亦有影響。都會與鄉間，沿海與邊區，皆有不同也。此外復有學科之關係，如工科學生供不應求，畢業之前，職業已定，此自易專心求學，不起煩悶，而文法科學生，出路毫無把握，畢業近而恐慌生，焉得不煩悶哉？是以吾人以爲欲使全國中學以上學生之思想一致健全，無有例外，則須普遍的考慮學生之職業問題，因而現行學制恐根本上尙須大加改革。自原則言之，國家須對於學生職業問題負起完全責任，自學制上即不應容其有過剩問題之發生。大體論之，對全國公私事業需要之各級人才，應有總計畫，總統計。一方就事業以定養成學生數量之標準，一方亦由全國兒童自願升學之需要，以擴張各種事業之範圍，其目的在達到凡受教育者皆有能力相當之職業。此事似太難，然中國正當百廢俱興之時，誠能於學制上澈底調查，加以規畫，亦絕非不可能之事也。授教育即爲授職業，此即一種有效的政治教育矣。

川康整軍之喜報 （二十六年六月十日）

川康整軍案，川綏靖主任劉湘氏已確定接受，行將由中央特組整軍委員會，派軍政部長入川主持。按此訊本已屢載報端，而最近經劉航琛氏往廬山謁見蔣委員長後，已正式決定。此誠近時國事全局上之又一重要進步，不可以不論。

吾人於具體評論整軍問題之前，願先讚揚劉主任之公忠識時。夫所謂識時者，即認

識國家現階段最急需要之謂。中國今日爲保衛國土實行建設之計，必需國家統一組織之强化，而軍隊組織之統一，則其根本焉。國民須一致認識：國軍之定義，必須使各軍成爲惟一之組織體。一兩年前，有一部分號稱熱心救國者，而主張「各軍聯合」或「各實力派合作」之論。爲此言者，動機縱純，而識見甚誤。倘令中國常在各軍聯合或所謂實力派合作之階段，則內亂且永不能平息，外患更無可禦防，國際有事，必敗無疑也。九一八以來五年間之重大進步，首爲國家軍事組織統一之逐漸强化。今中國能於國際上施行自主的外交，由消極的被處分之地位逐漸進而爲國際政治上積極的因素之一者，即統一强化之賜。今者國難嚴重，並未輕減，時機寶貴，無可比倫，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皆需迅速建設，而前提須軍事組織更强化，和平統一之基礎更堅定。是以吾儕須更共同努力，使舊時代剩留之封建割據意味之痕跡與渣滓完全一掃，以使外患無源可乘，內亂不能再有。是則軍隊全般之進一步的整理，在今日允爲最急最大之工作也。中國之危機，以去冬陝變達其頂點，此爲新舊種種錯誤思想及種種糾紛事實之爆發，然及其和平解決，則爲中國另開一新紀元。參加陝變之部隊對於國家民族之需要，皆能改正認識，覺悟職責，所以最近開封整軍會議，有圓滿之成功。而十年以來高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赤幟，武裝暴動，爭戰十餘省區之共黨部隊，今亦毅然棄舊更新，行將歸於統一的國軍組織之下。是以時至今日，國家大義，業已昌明，尚論利害，昭然若揭。而現時又有川康整軍決計實施之喜報。夫劉主任湘本爲川軍將領中自參加國民革命軍以來擁護中央始終一致之人，前歲四川受共黨之侵，中央大軍血戰經年，助劉平川，事定，中央以全川軍

政之而責委之，復以自放縱理其財政金融，以利建設，此足證政府對劉之信任，亦為特別重視四川之證明。乃一年以來，因下級糾紛，間有梗阻，造謠奸亂者又出沒其間，故今春以來謠言時起，上月中旬尤為不安，加以旱災之重大，愈深全國西顧之憂。雖然，時至今日，真相最後揭穿，乃爲劉主任完全接受中央之整軍方案。是則凡過去數月來爲川局抱憂者，今則一變而爲川局慶矣。吾人願乘此向劉主任表其嘉慰之悃忱，並寄語數義：（一）聞劉主任確有健成軍事統一積極建設四川之志願，則望其從此無瞻顧，無游移，決心遵大道前進。（二）但請認定國家之需要，明辨其利害，則自己道路自在其中，且並不必揣求中央態度如何，蓋蔣委員長之方針，要不外根據國家之需要，國家今日需統一，需整軍，需安定與團結，需四川真能成爲國家建設之根據地，其惟一須防者，僅不容分裂之陰謀勾煽而已。（三）整軍意義，只是整軍，中央當然信任劉主任執掌全川黨政，劉氏能爲國家建功，政府將尊崇優遇之不暇，豈有反減縮其政治地位之理。最以吾人於關川康整軍案之決定，甚嘉劉氏之明達，故更爲言以堅其志，且深信劉氏必循此光明之趨勢而進。同時則望中央對於在川人員之人事調整，亦留意實行。四川過去，雖有瑣細之摩擦，因小誤大，自非政府本心。最後吾人敢預言：川康整軍圓滿成功之日，國家大局將又增一重新的保障！劉主任湘及各將領務須記憶此舉意義之重大也。

沈均儒等一案公判（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

沈均儒等一案今日在蘇州高等法院公判，該案於四月初起訴時，本報曾由政治觀點

遺其感想，茲當公判再貢一言。

司法尊嚴，法庭神聖，報紙對於起訴審理中之案件，例不許輕爲法律上之批評或推測。故吾人對於本案之將如何或有如何判决，不敢贊一辭，雖然，有簡單感想焉。

本案之特點：（一）全國救國聯合會之組織，在去年此時，越半年而沈等被捕，又越半年而公判，居今視昔，政治情勢業已顯著變更。（二）沈等與全救會又爲兩個問題，本案之解决，不必卽爲救國會問題之結束。（三）本案在今日，關係實際政治者已小，而關係教育方面思想方面者猶大。

是以吾人希望本案之解决：（一）適於現在之新政治情勢。（二）使救國會本身問題由此而得適當的眞正的解决，不使於公開的或潛在的形式之下，將來仍摩擦而糾紛。（三）期待以本案之解决，使今後教育上思想上受良好影響。

職是之故，當本案公判之日，吾人所最注意者，爲期待知悉沈等今日之新感想。何則？失假令沈等今日而仍主張「各黨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國陣線願爲介紹進行談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敵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則無論其答辯狀內所稱「政權」非「政府」之辯是否牽強，總之違反國家利益，將有觸犯法律之濃厚色彩。反之，彼等若能坦白承認過去所號召者，徒爲在緊迫時勢中之燥急主張。而有反省的合理的表示，則可促進今後救國會問題之適當的解决，對文化界有良好之影響。

、總之本案在今日，着重在定是非，明利害，以更促進全國之精神團結，意見一致。夫回憶去年全救會之所號召者，誠不無給敵之影響。當時政府雖與今日不同，然操縱之

鼓動，統轄之組織，各黨各派合作建立政權之理論，蓋不僅不足加强國家之地位，且與政府更類於指揮與運用。去冬上海尤可隨時爆發意外之危機。嘗聞論者有云：救國何難一？蓋以爲苟動機爲救國，則行動無謬誤，實則問題須看國家所受事實的影響如何，不能僅以名義爲準。譬如吃飯固足以養生，然要須食物內容之無害也。吾人以爲政治上重要理論之確定與統一，實建國禦侮之最大前提，不然，自身先紛亂不已，且封建割據思想更依附種種理論而復燃，國基不安，遑論對外。全救會之事，去夏以來爲社會一大問題，其理論主張，影響不小。今者幸統一大定，內亂結束，中央召開國民大會，方將領導全民，共同建國，對共黨亦許其捨舊圖新，則對其他更無不可優容涵蓋。故關於沈均儒等一案，吾人以爲最宜注重者，爲如何乘此審決救國會之問題，不使一年以來之糾紛再留影響於異日。想我法院自國家刑事政策之觀點上，定有公正適當之處理也。

對於國事之共同認識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日本近衛內閣成立之始，近衛總理聲言其組閣使命在於解消國內之對立，日本且然，則在救亡圖存之中國，苟國內思想上或行動上尙有若干對立狀態之存在，其必須努力解消，以求眞正之舉國一致也，更不待言。

中國精神上實際上確有相當大進步，然所謂心理建設之工作，則尙未完成。對於國家問題之認識，尙不能謂已達完全一致之域。吾人茲特闡明兩點，期各界人士一致同情，最後貢獻希望於政府焉。

第一：願一致認識擁護國家中心組織，爲建國禦侮之前提條件。故一切思想行動，凡增加向心力者爲是，凡促進離心力者爲非。夫今年爲國家平和統一甚有進步之年，然回想數年來之經過，則一部分向帶有反黨治反中央傾向之爲政論或爲政治行動者，要應乘此省察過去，重新爲自己心理之建設。何則？自九一八之爆發，國家幾陷於精神的瓦解中。弱國悲哀，完全暴露，外交上軍事上皆不能自主運用。方其時，國力更弱於今日，國民黨本身亦不能統一，而共黨正在江西大肆暴動。國家受內外之夾攻，政府無主持之實力，倘非蔣委員長牢守國家中心，堅苦應付，不屈不撓，則中國或竟有瓦解土崩之危。蓋此中有兩要義焉。其一：九一八至河北事件，爲中國一部失敗史。然失敗之根原伏於平日，並非發於當時。如此國家組織，如此經濟產業，一旦遭遇高度之外患，其失敗爲必然之事。所問者能否及時重振而已。其二：共黨問題，多年來消耗國力甚巨，而共黨過去之企圖，根本上自己無出路。假令其過去占領中原，控制數省，結果亦只招致各方外患之來侵，中國並將成立若干封建割據之區域，各有國際背景，以相對立。而尤便於日本之進展。是中國慘狀，至少將如近日之西班牙，或竟喪失獨立統一至數十年之久矣。是以蔣委員長過去之領導戡亂，其犧牲固可痛，然事實非得已。年來中國國際地位增高，可以行自主的外交，以漸開拓國運者，即國家中心確定，不爲外患內亂所搖動之效果也。今當內亂結束之日，政治上自應不算舊帳，一切勢力與人材，均應使其貢獻於國家，惟理論則必須定，認識則必須真。吾人願全國各界尤其一切知識分子俱認定救國之道首在維護國家中心，此中心者，爲付重大犧牲而得來，國家命運，實繫於此。而此

總非一人或一黨之所私，蔣委員長不過領導奮鬥之領袖，必須全國人以心願智慧維護之，擁護之，方克有濟也。政治上當然缺點尚多，然望各界先確定根本認識，然後糾正缺點。集全國一心，共維國本，則政府當然虛衷接受一切良好之建議，更當然努力集中一切有用之人材。吾人今爲是言者，在望一部分向持異論之人士重新省察，放棄成見，使有離心力傾向之一切思想情緒不復見於中國，則大幸矣。

第二：願一致覺悟中國急務只在增長國力，且所需者甚亟，時間則務求短。夫國力云者，換言之，可卽釋爲廣義的國防。蓋在國際上立足之前提，在自身先成爲能自衛能自活之國家。中國去此尚遠，故危機仍在，絲毫不容懈弛。國民所尤須注意者，國力云云，斷非渺小輕便之事。其關於精神方面之組織訓練者，茲姑不論，關於實際問題者，門類繁多，亦不堪列舉。總之，世界趨勢爲高度軍備化，中國欲守斯土，必須有足以自衛自活之偉大力量，此爲今後之第一問題，亦爲惟一問題。且須從速，遲則有害。吾人之意，以爲政治理論枝葉之辯爭皆無關重輕，國民應一致立簡單確定之目標，曰增長國力。青年求學，更宜以此爲信仰。世界可悲之事，莫過於弱與窮，弱而窮焉，終不能揚眉吐氣也矣。

最後願爲政府告者。吾人以爲上述兩點，早爲多數國民所同感，少數或特異議者，當亦漸能改正。而在此共同的認識之下，黨外黨內將無對立之可言。今者時機甚佳，望政府要從事實表示上，及理論指導上，以促進全國各界之共同認識，而於過去思想上或行動上之摩擦糾紛，則概置不論。政府誠能表示與民更始之決心與態度，則健全的心

證總統之成功與非難事實。

中日國交之前途（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日本對華空氣，近時頗有若干逆轉，新閣尚不及前閣，廣田又遜於佐藤。其原因半有誤解，半有錯誤，茲特闡其誤解，正其謬誤，而最後貢獻吾儕意見於日本國民之前。要皆披肝瀝膽之言，冀其能有裨於兩國邦交前途也。

何謂誤解？憶東電嘗云：中國對自身進步之估價過高。又云：中國有日本已退却之感。此皆純粹誤會。由前者論，中國對自身當然有正當之估價，從未自認為進步已多。中國實力，中國人自知之。單看災民有數千萬人，便知中國建設，正需極大努力。由後者論，中國人所感覺者，日本並未退一步，並無尺寸之改變。近數月來，只綏遠之開火一點與去冬稍不同，此外中國人並未感覺日本之重壓已鬆，或政策已轉變也。中國本熱望日本退，而此所謂退者，實即為進。故易詞言之，中國人實熱望日本捨錯誤之進，而為正當之進，捨錯覺之進，而為真正之進。日本並不惜此，對於錯誤之進，實際一步未退。今乃謂中國認為日本已退而生傲心，此誠誤解之甚者也。

然日本論者常有一疑問焉。曰：中國究何所恃？何所倚賴？茲可明白答復之。曰中國所恃者，只係國民之覺醒，其目標為決心建設現代標準之國家。現在所已成就者，為內亂之結束。國家中心組織之確定。中國今後將永無內亂，萬一有亂，將迅速平之。中國之中心組織，將為四萬萬人民所共同擁護，永不動搖。此種組織，今後將更強化，亦

繼續奮鬥，一貫徹之，中國所恃者只保此決心建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民族，任任何情勢下，絕不滅亡，不崩潰，如此而已。此外尚有一可恃之點，至少吾儕作如是觀者，則迄今尚始終欲倚賴日本國民之常識。在種種失望之後，尚不信日本國民竟計算錯誤到底。具體言之，吾儕頗信日本國民應終能了解認識與中國真正成立平等互尊的關係之利益及其必要也。

吾人於此短文中，將以儘可能的簡單之詞句與日本國民徹底一論世界大勢，而歸結於吾等東洋民族應循之坦途。吾人願日本國民激悟數點。第一：世界仍是白人優勢之世界，而諸列強者，無一對日本不嫉，近年不但嫉而且畏之。現時義俄英軍備之目標，無一非對日，至少亦一部分對日。第二：勿謂聯繫德義，便可操縱歐洲。吾人相信歐洲除犧牲西班牙外，主要國家，不至於亦不容許有戰事。歐洲再戰，爲毀滅歐洲，此爲白人共同意識所不願。問題雖多，儘可緩衝。第三：勿謂此時對英妥協，便可遂其大陸政策之願。近年凡歐美主要國家無不深切看透日本膨脹論者之絕不能有止境。英國人更明瞭其太平洋及南洋屬地之絕對有保衛之必要，故此時之倫敦交涉，不論辭令若何，結果多少，與世界潮流之真正大勢無干。第四：大陸政策專爲對俄之說，中國不信，他國亦未必聽。夫日本擴張軍備之對象首爲蘇俄，此信然矣。然日本爲何以蘇俄爲對象乎？謂爲防共產思想耶？則日本國體明徵，壁壘嚴整，並無赤化之慮。何況武力並不能防思想乎？然則日本是否係在西伯利亞？則亦不類。日本過去，有出兵無功之苦痛經驗，今何至再計畫此重大之冒險。故歸根結底，只可作如下之解釋。曰：大陸政策之主要目的，只

實控制中國。而所以擴軍對俄者，只因形勢上蘇俄為日本推行此種大陸政策之障礙而已。日方對此種解釋苟不能由事實證明其不確，苟非對華真正表示好意，則所謂防俄論，不能得中國之認識，且亦終不能與英美等成立真正諒解也。

然日本論者可曰：日本並不虞孤立，以兵強故。且已不孤立，以有德協定故。然吾人並不稍漠視日本之自尊精神及其雄厚武力，但同時認識目下之事實，即世界本無攻擊日本之國家，而無柰日本己身對上述世界大勢不得不走上競爭擴軍之途。擴軍需財力，需資源，擴之不已，則內部矛盾隨之擴大。且軍備為相對的，諸國同競爭，終無自飽滿足之日，且恐終有相形見絀之日也。吾人所以為此言者，在闡明日本現在之政策不徹底，亦無實效，鈎心鬥角，焦燥憤慨，而並不能得到應付世界之真正策略，此無他，關鍵在中日關，而日本往歐美求之，故永不能得要領也。夫日本勿謂中國倚賴歐美也，吾人前既言之，中國是賴自己，且對日本國民之常識，雖失望而尚未絕望。此點甚易明。蓋中國人相信日本過不以置中國民族於敵對方面為有利，而事實又證明中國實最易為友。因中國目的甚簡而純，蓋只求自保，絕不與人競爭於世界。日本苟不礙中國之建國自保，則立可親善，況更有一要點焉，日本國民須知今世界中能了解同情日本文明者，實祇中國一國。蓋現代日本之勃興的發展，實以兩千年來所不斷的吸收移植中國文物為背景，而現代日本名門巨室中依然有不少秦漢以來中國移民之血統。而以七十年之維新，竟成如此偉業，故假令中日無衝突，則中國人尚將有誇耀之感，又豈止無嫉忌之心哉。日本論者動以中國有抗日情緒為言，試問假如日本國民設身處地，其情緒又何如？況中國

情緒始終不出自保，絕不侵犯日本國民之正當權利，而其外交目的，又只在求和平調整。日本處白人優勢之世界中，對其有深厚因緣之黃種鄰人何以尚不肯坦白完全承認其建國做人之當然的權利，此誠吾人所不解也。如近時最謬之論，爲東報對所謂「北支中央化」之紛譟，彼所謂「北支」者，在日本有史以前，即中國土地，吾族之聚居其土也，至少已有百數十代，而中央政府者，一國家組織中當然必有之最高機關，而其施行政令於其領土以內也，又爲一政府當然必有之事。今乃彷彿謂「北支中央化」即爲抗日，甚至謂爲侮日慢日，此誠太蔑視中國之錯誤論調，而爲中國國民所深感憤慨者也。何況我中央政府之方針爲和平睦鄰，於外交解決，關於冀察，苟屬日本經正當合法手續所得者，中國斷不企圖片面手段之變更，必求藉合法途徑之交涉，如塘沽協定，中國雖希望交涉廢除，但依然承認其存在。日本論者又似謂中國政府妨礙日本之經濟發展，此亦絕非眞相，中國只是主張日本商界如投資，須依中國法令，須得合法許可，在此範圍內，對日本任何發展絕不阻止，一如對歐美在中國合法投資之歡迎。中國所必須反對者，只爲自由行動式的壟斷資源，反對走私，反對傾銷毒藥，反對自由飛行，反對冀東之割裂我統治權，及察北之驅逐我行政機關，而成爲蒙匪擾邊之根據地。夫吾人言之已甚長，故簡單歸納於下列之結論。曰：吾人主張：（一）日本對華行平和親善外交，而應爲其應付世界外交之最有利的政策。（二）對華外交極易而簡，中國所求者，只不折不扣承認中國國民建國自保之正當權利一點。（三）兩國糾紛已久，自非一舉可決。最宜步步踏實改善之，而改善從冀察做起。（四）中國政策將永與日本相應，中國是獨立自立的外

交，完全以本國實際利害為本位，故兩國能互利則能互親。吾人最後望日本國民考慮[illegible]點，即吾人認定解決東亞困難，必憑道義情感，不是憑武力。用東洋民族祖先仁恕之道，以互尊互親互助，此和平繁榮之大道也。日本若常此捨近求遠，輕義重力，吾敢斷言其必終於心勞日拙而已。如日本論者常慨歎澳洲人口極稀，而拒絕日本移民，限制日[illegible]商品，此種憤慨，本為有因，然觀日本今日依然向倫敦求妥協，而同時對於中國之態度乃仍如是之苛刻。數月前空氣縱略好轉，尚無事實，而逆流又起。以此種態度料理世界，吾誠將廢然興歎矣，謹以此奉復日本國民之熱望。

目錄

附錄

本報在漢出版的聲明（漢口大公報社評・下同）（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我們原是天津報，從去年四月在津滬兩地發行。十餘年來，承全國同胞的厚愛，得以成長發達。此次平津淪陷，我們在天津停版了，接着上海戰起，上海本報也鄭遞困難。在這國家興亡的關頭，我們的報竟不能與全國多數省區的讀者諸君相見，這是我們同人非常慚愧的。

因此我們決定一面維持滬報，一面在漢口出版，從今天起，在滬漢兩地同時發行。漢口版的號數，是接續天津上月五日停版的號數。當此在漢口出版的第一日，我們願向讀者諸君聲明幾點。第一：我們向來是營業獨立的報紙，但經此國難，已經將多年的經濟基礎犧牲了。天津的機器，未得運出來，紙料也缺乏。現時在漢出版，設備簡陋，一切不敷用，我們希望漸漸的能殼充實起來，同時則盼望向來各地愛讀本報的諸君，特別原諒，特別援助。武漢三鎮的各界諸君，多年是同情本報的，今後尤其盼望各位對我們加以庇護指導。第二：本報遵照中央命令，並實際因紙料的奇缺，每日只出一大張。但我們要竭盡心血，使這一張紙與大家有用。我們要儘可能搜集戰地確訊，並加以正當的批評觀察。要儘可能集中全國各界權威的救國高見。同時我們自己要對於外交政治經濟等不斷的貢獻意見，以求裨益於全國持久抗戰的前途。第三：我們這一張紙，希望全國各界充分利用，懇求智識權威充分合作。我們尤其盼望平津流亡學生，留日歸國學生，以及廣大文化界，在前線或後方作各項工作的各位，與我們保持聯絡，給我們投稿或通

信。我們懇求各專門家，在我們這一張報上，共同討論許多戰時的專門問題。

我們自己想對前線與後方軍民說的話也很多，從今天起，陸續發表。希望各位同過去一樣，指發我們，愛護我們；那就感激不盡了。

九一八紀念日論抗戰前途（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今天是九一八的六週紀念日，年年此日，煩惱愁悶，慨歎呻吟，今年今日，却已展開了壯烈的血戰，以清算六年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恥辱。

九一八到今天，中國民族一直在羞辱中過日子。國民的情緒，一天天的沸騰，到前年冬天北方危急之時，業已沸騰達到極點，甚至一部分人懷疑到政府國策。現在抗戰展開，這一個多月以來，在南北戰場的壯烈血戰中，我們的陸軍空軍都表現了優良的成績，比五年前增高幾倍的戰鬪力量。政府國策的效果，國民團結的進步，皆於此大明。但是國民要了解！這戰事也決不是中國所挑動的，多年來我們的政府實在不放棄和平的期望，雖在加緊戒備之中，能忍儘忍，此次忍到退無可退了，纔不得已而應戰。

日本在政略上，現在已陷於不可挽回的失敗，南北任何局部戰鬪的一時得失，與全局並不相干。何以言之？第一：中國早已決定在任何情形下，斷不屈服。換句話說，中國民族今天對日本軍閥只兩句話：或者你們全佔了去，或者全吐出來！中國已決心不容零碎分割，要麼全征服，要麼全解放。所有九一八以來日本所用的一切辱華欺華名辭，「特殊化」，「明朗化」，「局部化」，「自治化」一類話頭，中國決心再不聽不理。只

是犧牲拚命，拚到中國完全自由獨立之日爲止。中國這種決心，實在是對貪婪殘暴的日本軍閥的一個重大打擊，而竟使中國不得已而下了這種最後決心，無疑的便是日本對世界對亞洲政略上一個重大失敗。國民要記得！可憐的中國，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們政府對於所謂局部解決的最初三項，並且准許了，但是依然不行。不多幾日，故都北平就被佔，天津就被毀了，而且接着就攻平綏，打上海了。蔣委員長多年負國家重任，謹愼又謹愼，小心又小心，愛軍士，愛人民，天天渴望着和平建設，只要日本軍閥給獨立完整的中國留一點路，我政府是斷不肯輕於決裂的。但是蔣先生在廬山早就說過：「一到了最後關頭，中國一定要打到底，斷不能中途屈服妥協，因爲那就要接受亡國條件，就等於投降。」這一月來展開的壯烈血戰，就是蔣先生廬山演說的實行。蔣先生這種忠誠堅決的精神，代表了整個民族，貫澈到全國軍隊。現在不但是國民黨陣營內全國軍人一致奮鬥，不屈不撓，就是新編第八路的朱德彭德懷各軍長的部隊也完全在同一的精神與信念之下，爲祖國效死。請看這一月來的各戰場任何部隊都是寧死不退！每一兵士都明白覺悟其責任，知道犧牲有極高代價。這樣精神統一，這樣犧牲壯烈的對外戰爭，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這沒有別的，就是共同認識犧牲必得勝利，屈服就是亡國！中國民族這種決心，今後在任何情形下，斷不變更，那麼日本軍閥憑甚麼能征服中國？所以日本不論怎樣兇橫，在政略上業已一敗塗地了。第二：中國這樣大規模的抗戰，當然有苦痛，戰爭延長的苦痛自多。但是不要怕！因爲中國打仗，只這一次，無論怎樣苦，這一戰之後，中國永遠再無戰爭。換句話說，我們軍民這一次的犧牲，就換得來全民族子

子孫永遠的自由。這樣犧牲的代價是何等高貴呢？中國在世界上只有這個敵人，而且與日本為敵，也只是這一時，並且真正的敵人只是日本軍閥，不是日本民衆。所以我們只要將這一仗打完，就永享和平幸福。日本却不然。他的軍備固然為征服中國，也同時為對付世界。所以和中國為敵，打這樣血戰，敗也是敗，勝也是敗。因為實力日減退，經濟日動搖，對華商業喪失，世界市場被奪。所以在中國越糾纏越深入，他對世界缺陷越大。前年多田小冊子上明明說着要驅逐一切白人勢力出亞洲，真的，這些白人坐候着他征服中國之後再安然驅逐他們嗎？所以極常識的論斷，中國是打一次仗，日本是要打無數次仗，這也是事實上日本軍閥必然失敗的理由。第三：中國不但是消極的抵抗日本侵略，並且在世界上有理想，有主張。中國這一戰，是以自己的生命資財為世界爭取新秩序，成立新軌道。中國決心為條約尊嚴，為國際互助而戰。中國絕不侵略人，不妨害人。其理想是各國民平等互尊，尤其要主張弱小國民要有自主之權。中國現仍忠於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但認為這些工具不毀。中國要拚命給世界打出一條光明之路，要與全世界主張和平自由的善良人類共同奮鬥！我們相信中國這種精神，就是世界大多數善良人類的共同精神。試看自從血戰開始以來，全世界誰不同情中國？譬如美國，其政府雖然消極，但民衆輿論却一天天增加熱烈同情，又如前幾天香港到一英國商船，是為日本所雇運鋼鐵往日本的，此事本亦尋常，但船上的英籍海員全體到香港後即罷工，聲明不願幫助日本侵略中國，雖因此失業，甚至下獄，亦所甘心。我讀此電訊，真感到無限感動，無限欽佩！這些海員為同情中國之故而犧牲職業，遭受痛苦，我們應當怎樣感謝呢？

這種事並不是偶然，我們全國軍民，只要循正義之路勇敢奮鬥，不久全世界善良人類是都要援助我們的。關於世界大勢，可以這樣說：國家講利害，民衆講良心。就利害論，日本征服中國，則世界均衡全破，要實現多田小册子的驅逐白人，反之，中國站穩了，全世界可以行軍縮，保和平。這一利一害之間相差太遠了。現時主要國家如英法俄。確然是同情我們的。中國與蘇聯更成立了不侵犯協約，鞏固了兩國間的和平友誼。今後相信中國與這些主要國家一定要更增進關係。美國政府也有被輿論興動之一日。就是德國，本來也是我們很好的友邦，近來雖然受了日本蠱惑，但相信德國國民終能珍惜歐戰後中德友誼的價值，覺悟日本是他們最大的商敵，他們也是要被日本驅出亞洲的白人。總之簡單一句話，世界民衆良心上本來同情，而以國家說，利害上也不漠視。中國不是倚外，但是這問題本是世界問題。日本軍閥封鎖中國，是斷不能貫澈的。中國軍民要信賴自己，同時信賴世界輿論。不要說輿論是空的，只要我們自己努力奮鬥，我們多助，日本寡助，是世界大勢必然的歸趨。我前說日本政略的失敗，這也是要點之一。

但是，全國同胞要切記！以上是說結論，不是論過程。中國要達到此結論，必須還要經過許多艱難困苦的過程。本文業已太長了，一切問題，陸續討論。現在乘這九一八紀念之日先簡單呼籲於全國同胞：中國能持久必能勝利。能全國動員，則必能爲最大限度之持久。尤其在廣大後方的各省各界，必須自覺責任，在中央領導之下，切實組織起來。此事中央正在集思廣益，逐步實施，我們先提起此原則，今後再與大家共同討論。今天即以下列諸語結束本文：我們願隨全國同胞之後，敬悼九一八以來爲國犧牲的軍民

先烈之英靈！感謝肩負重任之蔣委員長及諸將帥諸黨政幹部及全國陸空將士，嘉勉慰勞全國前方後方辛勞工作的各級各部門之公務員工及一般做救濟慰勞宣傳工作的民衆團體與個人！我們當此紀念日，又不禁寄念我東北四省同胞，及最近淪陷區的同胞暨一般流亡困苦的學生青年。至於我們自己今後誓竭心血，作戰時言論界之一老兵，在先烈呵護領袖指導各界合作之下，為國家，為民衆，為前線將士，忠實研究與紀載，以求裨益貢獻於雪恥興邦之遠大前程！

感謝衛國軍人（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我們於討論戰時一切緊要問題之前，先不得不喚起全國後方非戰鬪員同胞共同對於正在南北各戰場浴血拚命的武裝同胞常要衷心感謝，大家常想想：怎樣愛護他們，援助他們。

日本軍閥欺中國軍備不彀，仗他們的武器多，想征服中國。簡單說，日閥所仗的只此一點，同時中國吃虧的也只此一點，要論精神志氣，現時的中國軍人，就比日本強。南北戰場上的我們武裝同胞，只要看見敵兵，只要是衝鋒戰，就喜歡不盡了，因為肉搏就準能得勝利。前世紀的中國軍隊怕死，現在是喜歡拚命。這並不是誇大之辭，乃是在戰場上的實情，中國軍人近年來確立了新道德，新人生觀。並不是愁眉苦臉的去做犧牲，而是歡欣鼓舞的去盡責任。今天南北戰場上，是爭着死，搶着死。因為大家有絕對的信仰，知道犧牲自己，是換取中國民族子子孫孫萬代的獨立自由，並且確有把握，一定

達到。人生幾十年，好容易遇見這千載一時的光榮機會，怎能不歡欣，怎能不鼓舞呢？自戰興以來，各戰場上有說不盡的勇敢壯烈的事蹟。全團殉陣地，全營殉危城，中央曾有明令，特別褒揚。這些先烈們，實在是有信仰，知道他們未盡的責任更有人盡，前仆後繼，最後一定成功。所以實際上，這種死，並非個體的消滅，而是精神的永生。中國民族整個生命的綿延，就是他們殉國者確確實實的存在。

戰爭是用武器的，只憑精神，不能抵大砲，此語誠然。但是大家要知道：精神的應戰，可以抵補物質上許多缺憾。並且要知道：中國民族如果能常保持這種精神，如果後方各界和軍人一樣，都奮發起來，如果全國總動員，一天天組織成功，那麽中國的武器會越打越多。換句話，精神越堅強，武裝也就自然越充實起來。這理由甚簡單，中國越能發揮堅强自救不畏犧牲的精神，越能得到世界正義的聲援，因爲我們理由正而與世界好之故。世界上不止日本有大砲飛機，他並不能封鎖亞洲，叫全世界儘量旁觀到底。所以關於武器，是相對的問題，而精神是絕對的問題。因爲中國軍人現能發揮這絕對犧牲精神，所以僅僅一月多天氣，而中國在國際的地位已經提高多少階段，全世界多少善良公道的人類爭着讚揚中國，同情中國，再一月兩月，再半年一年之後，又變到如何與中國有利，這是可想而知的。

中國的衞國軍人，這一月多已經代表中國民族揚眉吐氣，使得殘暴日閥不得不承認估量中國的錯誤，使得全世界對中國都刮目相看，就以現在說，我們武裝同胞的勳勞，已經毅偉大了。在軍人自身，固然只是盡責任，盡良心，並無炫耀勳勞之意，但是我們

全國各地的非戰鬪員却不能不充分表示感謝，並且不能不想想我們自己應該盡些甚麼責任。

說到這裏，應當有許多重大問題要討論，現在先簡單說一下，第一：戰鬪員拚生命，非戰鬪員當然應獻資財。中國這一仗若打壞了，就亡國，就一切財產一切事業不保，東四省是榜樣，看最近的平津，更可瞭然，因爲國家若要失獨立，就要失了一切。大家看朝鮮有無事業家資本家？看我們東北的工商農，是不是整個消滅。所以軍人拚命衛國，就是保護我們後方的每一個人。而有資財有事業者所得之保護更大。因此之故，憑良心講利害，凡後方各界一定要覺悟，都只許維持最低生活，而貢獻其一切所有於國家，這是自救，並不是犧牲。第二：全國的人與事業，都立刻要軍事化，組織化，因爲這一戰是持久的，現時的軍隊並不殼用，需要繼續組織，儘量補充。全國壯丁們應當爭着入伍，莫等到日軍佔領了，搜索殺壯丁、天津一帶，現時不就是這樣嗎？人的問題，尙不止徵兵，一切人須使其有用，所以需要極普遍的組織。關於事業，在海岸封鎖之下，更需要生產製造，並且是機會。一切工廠亟需組織化，而加以軍事管理，戰時農產，更關重要，怎樣保護，怎樣流通，都是急待組織的。總之，後方趕緊組織與工作，是進行戰事的絕對需要，辦法大綱，自然決諸政府，而真正努力，則在各界自身。這也是報答武裝同胞的一種表現了。第三：最後說到直接援助軍人的辦法。我們想有一最簡最要之事，就是社會共同維持軍人家族的生活，這件事河南省政府在本月初已頒布一種辦法，南京社會上最近亦有提倡。我們認爲保障軍人家族生活，本是社會全體當然的責任，全國

各省應當立刻實行，最好由社會自動辦理，而政府輔助之。現在前線假定有一百萬官兵，以全國社會養活一百萬家，是絕對容易辦到的。我們後方各界這一點責任還不能盡，那就是對不起武裝同胞了。

末了，再說幾句。自從血戰開始，我們執筆做報的人衷心對於軍人崇拜感激，同時自己萬分慚愧。尤其在滬在京，目覩我們陸空軍青年們勇敢殺敵的光景，固然感覺安慰，但是想到這莊嚴國家，只賴這陸空軍青年們保衛，我們這些人當怎樣慚愧呢？所以在此漢口版發行之始，急速先提出感謝衛國軍人的口號，祝我全體武裝同胞的勝利！願後方各界人士一致的崇拜，感激，慚愧，努力，自盡責任，勉做軍隊後援！

勉全國公務員工（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這一戰，是民族戰，不僅是軍隊戰，所以必須全國總動員，所以在前線在後方各部門公務員工的責任，特別重大。

我們已經知道，津浦，平漢，平綏前線有不少鐵路員工殉了國難。這些犧牲者的勳勞，與衛國將士一樣偉大，我們一樣敬哀。在戰爭期間，最直接重要的公務員工，如鐵路、電信、郵政及一切管運輸，救護的人，他們出生入死，辛勞盡職，這裏面有多少無名英雄，值得同胞崇拜！

全國各部門的公務員工諸君！你們都要自覺，後方即前線，職務即戰場！一位下級職員或一位職工，他的盡職與否，有時竟關係軍事的勝敗。最顯之例，如關係防空的電

信機關及負有監視敵機專責的人們，雖然機關小，地位微，但有時候，一軍或一城的命運在其手裏。又譬如長途電話接線的男女生，其職務重要，等於前線作戰的勇士。我們知道，各地與軍事有關的公務員工們都很緊張很努力，盼望大家更一致的切實覺悟自己職務的重要與光榮！

我們比較憂慮的，是普通行政方面。現在中央政府已經成了戰時組織，而大多數省市的行政還不能與戰時需要相應。一般帶有過去士大夫社會氣習的公務員，還沒有澈底認識時勢，還不能發揮戰時需要的最高效率，我盼望中央趕緊改造各省市的行政組織，打倒等因奉此式的舊時代的規模，創行簡單有效的戰時行政。組織改好了，總能講人才，人才也總能盡其用。若照現在情形，各省市還保持着平時的龐大組織，實際上有許多平時事業現在不暇辦，而急於應辦之事，又沒有機關。等到財政再困難，或軍情再緊張之時，然後裁員減薪，或停薪留職，於公則誤事，於私則不仁。所以中央需要早定辦法，各省市自己也可以籌畫。而在改造組織的前提之下，各公務員應當一致的拚命工作，應當知道中國要達最後勝利，必須全國秩序良好，民衆組織與訓練都辦的認真，內地經濟生產要能維持，教育要有辦法。這都是公務員的責任，直接間接有關於國家的成敗與亡。

自戰興以來，全國抗戰情形彀熱烈了，但許多人還把問題未看得清。中國一定能勝利，但必須經過長期的苦痛過程，苦受彀了，總有出路，所以我們大家不容無條件的樂觀，必須整個軍事化，組織化，以長期奮鬥。公務員工是民衆表率，而受國家委任的，

所以每一員工，不論地位大小，應當自覺是民族前鋒。應當把職務看成戰場，要緊張，要忠實，要有犧牲的覺悟！莫要戚務後，想逃避，或者糊裏糊塗的混。那是個人的末路，在新中國裏，要喪失一切地位的了。

同時，我們提倡國家對戰時的公務員工必須給保障，一切應新訂辦法。倘有為公務犧牲生命的人，必須保障遺族生活，如同保障軍人家族一樣。而對於一般員工，應當保障其最低限度生活，各機關長官對於此等員工的生活問題，家族問題，應當早些代他們親切的籌畫與指導。

讀蔣委員長談話（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蔣委員長因中國共產黨發表共赴國難之宣言，前日特發表談話，其全文已見昨報。我們願乘此對外對內說幾句話。

（一）全世界要明白認識：今天的中國是全民族團結奮鬥，禦侮救亡，只有民族意識，沒有黨派觀念。但是中國是以三民主義為立國原則的，此次中國共產黨宣言，聲明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這是個要點。中國領袖的蔣委員長現在正率領全國軍隊，連共產黨改編的國軍在內，與暴日作殊死戰。這若干萬的武裝健兒不只是消極拚命抗敵，並且積極的燃燒着建國理想，就是三民主義。中國今天在嚴重的非常時期，軍事緊急，好像不暇他顧。但全世界要知道：中國的建國方針，斷不因戰爭而變更，反而因敵人之破壞而促進，中國在戰時及戰後，一定加速度的向真正的三民主義的建設而邁進。

中國民族確實統一了，團結了，立國原則更加強的確定了，那麼，今後的問題，只有實行。世界要注意中國今後一定要達到完善的民權主義的政治組織，與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民權就是民主，若譯西文，是一個字，此次共產黨宣言，特別標明了民權政治，也是尊重三民主義的一證。不過這所謂民權政治，並不是西方通常的議會政治。中國政治要超越階級觀，澈底的實現民主制度，將來不否認黨派，但是要在三民主義原則之下。至於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當然不是模倣資本主義，也當然不是布爾希維克；中國經濟制度，一方要將大產業國營，一方面則注意社會化。簡言之，是與世界各國大趨勢相應的。至於對外方針，則全照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實行。中國所求只是自由平等，同時尊重各國民之自由平等。中國不侵犯人，不干涉他國內政，而民族主義之適應於內政者，則對於中國民族大旗幟下所包擁之若干落後的少數民族，亦務必期其平等參政，平等發展。

為什麼對世界人說明此點？則有兩個意思。第一：請世界認識！中國今天是整個團結了。共產黨這樣捐棄成見，共同奮鬥，是加強這團結的。中國今天的對日抗戰，是全民族爭生存，不是某黨派謀利益，蔣委員長今天是代表全軍全民，代表一切黨派。全中國在政府指揮之下，爭取最後的勝利。第二：是請世界認識中國的政治經濟，有確定不易之方針。就是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任憑戰局怎樣變，這方針不變。而此三民主義建設之實施，與世界和平有利益，而與任何國家無衝突。蔣先生所謂不偏不倚的國策，就是指此。

（二）蔣委員長談話：「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其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又說：「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中整個民族之力量，自衛自助。」這幾句話，就是全國同胞當前應守之信條。不過，怎樣實現，還要十分努力。我們希望各地黨政軍當局先切實體會領袖的意思，努力奉行。現在各地有志於做抗敵工作之人非常之多，但多半徬徨道左，無法貢獻其力量，我們盼望政府的總動員計畫不久宣布之後，各地黨政軍當局從速依據該計畫，將所有志切抗敵的人們組織起來。對於原來屬於黨派或某團體的人們都不計較過去，而使之澈底更始，力謀團結。我們看各省市現存一切組織都不夠。眞要全國動員，必須要無量數的堅貞勇敢之人分着部門去拚命工作，而同時各都市現在流浪着不少熱心的青年，正沒有工作的門路，這個重大問題，是需要各地黨政軍當局本着領袖的意志去解決的，另一面，我們對於向來做抗日運動的各民間組織，希望今後都要一點不存成見，參加這整個的組織；爲抗敵救國，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

最後，我們全國官民要注意：抗敵與革命，是一件事。蔣委員長談話，首先聲明：「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總理曾說，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又對於共產黨說：「惟望其眞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其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這一段話，全國官民都應當牢記着。人人先從自起「澈底更始」。而在暴敵摧毀之下，正好去舊更新，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設施上，勉力掃除過去不健全不澈底的一切舊組織

或奮思想，以共同建成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勉出川抗敵各部隊

（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昨報重慶專電，四川各界歡送出川抗敵軍隊的情況非常熱烈。每一營，都擧着各學校所贈的錦旗，官兵精神都振奮着，我們讀此電，也感覺一種振奮。

現當戰時，各省軍隊動員情形，報紙不載。這種歡送歡迎新聞，也見不着。又有因軍隊出發迅速之故，各出發地點的民衆，也趕不及送，沿途更不用說。所以前述川民熱烈歡送軍隊，只是偶擧一例，全國民衆的心理都與四川一樣。

我們乘此願對川軍將士特別說幾句話。我常想：這持久戰之第一要素，是隨時能充分供給有覺悟盡職分的兵員。自從壯烈的抗戰開始以來，中國所憑，第一就是人。試讀昨報所載的血戰居庸關，或日前連載的滬戰紀錄，是何等淒愴，何等壯烈！但是戰場上可歌可泣之事實，並不止此。現在上海與北方，時時刻刻都是這樣。我們軍隊在一切物質條件不如敵人之環境下，就是這樣堅强的守，勇敢的拚，我們最大多數官兵誓死衛國的精神，一切表現至最大限度，眞是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又豈止教後方同胞崇拜！中國民族求自由求獨立的決心宣布了！怎樣也不屈了，而代表這決心的就是前線的武裝同胞。我們全國軍民，凡是自覺爲中國人，凡不願做奴隸者，一定要踏着在前線殉國健兒的血跡繼續前進；這樣一批一批的奮鬥與犧牲，纔能不辜負戰興以來各戰線衛國勇士所流的血，纔能爭回中國的自由平等。

前線天天有犧牲，所以後方天天要做補充的準備。這補充兵員，從那裏來呢？雖然全國都要擔負，但實際上南部各省需要多負責任。請看河北省今天已經這樣糜爛殘破，山東也是臨戰地帶，一切不及準備。陝甘呢？人口太少，北方唯有河南較能多負責任，至於東南一帶，有些地方不適於出兵，有的也陷於殘破。所以將來的兵員問題，多半要靠長江上游及西南來解決。現在全國都知道廣西準備有素，士氣也最好，今後一天天要增加責任。廣東人民向來堅強，服役也踴躍，然而猶遜於廣西。湖南本來亦繫全國重望，但過去沒有準備，今後若能積極訓練組織，則成績亦當可觀。雲南軍隊素質甚佳，但人口與地理上，恐不能多負責任。所以通全國來看，除廣西而外，四川當是最有希望的省區。

四川人口為全國之冠，兵隊也善戰，平常國民嫌四川兵多，現在却多多益善。恐於此次奉命出川的軍隊情形，我們無紀述之自由。但有幾句要緊話：川籍將士諸君！你們此次出川，至少應當表現與兩廣軍隊同樣的成績。你們到了前線，應當同南北戰場上的優良部隊一樣建功，一樣努力。這救國建國的偉大工作中，四川一定要占一份，不要讓南方其他部隊的同胞們獨擅其美。更有一點：不但此次出川的部隊要善戰，並且要趕緊準備補充。我們希望四川在今後一年中，至少能準備一百萬預備軍。因為依照廣西的成績，而以人口比例，四川應當有此能力，這是劉主席的重要責任。我們盼望劉先生對國家盡勞竭力的成績，至少應當不遜於廣西李白諸先生。

這幾年來人都說四川是中國復興的最後根據地，現當國家存亡關頭，四川究竟是不

爲復興根據地，需要以事實爲證。我們想想所謂最後根據地者，不是消極的偏安坐守之意，是說四川的人力物力足以負擔救國的最後責任。試看歷史，四川尙不能久守，誰得了中原，誰就能平四川。所以現時人們說四川安全，只是因爲戰事在海濱、在塞上之故，倘中原戰敗，長江不守，四川一樣可危。所以西南的安全，是要在海濱，在塞上拚命抗戰中得來的。總之，中國今天不說守某地安全，是說驅敵人出境。我們主張四川在這驅逐敵人出境的大戰中，要盡其人力物力。人力是出兵，物力是建設，四川盡到兩重責任，就無負於復興根據地之榮名，那麼，劉主席各將領及一般官兵的勳勞，也就是要永垂不朽了！

中國此一戰，徵調兵隊及於全國，凡奉命赴戰的軍隊，沒有不勇敢，沒有不拚命的。我們雖然所知甚多，但事關軍機，不能稱道。本文特爲川軍出川而作，但對於各省奉命赴前線的各部隊，一樣的誠懇期待，並衷心敬崇。國家運命，民族存亡，全在此一戰；我們將士生則享勳榮，死則爲神祇。所望努力爲國，切莫辜負這千載一時的光榮使命：這就是我們馨香禱祝的了！

趁戰時建設西北西南（二十六年十月五日）

南北戰事都緊張的進行着，後方各界往往因過於注意戰訊，而有不暇他顧之勢，這是錯誤。我們旣決心長期抗戰，就要有長期計劃，必須一面在前線奮戰，一面在後方建設，我們必須趁這抗戰期間，就完成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之建設，其中特別緊急的，是卽

時就要發動建設湘黔川滇陝甘新等西北西南各省之整個的計畫。

我們知道政府對後方建設，有種種計畫，有的在進行。但我們推想，還未必是整個計畫。而且僅政府力量，絕對不夠，必須全國工商界，文化界，技術界都覺悟其重要，大家擁護政府計畫。同時普遍喚起各省民衆，共同努力，火速工作。

爲什麼只說西北西南，這不是漠視其外省區，乃是主張在較遠的後方，實行根本建設，以支持抗戰，確定基礎。具體的說：國家亟須對西北西南決定一套包括精神物質兩方面的偉大的建設程序，

精神方面就是訓練組織民衆問題，培植建設人才問題，建設模範政治問題。這些省區訓練壯丁的成績，至少當如過去的廣西。就是一切農工壯丁都組織起來，授以國民教育及軍事訓練，同時鼓動其生產勞動的效率、及自衛自治的能力。這廣大後方的民衆必須成爲整個的預備軍，同時是生產隊！其次，全國青年教育問題，必須根本解決，新中國的建設人才與戰時需用的一切人才，必須即時養成。這些省區內，應有多少專科大學，職業學校，及其他學校，要通盤分配，即時開始。此外尤其緊急的，是軍事建設，生產建設，交通建設。國家必須決心趁戰時儘量完成西北西南的一切鐵路幹線，儘量開發生產，開辦重工業，儘量建設兵工廠，儘量改良農業，振興水利。這許多事一齊辦，好像是空話，其實不空。中國開國以來，國際地位與信用，從沒有如今天好的。只要我們有計畫，有決心，一切的國際援助都可以來。特別是鐵路，如川湘、川滇、滇黔、黔湘、粵桂、新甘、川陝這些幹路，必須定一最短程序，求其完成，有些鐵路先從國境建築

亦可。這些省區礦產豐富，應當通盤定一計畫，招徠投資，大舉開採，我們必須開發地下的無量富源，纔能支持這地上的長期戰事。至於軍事工業，一般輕工業，當然聯帶振興，不必多論了。然而要成功這一件大事，還有個前提，就是政治。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政綱，趁戰時就要徹底實行起來，不能等待戰後。因為這建設後方的問題太廣泛太重大了，又要訓練民衆，又要大舉的迅速的完成生產建設，交通建設，軍事建設，還要多少心血勞力！要多少人共同奮鬥！簡單說，這就是國民總動員了。而這總動員怎樣成功？就是實行三民主義。關於民族主義，要徹底向民衆宣傳民族主義的目的，使他們發動衞國抗戰的真誠，同時對於落後的邊疆少數民族，也一齊要喚醒他們，扶助他們。關於民權主義，要實行革命民權的遺教。凡是信仰三民主義努力抗敵救國的一切士農工商分子，都在中央指導之下，平等參政。建國大綱的自治程序，趁這組織訓練民衆期間，就實行起來。縣政要簡單，要省錢，要使人民訓練自治與自衞。各省一些官僚式具文式的行政，要改造過，也要簡單化，同時提高效率。關於全省興革，應當喚起全省公論，共同努力。關於民生主義：趁這封鎖期間，正是實行計畫經濟的唯一機會，何者應國營？何者可民有？怎樣統制生產消費與貿易？怎樣調和工商農各界利益？怎樣保護私人資本而加以節制？怎樣整理土地問題？這都是戰時應該籌劃實行的，因為必須以三民主義的真精神，實行戰時的新政治，纔能真正喚起全體革命民衆——漢奸除外的努力求中國自由平等的民衆。纔能集中全國人才，真正拚命工作，以完成這緊急的偉大的戰時建設事業。

我們打仗，不能專靠前線官兵。我們用械，不能專望海外購買。我們財政，不能專恃公債，我們經濟，不能坐受封鎖，所以必須在後方大舉建設起來。我們要先在西北西南鞏固中國民族最後生存的基礎，同時使西北西南成爲供給前線作戰的人力物力之源泉。我在前面說過，僅政府力量絕對不彀，所以在上述前提之下，我們盼望全國工商界文化界技術界，凡不願辱其祖先奴其子孫的一切有血有淚的人們必須各盡其力，奉行及援助政府的計畫，必須忍一切勞苦，爲後方建設而拚命。近時常聽說政府正計畫推動此一大事，我們不必求發表，但求徹底計畫，並趕緊喚起全國各界共同進行。我們又特別希望西北西南各省當局，各覺悟自己責任之重要，決心在建設上盡職立功。大家看我們前線官兵肉搏血戰的忠勇壯烈，眞是驚天地而泣鬼神，我們後方官民若再不奮發努力，將爲天良喪盡之人了。

對戰事前途應有的認識（二十六年十月六日）

這一戰，中國必勝，但附有條件：必須力用彀，苦吃彀，斷無便宜的勝。現在說明幾點，希望全國各界共同認識，共同努力。

第一：日本此次已下大決心，斷無中途罷手之理。抗戰初起時，日本有各界要人共同決議，認此爲根本解決「支那問題」之最好機會，並且說：此番如解決不了，將要遺禍百年。何謂根本解決？就是剝奪中國之獨立，取消中國自衛自立的機能。換句話：就是滅亡中國。而日本軍力這樣大，他們不受實際的重大懲創之後，斷不會放棄進攻。

第二：大家不可過重視日本的內部不安或經濟脆弱的消息。因爲不安與脆弱，雖然都是事實，但其支持軍事之事實的武力還大得很。其一部民衆感情並不能牽制軍閥行動，其經濟基礎一時也不會動搖。

第三：現在國際上的道德呼聲並不能使日本反省。就是局部的一時的經濟制裁，也不能生效。大家要知道：在日本軍閥認爲今天是他們幾十年來的大陸帝國夢之成敗關頭，那肯輕易退却。能支持，要儘支持，能橫暴，要儘橫暴。

第四：國際形勢確與我有利，但一切需要時間，特別是看我們自己奮鬥的成績。固然各國對日關係各有不同，有的非常緊張，有的也必然惡化。但這些國際形勢，都不能寫在現在的中國帳上。中國的强敵，必須自己去打，不應希望援助，況且即使有援助，也必須以我們自己堅決奮鬥爲前提。

根據這四點，證明今天眞是你死我活的戰爭，斷沒有便宜勝利的希望。且退一步說，我們想中途罷手，或者想得一小勝利，求下台，皆萬不可能。中國民族的運命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勝利，——勝利到打倒日本軍閥，完成中國之自由平等；一條是滅亡。滅亡的味，不用遠求，東四省與今天的平津，就是榜樣。中國走前一路，則不但收復失地，並且保住子子孫孫千代萬代做自由人類。中國從此成爲强盛獨立的國家，永保和平，永享幸福。中國走後一路，則政治的經濟的自由，皆被剝奪淨盡，我們子孫要做奴隸，受宰制，只能作日本軍閥的苦力，替他們效犬馬之勞，做他們征服世界的工具。最簡單比喻，就是中國成朝鮮！我們大家就要成了平津市上賣嗎啡白面的朝鮮人那樣無聊，那

樣無恥，而我們却找不出另一鄰國可以供我們賣嘴唇賣臉面！因此我懇求全國同胞，對於抗戰的認識，還更要深切，更要遠大。中國民族今天是決定今後千代萬代的中國歷史，並決定東洋史，決定世界史！意義這樣偉大，事業當然艱難。全國各界既然一致拒絕做日本奴隸，一致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那就必須拚命求取勝利。這勝利必須求，纔能取，斷無便宜得到之理。那麼，怎樣求呢？就是全國真正總動員，組織訓練，同時生產建設。我們可以堅決信仰自己的偉大力量，但是有條件，就是力量要用出來。這個奮鬥過程很長也很苦，但是必須要忍苦受苦，必須每一人都去盡私心，都願犧牲一切。這件事好像很難，其實不難。因為只難在較少數的社會上層，而並不難在大多數的同胞民衆，所以我們尤其希望政商學各界人士，先一致有痛切的認識，都要明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至理，這些人先負起後援軍隊，喚起民衆，建設後方的全部責任來。必須如此認識，如此努力，纔對得起我們在前線忠勇犧牲的國軍，纔能長期抗戰，不到最後勝利之日不止！

從南開復興說到一般教育（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昨日南開學校開盛大的紀念會於重慶。年年此日，在天津開會，除該校有關係人外，多不甚注意，今年却不然。這「南開復興」一個名辭，象徵着中國民族的新精神新覺悟，所以我們於昨日已簡單致祝之後，再申論其事，以貢獻於戰時的中國教育界。

南開學校的被毀，是中國文化機關在暴日侵華戰中最初最大之犧牲，是日本居心摧

毀中國教育仇視中國文化最近最顯之證據。就教育界論：痛心極了，但中國却也得到了重大收穫。就是：證明文化與國防之絕對不可分，證明無國防的文化，就等於亡國的文化。

張伯苓校長是中國教育界偉大人格之一，而其所以偉大處，經此刼火，更得證明，他承繼嚴範孫先生四十年辛苦扶植的教育事業，一旦無端為日本砲火故意摧毀，而絲毫不能消滅他們的勇氣，反而更增長激發他的信仰。他本是一位熱誠的愛國者，現在更灼熱化了，並且極端樂觀。他的愛子殉了國，也毫不動心，這種偉大精神，確足以代表中國民族的新覺悟，而為我們所萬分欽佩的。

中國過去的教育精神，實在錯誤，實在不彀用。近代中國在那一天那一小時，本都是隨時可受敵人的砲轟機炸，蹂躪踐踏，今天境遇，本來時時刻刻可以遭逢。以人比喻，是刻刻可死的。這樣重大緊急的危險實狀，我們的公私教育並沒有澈底喚起學生的覺悟。教育內容也並沒有完全針對這樣的需要。中國民族實在是一年一年混過去，學校青年們一批一批的入了社會，也跟着混，混到九一八，混到塘沽協定，這可謂創巨痛深了，但依然沒有向國防教育猛進，事到今天一切人才不彀用，而許多學校的師生只是遷徙或流亡，在平津者更等於做了俘虜，或者竟遭了殘害。

今天證明了一個悲慘事實，就是過去的一般教育，實際上於國防無用，學生們受了多少辛勤，而今天在國家民族這種危急關頭，竟然大半無從為國家効力。這是怎樣可痛可危的事呢！要論其根本原因，是國家教育方針，多年根本上未作真正非常時期的準備

。近幾年來，關於軍事訓練上，頗有努力，而學科上依然是承認過去，無所刷新。一般教育家對於如此危機，也極少認眞體會，大家雖然口口聲聲說救國，實際上仍是承平時代得過且過的心理。

我們不是單責政府，責教育界，實在就是自責。因爲言論界人本身，是受過教育的，同時在言論上，也含有若干教育性質的責任。我們現在的呼籲，是請求大家一齊懺悔過去而努力將來！中國民族所受教訓本來不少，早應覺悟，但是惰性太深，竟然演到今天，但今天卻是最後一次教訓了！這個教訓若再不誠心接受，就要註定做朝鮮人戰兢着過奴隸生活了！中國民族今天已徹底激發了必勝的志氣，下了犧牲的決心，那就要卽刻徹底普遍實行國防教育！何爲國防教育？就是要一切以國防需要爲本，凡國防所需的，趕緊養成，其不需的或有害的，一概摒棄。中國青年不容再空談主義，有了獨立，纔有主義可論，全國青年一定要軍事化，科學化，勞動化，學校的責任就是練成種種國防上的隊伍，除直接的軍事隊伍之外，還要種種工程隊，生產隊，戰時公務員工隊，與民衆教師隊。總之，要使每一學校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國防上的價値，每一學生都負一些直接或間接的國防上的任務，全國學校先組織起來，分配責任，各盡所能、然後藉學校而組織起全國青年少年。這個重大命題，在半年一年之內，是必須要完全解答的！總之，中國今天撇開國防價値之外，無教育價値，就人說，若與國防無用，就不配爲人，換句話，只有肯拚命救國衛民，只有其工作於救國有效用者，才配稱爲中國國民！假若不然，則非但活着無益，並且是國家民族之累，因爲遷徙流亡徒扮演弱者的悲劇，這樣人，着

太多了，只有減弱民族抵抗強暴的實力而已。我們因喜見南開復興，而論及教育上一般的需要，盼望張校長及一般教育界的重鎮決心領導全國青年，爲長期抗戰與備戰，加緊的共同奮鬥！中國在此一戰中不但要禦寇復土，並且應決心乘此確定中國千代萬代的國防基礎！莫說此言誇大，民族建國的事業，只有在至危至險中，纔能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去完成！

滬局與國民的覺悟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上海我軍昨晨退出閘北，這當然可惜，但是並不足驚訝，更無須憤慨，全國各界請注意以下的說明：

第一，上海本不是中國對暴日之決戰地，八一三以來之上海戰，只是對日抗戰的序幕。而這序幕本不能無限延長的演，現在激戰兩個月半，毋寧是意外之長，或者軍事評論家有人要說中國失算，所以這種局部退卻，是不足驚訝的。何況我們是退出閘北，決非放棄上海，實際上我們早有預定之第二第三新陣線，也或者退出閘北後，戰略上反易於展開。

第二，論軍事，不論進退，要看戰鬭力之損耗如何。這兩個半月的滬戰，我們犧牲當然不少，而敵人損失比我們還大。現在退出閘北，而我們依然保持嚴整的陣形，與雄厚的兵力。所以祗能說是變更陣地，並不是戰鬭失敗。過去兩個半月，祗地距海岸太近，敵方運輸既便，而海軍砲火又烈，所以我們吃虧。現在退了一步，就我軍說，應當反

有許多便利。總之，退閘北的意義，就是退閘北，決不是打敗仗。

第三，只有一點：就是大家心理上的影響。尤其上海市同胞，目見閘北被佔，自然不免悲苦。其次，因滬市附近一部分被佔之結果，上海與內地交通上商業上恐更增不便，這也是大家不歡之一因。不過我勸同胞們覺悟！大家不是早決心長期抗戰的嗎？為什麼要長期，是因為短期不能決戰之故，而既說長期，起碼要以年計，不能以月計。戰事範圍，當然很大，戰禍苦痛，當然很長。那麼，就便失了全上海，也只是長期抗戰中的一個過程，有何注意之必要。我從前早說過：中國必勝，但必須力用彀，苦吃彀，大家請看八一三以來我軍戰績是怎樣光榮！同時可知，要戰敗敵人，當然還要經過更艱難更困苦的奮鬪，所以昨日之滬戰消息，應當使國民更興奮，更沈着，也更堅定決心，繼續努力。

第四，有特別要嚴防之點，就是敵人想收束滬戰而穩佔北方，這個毒計，是我們必須絕對否認的。現在九國公約國會議將開，英美本說第一步要調解，日本雖不到會，一定要藉滬戰新形勢，運用外交，想以上海停戰換我北方之廣大國土，這當然為我全體國民所誓死反對，不能不預先加以嚴防。我們堅決信仰最高統帥部一定要貫澈求取最後勝利的政略與戰策。在九國會議席上一定要教我們代表有極嚴正的聲明，就是：非日軍撤出中國，我領土主權行政完整完全恢復，斷不停止全面的抗戰。我們深謝友邦好意，但決不放棄自衛決心，我們要保衛整個中國，絕對不能喪失華北任何一塊土！這個決心，縱令打的賸下一個城，一條槍，也不容變更。滬戰任憑怎樣變遷，絲毫不得影響抗戰大

計。

第五，有一種議論，以爲中國不妨戰敗，只要屢敗屢戰。這個話，我不同情，因爲勝敗是戰爭結局的名辭，不是戰鬬過程中所用。中國民族，一定要全體一致堅信必勝，不容存敗戰心理。在戰鬬進行中，有得失利鈍，而無勝敗。我們自己不承認是敗，那麼，任何失利，也不算敗。這一次，方式是長期抗戰，結果是最後勝利，國民只要牢憶此簡單兩句話，趕緊工作，趕緊補充，前仆後繼的緊張戰鬬，對於每一區域一時的得失，萬勿介懷。中國最重要者，還是這心理問題，北方保定線平綏線何以吃虧，就是這敗戰心理使之，近來士氣再振，戰况就立刻好轉。所以決心必勝，就是勝的第一個要素。我們滬戰將士勇敢而堅定，在任何情形下不悲觀，不氣餒，這種精神，是國民的模範。大家應該學他們，同時慰勞他們，前方後方，各盡職責，繼續應付這第二期的世界大戰！昨日上海路透電，有外國人親見暴寇逼我落伍士兵，自掘土而活埋之，世界上有無這樣殘酷的獸類！我們能否與這樣不人道的兇犯共戴天日！再接再厲，拼命到底，就是命運給我們民族鬬下的惟一之生路！國民不要過重視滬戰，應當牢記此根本信條！

閘北孤軍奉令退出（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閘北四行堆棧中的謝團一營，這幾天鬨動全中國以至全世界，不知換來廣大人類多少同情之淚與讚歎之聲！該營昨天拂曉以前遵奉蔣委員長命令，業已安全退出。這件事：我們認爲應當特別加以評論。

第一，謝團長及全營官兵此次死守不退，決心做光榮的犧牲，於明知必死之後，在顯有退出方法之時，而捨易就難，捨生就死，就是把握住軍人道德的絕對性，大節凜然，光芒萬丈。教全世界知道中國新軍人的氣質，使全國同胞得到做人的模範；我們實在萬分崇敬，萬分讚美。

第二，但此事發生以來，我們如有鯁在喉，欲言未言。就是：在閘北大軍既退之後，不宜准許此數百健兒守着犧牲。然此屬軍令範圍，軍令是莊嚴神聖的，報紙不應妄論，所以默然。前晚聽說蔣委員長果下命使其退出，我們甚以為慰，而欽佩統帥部處理之得當。

第三，為何命令退出好，其理甚明。因為作戰之目的，是為戰，不是為死。在戰略上戰術上需要之犧牲，雖成師成軍，殉國戰死，亦屬應當。其非戰略上戰術上所需要，換言之，在戰略戰術上無意義無使命之時，雖一個士卒的安全，也必須細心愛護。以滬戰來說，既然閘北作了戰略的撤退，那麼，這一營斷後的官兵就不必獨留。最高統帥為愛護他們，命令退出，避免作不必要之犧牲，就國家愛護軍隊的立場上說，當然是賢明的措置。

國民因此事可以得到重大教訓。就是：對於軍隊的意義，應當更有深刻的認識。戰爭是悲劇，作戰是忍行，然而根本觀念是仁。中國民族的抗戰為保障千代萬代子孫的自由，為擁護世界人類共同福利，其目的是大慈大仁，所以國家可以要求其軍隊去拼命，去犧牲。全國軍隊與人民對於國家這個大仁大慈的要求，有絕對貢獻一切犧牲一切的義

務。國家命令，是神聖的，命令死守，就須死守，命令犧牲，就應犧牲。因爲要達到大仁大慈的目的，當然要有犧牲者。倘若違令偷生，就是犯軍紀，就該受國法，爲貫澈作戰目的計，一切軍紀軍法上的嚴厲處罰都是當然的，因爲作戰目的大仁大慈之故。但同時有一重要原則，就是：每一士兵都只能使其爲有意義有使命的犧牲。每一士兵既貢獻其最寶貴之生命於國家，國家當然對於他們十分珍惜，十分愛護，儘可能的減少其痛苦，保護其安全。長官對部下，當然要共同甘苦，視如兄弟。事關軍紀命令者，有無上威嚴，而人與人之間，則平等友愛。在情的方面，全軍統帥與一下級士兵，是同胞，是兄弟。所以除國家作戰精神大仁大慈之外，軍隊自身，又必須以仁愛的精神，澈上澈下，綜合起來。

此次閘北孤軍的死守，及其奉令退出，可以闡明兩義。一個是軍人的絕對犧牲精神，一個是長官愛護部下官兵的至情至理。兩義相合，遂成爲可歌可泣的佳話。中國以準備不充的國家，與暴敵作這樣大戰，軍械上，交通上，運輸上，都有困難，所以我們官兵的艱難困苦，特別的大。南北戰綫，凡遵命令盡任務的部隊，都有不少犧牲，我們軍人的忍苦耐勞，與其勇敢堅強，比世界任何國家毫無遜色，並且能忍耐各國軍隊之所不能。而此次孤軍死守的謝團，更得表彰中國軍人道德本色於全世界，同時藉此次命令該團退却之事，又闡明最高統帥決不輕令官兵犧牲的仁愛精神。有此一舉，可以使全國軍隊更認識責任，使全國國民更明瞭軍隊之根本意義，這實在是十分可慶的。我願大家明瞭：國防基礎，首在軍人道德之確立，同時需要國民都了解軍隊本質，大家做其後援。

全國現在服務中之一切部隊，其道德觀念，犧牲精神，一定都要達到謝團的程度。一般人民對於兵役觀念，也要如是。苟為國家所需，應當貢獻一切。另一方面，則各部隊長官必須以領袖之精神為精神，對於每一士兵，皆要儘可能的珍惜與愛護。各地辦徵募壯丁之文武官吏，對於徵來新兵，尤其要親切指導。中國軍隊必須都為謝團，才能算是標準化，同時則長官之於士兵，必須都有將委員長這樣珍惜愛護的精神，纔能使千千萬萬的官兵，個個自愛互愛，纔能使國軍如泰山之堅。

一般國民，聞此事始末之後，第一，應當都以謝團為做人模範，第二，應當感謝軍隊，愛護軍隊。如救護傷兵徵募寒衣等事尤其要努力實行。我們同胞軍民之間，互愛互親，纔能貫徹國家大仁大慈的作戰。末了，我們願特別感謝上海英軍，對於謝團退出時表示同情友誼。昨早新垃圾橋邊中英軍人感激握手的光景，又象徵人類共同親愛的情感，也越發證明我們作戰目的之正當了。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告解散感言（二十六年十一月二日）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負責人李濟琛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陳友仁徐謙等日前宣言自動解散該同盟之組織。其宣言略稱：「自盧溝橋及上海事變發生後，全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毅然作神聖之自衛戰爭。」「故於八月發表宣言，號召國內外盟員及全國同胞，全體動員，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復於十月二十五日，經最高會議議決，正式解散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組織。吾人深信此種光明表示，足以增強全民族團結之信念，我

海內外同盟組織，一律結束後，所有力量自當貢獻政府，努力抗戰。」我們讀此宣言，非常欽佩，現在貢獻幾句話。

這個自衛戰爭，太艱難太重大了，至少，今後中國一百年的歷史，要決於此一戰。勝了就是自由民，敗了就做日本奴隸。而我們國家本來無國防，有一點，只是近年掙扎勉强準備的。今天既被迫上了這最後拚命之路了，我們憑什麼，當然先憑人，暴敵這一把無情之火應當是把我們內部一切矛盾都鎔毀了，只留下一個共同意志，一切有智識不甘作奴隸的人，都只許有一個共同意志：就是自衛到底，抗戰到底。這本是三個月以來全國業已充分表現的，但是還有一更要之點，就是，中國今天是軍事高於一切。而軍事的本質，是要統一，要集中，所以全國人才物力必須集中於最高戰時體制之下，全國要成惟一的組織體，以共同擁護政府，貫澈抗戰。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解散，可謂適於此種需要。這證明該同盟之至誠愛國，毫無私念，當然對於內政外交，皆有極好的影響。我們因此希望一切在過去自有政治組織的愛國人士，精神上都要這樣。關於貫澈自衛戰爭的政略戰略上許多問題，大家要扶助並信任政府，要完全服從最高統帥指導。特別關於國際問題，政府領袖正殫精竭慮為最善之努力，大家要以統帥部之認識為認識，不使敵人奸計絲毫得逞，我們同時則請求政府要如李濟琛諸氏宣言所云：「積極動員全國民衆，共赴此神聖之民族戰爭，以爭取最後勝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我們呼籲取消意志歧異的小組織，但同時必須主張積極的實現意志共同的大組織。中國建國原則是確定了的，只求政

府本三民主義的精神，更集思廣益制為政治的經濟的各項實施綱領。全國一切人要信守綱領，共同奮鬥。政府要負責使全國有熱烈民族意識有衛國決心的政治上文化上一切人，都能實際做擁護政府抗戰的工作。歸根一句話：要團結；要互信，要徹上徹下，無黨無派，都至誠相見，以共同擁護領袖，貫徹這艱難困苦的自衛戰爭！

中國民族的嚴重試驗（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這幾天的軍事概況，是大家知道的，大家務須注意：這是運命給中國民族的一個嚴重試驗！我們突得破難關，便是自由人，若是灰心泄了，便須準備做奴隸。

昨天業已說過：中國本是弱國，我們哀兵哀民，不得已而自衛，當然在戰備上有缺陷，在作戰上遇困難。然而這都是意中，並非意外。中國談何容易能成功，並且談何容易能持久。我們當然要預先覺悟一切艱難困苦，當然準備發揮一切能力。

現在是運命正對於我們舉行嚴重的試驗。他要看我們中國民族畢竟能不能配不配建設一獨立自由的國家？他正用種種困難試驗我們，看我們的忍耐力，團結力，組織力，究竟能不能擔負這偉大事業？看我們亡國病根畢竟能否除盡？特別是要看我們人的性質品格是否一遇困難而脆弱的崩潰？

我因此顧懇全國共同覺悟！今天以後最要緊的是自己的堅牢團結，要團結成一個偉大的有機組織，澈上澈下，光明透亮，大家心安理得的，共同工作奮鬥。然而要達到這個理想境界，先要互諒互信，要除盡一切自私之心，只餘下一個共同的責任觀念。具體

的說：社會各方面或者各黨派對於政府要諒，要信。同時政府方面對於志切抗敵之一切人也要諒，要信。這一點甚關重要，而軍事越延長，其需要越甚。中國本是無國防的國家，而日本是世界的軍國，這幾年，我們軍事領袖在艱難困苦中緊張的機警的做了不少的緊急準備，其事業纔在初步，而暴敵已大舉來侵。三個月以來政府準備的成績大彰，同時卻也當然發見許多缺憾，在今後長期戰鬥之過程中，我們軍事上所受之困難，當然更多更大。全體國民必須原諒政府，不可焦燥，不可懷疑，不可為過甚之責難。大家要決心援助政府，要信任政府，共同維護國家的中樞，守紀律，受指揮，盡職分。政治上自成黨派的人們尤其要注意，現在只有國家利益，沒有黨派利益。大家在言論上，行動上，必須誠意接受最高統帥部的指導方針，莫令國民在思想上有任何分歧，這一點在今後特別重要。同時我們請各地黨政當局也同樣的注意，對於一切願做抗敵宣傳及各項工作者，對於各種抗敵刊物，也要諒，要信。如果發見有不符事實的，或認為有不適於或者有礙於政府軍事的言論紀載，則儘可以誠懇相告，使他們改正。或者儘可以時時以統帥部必要的方針策略，使各刊物了解。我相信：全國最大多數的愛國智識分子有熱情，無私念，果能使其明瞭事實，了解方針，是一定不會故意與政府為難的。這一點，也甚為重要。因為各地關於出版登記，關於集會或其他活動，還往往發生不必要的摩擦。固然各別看來，都是小問題，但精神上確也留有不好的印象，久而久之，就要毀損感情，妨礙團結。我們希望，除違反三民主義的宣傳，應當取締之外，其他應當自由。為軍事利益計，政府固然有權統制，但統制的方法要親切，要仔細，要以理論以事實去指導，

要辦到一切潛移默化，用不着法令威權。

我們屢反覆聲明，我們今天正遭受嚴重的試驗，最緊要是全國互諒互信，共擁護政府，克服補救缺陷，以達到抗戰勝利之目的。現在軍事上需要之事甚多，而尤其需要精神的鞏固團結。這是支持戰事最大的動力，有此一點，其他皆不愁無辦法，縱令遇着困難，也可設法突破。大家要覺悟，今天所遭遇者，是幾千年空前未有的局面，多數同胞過去不但不知彼，並且不知己。今天立在這存亡主奴的關頭，需要時刻自己反省，需要一致以純潔的天良相見，需要各自檢討，努力盡責，要這樣的共同奮鬥，才能發揮力量，補充缺陷，才能担負今後艱難困苦的大局。

恭讀國府宣言（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國民政府昨發表重要宣言，恭讀之下萬分感慨，謹為數言以頌之。

國府此一紙宣言，足以抵百萬生力軍。因為自失太原，退淞滬，接着敵軍一面攻濟南，一面攻蘇嘉，一部分人心上不免有憂鬱之暗影，而這個宣言發表後頓時把這個憂鬱一掃而空，全國士氣之振奮，人心之感激，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宣言中說得明瞭：「邇者暴日更肆貪黷武，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國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即已深知此為最後關頭，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信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屈服之餘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這本是政府一貫的立場，也就是國民一致的認識。今天政府在這第二

斯激戰進行之始，重行聲明，對外更能確切把握國際之同情，對內更增强民衆對於勝利之信仰。而其最後所詔示全國者，是：「國民政府茲爲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府移駐重慶，此後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國府所在地臨時遷移，這就是在事實上表明持久戰鬥，到底不屈。況且爲統籌全局計，政府移駐上游，便利甚多，我們恭讀宣言全文，及國府移駐辦法，惟有感激欽佩，認爲非常適當。

全國軍民讀此宣言之後，應當一致以政府之決心爲決心，而各盡職責，求取勝利。宣言前段，稱讚全體將士之忠勇奮發。說道：「彼使各省均有極急劇之戰鬥，壯烈之犧牲，而淞滬一隅，抗戰亘於三月，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綫，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暴日傾其海陸空之力連環攻擊，陣地雖化灰燼，軍心仍如金石。臨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而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全國軍民們都記着！這三個多月勇戰與犧牲，已如國府宣言所云：發揚獨立精神，奠定復興基礎。戰士們的勳勞，偉大極了，但是暴敵猖狂，還在進攻，今後正需要更廣大更持久之戰鬥，所以全體將士必須更努力，全國民衆也必須組織訓練，爭上前線，一定要做到國府宣言所說：「人人本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爲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這就是政府指示的抗戰方針，也就是我們軍民各界的共同義務。

國民還要知道：政府對長期抗戰，確有把握。宣言中有兩語：「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衆之團結，」這就是把握。關於我們自身的，大家自己應同心努力，全國擁護及服從政府，繼續戰鬥。這一點，在精神上早已成就，但有許多事更需要工作。至於國際

關係，消極存在議會在議。宣言中說明：「外得國際同情，一遷當然甚有內容，不是空話。舉一端說，我們外交部大概爲辦事便利之計，特先要到武漢辦公，而各國大使館皆已決定來漢。大家記得：國府定都南京後幾年，各國使節遲遲不進京，現在都毅然同我們外交部共患難。這也是國際同情之一種象徵，其他暫不必詳論了。

最後我們恭祝林主席蔣院長國府各位的健康！請政府殫精竭慮的主持！全國公務員及軍民各界一致服膺昨天宣言的精神，共同奮鬥！此次抗戰，本來要長期，國府在任何地點，發號施令，都是一樣貫徹於全國。「重慶」是慶祝復興，我們謹祝此宣言爲中華復興之開篇！

最低調的和戰論（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我們首都正不幸在敵人圍攻中，全國人在此時，應當對敵人澈底認識，對祖國前途更澈底檢討一下。

昨天東京電，敵外務省發言人說，歡迎第三者調解，但同時東京已準備八十萬人的游行慶祝，預備於佔領我首都之日舉行。大家只就這簡單兩條消息看看，就可以認識敵人如何玩弄侮沒中國，並可以知敵人所謂調解是甚麼意義。

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中國沒有一天拒絕過調解，但始終是中國肯，日本不肯。最近又發生調解的聲浪，但試問假若日本尚有萬分之一的誠意，那當然要停止進攻，然後纔能說到和平調解，現在怎樣呢？這四個月來，以海陸空大軍進攻中國南北省區，其

直接加諸中國的軍事的摧殘不用說了，其在城市，在鄉村，在陸，在海，以飛機，以砲火殺戮我們的平民，不知道多少千，多少萬，焚燒摧毀我們平民的財產，又不知道是多少億，多少兆，這都不用說了，而現在一面言歡迎調解，一面慶祝進攻我首都！

這可以知敵人所謂調解之意義，只是慶祝勝利後的納降，其最毒者，乃希望我合法的正統政府肯接受他占領我首都後之所謂和議。因為如此則省得他製造傀儡，並且可藉我正統政府之力，以自消滅國內的抗戰精神，同時使國際上無法說話。這於他太便利，太合算了，而中國怎樣呢？

我們是無黨派的報紙，向來擁護統一，服從國策，在開戰以前，從沒有一天以言論壓迫政府主戰，也從沒有附和一部人年來所謂即時抗戰論，以使政府為難，今年盧溝橋案發生以來，認為大難臨頭，更不容伸張私見，所以始終只是擁護蔣委員長在廬山演說之主旨，並闡揚軍事上外交上政府屢次發表之正式聲明。所以自抗戰發動以來，一面鼓勵軍民抗戰，一面擁護政府在外交上的立場，因此之故，我們亦向不反對國際調解，亦並不反對外交上之多方運用。但事到今天，却不容不大聲疾呼，請求政府當局對於最近發生的所謂調解問題，應下明白之決心了。我們以為政府即日即時應當明白向中外宣佈，如日本不停止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則決計不接受調解，不議論和平。我們以為這絕對不是高調，乃是維持國家獨立最小限度之立場，我們不問日本條件如何，總之一面慶祝攻占南京，一面說和議，這顯然證明日本抹殺中國獨立人格，那條件之劣，就不問可知。且縱令條件在文字上粉飾得過去，但實行起來，一定在實質上喪失獨立。因為

他若誠意議和，就斷不會再攻我首都。既攻首都，就是想叫我正統政府於失盡顏面之後，再屈服給他。敵人既存心如此，試問怎樣和得下去，換句話說，怎樣屈得下去呢？

我們認識國家軍事上經濟上之種種艱難，同時極不滿於英蘇美等比京會議之虎頭蛇尾，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自己努力保持國家獨立與人格。這個如不能保，則不但抗戰犧牲付諸流水，並且絕對無以善其後。中國今天雖在此危急環境之中，但仍有一極强之點，就是軍心團結，永無內亂。倘使我正統政府於失了首都後反而接受所謂和議，則國內團結，亦將立時不保，那就怕眞要成瓦解土崩之大禍了。國民政府遷渝辦公之日發表宣言，說爲的是避免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固然可恥，但猶是政府在城之中。現在於第三者勸議調解，我已聲明可以考量之時，而還要攻首都，並且大舉慶祝，這比逼迫我作城下之盟，其意義還更要毒辣，其辱我欺我之程度，還更加幾倍了。我們境遇，現在很艱難。但不可以自己更增加其艱難。敵人的進攻已經夠猛烈了，不可以再加上一個「自潰」。我們當此危急存亡之日，請求全國軍隊，全國各界共同維護住我衛國抗戰的最高統帥部之大旗，共同擁護蔣委員長於千辛萬苦之中貫徹叠經聲明之國策！倘南京不幸被占，應明白拒絕名爲調解實爲屈服之一切議論。我們應彌補政治上軍事上的缺陷，大家誠意扶助領袖，在三民主義之下，不分黨派，同心奮鬥！這樣下去，或者被占領地要出現多少漢奸組織，一如上海發現之所謂大道政府之醜怪傀儡，但是那完全代表不了中國，完全是敵人負責，所以並不可怕。我們全國一切擁護國家獨立的人，依然可以守住正統政府，大家心安理得地抗戰與犧牲。這樣，中國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

時機緊迫，千鈞一髮，我們貢獻這幾何最直之言，特別希望在漢口的政府當局們注意。」

置之死地而後生（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昨天路透電，暴日五大臣會議，已決定攻占南京後，繼續進攻，不到中國「表示誠意」不止。這眞是好消息，這一電，不啻給中國增加百萬兵。

何以故？因爲這纔是置之死地而後生！過去兩三個月間，不少外國觀察家以爲日本占了上海可以停進，近來又有人觀察，日本攻打南京後，將不再進。關於北戰場，不少的人以爲敵軍將不過河；又有人看，其目標在北五省。以上種種觀察，今天證明一切不對了。日本事實上自己供認其軍事目的，在打倒獨立的整個中國了。

中國政府及一般有覺悟人民，本來早下了長期抗戰的決心。但是因爲戰局的展開，犧牲的重大，自不免有悲觀憂慮者發生。加以國際間不斷的有調解之嘗試，中國爲友誼計，亦不能拒絕不聽。所以決心雖定，而社會上傳播的空氣，則時有動搖。這些情形，今天以後，却天然的一掃而空了。這不是極與中國有利嗎？

暴日軍閥最大的特色是無止境。九一八以來，我們的經驗太苦了，亦太多了。暴日每次進攻中國，並不是一動手即有全部計劃，其野心乃隨其軍事進展而不斷的高漲。軍事一進步，野心大一分。得隴望蜀，得寸進尺，一個侵略目標，在未得之時，未嘗不以爲滿足慾望，但一旦得到，則變爲既成事實，而新的慾望隨之發生。所以，與暴日講讓步，講平和，是完全無用的。這個情形，蔣委員長知之最眞，所以幾年以來，百端忍耐

，不輕決裂，因為知道這個强敵，一開戰，就要戰到底，中途不容停止，並非中國不肯和，實在敵人不罷手。

大家對軍事，今後不許有悲觀心理。事實上，凡力量都不是本來有的：應當於緊迫環境中，趕緊創造，趕緊補充。國際上最顯之例，那是西班牙的政府軍，在一年前初開戰時，兵力非常薄弱，可以說是全無正式軍隊，但打了一年之後，現在的軍力，反比初期大得多，這就是受環境逼迫，不斷的改造而成的。中國抗戰以來，顯了許多優點，也露了不少缺陷。今天的惟一命題，就是如何增加及維持戰鬥力的問題。關於軍械，當然也困難，但不是全無辦法。今後最緊要的，是全力解決人的問題。怎樣鼓舞人民，以組織無量的預備軍？怎樣使各業人民都能直接間接貢獻其力量於抗戰自衛的工作？怎樣更提高軍隊之政治的自覺，以神聖紀律，加强團結。凡此種種，都一定是人力所能辦，只是方法及工作人員能力的問題。

關於國際形勢，也決不可悲觀或失望。凡是中國的友邦，都對中國表了同情，這一戰自然各主要國家都有重大利害關係，但總之現在是日本打中國，不是打各國。而各國之中，所感利害的程度不同，其本身環境也各各有異。我們不可因現在還沒有人拔刀相助，便感覺焦燥或失望，而應當看清大勢，堅決的自主的努力自衛，無論如何，再數月或半年之間，一定要引起國際重大變化無疑。

全國同胞！日本現在是確切要把中國置之死地了，我們除非願作朝鮮，就必須死裏求生。我們必須即時起一致決心，迅速確實的準備長期應戰。一切方法，應擇善而從

，許多只是技術問題，不是主義問題。大家都要和南京守城將士一樣堅決，一樣勇敢。獨立的中國，只有死裏求生的一條路了！

打倒北平偽組織（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敵人所計畫的北平偽組織已出現，全國同胞應澈底認清，堅決為擁護中國獨立而奮鬥！

此次的偽組織將僭稱臨時政府，並用中華民國名義。這是敵人滅亡中國最毒辣的手段，打算亡中國於無形之中，比分割成幾個偽國用心更狠。

全國人要認清，這偽組織只在敵軍占領地產生的。凡占領地中一切權力為敵人所占，中國國民絲毫沒有發抒自由意思的餘地，所以不論用何名稱，作何組織，法律上事實上都是敵人負責，中國國民絕對不能承認。

這個偽組織同東北偽國的性質一樣，而敵人的計畫是更要將這偽組織推廣，以為滅亡全中國之用。所以敵人此次的計畫，比當年分割四省更要狠毒，原來計畫分期蠶食，現在決心一舉鯨吞。

主持及參與這個偽組織的奸人名單，還不詳細知道。但國民務必認清：凡在敵軍占領地內聽從敵人指揮，而假借中國名義以為政治的偽組織者，都是投降敵人的漢奸。因為事實上他們無任何權力，只是完全受敵人之命，辦理敵人征服祖國的事情，不但是消極的投降，並且是積極的助敵人以亡中國。

我們深切體會敵軍占領地內我們同胞的鬱悶悲憤的心理，知道他們都是日夜祝盼國軍勝利，克復失土。平津一帶自從八月以後都成了死城，人們只是祈禱國軍早打回來，對於敵人一切殘暴行動深惡痛絕，對於漢奸又鄙夷又憤恨。我們想到占領地同胞們的境遇與人心，又是焦燥，又是安慰。現在這種偽組織出來，我們在敵軍占領地的同胞們一定都認得清清楚楚，知道這是敵人滅亡中國的新花樣，大家只有盼望後方軍民快快奮鬥，快快光復。

綜合說來，全國同胞對於北平偽組織出現之事，應當認識幾點，第一、因此更可知道：敵人確已決心征服獨立的中國，計畫打倒擁護中國獨立的一切勢力，並消滅其國家民族的意識，使中國成爲日本獨占的殖民地，從此永喪失獨立國家之地位及其精神。第二、因此更可知道：凡不願做亡國降人的一切同胞，惟有更堅決的擁護國民政府，實行三民主義，以共同奮鬥！敵人的侵略現在已達到有史以來最兇猛最毒辣的階段，他一面繼續以武力進攻，一面利用偽組織以統治占領區域，所以我們必須更勇敢的奮鬥。第三、今後軍事上不但要鞏固長江及西南，對於此方需要有更堅強的推動。除前線各軍應更加努力之外，凡我北方豪傑，此時更應自動組織抗敵武力，打倒敵人陰謀。我最高統帥部應當特別扶持在北方被占領區域之義民義軍的活動，以迅速打倒敵人滅亡中國的偽組織！

爲匹夫匹婦復讎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敵軍占南京後，屠殺難民，淫汚婦女，報告甚多，都是外僑所傳。上海西字報一再紀載，美報訪員有長電致本國，昨日德國海通社滬電，甚至說敵軍司令也承認有此事，但是一般少壯軍官所為，彼不負責云云。總之。敵軍在南京屠殺姦淫，窮凶極惡，已是鐵般的事實，所不知者，只係被殺遇害者之確數，而最初之報告說被殺平民有五萬人之多。

敵軍在河北，在山西各縣，都殺平民，淫婦女，但報告都不詳，而地方偏僻、無從確查。現在南京之事，則外僑所傳，世界所知，僅此一端已構成日本帝國主義萬惡不赦之罪狀，何況南京如此，江南各地實際皆然。現在又攻陷我杭州，在北又正攻濟南，凡敵軍所到，其兇淫殘殺，都是與南京一樣，凡有人道觀念者，對於這土匪不若之獸行敵軍，應當怎樣鄙棄，怎樣憤懣！

南京難民區，是旅京外僑發起，得敵軍默契而成立的。固然其事並非正式性質，但既是人類，總不應完全無信。南京居民本來多數已走開，其最後留京者，當然是貧民居多，也是因為信任難民區之故。奈何於攻城之後，竟這樣殘忍，這樣兇淫，雖古代野蠻民族也不至如此，日本戴着現代强國之面具，且口稱是反對抗日的中國政府，不是反對中國的人民，現在受這樣殺戮，並且汚辱良善女性，不計其數，何況到處皆然，不止南京。從世界文明史的眼光看，這眞是赤裸裸的兇殘之獸行，不是人類所應有。

我們對這些被害的同胞，不但根據中國人之立場，萬分悲痛，萬分憤懣，並且從人類普通之立場上不得不大聲疾呼，願全世界有正義人道觀念者，起來為匹夫匹婦復讎！

全世界的善良人類！不論何洲何國，何族何業，請大家都做人道的勇士，擁護理性化燬的獸慾日濶！西洋人特別尊重女性，請看日軍在南京在各處怎樣欺辱良善婦女！報上常看見千百成羣的婦女，被敵軍編隊帶走。就最近西人紀載，在南京見一日本軍官室中，禁錮婦女有七八人，一般情形，可想而知，歐美人士素有義俠之心，對於這無人道的日寇畢竟作何感想呢？

我們希望全國同胞者，也是這一句話：「爲匹夫匹婦復讎」，在私人問題，復讎本是褊狹心理，但爲民衆復讎，則是聖賢遺訓，爲中國道德之精華。我們人民此次被暴敵蹂躪太殘酷，太悲痛了，明末所謂揚州十日，嘉定屠城之痛史，現在天天演着，就以最近幾天說，看浙江，看山東，眞是水深火熱，不可形容，我們政府，我們各界，目擊耳聞，男女同胞們這樣遭難，應當怎樣立志決心，替這千千萬萬的匹夫匹婦復讎呢？敵人這樣，是完全暴露其罪惡，其結定敗亡，乃當然之事。我們大家務須聯合全世界主張正義人道者努力殺敵，以爲這些被害人伸寃雪耻。後方各界特別要刻刻不忘！

春節念受難同胞（二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今天是春節，在一般人民心理上是過新年。我們在後方的人們想一想：我們幾千萬在敵軍佔領區域內的男女同胞今天在甚麼境遇！

日本文化澈底破了產，日本軍閥澈底喪了良心。這幾個月在中國南北，凡所侵之地，莫不殺戮、姦淫、搶掠、焚燒！尤其駭人的，是強姦之後還殺，搶掠之後再一把火！

在北如此，在南更甚。現時我大江南北多少名城，都這樣蹂躪着，各地善良的男女大衆，就這樣被殺戮，被汚辱着。除遇暴匪未到的鄉村之外，都焦土化，枯骨化，奴隸化了，我們用任何文字也形容不盡其酷殘，任何描寫也叙述不盡其事實。

京滬滬杭間，交通全阻斷，消息全封鎖，就是住在上海租界的人至今不能到南市。現在只有靠各地逃難出來的孑遺之民與外國人輾轉報告，所以現在知道的事實，還不能到萬分之一或千分之一。

英記者田伯烈氏報告，敵軍在京滬線殺戮的平民至少三十萬人，姦汚婦女，雖老嫗不免。上海字林西報是最老成持重的報紙，近來為敵軍獸行，也激動義憤。因為滬租界西區就常發生這類事，所以敵軍之無紀律，無人道，在一般外國人業已成了常識與定評。

喪盡天良的日軍閥，對着日本人民鼓吹「神聖戰爭」，對着世界宣傳不仇視中國人民。而百分之百的事實，是這樣澈底的野獸化，兇匪化。我們若非知道事實，將不能輕信其為事實！因為其兇殘卑劣的程度，是出於人類想像以外的。我們對於這樣事實，不但是憤，並且是悲。悲的是日本過去受了兩千年孔孟文化的陶鎔，近代又受了七十年西洋文化的訓練，而其軍隊竟然這樣獸行匪行。而其所謂政治家外交家經濟家文化家新聞家，只鼓吹征服，謳歌戰爭，對於這種辱沒黃人面目玷汚亞洲文化的軍隊行動，竟然昧盡天良，一言不發。

上月十五日日本政府的聲明，是公然宣布否認獨立的中國，公然要征服中國作他的

殖民地，其方法就是要繼續進行並擴張其兇殘無人道野蠻無紀律的軍事佔領。其目的，要使全中國每城每鄉都成了今天的江南河北，要使他的野獸化的軍隊繼續到處這樣殺戮姦淫搶掠焚燒以縱其征服慾殺人慾，而口中却說這是安定東亞，這是與「新中國」提攜。

我們今天對全國後方男女同胞的春節贈品，就是敍述這一件悲慘事實，我們是絕對本良心說話的，假若不是事實，我們雖然對於敵人也絕不誣衊，反而只恨知不盡，說不盡，我們願全國後方男女同胞痛切覺悟：國家獨立如不能保，民族就要澌滅，不然，也永遠奴隸化。我們大家必須發誓，盡一切力，負一切責，以救出我數千萬同胞，同時還就是救自己，救自己的家族兒女，我們同時願全世界的善良人類注意這個兇殘的征服戰，共同為人道為文明，發動正義的制裁，並且願告日本國內的善良人類，自問天良，對於你們的軍閥行動感想怎樣？恥不恥，羞不羞？

我們受難同胞的境遇悲慘極了，而從戰局上說，這實在是天奪敵魄。因為一民族喪了良心，一定敗亡。日本現在除過武器以外還有甚麼？自稱東亞安定力的敵軍，這樣澈底失了軍紀，亡了人道，怎樣能持久戰爭？敵兵們人性失了，荷包滿了，赤裸裸表現出來是現代武裝的倭寇。這樣就能征服大中國嗎？這樣就能驅逐白色人種嗎？大亞細亞主義的松井，試捫心自問搶燒、殺、淫、掠，就是主義嗎？這樣就能統治亞洲嗎？

中國為擁護獨立而戰，本來天經地義，百折不回，何況現在十足的證明：國權一失，所有人民生命財產貞操就澈底的被蹂躪，同時證明所謂一等強國的日本軍隊，原來還

樣澈底無人道無紀律，這樣出人意表的惡劣。我們全體國民，因此應當更覺悟抗敵救亡的絕對性，同時則可以看穿敵人精神上的破產。當此新春大家要爲受難同胞悲！同時則爲抗爭前途賀。大家要忍淚決心，各盡職責，以救國家，救同胞，救自己，不達驅逐暴寇之日的不止！

中國青年（二十七年二月八日）

今天是國際反侵略宣傳週的中國青年日，本來有不少特稿要發表，但不幸因篇幅及時間關係，登不出來，只將我們自己幾句簡單話貢獻給全國青年之前。

救亡建國的艱難重任，無疑的在全國青年肩上。因爲青年能刻苦，有勇氣，可以做困難工作，可以克服逆境。特別是青年的榮譽心，責任心，正義心，都旺盛，可以將擁護中國獨立自由的大業擔負起來。

這所謂青年是廣義的，不僅指學校學生，並且包括廣大的武裝衛國的青年和有愛國意識的一般青年民衆。中國號稱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現在假定應屬於青年時期者爲一萬萬人，更打一對折假定有覺悟能工作者爲五千萬人，那麼，只以青年計，也不少於世界一大國民的人口，中國爲甚麼不能救亡與復興！

我們乞求全國青年，共同痛念國家獨立之瀕危，同胞大衆之被殘殺，特別是戰地婦女大羣之受蹂躪汚辱。要一齊立志，救亡禦寇，衛國建國。全國青年們，第一，要明責任。就是絕對認定責任在我。我不救國，誰救國，我不犧牲，誰犧牲。祖先的榮辱、子

孫的主奴，其決定都在我，所以一切勞苦犧牲，都是當然應盡之責。必須盡了責，才配做中國國民。第二，要彰正義。就是要俠，要勇。暴寇這樣殘虐的獸行，我們單為人道，為正義計，也必須將他打倒。而保護婦孺，扶持老弱，救護傷病，這些事，都是俠勇的中國青年的責任，而關於抗戰所需的一切勞苦或危險工作，都應為青年所不辭。第三，要有理想。中國今天不但是抗戰，同時是建國，中國青年要樹立堅强的理想信仰，共同努力。原則的說，就是要信仰三民主義，將來要達到完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建設，再進而聯合世界和平進步的人類，共同改造世界。第四，就當前實踐的行動而論，要一致共同擁護國家中心的政府，尤其要擁護國家軍事利益，共同立在最高統帥部的軍旗之下而工作，而犧牲。

特別對於女性青年，鑒於此次暴寇的獸行，更不得不主張男女的平等工作。軍事及教育當局應當多方喚起女性同胞的覺悟，使全國的女性青年大羣都能參加抗戰工作，以衛國而自衛。

我們主張：凡不直接參與軍隊工作及地方自衛工作的青年們，儘量移到上游，到西北西南。政府要有種種事業，種種組織，容納青年大羣，做軍事或生產的工作。這青年大羣，在經過相當鍛鍊之後，一定成為擔負中國命運的偉大生力軍，世界上任何暴力或陰謀不能危其存在。

中國青年要一致牢記：敵人不把我們當人！敵人在佔領地的心理，是打獵！同時要牢記：敵軍又殘，又貪，又卑劣，紀律蕩然，喪失人性！這也可證明其精神的墮落，就

可以反證中國勝利之不難。中國青年要為我們受難同胞悲痛，同時也為人類文明悲痛，並且代日本墮落悲痛。同時則要感謝全世界反對侵略主張公道的主張及行動，而鼓勵自己，堅決奮鬥。這就是我們今天貢獻給青年諸君的微誠。

敵軍紀律問題之本質觀（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

敵軍澈底無紀律，不人道，近來在世界公論之前，已成了常識，但彼等因何至此，却需要作一根本的探討或分析。

第一：敵軍之殘酷嗜殺，是日本軍人本質，並非此次始然。日本軍人思想是以狂妄的民族主義為中心，而承襲封建遺習，又加以好戰嗜殺的訓練，他們自以為大和民族有君臨世界的使命，特別視亞洲民族都是劣等而日本獨優。所以本質上充滿了征服慾，殺戮慾，人道觀念根本缺乏。過去戰役中，如甲午戰時，日軍在旅順等地就大肆殘殺，九一八，在東北屠殺村鎮之例甚多，所以殘殺平民，絕非此次為始。

第二：敵軍近年根本上談不到紀律，其最主要的現象，在日語稱為「下剋上」，就是實權全集中於下級軍官，對上級根本漠視，這些少壯軍官充滿了野心，迷信武力，謳歌侵略，又狂妄，又殘忍。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就是最大的證明。其本國的總理大臣尚且隨便殘害，那麼對於佔領地人民怎樣能談到人道呢？

第三：但是此次在中國，除殘殺之外，更普遍的姦淫與搶掠。這是日本紀律進一步的破壞，對於日本前途意義甚大。九一八以來，敵軍在東北姦淫民女，本是常事，但總

之沒有此次之普遍與殘酷。在南北廣大的佔領地中，蹂躪良善女性，達於極度。凡佔一城鎮，其不及逃出之婦女，皆不免受辱。若抗拒者，則淫辱之後，更慘殺之。幼女被辱致死者，不計其數。在許多地方，囚禁幾百幾十婦女，使其終日裸體受辱。這種廣大的獸行，南京等處的外僑目擊耳聞，報告甚多，這裏紀不勝紀。中國盜匪以姦淫民婦為大醜，犯者為其夥伴所不容，日本軍人竟然遠在盜匪之下，至於强姦後再殺害，更是殘酷卑劣到無可形容。敵軍為什麽這樣，在其本質上也可以找到解答。因為全世界最卑視女性者是日本，而此次敵軍在中國這樣發揮獸行，主要的是自居於征服者，把中國人不當人。

第四：此次另一主要現象，就是搶掠及種種方式之貪財。現在世人周知的：上海南市民家之物被敵軍搶空，傢具木器，尚且搬走，細軟財寶，更不待論。大家要知道：凡佔領地都是這樣的。上海工商界的常識，日本軍人，無錢不要，無衣不掠，詳細的不必說了。敵軍在各處搜索難民，鈔票飾物，固在必搶，飾衣類亦其所欲。總之，無論官兵，都已腰纏纍纍了，而且生財之道，有時想入非非。舉一例說，蘇州人回蘇看家，敵人就使其至一地點，要他認領自己的東西，不認不行，而不以錢贖回不行。錢則必用日金，日金則以華幣四元換一元。搶燒之後，再這樣剝削，這種故事，假令我們想捏造，還還不出來，事實奇於小說，此之謂矣。

第五：最後我們要加以評論，並有所主張：（甲）這些兇行獸行，不能怪士兵，要怪官長。因為殺、淫、搶，都是軍官自己倡導，怎樣約束士兵。敵軍官兵同樣汚辱婦女

，各地報告，都這樣說。而如上海南市之掠運民家木器，士兵無此權力，一定是軍官所為。所以簡單說：此次證明日本少壯軍官徹底的精神破了產，失了權威。那樣在國內飛揚跋扈，標榜改造日本征服世界的少壯派軍官，本質揭穿，原來是這樣無紀律不人道既淫而貪的一羣。試問有何面目，能見死去的犬養高橋，有何資格，能征服中國。（乙）因此我們國民要認透日本軍閥之必敗，更堅其抗戰之決心。同時要覺悟中國取勝之道，就是要更振興自己的道德。彼以暴，我以仁，彼殘虐而我俠義。只能這樣，就自然把日本軍閥打倒。因此主張我們國軍全體要都成鐵的紀律。要使得每一士兵都從心坎裏，鄙視敵軍，要發誓為受難蒙羞的善良人類復仇除害。我們並且要多方設法，使善良的日本人民知道他們的軍隊怎樣出醜行兇，使日本人民自羞自愧。（丙）因此更需要普遍的喚起世界輿論，使全世界善良人類知道日本軍閥的本質，這樣狂妄而兇殘，此害不除，今天受禍者是中國，他日受禍者是白人。此次南京等處的殺戮姦淫，是人類歷史可恥可悲的一頁，而日本軍閥的本質是無限的侵略，而其侵略手段就是這樣淫殺焚搶。全世界白人及一般有色人種都要認定這是人類共同之大敵，趕緊全世界精神動員起來，以公論之權威，使日本善良人民覺悟，使殘酷的軍閥受到制裁。明天倫敦要開世界反侵略大會，我們希望特別注意到這一點。

中德關係大變化（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德國元首希特勒氏的大演說，昨夜已向全世界廣播，漢口也聽得見。其演說甚長，

約費三小時以上。其中述德國內政者多，關於外交，亦涉及各方面，我們現在只評論其直接與中國有關之部分，其他待讀其演詞全文後再作檢討。

昨晚有人聽見，希特勒氏演辭中攻擊國聯，說是已成了幾個强國的工具，德國反對國聯，現在已決定就要承認「滿洲國」。又說亞洲危機就是共產黨，他於痛罵蘇聯之後，而稱讚日本是安定東亞的勢力，對於中德關係一句未談。

我們全不知道我們政府對這一種重大變化將作何表示，現在僅據我們的直感，以中國國民一分子的立場作如下之率直的評論。

第一：從大戰以後多年培植的中德國家間及國民間的深厚友誼，希特勒氏在精神上業已棄如敝屣了。他不但是自棄五年前的約言，承認滿洲僞國，並且十足的表明援助日本的態度。竟稱讚日本是安定東亞的勢力，同日本自晝自讚者完全一樣。希特勒氏只管要發揮其稱霸中歐的野心，而昧着天良，稱讚日本。依其所言，則日本征服中國，打倒中國獨立之戰，是安定東亞。換言之，中國國家滅亡了，東亞總算安定。這完全證明希特勒竟然抹殺中國四萬萬民族擁護國家獨立的立場，而獎勵日軍在中國廣大領土內姦殺擄掠的一切罪惡。因爲日本這樣兇惡殘暴，這樣破壞中國大陸的工商實業，秩序安寧，而希特勒反稱其安定東亞，這不但是援助日本，可說是獎勵罪惡。

第二：我們同時深信希特勒氏這種態度，只能代表國社黨，萬不能代表僅受國社黨統治的一般德人。我們深知多年來有不少的德國文化界軍事界的名流同情中國，贊助中國，也認識中國。並有不少的工商業家願助中國發展實業。而在中國各公私機關服務的

德國客卿，都是非常勤勞，非常努力。就是其國內的輿論，假如不是國社黨外交政略上的統制，則去歲日本進攻中國以來，德國報紙一定是大多數同情中國，不會同情日本。因爲德國一般的文化水準本來很高，正義觀念本來很發達之故。其最顯的證據，德國國防軍幹部多年同情中國，對於中國國軍的建設，與以精神的援助。這些情形，是中國國民一般感念的。最近自更易國防軍幹部之後，人們都大抵能預料中德厚交漸不能保，現在果然揭明了。我們雖十分反對希特勒氏這種態度，並知道德國國社黨的政略並非一部分同情中國的德國人所能變更，但我們對於許多德國名流過去給中國公私的同情好意，依然要表示感謝。

第三：希特勒這種態度，對中日問題的實際影響怎樣？我可以說：就遠處大處看，只有好，沒有壞。因爲德國從成立反共協定那一天，就與日本深深勾結。在國際政略上，德義日成一集團，是既定的事實。不過在過去半年間，德國還有許多明白人，不願犧牲中德交誼，所以希特勒氏也還保留一點。現時因在歐洲要大冒險，大示威，所以不惜犧牲中國，以取媚日本了。既然如此，將有兩種好的影響。一種是就中國內部而言。過去半年在對暴日作殊死戰之時，而尚屬望日本同盟者德國的援助，這本來是一種矛盾。現在矛盾解消：中國的國際政略，當然專走向反法西斯集團一條路。縱然暫時有所不便，但外交簡單化，合理化，並且內部意見更統一，更鮮明，於國內政治上也有好的影響。其又一種影響，是從國際全局說的。希特勒此次演說，主要是爲歐洲問題，他如此取媚日本，足見對歐計劃還不止於實質的合併奧國，此外恐怕還有企圖。而就全局而言，

法西斯集團這樣採積極的攻勢，纔可以促成反法西斯國家聯合陣勢之眞正成功，大勢上反而與中國有利。

最後再補充幾句話。希特勒氏關於中日問題，是昧着良心說的。日本要征服中國，進行這樣大戰，怎麼說危機在蘇聯？中國政府是多年執行反共政策的，而日本拼命要摧毀其存在，怎麼說是危機在共產黨？日本軍隊在中國逢人民便殺戮，見婦女即擄淫，而希特勒反加以稱讚。至於承認僞國之漠視中國權利，更不必論了。中國國民因此確實認識了希特勒與國社黨，同時確實認識了中國在國際政局中的地位。各走各的路，走着看罷！特別盼望全國同胞要記憶德國元首此次給我們精神上的這個重大打擊而勿忘！

「文化」及「人道」（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德國元首希特勒氏的演說，日前業已批評過。現在只希望德元首給我們一種解釋。就是：在德文字義上，「文化」與「人道」兩個名詞究作何解？

我們不知世界尋常意義的「人道」觀念，在德國是否發達。但我們知道德國是向以「文化」自誇的，所以德元首口中之「文化」，應當有很精粹的涵義。

那麼，我們要問了：德元首演說中稱讚日本的話很多，這也不足爲奇，不過其中有一句話，說「余始終認爲日本是做『文化』及『人道』保障的一個力量。」我們中國人是落伍者，其智識不足了解德元首意見的神奧，所以想公開的請一請教。

在華的德國人甚多，宗教家科學家軍事學家實業家都有，並且有使館及領館。那麼，

德元首對於日本軍在華的行動，一定深知，且不能諉為不知。那麼請問：日本軍隊在南京，在各地，任意殺害非戰鬥員的人民，僅南京所殺就有數萬之多，而既已解除武裝的中國兵士，更是殺戮無遺。德元首所稱讚的保障人道，就這樣解釋嗎？我們記得：西洋武士以保護女性為榮，現在西方風俗，一般的還尊重女性。這大概是西方文化的要點之一。那麼，請看日軍怎樣呢？德元首所欽佩的文化保障者，是所到之地皆擄禁城鄉民間婦女，幾百幾十的，供他們姦淫，並且用殘狠的手段殺害。強姦致死，與姦後殘殺者，不計其數。昨天報上關於廣德縣城的紀錄，就是這大殘虐的縮寫。被污婦女更被其割乳毀陰，暴屍市上。這就是德元首所說的人道與文化嗎？特別注意者，日軍這種殘暴兇行，並不是偶然，在廣大的占領區域內都是如此，最多不過程度數字之差。而除此以外，還有普遍的搶。中國被占領地的人民，到處完全一空了。商家的貨物，工廠的機件，更不用說，要受「保障」了。

我們所願請教於世界幾大偉人之一的希特勒先生者，就是要問問先生：是否認為日軍這種廣大行動，就是保障文化與人道？假若先生良知未泯，認為不是，那就不應當這樣講。假若還硬說其是，那麼，我們可以得到一種新的智識。就是在德國文字上的「人道」與「文化」，原來是這樣解法。那麼，我們特別知道德國幾世紀來多少偉大的哲人所誇耀的「文化」，今在希特勒先生統治之下，是這樣解釋，也算是增長知識不淺了。

我們願正告希特勒先生：老實說，承認偽國，中國人還不怨。因為揭穿了講，國際上只是論利害，你們勾結日本，是你們的事，收回失土，是我們的事。你們為利害之計

而自棄過去「不承認」的約言，在你們為約變，在我們却無傷。我們的領土主權畢竟在自己守不守，不在別人認不認。所以承認偽國這件事，中國人失望則有之，憤怒則不必。其所不能不憤慨，同時不能不好笑者，就是這恭維日本的一套說詞。德元首的權力雖大，但斷不能以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不能把世界人類共同觀念中的「人道」「文化」這樣逆解。我們以為德元首至少應根據事實發言，故無論布爾希維克怎樣可「反」，但你們的反共同志日本並不曾打布爾希維克，事實只是打中國，只是殺戮及汚辱中國人民。這些人民根本上不知布爾希維克為何事，日本殺辱這些人，不能說是反布爾希維克。毀滅搶奪中國廣大民衆的財產，現在已經使得數千萬人民無食，無衣，無住，這不能說是反共產。我們最後以多年同情德國復興的中國人一分子之立場，忠告一言。就是要援助日本，儘管去援助，不要加上這一套「文化」「人道」的理由。而日本明明是進攻中國，不能說是反布爾希維克，因為中國並不行布爾希維克。德元首要記住：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國民，不應這樣抹殺到底。日本現在軍事行動的結果，充其極，要把全中國焦土化，全中國人枯骨化，而德元首稱讚其為文化人道的保障者，這實在不能不抗議，且不免為德國文化之傳統的令名抱惜。

建軍與整軍（二十七年三月五日）

山西戰況遠不如津浦，其理由甚簡，津浦線軍隊戰鬭精神一致，而在晉軍隊之精神有差等之故。

中國長期抗戰，需要建軍，也需要整軍。或者也可以說不整軍便不能建軍。國家財政，當然艱難，而戰費將增加，今後艱難的軍費，其一部分須自整軍而來。且求取勝利，不僅賴兵量，必須講軍質，所以整軍就是建軍事業之重要部分。

我們願請最高統帥部必須一面作戰，一面整軍。整軍的目標，首重紀律，而紀律之要，可分兩解，一不擾民，二盡任務。這兩點是軍隊的基本條件。換句話說，合此兩點，則為有用軍隊，否則應加以整理訓練，而倘有終不堪整理與訓練者，應能斷其部隊負責官長。

皖南皖北近日戰績之優良，全因軍隊紀律好，勇戰而不擾民。因此之故，人民爭着扶助軍隊，為軍隊服務。這就是我們最後勝利的基本條件。當然各戰場的優良部隊甚多，這裏說到皖南皖北，不過舉例而言，我們又同時想到後方，不只注意前線，因為後方的秩序安寧，也十分重要。不論豫鄂陝甘川湘，凡離開鐵路的交通要道，必須確保安全，必須清匪患，保商旅，這都是軍隊的任務、其任務之重要與前線等。

綜合說來，中國建軍大業，須兩方面同進，卽練新軍與整舊軍。練新軍方法，亦不只求多，必須重素質。因此不收編積匪，不濫編游擊隊。凡新成一部隊，必須既堅而純，如鋼鐵一樣。而整舊軍之方法，凡作戰有勞績的部隊，當然一律愛護，但必須責成其標準化。如不能達到上述不擾民與盡任務之兩標準者，則應加以改造與訓練。

關於今後訓練軍隊，應技術與政治同重。關於技術者，姑不申論，關於政治者，則以為必達到每一士兵不但了解抗戰任務，並且了解軍民關係之絕不可分，凡軍隊都是國

家的武力，同時是人民的武力。由前者，所以爲國犧牲，由後者，所以爲民服務，特別這爲民服務的精神，應當是今後練兵之重要工作。尤其是爲民服務，所以軍隊不但不擾民，並且積極的扶助人民。遭禍這樣殘酷，如教導自衛，保護避難等事，都是軍隊主要的責任。其駐後方者，則維持交通，保衛行旅，照料過境難民，清除近區土匪，這些事都與抗戰前途有絕大關係，所以應當責成軍隊之實行。

敵寇萬惡，滅絕人道，被佔領地的同胞，天天盼國軍歸來，而接近戰區的人民，則時時望國軍保衛。所以在今天，軍隊就是人民信仰的中心。可以說，在任何意義上，軍隊都是中華民族的代表，不但代表國家權力，同時代表民族精神。因此之故，國家一定要整軍建軍，要全軍標準化，要使全軍練成一架徹底純鋼的機器，遇敵寇，都如泰山，如長城，對人民則如家族，如師友。這樣就準可禦寇，同時定能達到全民軍隊化，凡同胞壯丁，都要爭着入伍，爭着做軍隊後援。這樣，中國就要有無限的兵力，以求取最後的成功。

在上述前提之下，當然全社會對軍人應當極力盡愛護崇敬之責。國家在可能限度內，儘量優遇軍人，社會各界也必須盡力扶助。特別如救護傷病，如撫卹陣亡官兵遺族，如慰問照料作戰將士家庭。這些事，國家辦，社會也辦。同時對於模範官兵，應有種種表揚的方法，而對於溺職軍官，也應求政府有適宜的制裁。

中國最後勝利，要於不斷的進步與革新中求之，而建軍整軍，尤其是主要條件。我們崇敬爲國勞苦之全體國軍，但不能不祈禱國軍之隨時進步，特別望各軍將士自重責，

，一致努力！

中國國民應有的自信

（二十七年三月八日）

就全體而論，中國國民對於衛國軍事的自信心近來正在日增強固，現在為促使國們更一致的堅確自信之計，特陳述兩點如下：

第一：日本侵略力有限，而中國抵抗力無窮。日本國家實在正走下坡路。精神上早徹底破產了，只靠一點武裝。無恥的日閥稱進攻中國為「聖戰」。他所以「聖」，就是搶，燒，殺，淫。他們這樣見財就要，遇人就殺，見女性就欺辱，而恬然自稱為聖戰，毫不知羞。這樣不反省的民族，實在正走向敗亡的路而不可挽救了。再具體言之，侵略靠經濟，侵略越久，經濟越壞，最後必然崩潰。而一方面還要對英美保持一等國的架子，不得不與英美競爭海軍。這種兩重的軍事負擔，怎麼樣也不能久。所以說日本的侵略力，實際是有限的。而反觀中國，則大不相同。論兵員，中國能組織的壯丁，是以千萬計，不是以百萬計。論物資，則只要工作，甚麼都用不盡。就是專論軍火，中國今後並不專靠船來，並且要自造。為甚麼中國不能興重工業，為甚麼不能成立大規模的兵工廠呢？僅四川一省，就有歐洲一大國的富源，為甚麼不能開發興建呢？假若中國愁無工業，無軍火，愁不能衛國，那麼，歐洲一些小國家，小民族，早就應當給強鄰遞降表，早就應該自己取消國家之存在了。所以中國的抵抗力，實際是無窮無盡，只需要用出來。簡單說，只需要人的組織訓練，與物的建設，這都是必然可能的問題，毫不帶架空的假

想。同胞們！莫要惑於日本之假強，而忘却中國之真強。中國過去完全自誤，一旦覺醒而奮鬥，這種力量比日本不知要大幾十倍。以無窮之抵抗，當有限之侵略，中國最後當然要勝利，當然能驅逐敵軍出中國。而這一切只是時間與工作的問題，並無任何疑問存乎其間。

第二：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實際上比世界任何國家都強。自盧溝橋事變以來，我們有意無意之間，都容易犯一種錯誤，就是太重視國際形勢。其原因無他，只是自感力弱，而望第三者的強國早些出而干涉。這種弱者的心理，近來漸漸克服了，但還有餘痕。其實我們忘了自己軍隊的戰鬥力比任何國家的軍隊都要強，為甚麼不求己而希望人呢？這個理論，一點不誇張，請問世界上那一國的軍隊能如中國這樣耐饑耐寒耐勞苦？中國軍人往往在戰壕中，幾天不飲不食，這一冬，那樣嚴寒，不過一件棉軍衣，而雨雪連天，屹然不動。戰壕水滿了，還依然守着，再請問世界那一國的軍隊能如上海等處那樣勇於犧牲？各國作戰，武器是對等的，不對等就不能戰，只有中國軍隊能在物質不利的條件之下這樣鬥爭。中國過去被譏笑為五分鐘熱度，但現在不然了。自夏徂春，自北而南，我們百餘萬健兒總是在不利的條件之下拚命，而且越拚越勇，兵員也越犧牲越多。這種情形，乃全世界所未有，不止為日本所不能。我們當然在戰略戰術上，在指揮運用上，在人事組織上，有缺點，有漏洞，但這些缺陷，今後都可以彌補。而物質條件，也可逐漸充實或改良。同胞們！務須自信：中國壯丁是世界最優良的戰士，今後嚴加訓練與補充之後，準可建成世界最優良的軍隊，那麼，我們為甚麼還屬望於友邦們的武裝援助

呢？所以我們必須明明白白決心自力更生。這一定夠用，一定成功。我們只接受世界諸友邦正義的同情，防止日本得國際的援助，這就行了。至於列強對日本的關係，專看他們自己演進，我們並不過分縈心。因為世界同情總在我們，而日本之國際關係，事實上也只有一天天惡化。特別在中國積極發揚自信的精神，軍事上確切站得住之日，日本在世界政局裏自然就要垮下來。

以上兩點，都是事實。但我們當然不能空作大言，而必須工作勤與犧牲勇。我們一方為雪恥復仇：為救國命民命，一方為建設千年萬代的自由中國，不工作不犧牲還可以嗎？任何勞苦，都是應當，多大犧牲，都有酬報，這是全國同胞早已共信共行之至理，更不待論了。

婦女與抗戰（二十七年三月九日）

昨天是國際婦女節，本報也有特刊，而武漢婦女紀念三八節大會告全國婦女書，闡明理論，本已詳盡，我們再補充幾句話，以貢獻於全國同胞之前。

此次敵寇在中國，罪惡萬端，而特別是凌辱殘害婦女，為其最大之罪狀。大家知道：中國文化是亞洲文化之宗，而中國文化特色之一，是保護女性。中國自古重視婚制，嚴男女之別，到後世固然也發生流弊，但根本上這是尊重女性，不為壓抑女性。中國民族所以很早的就形成偉大的文明，並且種族蕃衍，至今為世界最大民族者，這是很重要一個原因。中國宋以後的片面的貞操論，當然不合，但中國民族的根本道德——以凌辱

婦女爲最大罪惡——將永遠不會變更。

由此以論，則敵寇此次在華之凌辱婦女，百般殘虐，實在是給中國民族的最大恥辱。因爲根本把我們不當做人，根本將中國文化，中國風俗，一齊抹殺。赤裸裸的縱其獸行，以發揮征服慾。這種大恥，深仇，中國民族只要是有血淚，有骨氣，當然永世不忘。

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之下，中國女性在法律上得到與男子完全平等之公民權，而中國於民法的婚制，一方保持中國文化之特長，一方則已除去男女不平等之流弊，尊重女性個人之自由，所以若在平時，中國婦女據法律上的地位及教育機會的增進，已可逐漸達到自由幸福的目的。但是現在事實證明，我們國家一危險，我們就立刻喪失其一切，我們的文化，法律，善良風俗，傳統信仰，在敵寇占據之下，立刻一切失其保障。在南北廣大區域內，我們多少萬善良婦女，竟然被敵寇任意凌辱，任意殘害，甚至黃髮幼女，五十老嫗，也不免遭刼。在上海南京等處，敵寇現在依然在各地監禁着我們幾千幾百的善良婦女，做營妓，或者已含冤九泉，或者尚忍辱賊窟，這些人都有父母，有丈夫，有子女而彼此不能救。死者固慘不可言，而受辱生者之境遇，更是悲慘無倫。我們前線將士及後方各界之人，當此紀念婦女節之日，應當怎樣決心立志，爲這些受辱受害同胞報仇雪恥呢？我們在此提倡兩點：第一，請全國男子牢記！中國婦女之受辱受害，都是我們男子的責任。爲甚麼這樣大的民族不能保護其妻女姊妹呢？中國男女都是同胞，這同胞之義，不止是抽象的，而且是實際的。本來共同祖先，而現在又是同樣境遇。我們不

勝利，誰家妻女姊妹也要奴隸化。所以發奮抗戰，不但是盡國民責任，並且爲自保其家及其所親愛之人。因此，請大家記住：衞國犧牲，一方爲公憤，一方爲私仇。特別希望前線將士，各地民團，都要發義俠的宏願，以拯救婦女及保護婦女爲己任。現在戰事正在進行，對於保護各地老弱婦女之避難，須特別注重。第二點，則訴之全國女同胞本身。現在國難太嚴重了，婦女們應當求自保互保，不僅靠保護。我並不主張婦女全上前線，但抗戰工作，種類甚多，全國女同胞們務必參加各種工作，以援助抗戰。特別是女界智識份子，應當對於各地婦女大羣善作實際的指導。總之一句話：中國民族現在只有一件大事，就是保護中國，國家在，一切在，國家亡，一切亡，亡國苦痛甚多，而眼看自己妻女姊妹做奴隸，則爲苦中之最苦，羞中之最羞！中國古諺「萬惡淫爲首」，敵寇犯這首惡，當然要得惡報，只要男女同胞努力抗戰工作，這奇恥大仇，是一定要得到伸雪的！

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三週紀念（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北而碧雲寺，南而紫金山，年年此日，大家給中山先生上祭，現在此兩地，乃俱淪於敵手，我們中國國民今天並謁墓追懷而不可得，這是怎樣可痛，怎樣可恥！

這幾年的國難，這半年的犧牲，都是孫先生預料到的。孫先生爲革命奮鬥四十年，就是爲救亡，就是洞察大勢，知道舊中國不能保，所以主張革命建國。他一生燃燒着愛國救世的熱情，確信着革命建國的主義——三民主義。艱苦鬬爭，不屈不撓，直至臨終

之一剎那，猶不能忘「和平奮鬥救中國」之大事。今天中國被暴日摧殘至此，我們後死者對於孫先生只有深感悲愧。

孫先生是中國民族偉大的領袖。但領袖的偉大，畢竟屬於領袖。我們如不努力，則徒辜負領袖，辜負主義。具體的說，假令孫先生逝世後，人們都照孫先生那樣純誠，那樣奮鬥，中國國力一定比現在大得多。孫先生的主義早是中國建國的正式方針了。但我們大家奉行的人，或者熱誠不彀，或者在革命名義之下，而行為貪官僚化軍閥化。當然建國的障礙，本來不少，而最大的障礙，毋寧說就在我們自稱奉行孫先生主義的人們自己的精神與行為之中。

十餘年的經過不暇詳論，今天國家在存亡危急之時，敬謹舉行孫先生逝世十三週年紀念，國民各界必須乘此深切反省，澈底發憤。過去有負孫先生之處甚多，自今而往務期無負孫先生，無負三民主義。我們並乘此貢獻幾句意見：第一，孫先生的主義在今天更證明是救亡不二法門。因為孫先生的革命理論，本是民族的，不是階級的。今天全民族抗戰求存，正是孫先生精神所在。中國只有大家共同信仰民族主義，犧牲一切，以爭民族之自由。而孫先生的理論，是超越階級注重平民的，所以講民生主義。其臨終遺囑特以喚起民衆為言，這就是今後抗戰勝利的秘訣，我們惟有澈底去做。第二，孫先生從未主張一黨專政，他只是主張軍政訓政憲政。訓政與專政，意義不同，是隨時準備交代，並不主張專政。今天國家太危險了，自實質的言，需要軍政訓政憲政同時並行。我們大家惟有共同擁護代表獨立中國之惟一的合法政府——國民政府，共同服從孫先生繼承

者蔣委員長，以訓練全國民衆，使之軍事化，同時本孫先生遺教精神，在抗戰中，就開始促進憲政規模，以期國民政府更鞏固，更强化，以期國內僅存的若干黨派問題，更融化，更團結。第三，孫先生認定救國大業不只關中國，並且關世界，所以遺囑「與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鬭」，這神聖遺囑，今後更須厲行，廣求友人於世界，而不為侵略者所屈。第四，最後我們不得不竭誠呼籲者，孫先生的主義絕對有效，本不容任何懷疑，但究竟有效與否，則在奉行之人。我們大家今天紀念孫先生，不能專在中山全書中讀理論，記文辭，我們必須要以孫先生一生之精神行為為師表，為模範，我們要常常自省自勉。特別希望政府在抗戰中更明法紀，嚴賞罰，在三民主義之下，必須使舊時代之頹廢自私甚至貪婪瀆職之賸餘的惡風完全一掃。在抗戰中，不只要更昌明中山主義，而更需要者普及中山精神，這必須兼賴法紀賞罰的國家權威，方可以收到圓滿效果。

今天紀念孫先生，應當同時追悼為抗戰犧牲之國軍將士，並應當慰問現在前線奮鬭的各軍。國軍將士都是受三民主義洗禮的人，去年大戰以來的壯烈犧牲者，多為信仰三民主義之人。我們國民各界今天應當十分感謝頂禮他們，同時鼓勵自己，都要至公至誠，效忠抗戰，至遲期於明年今日得瞻謁紫金山碧雲寺，以祭告孫先生之靈。

建國與鋤奸（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今天是武漢各界抗敵運動大會第三日——建國日，而適聞得敵將烟俊六護送漢奸梁鴻志等赴南京，將成立又一偽組織，以加重污辱我們國家與人民，茲將專論其事，願全

國同胞共聲討之。

漢賊不兩立。謂附敵助敵：就是賊，不論其用何名義，亦不問其爲何人，要之附敵就是漢奸，是叛逆，是中國民族不赦的罪人。今天的局面，是日本要滅亡獨立的中國，使中國爲其屬地，中國人民爲其政治的及經濟的奴隸，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而凡敵軍所佔領之地，中國人民喪失一切自由，中國國家權利，全被破壞，在這種狀態下，凡敵軍所設之僞機關，不論其主持者爲敵人或籍屬中國之人，總之，其機關爲日本的，非中國的。何況僭稱政府，盜用中國國家名義，更絕對爲汚辱中國欺瞞世界之純罪惡的行爲，當然爲中國人民所絕對否認。

敵人於北平僞組織之外，在南京將再設一僞組織，是其幾月來的預定計畫，這一批漢奸，鬼祟勾結，已非一日，今天傀儡登場，也是早在逆料之中，而江南被占領地的同胞，也都早知道敵人的陰謀，對於這些漢奸，人人深惡痛絕，絲毫不受愚弄，所以敵軍今天宣布這僞組織，實際上不過更暴露敵人亡華陰謀的毒辣，更激動中國人民抗敵衞國的決心。

我們今天所願討論者只是兩點。一點，從敵人設立南京僞組織看來，可知敵人對北省對南省，都決心永久占領。其所以分設南北僞組織者，是證明其對於僞組織還要其分裂與縮小。這樣，他才更易控制，更易剝削。而由此以推，可知假如日本亡華政策成功之日，中國要成四分五裂的被保護區域。換句話說，中國人做亡國奴，尚不容成統一的集團。豈但此也，最近對河北省，業已倣照東北辦法，以道爲單位。因爲他嫌省的區域

過大，雖然偽省政府是絕對服從的漢奸，毫無政權，但敵人還嫉妬甚大，還要再零碎分割。河北如此，對江南也必定不能例外。所以可知敵人理想中的滅亡後之中國，第一層先分成幾個偽國，然後每一偽國之下各分成十幾小省，而各別的駐兵，各別的統治，各別的攫奪資源，劫掠財產，各別的姦淫殺戮與毒化，這樣，日本軍閥總躊躇滿志，總是中日親善與東亞和平之完成。敵人毒謀如此，全國同胞應深切覺悟，非全國動員一切，保衛獨立，則定受不可名狀的亡國慘痛。再一點是全國同胞更需要嚴厲鋤奸，毫不假借。這種偽組織當然是敵人負責，但甘心爲虎作倀的漢奸，特別是任重要偽職者，甘爲敵人做滅亡祖國的工作，其罪惡之大，斷不能以尋常內亂外患罪視之。關於如何伸張國法，政府自有權衡，茲不必論。我們主張全國同胞於國法之外，更積極發動清議的制裁，堅定實行漢賊不兩立之大義，對於附敵助敵的漢奸，一致聲討，特別在被占領地，應家喻戶曉，布其罪狀。

最後我們請求武漢各界與全國各界，要更堅決立志，擁護獨立自由的祖國，要更團結，更統一，共立於中華民國軍旗領導之下，而抗戰，而建設，以打擊敵人，光復國土，這本是抗戰以來一致努力的工作，而今後更需要加倍努力了。

臨沂之戰（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臨沂之勝，是抗戰開始以來可以特書大書的一件事，我們乘此願對全體衛國將士致其謝忱，並述其感想。

八一三以來，無論南北戰線，我們主要的念頭，是堅守，是撐持。不少的人們以為火力懸殊，不易取勝。同時有些人專提倡游擊，以為主力對峙的正式戰很困難，只有游擊。又有一種議論，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其意以為不妨敗，只要能續戰。

綜上所述，可知無形中殆有不易克服的一種觀念，是因火力懸殊之故，我們只能犧牲，能拚命，而不容易勝利。這些觀念，到現在確實推翻了，這就是臨沂勝利的最大收穫。

中國軍事危機，以南京初陷時為最甚，自入本年，敵軍再開始攻擊以來，我全體國軍的精神逐漸堅固化，活潑化。大家已不談守而談戰，不求撐持而求勝利。浙東浙西，淮南淮北，魯東魯西，河南河北，晉東晉西，這蜿蜒萬里的戰線上，我們軍隊都活躍着，人民都協助着，各部隊聯合動作，也敏捷了，游擊組織，也確實了。敵軍殘虐越暴露，我們軍民決心越堅強。這兩個月敵軍實在拚命攻，但其成效不過南得蚌埠，北佔臨汾，此外完全未達到目的。我們軍隊這纔發揚了真正統一作戰的精神，這纔表示了真正長期抗戰的決意。

淮上之戰，敵人戰略大受頓挫，這已經是我們的勝利。山西之戰，敵人數路猛攻，特別從道清路入晉的一股，得了便宜。沿河幾百里，被敵人衝到，整個的山西，一時呈危險之象。但他未料到我們在晉的部隊，堅強奮鬥，決不退卻。這些日子，沿河又轉危為安，而山西東中西北各路，我們部隊無一部不勇，無一地不戰。現在不但敵人渡河的陰謀打斷，且在晉敵軍已有立腳不穩之勢。當此之時，敵人又急急圖徐州，同時猛攻我

右翼之臨沂。臨沂若失。我們津浦正面將大受影響，當正在吃緊之時，而我們在臨沂線得到重大勝利。

乙 敵人攻臨沂的是板垣師團。大家知道板垣是日閥少壯派的領袖，是關東軍的靈魂，是中國最兇猛的敵人。但此次戰事，我軍確實把他擊破擊走，消滅其勁旅幾千。當然，戰事還在進行着，我們不容自滿，不容大意，但確實證明一點，就是我們只要決心，只要運用得宜，儘可以消滅敵軍的精銳。換言之，火力縱然懸殊，但依然可以消滅他，可以戰勝他。

參加臨沂戰的部隊，我們知道有張自忠部，龐炳勳部，大概還有繆徵流部，其外不詳。我們感謝並讚揚這些部隊的將士們為國家建樹了這樣戰功。並且要特別聲明，這些部隊都是久戰部隊，而武器都是平常的。特別是張自忠部奉命赴援，大概去了還不久。

我們並不誇張這勝利的效果，但確切相信這個勝利更增加了全國將士的自信心。有這一勝利，就可能的有無數勝利。我們同時也並不專讚揚臨沂線的部隊，我們對晉豫魯皖蘇浙各線勇戰的部隊以及在後方待命緊張備戰的各部隊，同樣感謝與讚揚。並且知道近來各線部隊大得民衆組織的助力。我們大江大河間廣大的中原，以及蘇浙晉各地，正有無量民衆為國家為自己奮起參戰，雪恥復仇。我們對於這無量的同胞民衆之感謝讚揚，同對於軍隊一樣。特別我們對於津浦正面孫震部鄧錫侯部最近的重大犧牲表示敬悼。

全軍將士們注意！中國業已有了勝利的確實途徑。就是全軍整個的決心，整個的善戰。就是照這兩月來的樣子，都紀律好，決心堅，嚴遵軍命，善為運用。我們全軍只要

都這樣做，準定能隨時隨地給敵人重創，準定能有消滅敵人的機會，臨沂戰就是榜樣。

八一三以來，我們軍隊得到世界不少的讚揚。特別如上海三個月的勇敢戰鬥，如南口之役，如平型關之役，如淮上之役，此外還有許多可歌可泣的局部勝利，但在去冬大家自信心還不彀，雖勇敢犧牲，但不能盡免於悲觀心理，入本年後，悲觀心理打碎了，今天以後，更完全要成為樂觀心理了。從此大家全不必管國際形勢，也不必問敵國內情。就是這樣全軍決心，敏活動作，專心致志的戰鬥求勝利，這就能彀逐漸消滅敵人，逐漸達到最後勝利！

無論如何，敵人的侵略力量是有限的，而我們的抵抗力，戰鬥力，應當是無盡無窮。現在已有確切把握，斷定日本不能吞中國。今後的問題，只在我們怎樣勝，幾時勝。敵相近衛昨天在東京議會已經承認作戰困難，勸日本人民隱忍，這就是敵人色厲內荏的證明。世界上那有以破滅鄰國為國策者！日本要走這死路，只有看他走！敵人前途，實在一片漆黑，我們全軍全民，要一致認識自己力量的偉大，要繼續努力，消滅板垣之流，光明榮譽，就在我們面前！

聞鹿地亘氏講演感言（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昨天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是抗戰以來最有意義的盛大集會之一，其實這與告世界文藝家書，致日本文化人書，可說是代表中國民族最嚴肅最熱烈的呼聲，而昨天大會，尤其可特筆大書的，是日本文學家鹿地亘氏之同情的演說。

我們並不是要利用鹿地氏的言論，作對日宣傳。那就太小看我們自己，也太小看鹿地氏了。因爲鹿地氏是本他自己的良知信念，發爲正義與和平之聲，這種情緒是人類的至寶，我們只有敬佩，只有同情，而同時由鹿地氏之願參加我們文藝界大會，及我文藝界以至我們全國民歡迎敬佩鹿地氏兩點，證明中日兩民族實在有和平正義的共同思想，這裏面含有將來正當解決東亞問題建設東亞和平的重要因素。我們願就此點特別說幾句話。

自去夏戰禍勃發以來，我們實在衷心痛恨日本軍閥。因爲日閥不但是摧殘中國，蹂躪中國人，他們同時是刧持並朦蔽日本人民，剝奪日本人民的自由與幸福，以滿足他們少數軍人的殺戮慾與征服慾。我們從任何方面都感覺日閥罪惡的重大。因爲他們障礙東亞民族之平和共存，他們要消滅中國民族，同時導日本民族於消滅。

世界任何兇猛之帝國主義國家，斷無有企圖消滅幾萬萬人口的國家的獨立，而必欲以武力貫澈其企圖者。只有日本軍閥對中國這樣愚，這樣狠。中國民族實在是和平民族，中國民族的固有精神是文學的，因之，是國際的。昨天文藝界大會告世界文藝家書中一段，「我們是文藝工作者，我們一向是爲人類的和平，爲消除人與人中間的隔膜，民族與民族中間的怨恨而努力」。這種和平的國際的精神，實在是中國民族一般的精神。中國人的講抗戰，講衛國，都是被迫萬不得已而爲之。不然，這兩大羣黃面孔用漢字的人們和平互助，共求進步，中國人誰不萬分情願呢？

日閥大舉進攻中國以來，其摧殘我中國的慘酷嚴重情形不必詳敘了，而其最不可恕

著，甚至倖非戰鬬員及淫污婦女。只南京一市殺戮幾萬人，大阪每日新聞載着殺人競賽的新聞，某少尉殺了一千幾百，報上稱爲破紀錄的光榮。現在至低估計，中國各戰地平民死的，比兵士還多幾倍。至於淫污婦女，更是無可敍述，無可批評。因爲在中國人心理上，從來沒有想到世上會有這樣暴虐的人類。雖然如此，我們在精神上不責行兇作惡的日本兵，而不能不聲討發縱指示的軍閥。因爲日閥逼迫日本兵士作戰，同時他們自己領導作惡，其軍紀敗壞，實在是當然之事了。我們統帥部深恤中國軍隊對敵人取報復行爲，所以三令五申，務必保護俘虜，中國這種精神，固然不足使日閥感動，但至少可更說明中國不但不仇視日本人民，且並不仇視日本兵士。現在中國國民一致認定我們的敵人，是軍閥日本，不是人民日本。我們立志要誓死抗拒日閥的征服，要打倒日閥，要以流血促日本人民之反省，請他們大家自動的裁抑軍閥，終止慘禍。而我們同時深信日本人民多數是有良知的判斷，是反侵略，反戰爭。只是被軍閥刼持着，蒙蔽着。無可如何。所以中國軍民之誓死抗戰，在一種意義上，實在是援助日本人民，使之能有力量以從軍閥壓迫中解放出來。

觀察大勢，日本軍閥在國內還正得勢，日本的正義分子還抬不起頭來。所以我們必須從軍事上努力，必須事實上給日閥打擊與教訓，使其在國內墮聲威，失信用，使日本廣大民衆能漸漸覺悟與奮鬬，所以在目前，萬勿期待日本國內輿論之變遷，而應專心一志，拚命抗戰。雖然如此，我們全體軍民雖在血戰之中，不可一刻喪失理想。全體軍民務必相信日本民衆最後一定可與中國爲友，中日兩大民族終必爲和平爲正義聯合起來。

我們要向此方面始終努力，不要失了信念。因此之故，對於鹿地氏昨天的講演，願特別致敬。因爲有這一席話，可以使中國全體軍民對日本的認識增加深切，在血戰中，瞥見前途的光明。這一點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希望鹿地氏及日本國內主持正義的優秀分子，努力使日本人民明瞭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聲明中國人一定都願與日本人民共同努力，建設東亞和平。切記一句話：中國民族是和平的，其拚命抗戰，只是萬不得已。我們應當共同努力打倒兩大民族的共同敵人，以求子子孫孫的共同幸福，時勢趨向，一定如此，我們堅決信仰主張和平正義者一定成功，只餘實現遲早之時間問題。

台兒莊勝利以後（二十七年四月八日）

台兒莊的光榮捷報，昨日午間就傳遍了全國，歡騰振奮，億兆同心。此次勝利當然意義極大，敵人打通津浦的毒謀，這一戰，受了徹底打擊。而敵人板垣磯谷兩師團都是敵軍精銳，經此一戰，證明我們軍隊如運用好，決心堅，便充分可以戰勝暴寇。這精神的收穫，其價值更是偉大無量。

在本文撰稿時，我們還不知肅清台兒莊後追擊軍隊的進展如何，對於俘獲詳情，也不知道。不過這都不關重要，因爲這並不是最後決戰。我們勝了，固然慶幸，但不容自滿，更不可自驕。接着還要打，還要求勝，一直勝到恢復一切失土，纔算是最後之勝。全國國民要刻刻牢記：我們有廣大的失土，我們軍民雙肩上的責任實在異常之重。台兒莊之捷，只算是在衛國殲敵的光榮大路上走了一程。這一程，當達到目標之一剎那，固

然深感奇獻，而回顧九個月的戰跡，我們流多少血，失多少地，我們領袖及前方統帥們如何憂勞擘畫，我們戰士如何英勇犧牲！這一段艱難悲壯的歷史，我們今天於喜慰勝利之時，是不容片刻忘懷的。

此役的勝利怎樣來的？根本上說，是出於四萬萬同胞共同的決心及真正的覺悟。其決心與覺悟爲何？就是認定不勝利則亡國，不救國則滅種。歷史上戰爭之事多矣，但絕對沒有如日本軍閥這樣殘，這樣酷。大家今天祝捷之時，要記着：只南京市我們多少非戰鬥員同胞被暴敵殘害！其確實數字雖不能得，但慈善界計算，至少不下十萬。大家同時更想到在廣大的被占領區域，多少女性同胞被敵人殺辱！這個數字也不能統計了，但合南北各地而論，要有幾十萬遇害者。現時在滬在杭在蘇在京在其他地方，不知有多少青年婦女，其中且不知有多少受教育的閨秀，被敵人監禁，視爲營娼，正過着暗無天日求死不得的慘苦日月！窮兇的日本軍閥，忘了二千餘年來我們祖先怎樣教導日本，脫野蠻而習文化，仗着半世紀工業的占先，竟忘恩負義，悍然欲滅亡我國家，奴隸我人民，這九個月隨時隨地充分發揮殘虐的獸行。我們軍隊，我們人民，在此存亡主奴的關頭，當然壯烈決心，絕對奮鬥，今年以來各戰線形勢的進步，就是以這種至哀至壯的心理爲背景的，此次魯南之役，業已激戰月餘，我們每一個部隊都盡了任務，每一個士兵都受了辛苦，且不惜任何犧牲，爭着盡忠衛國。如孫震鄧錫侯部守滕縣，武裝甚劣，犧牲甚大，因其苦支數日，所以保住徐州。張自忠龐炳勛部堅守臨沂，屢建戰功。孫桐萱曹福林部側擊左翼，斷敵交通，都是此次勝利的因素，而都有光榮的犧牲。而湯恩伯孫連仲

等部去年轉戰冀察晉綏，犧牲甚重。戰績甚優，此次又在台兒莊達到任務，其部隊雖名稱如舊，但士兵已大半是去秋以來所補充，這些光榮部隊，業已是兩度犧牲了。全國同胞對於此次勝利之觀感，應當一致遵奉蔣委員長通電之意旨，大家要悼念殉國官兵，關懷被難同胞，在既證明確能殲敵取勝之後，更要決心，更謙慎，要如蔣委員長所指示：「應當兢兢業業，再接再厲，從戰局之久遠上着眼，堅毅沉着，竭盡責任，忍勞忍苦，奮鬥到底，以完成抗戰之使命，求得最後之勝利。」至於敵方情勢，兇暴的日閥，雖然衆心動搖，但還要竭力行兇，日閥覆滅雖屬必然，但需要我們軍民更大的奮鬥，方可使之實現。這一戰，證明日本暴力之不可恃，然其暴力還在。日本是步步向黑暗的深淵猛進而不肯回頭的。我全國軍民務須切實知彼知己，沉着奮鬥。末了，我們敬慰問蔣委員長李程司令長官白總參謀長及各將領官兵之勞苦，祝我全軍在津浦線及他線繼續有重大之成功！

論保護敵俘（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

此次台兒莊戰場所獲的俘虜數百人已運後方妥爲安置，同時適有一消息，烟台敵軍逼該地美國教會醫院，交出中國傷兵，否則將驅逐該教士等出境。

我們因此向全世界，向日本，不得不講幾句話。自日閥率兵進攻中國以來，其所犯人道上的罪惡，雖罄百紙不盡。一言蔽之，竟絕對不視中國人民爲平等人類，尤其仇視壯丁，在各地竟用種種殘酷方法，任意殘殺，而對於女性，則盡情凌辱，且往往於凌辱

之後加以殺害。對於中國軍人更絕對仇視，到處殘害傷兵，慘殺無武裝之落伍兵士。簡單的說，實在完全抹殺人道，絕對侮辱中國民族的人格。其兇狠殘暴，在古今歷史上尋不出例來。至於中國呢？則原則上與之相反，我們最高統帥部從戰爭開始之日就嚴令全軍保護敵俘。開戰未久，俘來不少的敵空軍人員，都至今保護着。本來在敵軍這樣殘酷，戰事這樣激烈之時，保護俘虜實在不是容易的事。因為在中國軍民，其所受敵人汚辱與殘暴的刺激，太多也太重了，前綫戰事又甚烈，運俘赴後方，實際困難。我最高統帥部有鑒及此，所以三令五申，諄諄訓示，並且為保護俘虜，特別懸賞。此次台兒莊敵人潰退後，我軍對敵人遺棄的傷兵迅速派醫救治，其有數日不得食者，趕緊叫他們吃飯。現在又於運輸繁忙中，迅速將俘虜用專車運送後方安置。全世界請看：我敵仁暴之間，何以相去如是之遠呢？

說到這裏，我們中國人不能不自負其立國精神的偉大，同時不能不痛罵日本軍閥，而要求日本人民從速懺悔。在全世界中，中國人是種族偏見最少最輕的。因為中國思想自古就含有國際主義的色彩，其理想的世界，為大同之世，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所謂民胞物與，要之是和平的人道的精神。而特別對日本，在歷史紀載上從未加以蔑視。甲午戰後，中國那樣吃虧，反而發生了欽佩日本維新的思潮。再說近些，九一八之役，我們失了四省，還口口聲聲講平和外交。一言蔽之，中國自古視日本為兄弟之邦，而在古代，中國自居於兄，而日本為弟。四十年來，日盛而我衰，中國在精神上已不啻自降為弟，正如同族兩家，甲為中落世家，乙是新興小戶，為甲者，以白髮老翁，乃甘願向新

興的堂弟請教。甲午以後，中國的對日感想就是這樣的。全世界善良文明的人類請記着！中國始終所求者，只是與日本保持一個平等的兄弟關係，中國人從沒有想過要侵犯日本，摧毀日本，我們實在充分尊重日本國家與其人民之國格與人格，而近世以來，中國吃多少虧，喪了多少權，還念念不忘於平和。這不一定是害怕日本，實在由於中國平和立國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優點，也是弱點，總之事實如此。而日本怎樣呢？我們萬萬想不到軍閥日本的壞良心，蔑人道，竟有現在這樣程度！中國所求者，只是做兄弟，而日閥竟然要使得他們自秦漢以來數十代祖先所崇敬為文明先進的大中國，喪失獨立！竟然要使得這樣歷史深厚的大中國民族做他們的奴才！中國男子要聽其殺戮，供其勞役。中國女子要供其淫辱，現在大中國的多少地方被他們爆炸焚燒，多少財產被他們掠奪破壞，多少千百萬的善良男女被他們殺辱踐踏！他們這樣，不但不動慚愧之念，反而得意洋洋地自信為征服大中國之步步實行，對着世界反而作無恥的謊言，說「我們要與新中國提攜」，其所謂新中國者，只是喪失國家獨立精神與實質的日本殖民地，而於其佔領區域，指示中國幾個漢奸敗類組織機關，僭稱中國的政府，實則這些敗類，若離了日本保護，其生命不能保五分鐘。有人要問，如此則我們何必還要保護俘虜。曰，不然。中國的仇敵是日本軍閥，不是日本人民。這些敵兵因為受了壞教育，纔有壞行為，一切罪惡，是日本軍閥負責。我們這一戰，其目的為爭原則，爭主義，不是為洩憤。我們的原則是世界未來的共同大道，就是：凡國家必須平等互尊，凡人類必須平等互愛。中國的抗戰是為打倒日本軍閥，打倒其野心，打倒其反人道的獸行，而不是打倒日本國家與其人

民。這一個偉大的抗戰目的，不但救中國，並且救日本，不但利中國，並且利世界。我們只要堅强守着這個大原則奮鬭，勝利一定是我們的。因為這是世界的眞理，同時是一切人類的眞正利益。現在日本軍閥在世界輿論之前業已精神破了產，在其國內，業已動搖。今後中國越英勇抵抗，他們越要成獨夫，同時中國軍民越以仁易暴，他們越要失信用。所以中國之保護俘虜，就是中國的勝利。我們要叫全世界知道：中國是怎樣講情講理。要叫日本人民知道：中國是怎樣堅決而同時怎樣寬厚。我們要在世界輿論之前，公開的給日本人民指示一條懺悔之路。就是：中國要做兄弟之邦是，而日本要奴隸中國非。中國是，所以一定成功；日本非，所以一定失敗。日本人民若不懺悔，則幾年以內定要大崩潰，大沒落，而中國的獨立，要與天地同存，決非强暴日閥所能摧毁。如若不信。只有等着看罷。

團結的增進 （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這一週來，有富於政治史意義的一件事，就是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君勱君與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君先後代表各該黨，致書於國民黨蔣汪兩總裁，陳述其主張態度，蔣汪各有懇切之覆書。這幾封來往書信，於增進政治的團結上，當然有重大意義。

我們願乘此發表幾點感想。第一，國難嚴重的程度，太超越黨派問題，所以久不暇討論黨派問題。中國自有歷史以來，從沒有遭逢這樣可怖的外患。今天確實是赤裸裸的立在存亡生死的歧路之上，一敗一潰，就要亡國而奴種。今天長江大河流域我們同胞所

受蹂躪破壞的事實，就其結一抗戰失敗從中華民族整個的縮影。語云，皮之不存，毛將焉傅。又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今天的局面，國存大家存，國亡大家亡，黨派的感情或利害，在這危急存亡的時期，其問題太渺小了，中國人自抗戰開始以來，無不認識這最嚴重的一點，所以黨派之鬥爭，殆隨抗戰之發動而屛跡。今天全國一致實行者，是共同擁護政府，擁護領袖，擁護抗戰到底。當然，在全國一致之中，對於多少具體問題，意見偶有不同，但這種現象是當然的。平時處理普通事務，尚且意見紛歧，何況這樣大的戰爭。今天必須絕對一致者，是共同擁護政府，擁護領袖，擁護抗戰到底的總目的總行動，及共同信仰三民主義的總原則。至一切具體方法，當然可以討論，而國家亦正需要集合全國一切智慧方略，擇善而從，折衷至當，方可免錯誤，方可達抗戰建國之目的。所以關於黨派問題，今天必須取消者，是黨派感情與利害的觀念，而並不需取消既成的黨之存在。讀最近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與國民黨領袖之往來信，坦率眞誠，充分表現團結救國的精神。經此往來信之發表，可謂該兩黨已取得公開的存在的地位，而同時則加强國民黨領導全國的立場。我們認這種趨勢，於抗戰建國前途甚有利益，對外對內俱有良好影響。第二，國家社會黨爲近年所組織，惟張君勱君等則爲民國以來政治上著名的鬪士，而包括自清末以來爲維新改革爲擁護共和而奮鬪的一個政黨系統。中國青年黨則二十年前發源於留法青年之一團體，其組黨活動，亦有十五年以上之歷史。此兩黨的分子，大抵多限於智識階級，而青年黨人數尤多。這兩黨皆與國民黨異其歷史，但亦不處於正面相反之地位。今天國難這樣嚴重，當然捨小異而趨大同，所以法夏以來兩

黨幹部皆已參加抗戰工作，對國事久有所貢獻。此次響應國民黨全代會之宣言與抗戰建國綱領，更重新正式表示其擁護政府抗戰之態度。而如左舜生君書中所云：「同人等覩目前之艱鉅，念來日之大難，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此外亦無所企圖。」這幾句話充分表示愛國的純誠，而其足以得一般無黨派國民的同感。我們盼望這兩黨的人今後更多多努力，以貢獻於抗戰建國的偉業。第三，全國團結，是抗戰以來當然必然的趨勢，但我們不應滿足現狀，需要更努力求團結之鞏固。上述兩黨情形，是鞏固團結的好資料，但由全局上看，其需要努力之處尚多。我們尤其願喚起注意者，中國實在是無黨派人民佔大多數。無黨派人民一致忠誠擁護政府，但其希望之事及不滿現狀之事，亦當然不少。所以今天以後的全國鞏固團結，主要的靠國家政治上的良好實績，而不是主義綱領上的問題，因為主義綱領早經共認，毫無疑問。因此之故，今後團結救國的前途，主要的繫於國民黨領導的努力。我敢斷言，全國有淚有血的一切同胞，其心理皆如前線戰士，並且前線戰士的精神態度，就是人民崇拜的對象。負領導責任的國民黨儘管必公必誠的放手去做，則不但大多數的無黨派的人民必然一齊忠實擁護，就是上述兩黨以外的黨派集團也必然要如該兩黨的態度，使黨派關係漸融化於無形。因為若不然，在無黨派人民看來，就要責備這種集團有黨派私心，就要表示反對之故。我們本此意義，敬祝國民黨領導團結抗戰建國之成功。

戲劇與抗戰建國

（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

本社所發起組織的大公劇團昨日開茶會，承斯界權威田漢洪深陽翰笙凌鶴應雲衛諸先生發表許多有權威的意見，其概略另載新聞欄，這裏，我們願綜合諸名家意見，對戲劇問題，貢獻幾句話。

第一，戲劇——包含話劇電影等——對於抗戰建國，確有偉大效用。抗戰建國一切靠民衆，而戲劇就是教育訓練組織民衆的偉大工具。抗戰建國，要犧牲，要勞作，而欲民衆犧牲勇，勞作勤，則靠其自動的為一種偉大的情緒所鼓舞，所鍛鍊。我國全國同胞經過這樣不斷的鼓舞鍛鍊，纔能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這樣說來，戲劇功用的偉大，就不解自明了。我們民衆，其精神裏都蘊藏着極高貴的東西，都是可燃性，但需要去燃，戲劇就是燃的媒介。在今天這民族存亡主奴的大鬥爭之中，只要有幾十百部確能說明時代並代表時代的好戲劇，由一般有血有淚的演員，在全國每一角落裏普遍的演出來，那麼，我們一般模範純樸的民衆，便立刻可以認識時代，認識自己，便立刻可以成為衛國衛鄉的戰鬥員或勞動者。中國人民的力量，有無窮的大，但沒有發揮出來。目下最亟需要者，是叫民衆自覺與自動，這就是戲劇的使命。而這種使命只有靠戲劇纔容易達到，其他教育或宣傳的方法，都比他難而且遲。

第二，前面說過，要啟發偉大的情緒，甚麼是偉大的情緒？我們於藝術是門外漢，不能勝說明之任，但其直覺的解釋，則應當是俠義精神。我們想：世界之值得存在，就全賴此俠義精神，而這種精神，又起源於人類愛，所以簡言之，所謂偉大情緒者，是以愛為本，而以俠為歸。中國民族今天的抗戰建國，建國是當然，而抗戰則為不得已。假

若中日戰爭，中國是侵略者，我們就應當反戰，現在不得已抗戰，純因日本軍閥侵略，而中國被侵。中國當然愛其同胞，但却非仇視異族。今天高唱抗戰，只因日本軍閥犯了人間大罪，殺戮蹂躪我們人民，要使得中國成為奴隸世界。這件事，假若發生在他處，我們也應當以日閥為敵人，與之拚命，何況被殺戮蹂躪者，就是我們自己呢。單看流亡載道死傷遍野廬舍成墟都市灰燼的這一片悲慘光景，其結論也只有拚是出路，只有抗戰是責任。我們的戲劇運動，當然以鼓舞這種俠義精神，使同胞們互救自救，為其最大任務，因為這就是真，就是善，也就是美。從藝術無上觀點立論，這樣也完全是對的。我們戲劇界本着這個偉大的精神去奮鬥罷！演員體會到那裏，觀衆就共鳴到那裏。而這種精神的表現，就是犧牲到底，不屈到底，更不用說要辛苦到底，工作到底了。這種精神，是人類所共有，何況中國有幾千年歷史與文明的背景，每一人民的血液裏，本有這愛與俠的原素，一燃就着！毫無疑問。現成的例，請看前線！我們百萬士兵，為甚麼這樣勇敢戰鬥，視死如歸。要之，不外是為這愛與俠的精神所鼓舞所鍛鍊而已。當然，我們社會還有許多應改革或應創造之事，這一切需要抗戰期間求解決，也就是需要戲劇去說明，去鼓動。而其基本精神，總之是這一個。社會上要泯絕一切不平，要澈底的發揮互愛互助的精神，這樣，使全中國民族，內而澈底團結，外而澈底奮鬥，為中國永除外患內憂，為世界消滅人類和平的一大禍根之日本軍閥。這是中國民族今天被課的命題，而需要戲劇工作者援助同胞們去解答去實踐的。

以上是我們對於戲劇問題的簡單感想，其實皆老生常談，問題毋寧在怎樣實踐。回

顯八一三以來，中國一般文化界實在有突飛的進步，戲劇亦然。多少名導演，名演員，從上海不辭辛苦的來內地工作，多少有志男女青年，去前線，去鄉間，甘受困苦而演劇。中國實際上，自從抗戰，纔展開了廣大的藝術活動。僅僅八九個月中，已將有閑玩賞式的電影與話劇打倒，而成爲眞摯的代表時代說明時代的戲劇運動。此無他，中國有血有淚的一切男女到此時纔發現了中國，發現了自己，纔從心坎裏發動了愛與俠的精神，所以就戲劇界本身而言，我們常常感到同情與欣慰。但是，時代太嚴重，國事太艱難，凡戲劇界人士應當不安小就，更積極努力。莫要嫌勞，總不如戰士勞，莫要嫌苦，總沒有鄉農苦。洪深先生說得好：一個戲劇工作者要時刻自認就是一個戰士，同時莫忘自己也是一個老百姓。這兩點，其實任何職業者都應如是觀，我們報界也非例外。現在引洪先生此言，以祝勉戲劇界之前途，且表示我們執筆做宣傳工作者願隨藝術諸權威，永遠爲同一的偉大目的而共同努力！

一個建議（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在進行抗戰建國之神聖事業的程途中，有最要緊而似受忽略的一件事，就是確定三民主義的理論解釋。

現在全國共同表示擁護的，是最近國民黨臨全代大會議決的抗戰建國綱領。這綱領，是全國集中意志統一行動的共同信條，而該綱領第一條，是「確定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敎爲一般抗戰行動之最高準繩。」又第二十六條：「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

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此可知三民義又為抗戰建國綱領之綱領。

如此規定，似乎已充分明瞭了，但三民主義之明確的正式的解釋畢竟如何，則在一般人的理解上未必完全一致。我們深感關於此點亟需要一正式的解決。

孫總理在其三民主義系統的講演中，對於三民主義解釋本詳，但這是一部浩瀚的著作，普通人要簡單的明確的理會其內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民生主義的講演尚未完結的，孫先生還有多少精義，未得發表出來。這多年來，國民黨幹部關於解釋三民主義的著作或講演確乎不少，但各人理論不盡相同，而且有些著作也是很浩瀚的，普通人欲求簡單理會，也一樣不容易。

國民黨十三年改組時，以黨的名義，對於三民主義作第一次的公開解釋者，見諸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是孫先生所手訂，而發表在三民主義演講之前，孫先生遺囑中又特別言及。所以這篇宣言，當然最有歷史的重要性，但宣言中，也是着重說明對內對外的政策，不能看做純為關於三民主義的定義之詮釋。而從第一次全代大會以後，政情變遷，每屆全代大會宣言之注重點不同，理論方面，闡述不多。因此之故，多年來一般人們在同奉三民主義之立場上，往往各採取孫先生言論之一鱗一爪，而各自為其解釋。固然，孫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萬流所匯，但因紛歧的理解，却使遺教之義神反而不彰。

現在全國的言論或刊物中。決沒有說是反三民主義的，並且一致聲明擁護三民主義

。然關於三民主義之理解或詮釋是否一致，則依然成問題。固然，當前亟務，為抗戰救亡，這是一切人確實的共同意願及目標，所以確定了統一團結的基礎，理論之事似乎實際不關重要。然抗戰與建國是一件事．苟無真正一致的建國精神，卽不易發揚最大限度之抗戰力量，而抗戰愈久，其需要確定全國國民對於國家政治上經濟上之眞正一致的信仰者愈切．那麼第一件事應當是確定三民主義之理論解釋了。

現當暴敵極力破壞期間，關於三民主義解釋之確定，一方面是必要，一方面也比在平時容易。因為大戰十個月，已將中國舊有的許多事物，被敵人破壞一空。國家財產不待言，私人財產及事業，也蹂躪殆盡，焦土的延長達幾千里，滿眼是難民，是失業者。特別，構成中國社會基礎的農村及小城市，受了重大破壞，而人民們在廣大的焦土之上，却眞正發動了强烈的普遍的民族自衛的熱情。所以自一方言，舊中國已破壞，自又一方言，則新中國確已有了精神的基礎。而在這種非常之時，正可無牽累無顧忌的本着孫先生的理想，建設理想的新中國。

我們自十五年在天津接辦本報，就同情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我們對於三民主義的理解很淺陋，大體上也不過只是以第一次全代大會宣言為標準。而先入為主，對於其後各方面解釋三民主義之著作未多研究，所以現在不能批判。此次國民黨改制，蔣先生被推為總裁，這以黨論，又是一大革新的關鍵，其歷史的重要性不亞於十三年之改組。我們本來信仰蔣先生是繼承孫先生的第一個領袖。今天當此負着全國國民一致擁護的信望，而執行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之時，更是全國惟一的領袖。我們鑒於抗戰建國的需要

，盼望蔣總裁頒布關於三民主義之正式的理論解釋，使全國一切同胞確定志趣，共同奮鬪。這與黨的統一團結，增長政治效率，都有深遠的關係。區區愚見，是不是迂闊無當，還希望請教於熟諳黨義者。

德政府召顧問團回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德國政府正式請我政府將在華之德國顧問團解雇，此事昨報已發表。

我們對此事之第一重感想，就是對顧問團諸君不勝惜別之意。國民政府聘用德顧問，已有近十年之歷史。最多時達六十餘人，現時約三十餘人。第一任總顧問為鮑威爾氏，民二十三，塞克特大將曾一度應聘，現任總顧問是法根豪森大將。這都是軍學名家，負有國際聲望的。顧問團諸君也都是學有專長的退伍軍官。這個顧問團對於中國國軍之建設，在學問技術上，盡心援助，善盡其職，其勞績為中國一般社會所稱。中國抗戰以來，據我們所聞，德顧問團都是同情中國，而依然願做中國患難中的友人。今天奉其本國政府之命而解職，在顧問團諸君當非其本心。在中國各方面則當然惜別情殷，而且不勝感慨。

這件事，在中國軍事上並無影響，因為現在戰時，本不能請客卿參預之故。不過從中德國交上說，則當然為一種重大變遷。回顧前程，頗多感慨。十年來，我政府對德外交，極表親善，德國朝野，亦抱充分好意。兩國在文化上經濟上之提攜，展開了廣大的前途，而軍事顧問團在華之服務，尤其是兩國親善的象徵。此在中國是表示對德國之信

任，在德國則證明對華協助之熱心，這種關係，是很親厚的。不幸自國社黨執政以來，德國因其國際大政策上，與日本步步走入一種特別關係。去歲日本大舉侵華以來，德國在國際外交舞台上支持日本，今年三月，希特勒氏的著名演說，更公然作袒日之論，接着又有承認滿洲偽國的事實。中國一般國民到此時已確切認識德國不是過去的德國了。這幾個月來，屢次傳言將召回顧問團，中國不少的人還希望保留此象徵兩國親善的紀念，但現在也不可能了。

德國表示召回顧問團的理由，是爲嚴守中立。中立是好的，但可惜承認偽國後的中立論，其說不圓。大概德國此舉，是出於日本之催促，日本自去夏攻華以來，就以此事運動德國，最近又有要求，德國看日本很重，所以有此步驟。我們所特別注意者，中國抗戰已十個月，德國過去，一方雖於外交上便利日本，但對中國之傳統關係，還有若干希望保持的跡象。自今年三月後，又步步變化，是不是以現實主義爲標榜的國社黨竟誤認大中國從此將一蹶不振，所以要加緊的買日本歡心？那麼，德國今後在遠東的動態，我們却不能不由另一種意義上加以特別注視了。

我們對於顧問團諸君的勞績，乘此機會，應表示感謝，並願聲明：不論德國政府政策如何變更，凡中國人是永不遺忘的。諸君歸國之日，可以告德政府及一般社會：中國民族對於德國自戰後爲復興國家的正當奮鬥，過去固一貫同情，現在也完全好意。我們的主張，只是不應袒助我們的敵人。顧問團諸君可告德國當權者：不要只看見日本的武裝軍容，以爲這就是勢力，這就是可恃之友，應當同時看一看四萬萬人口

的大中華民族爭自由獨立的奮鬥精神，一定有前途，有出路。現在世界狹得很，歐亞大局，息息相關，一國的政治家至少也要遠看十年八年。中國從不低估德國，不輕視中德友誼的。盼望德國國社黨當權者關於遠東大局也不可便抹殺中國之偉大的存在！顧問團諸君當年挾德國之友誼而來，此番歸國望其能傳達中國人對德國之友誼，並告德國朝野以遠東之眞相。何日德政府認識變更，願謀親善，中國對於諸君，當然隨時歡迎。至於諸君所任職務上之事，諸君去後，我政府自另有辦法，這也是可以告慰諸君的了。

揭穿後壁的蘇日關係觀（二十七年八月八日）

侵入張高峯一帶蘇聯領土的日軍，這兩天依然盤據着不退。蘇聯爲自衞之計，不得已乃開砲轟擊，空軍一部分也出動。這在蘇聯依然只是爲貫澈不容寸土被侵的國策，並不是開戰。

日本怎樣呢？這幾天，無疑的是想軟化，想緩兵。根本原因是自審在現時與蘇聯戰爭，無把握，無辦法，所以精神上是縮頭，是屈膝。但大家要知道：日閥同時是有陰謀，有期待。

我們現在願揭穿後壁將眞相說明一下。就蘇聯說，其平和國策，是眞摯的，對日亦然，日本則與之相反，始終以進攻蘇聯爲國策。其最大證據，是蘇聯多少年來曾不斷的向日本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而日本幾屢拒絕，反而以反共防共，在國際上號召，同時在滿洲駐置重兵，使全滿洲軍事化。前年以來，更決定六年擴軍大計劃，這當然主要

的是爲進攻蘇聯之用。

年來日本之遲遲未動，全因中國之故。日本以征服中國爲國策，而爲進攻蘇聯之故，更感覺要先屈服中國。這多年利誘威嚇，想教中國做他進攻蘇聯的附庸，中國不肯，因而日本仇華之心更切，去年乃決定先打中國。這一年侵略中國的經過，這裏不必贅論，但有兩點應提明者，一是中國抵抗力意外强大，一是蘇聯實踐國聯決議的主旨，對中國援助而同情。因此二者，日本一面想用猛力摧毀中國之獨立，一面又因蘇聯援華之故，而增加其仇視蘇聯之心，以爲不打蘇聯，則永難在中國站穩。

所以日本之決心攻蘇聯是早定的，問題只在時期。最近形勢，顯然是欲先全力攻打中國武漢，假令目的得達，則在華大體取守勢，而以全力興攻蘇之師。張高峯事件，在日本只是先探蘇聯虛實，不料蘇聯非常堅强，毫不退讓，所以板垣一流感覺慌亂，這纔靦顏軟化，想胡混一時，以待其戰略的適當時機之到來，同時藉此期間作國際外交上的活動。

軍事上有特可注意之點：（一）自張高峯事件緊張以來，日本從華北調兵出關，每天幾列車，多日不斷。當重光葵甘言講和之時，而軍事行動暗中却非常積極。（二）日本新兵八月一日入伍，這些新兵半年之後可用，若快一點，三個月的訓練，也可以應戰。日本現在，其大兵陷在中國，所以對蘇不敢。但再過幾月，則要增加二十幾師團新兵，且彼等期待其對華侵略再進展至某種程度之時，還可以將侵略華中的部隊調回若干，以參加攻蘇之戰。

據前文所述，可作如下之結論：第一，日蘇必戰。因爲日本決心攻蘇。第二，日本認現時尙非戰略上良好時機，所以暫時屈膝，想欺騙蘇聯入其陰謀陷阱，一面藉和平面具以朦混國際，企求一點毫無把握的外援。第三，日閥所認爲最好時機，殆在秋冬之間，最遠延到明春，倘無意外的阻碍，必然發動。

由此而論，可知張高峯事件這幾天的一切情形，却不是問題的骨髓。眞正問題，是張高峯事件的背景及其歸趨。日本的陰謀計畫，旣如上述，而這些情形，蘇聯豈能不瞭然。問題已經演到純戰略的範圍，則判斷大勢，只有從雙方戰略利益上研究，爲最明瞭，最正確。因此之故，我們不必對蘇日前途作任何預言，但聲明中國必爲自衛而抗戰到底，同時則同情蘇聯之自衛，而相信蘇聯早有自衛之智慧準備與決心。

胡大使抵美（二十七年十月八日）

新任駐美大使胡適博士已抵美國，行程昨日已到華盛頓。

胡適先生之受命爲大使，及其本人之肯於擔任，這都是平日想像不到的事。因爲胡氏是以教授與著作爲業的，他從來沒有想到做外交官，政府在平日固然無此擬議，假定要任命他，也可斷定必不接受。所以此番胡博士之就任大使，這個問題本身，就象徵着中國是在怎樣一個非常時期。同時可以看出政府期待於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務是怎樣的重大。

簡單說：胡大使之使美，是爲代表整個的中國，傳達抗戰時期我們對美國友人的希

屬與期待的，本來無論誰做大使，都是為增進國交，但胡氏的任務却超過尋常。

我們希望美國政府與人民在胡大使到任之後，得藉公私談話種種機會，更增加對遠東問題之了解，更認識中美關係之重要。胡大使從去年就到了美國，常常做學術講演，美國各界對他的言論，是很熟的。然而過去他只是一個旅行漫遊的學人，今天以後却是代表中國政府並代表我們全體人民向美國說正式的話。

中國的親美思想，本根深蒂固了，差不多可以說中國人傳統的害着親美病。特別，民國以來，美國文化在中國占着最大勢力，而胡大使就是美國留學生最有權威之一人，簡單言之，他是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者，不參加黨派，亦無意做實際政治，他的使命，乃在文化與學術，就今天的中國時局而論，他平日並不標榜主戰，雖然他有熱烈的愛國心，但決不訴諸感情衝動。所以美國人應當相信胡大使是最冷靜最公平的學者與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國，當然也最了解其祖國。我們政府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達到更增進中美友誼的使命之成功。

中國民族今天對任何朋友，恐怕都無暇說敷衍話，對美國亦然，我們相信胡大使一定能充分代表中國，以懇切的心理，隨時說些實實在在的話，辦些實實在在的交涉。彼此之間，都不必客氣。我們當然期待美國道義的及實際的援助，但亦無意相强。不過有一點必須請求注意者，就是這一年多實際上美國是幫了日本，至少在經濟上及物質上便利了日本。美國公私各界必須記着：日本今天是正在執行着併吞中國大陸的侵略戰爭！而這個戰爭，就美國而論，從條約上，從傳統政策上，從在華利益上，最後從太平洋全

爲政略的及戰略的觀點上，我們相信美國應當幫中國，不應當幫日本。然而這一年多的大勢，美國在中立的姿勢下，實在便利了日本。

」中國民族今天在生死存亡的自衛抗戰之中，我們的心理，都已非常化。胡大使這樣一位清新俊逸的大學教授，今天擔任大使，與美國朝野說話，他的心理，也就同我們在大江兩岸在山西山中的戰士一樣。美國朝野是否眞瞧得起在患難中的中國民族？是否認做中國是值得美國合作的朋友？這個判斷，應當是美國人自己之事，我們不勉強，也決不是乞求憐憫。我們只是請求美國政府與一般人民，要認識遠東問題的意義與影響之重大與宏遠！請認識我們胡大使不是來找慈善救濟，而是要討論一些兩國有關的遠大的問題。他的意思是緊張而懇摯的。美國朝野今後對於遠東如何決策，是美國之事，但至少請勿忽略中國民族之心聲，而加以慎重的考慮。

就駐使人才而言，胡博士之使美，在中國可算是最後的了，相信美國朝野一定也重視此點，我們藉此機會，先祝福中美國交的前途，而勉胡大使之努力！

本報移渝出版（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

本報即日移重慶出版，在遷徙期中，對於武漢讀者將有少數日的小別。

本報在渝出版的計畫，原定於去年。當去冬國府西遷之際，我們即決定在渝出版，派員赴渝，覓定社址，準備一切。當時計畫，本擬漢渝兩地同時出版，嗣上海本報因拒敵人干涉而停版，移至香港續刊，因限於人力財力，在渝出版的計畫遂暫擱置，至上月

總在重慶發行航空版，略應川中讀者的需要。近來中原交通暫行阻滯，特別對西北數省寄遞甚遲，我們為增加後方宣傳效率之計，乃決定移渝出版，以應西南西北各省的需要，同時預定將來在漢口發行航空版，則重慶本報當日下午仍可到達武漢讀者面前。

本報漢口版，是繼承天津本報而來。抗戰的起點在北方，戰事初起，本報天津版即隨國權而中斷，於去年九月中旬移漢出版，迄今已一年零一個月。在過去一年多的光陰中，同人等以簡陋的設備，單薄的人力，經營漢口本報，印刷既不精，每日出版時間亦較遲，而讀者一切原諒，賜予愛護，銷數仍甚廣，不減於天津出版之時。我們對於讀者諸君這種熱情愛護，真是萬分感幸。讀者諸君這樣愛護我們，我們必不避一切艱難，以可能的最大努力，積極為國家社會服務，以期不負讀者的期望。並請求投稿諸君，嗣後務仍多多賜教，在重慶本報未刊行以前，並可寄給香港本報發表。

我們乘此最短時日之遷徙停刊期間，向武漢及各地讀者重新表明我們的志趣。我們相信；在這抗戰期間，一切私人事業，精神上都應認為國家所有。換句話說，就是一切的事業都應當貢獻國家，聽其徵發使用。各業皆然，報紙豈容例外。我們的報，在津在滬，經多年經營，有相當基礎。但自經暴敵進攻，我們事業財產，已大抵隨國權以俱淪。所以在漢出版，實際上只是幾個人，此外毫無所有。而這些人之可能貢獻國家者，只是幾枝筆與幾條命。我們這一年多，實在無成績，但自誓絕對效忠國家，以文字並以其生命獻諸國家，聽國家為最有效率的使用。現在決心還是這樣。我們遷渝出版，也是為工作效率。其實，雖說是遷，何嘗遷些甚麼，除過若干職員工友之外，說到機器工具，

眞與簡陋得可笑。所以我們心理，只有工作問題，說不到事業問題。在武漢工作適宜之時，就在武漢，重慶更較適宜之時，便移重慶。然而我們却絕對不是流亡，我們以為國家那一塊土，都是天津，都是武漢。我們這一年多，在武漢做報，而實在天天想天津。我們覺着天津郊外義軍殺敵的鎗聲，就同在耳邊一樣。同樣的，今後到了重慶，而心神却在大別山邊，在鄱陽湖上。同樣的，在江南，在塞北，在淮上，在粵東。我們永遠與全國抗戰軍民的靈魂在一起。我們盡忠於這個言論界的小崗位，以傳達並宣揚中國民族神聖自衛的信念與熱誠，使之更貫注而交流。假若國家需要我們上戰場，依法徵召，我們便擲筆應徵。不然便繼續貢獻這一枝筆，聽國家作有效的使用。希望讀者諸君鑒此微誠，仍加愛護，並相信我們每一個讀者，都是貢獻其一切於國家，都守其崗位，忠於工作。我們深信這就是抗戰最後勝利之絕對保障，願與全國讀者共同努力！

滅亡的「平和」與奴隸的「平和」

（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重慶大公報社評，下同）

近來人們常常說：中國要榮譽的平和，而反對屈辱的平和。這話語，對極了，然惜乎還不彀表示時局眞相，不彀揭明敵人野心。因為實際上中國縱然想要屈辱平和，敵人却並不給你。

問題太明瞭了。譬如馬關條約，是屈辱的平和，然而一經訂約，忍痛吃虧，問題就完了。中國依然是獨立統一的主權國家，依然自主其政，自營其生。現在怎樣呢？敵人今天，是以消滅中國國家主權，為其作戰目標，簡單說，敵人期待於中國者，是滅亡的

「平和」，奴隸的「平和」。這「平和」二字的解釋，就是征服，是亡國。換句話說，中國卽便求屈辱平和亦不可得，何況榮譽的平和。

以病人比喻，一個人，得了傳染病，高度發燒，苦痛不堪。然而這發燒，並不是病，而是抵抗病菌，與病菌戰鬥。中國今天的抗戰就是這樣。我們雖然萬分苦痛，但並不要怕，只要保住心臟，而能吸收營養，增加抵抗力，這病菌是會消除的，我們所求者，是病除燒退，生命健全之平和。而敵人所期待者，是我們陷入死亡狀態之「平和」。一個病人爲病菌所打倒，到臨危之時，就不發燒了，呼吸一斷，四肢不動，也可以說是「平和」了。敵人今天的作戰目標，就是企圖達到這樣境界。敵報近來不常說嗎，要「建設新支那」，要「扶育新支那之更生」，這就是說：要完全消滅獨立自主的中國國家，而更生出來一片廣大的敵人的殖民地，征服地。這塊大地雖名稱仍舊，而已經不是有主權的國家。敵人願如何，便如何，敵人自由支配着，中國人絕對服從着，在敵人看，這樣纔是平和，而中國却是百分之百的亡國了。

另一個譬喻，就是主奴關係。中國自古是文明國，沒有奴隸制度，但大家讀外國書，應當了解奴隸社會是怎樣的狀態。簡單說，奴隸的特色，是不能自主，是無所有權。奴隸的生命財產一切操之主人，生殺與奪，聽其擺佈。主人有絕對命令之權能，奴隸有絕對服從之義務。這種社會形態，從主人方面看，也是一種理想的「平和」境界，而敵人今天期待中國者正是如此，今假定敵人最近決定的長期亡華國策果能成功，那麼，中國全國就完全成了這種主奴關係。敵以大軍在中國各地駐紮，有些漢奸接受敵命，助其

統治，而漢奸對敵，只能說「是」，不能說「否」。不但國家資源盡量被占。就是私人事業財產，也不能自主。敵要使得全中國民族都只能唯唯諾諾，欣然服從，要使得全中國民族，其官吏都鄭孝胥張景惠化，其人民都朝鮮人化。然後高唱凱歌曰：「東亞安定，」「東亞平和！」「東亞新秩序建設成功」。

以上所說，不是小說寓言，而是現時中國遭遇的正確事實，然則試問全國同胞：對這樣空前大難應當怎樣？我想！同胞一致的答覆，當然是戰鬥自衛，此外無第二句話可說了。我們根據現在的事實，主張兩點。一點是一致絕對認清真相內容，對敵人種種假借名義的宣傳要徹底駁斥，勿絲毫上當。中國自古重「正名」，這正名之事，十分要緊，就是敵人所用漢字名辭，都要分析得清清楚楚。簡單一句話，敵人要亡中國，我們要救中國。敵人要消滅中國主權，而我們擁護之。敵人要奴隸中國民族，我們要完全得到解放。而這個不只是榮譽或屈辱的問題，而是萬代子孫生存或消滅的問題。那麼，從現在起，當然更要喚起全體同胞，使之軍事化勞動化，積極增強戰鬥力量。一面則需要更喚起被占領區域同胞之不斷的覺醒，同時對漢奸助敵，更嚴訂刑章，普遍曉諭。又一點是敵人決心亡華，我們斷不容絲毫輕視。因為敵人已準備忍受困難，長期侵略，所以我們必須建立真正最後的長期計畫。所有在兵役法上適齡的合格的同胞們都要準備服兵役及其他之役，全國智識分子應為一般壯丁同胞之倡導，去投軍，去勞作。敵人決心雖定，弱點日多，中國果能貫徹長期抗戰的戰略，果能戰鬥力不斷的增強，則最後打破敵人亡華的迷夢，是絕對有把握的。最後聲明：中國抗戰之目的，就是要平和。譬如病人，

就是要除病菌而後健康。依此而論，則現時去達到目的之日甚遠。因爲必須先以堅強抗戰，脫出了滅亡或奴隸之關頭，必須事實打倒侵略，纔能不滅亡，不做奴隸，然後始有平和之望。任重道遠，努力！努力！

論黨 （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抗戰建國大業，國民黨領導之，而爲全民族所擁護與服從。吾人今以人民一分子之地位，述其淺陋之感想，以貢獻於國民黨中央委員諸君。

其一，關於黨的紀律。汪兆銘案，就黨本身言，自爲重大問題。此案自經中央迅速處分，黨紀一振，是非已明，似可不必再論。然國民黨爲領導抗戰之中心組織，其健全與否，影響國家安危，卽影響人民每一分子之運命。是以在擁護國民黨領導之人民，應有權利並有責任以請求國民黨，務必嚴振黨紀，勿有遺憾！至於具體方法，要點有二。以前一爲語誡黨員，必須表率人民，恪守國法。二爲神聖黨章，服從總裁之最後決定。以前者言。現在負抗戰重任之政府爲黨所產生，在此國家緊急關頭，凡全國忠貞人民莫不有守法效忠之誠意。縱法令紛繁，感受不便，亦均甘之，誠以政府抗戰之成敗，卽國家民族之成敗，亦卽人民每一分子之成敗。所以黨與國家，政府與人民，自抗戰而全不可分，惟有一致擁護政府抗戰，爲國家民族出路，亦卽每一個人之出路。而擁護政府最重要之表示，則守法是也。抗戰開始以來，政府爲貫徹戰事，爲保護軍機，爲防範敵人破壞，各項法令，明若日星，凡人民皆護守之，而如汪兆銘案，其言論行動，藐視國法，可

謂達於極點。以身任要職之人，忽贊美敵人以駐兵中國全國要地為兩提之誘降宣言，而無端謂敵人已有尊重中國主權之意，且當其所謂建議中央之日，其宣文已先發表於海外，是是等建議之精神少，而煽惑之意義多。全國軍民雖決不受其動搖，然已令敵燄騰歡，漢奸色舞，總之有裨於敵人而有害於國家無疑也。國家戰時，軍法森嚴，凡便利敵人，妨害軍機者，皆處嚴刑。汪案若出自民間，政府早頒通緝之令矣，吾非追論中央處分汪案之寬大，乃主張應訓誡一切黨員，務實踐其為人民表率之責任，對於國家戰時一切法令，應先人民而奉守之，此一要義也。國民黨之大法為黨章，自去年臨全代大會修改黨章後，黨的最高決定權寄於總裁，其黨權同於孫先總理。所謂最後決定權者，凡關大計皆應儘量討論，討論結果，取決總裁，而一經總裁決定之後，凡黨員應犧牲己見而服從之。如側觀過去情形，在討論之時，或未必皆充分發言，而決定之後，則或有面是而心違者，汪案之發生，即此種缺陷之表露也。吾人敢聲言，抗戰以來全民族之擁護領袖，係根據救亡建國之必要，而有充分誠意。普通人民如是，為國民黨員者更因神聖黨章之故，而應衷心服從總裁。同時黨內對一切問題之民主的討論，亦自須竭力實行。吾人所期待者，為有千千萬萬生龍活虎之國民黨黨員，在領袖與幹部指導之下各能竭其智，盡其力，以達抗戰建國之成功，而決不主張黨員只唯唯諾諾待命而後動也。

其二　關於黨的工作。吾人坦率自承對各地各級黨部工作情形實不深知，故又承認批評不深知之事之易陷錯誤。雖然，茲所貢獻者為一原則問題也，請試論之。抗戰工作之源泉總關有三：曰黨，政，軍。此三者應各據其特有之崗位，以收互助之效果。過去

一年半，黨部工作與政軍所領導者有時混同，亦有雖劃分而等於不分。吾人茲建議：凡今後黨部工作，在出發點上即與政軍分開。具體言之，凡政軍之工作，原則上皆為推動的，有求於人民的。兵缺，則要壯丁，財缺，則要租稅，其機關本身之責任然也。吾以為凡關此類積極推動之工作，政軍機關，當已勝任，是則各地黨部何不完全從另一方面改訂工作之精神。其道若何，則望黨部根據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兩大原則，以檢查監督各軍政機關所行各項工作，是否對人民權利皆為不必要之限制？對人民財產事業，是否已盡最大限的注意？苟有不妥，隨時糾正之，如其不聽，訴之上級，訴之中央。簡單言之，凡中國國民應為抗戰而犧牲，且有幾許苦痛決不容免。雖然，從國家立場言，則對於人民任何權利，不論在任何時期下，亦須儘量加以愛護。此乃三民主義之精髓，宜為黨部戰時工作之中心。吾人具體希望各地各級黨部，隨時以代表人民利益之精神，視察政軍工作—如兵役，如徵工，如傷病兵，如難民難童，如流浪及失學青年，如戰時徵發，如經濟建設，如出版物之統制與檢查。我觀察各地黨部在精神上化身為千個萬個，以之代表此各部門之大多數人民之利益，詢其疾苦，為其保障。發揚民隱，使聞於政府，同時以政府之困難及要求人民必須犧牲之理由，詳告於民間。比喻言之，黨部不必主管發動壯丁，却自為壯丁代表，以解決彼等之困難問題。抑吾非主張黨部應與政軍磨擦也，凡事有一定之公道是非，政軍工作，如有不合，當然檢舉，其為人民所誤會者，則黨部調解之可矣。今日全國人民對政府擁護之熱烈，為歷史上任何時代所未有，三民主義的建國精神，此時不努力發揚，更將何待？蔣總裁早為全國領袖矣，若能繼之以各地

織部們努力民利益，以使抗戰工作無所缺陷者，是國民黨領導抗戰建國之成功，何待論哉！

送邵大使赴蘇（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邵大使力子在各界熱烈歡送聲中，行將赴任。我們乘此對中蘇關係的前途加以檢討，卽以祝邵大使使命的成功。

一位大使出國，照邵先生此次這樣受熱烈歡送的，恐怕前例甚少。這是證明國民各界如何重視邵先生的使命及邵先生的為人！

本來中蘇關係是很重要的，而現任更增加其重要。這因為中蘇兩國的本身在世界全局上都增加重要，因而兩國國交的發展，具有十分的重要性。特別關於亞洲的未來，要以中蘇關係之演進如何，為其決定的要素之一，這在中國國民當然是格外關心的。

何以說蘇聯本身地位增加重要？這是很顯然易見的。在去秋歐戰初起之時蘇聯的中國友人們深慮蘇聯捲入漩渦，蘇芬打仗時，尤慮其陷入歐戰的泥海，但到現在，大概證明其為杞人之憂了。歐洲戰局最近猛烈擴張，這一把無情火，不知要燒燬多少國家，也不知燒到何年何月為止。但有最要的一點，就是相信蘇聯要儘量維持中立。新聞電訊上有時也傳來相反的謠言，但是我們不信；而信蘇聯將要始終避免做交戰國。本來世界兩大中立國是美國蘇聯，但是假若將來英法確有失利之勢，則美國之中立恐怕竟不能保持：所以觀察全局，蘇聯頗有成為最後的一個中立大國之可能。這就是說：無論歐洲怎樣

破壞，甚至美國必要參戰，但蘇聯將樂於維持中立的姿勢，跨著歐亞兩洲，沈勇觀變，獨立獨行。這種地位，就現時說，只有美國和她同等重要，而將來依歐戰之發展，或者其重要性還要增加，亦不可知。那麼，從遠東問題的觀點上說，我們當然認識蘇聯的地位，比過去多年間任何時期都加倍重要了。

何以說中國本身地位增加重要？我們對抗建前途，向來主張戒慎恐懼而努力，所以決不誇張，但無論如何，中國實在是愈戰愈强。最近的豫鄂之捷，就是一證。中國抗戰已三年了，而足兵足食，毫無問題，這恐怕是世界任何國家做不到的。中國國民當然絲毫不容自大，更需要拚命組織、訓練、生產、製造。但實在也隨着戰事延長，而發見自己的偉大，中國人不敢侈言能解決歐洲之事，但對於亞洲，特別對遠東區域，則確為局勢的重心，而為決定一切的要素。世界有識之士近年都能認識此點，我們自己更不能放棄責任。這個四萬萬以上的偉大民族，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而為世界和平人類幸福盡力，這當然是世界前途的一種偉大力量。而經這三年大戰，證明中國絕對有這樣志氣，能負這樣責任，這與前多年一盤散沙的東亞病夫國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了。特別在歐洲大戰的今天，其地位當然的增加重要了。

因此兩點，所以中蘇國交的演進如何，更增加重要的意義。因為從狹義的抗戰外交上說：中國抗日戰爭，直接保衛自己，間接則屏蔽友人。就蘇聯而論，蘇聯援華，增强我抗戰力量，而因我抗戰之故，使日本不能侵蘇，因而使日德同盟流產，而有其後的轉變。這證明中蘇相親，在過去確是彼此有利的。事至今日，此局勢並未更改，日本依然

抱着侵蘇的野心，在今春東京議會中，還有人提議收買沿海省，這就是說明日本野心所在的最好証據。日本這樣一個軍閥國家，對於僅僅主張維持公約和平通商的美國尚且抗視，那能不仇視立國原則根本相反的蘇聯呢？日本陸軍最驕最妄，野心最長遠，現在對蘇的沈默，甚至偶送秋波，依然完全爲中國抗戰之故。同時從中國論，我們戰時外交的兩翼，一面是九國公約與美英法，一面是蘇聯。而自歐戰大起，英法在生死關頭，故結果只美國有力。因而我們現階段的外交，成了美蘇並重。這就是說，在中國外交觀點上，對蘇外交，比過去更重要了，再進一步，從廣義的世界政策上說：那麼，中國對蘇聯，恐怕更有積極討論的必要。中蘇是亞洲國家，此次歐戰延長之結果，亞洲多少國家民族要受重大影響。最堪注意者，日本標榜所謂「東亞新秩序」，自命爲亞洲主人，而其基本精神，則視一切有色民族如奴隸，他做支配者，各民族做他的臣民。所以日本如成功，亞洲要變成漆黑一片的奴隸社會，而日本則成爲空前未有的最大帝國。當然，制裁日本的主要責任，是中國擔負着，並且有效。不過問題重大，畢竟非中國單獨的責任，所以畢竟不能不找同志國家討論。東亞大陸上的問題本來以中蘇日三國爲最要，而自日本侵華以來，關於日本，在中國觀點上問題早已解決，因而對敵人只有徹底抗戰之故。而中蘇則根據傳統的友誼，又加以中國抗戰以來的厚交，現在全世界如彼，亞洲如此，中蘇兩國政府當然宜有廣泛而真摯的討論。因爲四萬萬以上人口的中國，不但對自衛有責任，亦深感對世界前途負有責任。我們處於大火燎原之時代中，一面防備歐亞的兩把火連成一片，而願現居中立地位的强大友邦們能協力先撲滅遠東的侵略之餘，一面則更願

爲亞洲爲世界尋求光明之路，而有所盡力。我以爲現階段的中蘇外交，已經到了應當討論這些遠大問題的時機，而不能僅以維持親善爲滿足了。

中蘇外交的重要如此，自需要極適當的人物擔任其事。那麼，邵大使確是最勝任之人。世界大勢，外交已不是尋常外交官所能辦，而要政治上有代表政府力量的樞要人物擔任。就此而論，邵大使從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起，就是中央監委。從黃埔興學起，就爲蔣委員長的輔佐，其辭任總司令秘書長，乃在十七年統一大定之後。而前乎此者，有堅卓奮鬥的十幾年報界生涯，後乎此者，又有在陝甘兩省的六七年行政成績。自抗戰以來，則在最苦戰的時期，主持中宣部，指導輿論，一面主持國際反侵略運動，與全世界正義人士相周旋。其於蘇聯，民十四即代表中央啣命使蘇，近年主辦中蘇文化協會，對兩國邦交多所盡力。總之，邵先生的政治地位及其識見抱負道德信用與其對蘇聯的公私友誼，使其成爲辦理中蘇外交最適當的人物，所以任命一下，全國同情，蘇方印象，自亦極好。近來各方面歡送的熱烈，足徵人以事重，事亦以人重，我們不知邵大使所接受領袖的訓令如何，亦不敢妄加揣測，且以爲不必知道。所以僅敍述大勢，以供參考，或者足以說明一部分輿論之希求。我們深信邵大使此行必能善盡其使命，而盼望其所成就者，決不止於維持親善之現狀，而能以精神上代表中國民族之資格，對於鞏固及發展兩國之未來關係上有所解決。尤望其出國之後，本其與報界深厚的關係，多予國內報界以指導。任重道遠，敬祝爲國自愛！

民國三十年歲首獻辭

（三十年一月一日）

民國已到了三十年，中華民族的共和建國史，到此恰成一片段。就是從清末爲救亡而革命，到今天神聖自衛的抗戰，脫離了東方病夫國的恥辱，而結成了有組織有氣節有戰鬪意志與建國決心的新國家。其結果，從倚賴國際均勢僅免瓜分的舊時代，而到了真正自助自衛自立自主的新時代。從半殖民地次殖民地，躍登爲統一的團結的堂堂獨立大國。就自己說，不再忍辱偷生，而英勇的過着自由生活了；就世界說，不再看中國只是一個地理上的存在，而表其敬意了。

所以在迎民國三十年歲首之時，回顧前瞻，當可證明這一片段的中國史，是從衰亡到復興從黑暗到光明的一個最重要時期。其重要的程度，可以說過去三千年的中國史還不如這三十年的變化多，關係大。現在這一頁新歷史還正在寫下去，猶如行舟，還正在過灘，猶如登山，還正在半路。因此我們於此偉大的共和建國紀念之日，不由得欣然知所興，同時凜然知所戒。我們應當切實的接受近代以來所遭逢一切苦痛的教訓，加强在近年民族自衛戰鬪中所經驗得來的信心，從今年起，從今天起，更勇敢的更謹愼的奮鬪下去，以達到共和建國的最後成功爲止。

我們第一認識辛亥革命與今天的抗戰，絕對是一件事，就是民族自衛本能的發動。回首清末，從咸同以後，外患日急，辱國喪權無止境，甲午一戰，更暴露了一切，堂堂中華，有立被瓜分之勢。這纔喚起了多少仁人志士爲救亡而鬪爭，國父中山先生領導其

事。在當時人數雖少，却實在代表民族自衛的本能。本能是人所共具的，只是有所蔽，有所私，覺悟不到。一旦明瞭了，便要鼓舞起來。孫先生是先覺，一般同胞是後覺，但後覺也必然能覺，因爲自衛是本能之故。當時革命論與立憲論有鬭爭，而革命論勝利，這不僅是爲民族復仇，而是認定必須建成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政體，纔能眞正自衛。一言蔽之，辛亥革命，根據孫先生三民主義的理想而來，而此理想之形成，乃基於對抗外患挽救危亡之絕對的需要。所以也可以說：革命是手段，而救國是目的。就是說：爲着不被瓜分，不做奴隸，所以必須革命，其目的，要能自衛其獨立，要爭取在世界上的自由平等。這一種偉大的意志，實際說來，是數千年的歷史文化，深植在民族心理中而成爲本能，到這時候，爲外患所迫而發動起來。恥辱之情，責任之念，自由幸福之追求，長治久安之希冀，此各種因素形成一代的思潮，而表現爲犧牲，爲戰鬬，爲推倒異族的舊統治，而建設獨立自主的新民國。從這一點說，民二十六以來的抗戰，正是辛亥精神的眞體表現，也可以說正是辛亥革命的延長。

我們其次認識，據近代史的教訓，證明本身的病最難治：換句話，眞正的危險，眞正的障礙，就在自己，而不在外患。試回首三十年來的民國史，在民元今日由孫先生手植的建國礎石，僅僅一年多，就動搖了；四年就有洪憲之禍，從民五以後的十年，南北對峙，並統一而不得，更遑論其他。這因爲辛亥革命，畢竟未經深刻的鍛鍊，而當時的國際環境比清末鬆弛一點，所以民族自衛的本能反而潛伏不彰，而個人的及社會的新舊病象輒猖獗起來。事實證明：建國的大業，必須有能彀代表民族利益能洞察時代需要的

中心組織力量為之推動。這本是孫先生一生奮鬥的目標，而甚難形成起來。其最簡明的原因，尤在於無中心的武力。這個問題，直到孫先生臨終，纔得到解決之路，而十五年就有孫先生繼承人蔣委員長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上統一全國之役。因為有了領導的中心，所以民族自衛的本能又得積極表現，僅僅兩年的時日，就能打破內在的及外來的武力障礙，而使全中華統一於國民政府之下。這就是民族意志的力量，決不是偶然的。今天三十年元旦了，回顧自蔣先生負責領導黨國這十五年中，依然證明本身的障礙最為苦痛。在國民政府統一以前，舊軍人及各黨派之障礙甚大，在國民政府統一以後，則第一國民黨本身組織未臻於健全，有些人失了同盟會以來的精神，而黨紀也不能徹底，這樣使得黨信不能大彰，並且國民黨領導北伐的武力，中間又有意志分歧的部分，而數度的發生變故。同時呢，中國共產黨在江西自稱蘇維埃共和國，圖以武力推行布爾雪維克化。這個組織，有其自己的特色，然其當時行動，違背統一建國的民族利益，有分裂糜爛的危險。這一嚴重問題，重耗國力，費時十年，纔入了好轉之局。而這期間，九一八發動了，在那樣嚴重外患之下，而民族意志尚不能迅速統一起來，直到民二十三四年贛事結束，內政上化險為夷，而華北外患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現在回憶前塵，在這驚濤駭浪中，幸有整個的中心力量，代表民族利益，領導同胞，為擁護國家根本而奮鬥，而所惜者，此中心力量之本身未能充分健全，所以誤時機，減效率。同時更不能不惜其他黨派之意志與認識不一致，以致加重了外患危機；而最欣幸者，則為民族自衛的本能，實際上逐漸為最大多數同胞所深切覺悟；其最大的示威，就是民二十五雲南起義紀念日蔣委員長

從西安同京時全國普遍的熱烈慶祝之表示，所以可以說，到這時候已證明中國眞正成爲一個有統一意志的獨立國家，同時證明蔣委員長眞正被認爲繼承孫先生執行自衞建國使命的民族領袖。各黨派自此以後，都棄嫌握手，舍舊從新。這就是今天執行抗戰的基礎，也就是辛亥精神勝利的明效大驗了。

我們再其次認識今天以後的問題，依然絕對需要堅持近代以來民族自衞的意志，而更一致更堅決的奮鬥下去。近代以來的外患，時張時弛，現時則在生死榮辱的大戰之中，這一戰已經三年半了，雖然將敵人已打得疲弱，然而甚多的領土被占着。敵人並且指揮漢奸汪兆銘等在南京僭稱國民政府，與之訂僞約，以圖永占中國，使成爲日本之附庸。這固然絲毫無效，但國家民族的受辱，可謂達於極點。所以可以說，近代中國外患之嚴重，以今天爲達於極點。這種情形，一刻也不容忍耐，更無所謂苟安，何況看歐戰的教訓，法國那樣强大，而迅速的敗潰，希臘那樣渺小，而光榮的奏捷。多少國家興亡成敗的活歷史，實在令人興奮，也令人可怕。一個建國的民族，第一就要意志統一而堅卓，一步時機莫失，一步錯路莫走—中國這一戰，不止現在實戰之時爲戰，就是到了戰後，依然需要此絕對的戰鬥的精神與紀律，去速建永久國防。中國這一戰，在精神上要戰到建成絕對能彀自衞自主不可侵犯的第一等國家爲止境。中國這一戰，要洗盡我們祖先與同胞們所受的恥辱，要確保我們子孫應享的自由，要使得中國國家與其人民永世永劫不再受侮，同時我們亦不侮人。中國這一戰，要清算近代百年來東西大地的骯髒氣，不獨使中國確保其自由平等，並有良好影響給我們周圍血統親近的被壓迫民族。這樣大的

問題，怎樣去完成？就是說全體同胞要認清問題，永遠以一致的意志，發揮自衛的本能，這就是辛亥精神，也就是今天以後絕對的需要。

我們根據上述的認識，達到以下的結論。辛亥精神，在抗戰中已證明勝利了，但勝利之點，不必誇論，只應自己鞭撻，自己鼓勵，檢討過去，努力未來，因此在這三十年國慶之日，作下列的貢獻：第一，民族意志的堅凝統一，要從各方面努力。我們首先奉告全體同胞，必須凜奉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大義，繼承辛亥精神，接受民國以來的教訓，並珍重抗戰三年半的經驗，更絕對守法遵紀，擁護政府，各盡其責。對於中國共產黨，望其始終實踐民二十六春間賢明的聲明，而與大多數同胞，同樣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宗旨，不但努力於勿蹈過去的覆轍，且積極的在三民主義之下為國努力，尤其擁護國家統帥權，服從軍令。這樣就使得愛國同胞一致讚揚。同時，我們希望國民黨必須貫澈孫先生天下為公的偉訓，努力造成清明公道的政治。辛亥以來一貫的建國原則，是三民主義，今後惟一問題，只是百分之百的去實行。就是，不但貫澈民族主義的自衛精神，並且政治上經濟上的設施，要努力達到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理想。我們始終認識，國家政治問題，需要法律論與政治論並重，不要偏倚。國家在戰時，有權要求人民服從，貢獻其一切，甚至生命；即將來戰後，根據世界大勢，也一定提高國家集中的權能，以貫澈有效的組織與建設。但同時不要絲毫忽略政治的內容，必須使人民與政府間，及人民相互間，要公道，要相安，要尊重人民權利，這樣使得人民越能自己發動其力量，以更增强國家的力量。簡單說，必須絕對鞏固國家向心力，要求人民都發揚向心力，絕對

不容離心力，但同時務必培植向心力之堅凝，以杜塞離心力之滋長。我們以為這樣努力下去，黨派問題不難合法解決。抗戰以來，各蔫各派團結合作的光榮歷史，將要永成為新中國的保障。因為民族意志的偉大力量，本來強烈的兔分裂，而國家統治大權，本來超越黨派而為全民族所擁護，基礎定了，只需要隨時勸加培植與加強而已。第二我們至誠顲請全體同胞，時刻記憶近代史的一切，絕對禮讚民族意志力量的偉大，同時不忘一切自作自孽的痛苦。中國近代的演進，本來與世界大勢密切關聯，但主要的因素，還是自己。甲午一戰，被日本戰敗了，何以不能重整國防？民國以後，在華盛頓條約之下，很有時間，何以虛度過去？七七事變應戰的國防力量，嚴格的說，從民二十四冬纔能認真開始佈置，可以證明建設國基是怎樣的艱難；而艱難之由來，就在克服一切內在的矛盾與病根之不易。我們今天，首當感謝國父孫先生與辛亥以前的革命志士喚醒民族本能之偉勳，懷念民國以來為形成國家中心力量執行三民主義使命而犧牲奮鬥的無數先烈之貢獻。這個基礎，已經般艱難了，而七七事變以後的空前自衛戰，數百萬的前方戰士，數百千萬的戰地與後方的工作者，概能覺悟民族自衛的大義，犧牲生命勞力，流血流汗，不屈不撓。這一頁血史，對得起孫先生及近代中國的先烈，我們只有崇敬，只有讚揚，但同時也不得不太息痛恨於過去之許多貽誤；且抗戰以來，還有未曾克服的許多缺陷，當茲建國紀念之辰，我們惟有呼顲同胞，時刻記歷史，時刻責自己。現在中國已確走入了光明之路了，我民族自己努力到那裏，就成功到那裏。日本侵略者這一個大敵人，到今天實際已不足畏，只畏自己不努力。戰鬥久了，困苦多了，這以後纔是試驗中國民

族能力品格的最後階段，我們敢說，同胞心中不必估量敵人，只需要更鞭撻自己，從今年今日起，努力準備，作有效的軍事戰經濟戰外交戰的長期反攻，日本以臣服東亞民族爲目的之「東亞新秩序」是做夢。在這意義上，中國自己就是亞洲，也就是世界。只需要勿絲毫麻痺了民族本能，勿一刻虛度了黃金時會！

最後願聲明：我們是絕對信賴民族偉大的，徒以熟悉辛亥以來三十年的苦痛歷史，故多作警惕之辭：其實中國民族，一定不走錯路，此後也決不會再貽誤時機。中國今天已經不是苟安倖存的病夫國，而是能自衛自主受世界公論讚揚的新興國家。抗戰接近勝利，一切建設上的展望，亦無窮的良好。謹祝蔣委員長以下全體國軍將士各地忠勇義民的健康與勝利，及海內外爲國努力的各界同胞新春幸福！

日本外交與其國民性（三十年二月十七日）

前天華盛頓路透電傳來一新穎消息，大意說：「日本在野村到美之際，正有一種反蘇聯的宣傳，而同時莫斯科消息，日本正集中全力企圖改善對蘇關係，甚至不惜作過去所不肯考慮的讓步。」同天東京同盟電：松岡在議會力言調整蘇日，一面仍高調反共同盟，而答覆議員時，又論到三國同盟第五款問題。因爲據該款解釋，若蘇日衝突，德義並無助日的義務：所以有議員主張修改，松岡也承認此點有使各方焦慮的可能，擔任於日蘇關係危險時，將設法修改此第五款。

這些消息中，充分暴露了日本欺騙外交的全貌，使我們感到興趣。查不多日以前，

松岡曾在議會討論過多邊外交，說同時儘可以進行四邊五邊的外交。上項消息，就證實了此點。一面任美國宣傳反蘇，一面在莫斯科誓言反英美，這是極可能的。不但此也，現在大島到德，而野村到美，又焉知大島與里賓特羅甫正海誓山盟喃喃密語之時，野村不在華盛頓另說一套相反的口蜜腹劍的話？並且還可以推想，重光葵在倫敦也不會閒着。日本今天雖然業已集中了海路空軍，作着攻打新加坡的準備，但也儘可想像他因欺騙慣技的作擾，對於在死活戰鬥中的大英帝國政府，再隨意說些開價的謊語，還想把英國順便再剝削剝削，榨取榨取，這也是當然可能的。

日本外交的特色，是對於任何國家都無誠意，所以任何姿態都是騙局。日本這態度，注定必招最後的失敗，而何以這樣，就不能不說到國民性。日本國民性，第一是貪婪。恨不能把全世界的資源土地，都變成日本所有，見甚麼都眼紅，而其慾望隨時增高，決無止境。第二是嫉妒。因爲貪婪，所以嫉妒，對大國嫉妒，對弱小亦嫉妒。比喻來說：日本在世界上，也已是相當的大資產家了，然而還嫉妒的很，不但嫉妒更大的或平等的富室，對於窮鄰居也一樣嫉妒，或者嫉妒更烈。這個經驗，中國最眞切。當民國二十三四年時，中國纔有統一建設的象徵，軍隊纔初步整理着，江西的戰亂纔告段落，但日本軍閥業已妒火中燒，按捺不住。那著名的多田小冊子說，中國的蔣委員長是日本帝國前進最大的障礙，就在其時，接着就是侵略華北五省的實現。這就是日本國民性根本不容他人和他一樣强，更不容其更强，而對於近鄰民族，更進一步，必須弱得倒下去，不容許弱得立起來。特別嫉妒國防力量，只要你還有一點力量，就是其嫉妒的對象。這正

如賭場裏一個有力的賭徒。懷中鈔票纍纍儘有許多百元大票，並且是贏家，而其貪婪的眼光，釘住全場賭客的荷包。越贏越狠，看見旁邊一個素來輕視的窮人面前有幾張一元票或角子，尤其心裏不舒服，說你怎會有鈔票？其多年對於中國，正是如此。第三是取巧。許多人說日閥蠻幹成性，這是不確的，其實乃以取巧為天性，有時實在蠻，並且十分殘忍，但那是專對於弱者為然，對於強者則亦有打算，並不衝動，而他因為知道不足敵全世界之強，所以其貪婪性嫉妒性之發揮，全賴取巧，時刻計畫在世界上怎樣操縱一下，而得到利益。既言操縱，當然是多方的，並且當然對誰也沒有誠意了。根據上述三特質，所以其外交的表現，全是欺騙說謊。因為其志在榨取侵略一切國家以滿足其貪與嫉，同時又不願與任何國家真正共同患難，以違反其取巧之原則，那麼結果只有行欺騙說謊話了。若要問他究竟真的是甚麼？恐怕他的負責國政的人自己也答不出來。因為根據取巧的定義，要隨時以最小犧牲，換最大利益，所以完全是個現實的問題。同時其本心又在榨取一切方面之利益，所以其外交行動，完全看隨時的現實情形而定。便於榨取誰，便先榨取誰；便於利用誰，就先利用誰。舉例來說：前文所述在美反蘇而在蘇反英美，究竟那個真，那個假？則可以說都是真，也可以說都是假。自其本心而言，凡所反都是真，而因現實的變化，可以暫時使之有真有假，那就是所謂各個擊破的戰略。同時也或者可以使之都是假，那就是被騙者結成一個陣線，至少都明白其為欺騙之時，因為技無所施，只好縮手不動而已。這個解釋，同樣可適用於日德關係。在德國打勝使英國屹不肯美國不能動之時，三國同盟自然暫時成為日本的真法寶：若德國打敗仗，日本當

然是同盟三國中第一個棄盟者，這有甚麼客氣呢？

因此不能不進一步論到受騙者的一方。我們第一不能不笑過去的英美，因爲在過去，他們實在甘于受騙。自九一八以來，英美在理論上守着條約立場，而事實上並不干涉侵略。英國有許多袒日的政治家，美國則有强大的孤立派，這些人，總之，看不透日本軍國的本性，而多年對日本樂觀。直到今天，日本已奪盡英美在華商權，進一步集軍南洋，要直接給在危難中的英國以重大打擊，此野心如貫澈，則加速度的建成高度國防，獨占太平洋與亞洲，與其同盟國從兩洋威脅美國之生存發展。當這種形勢展開的今天，試問那些英國袒日政治家和美國孤立派畢竟作何感想呢，中國受侵略已十年，抗戰已三年半，在這悠長過程中，假若英美有定識遠見，早看穿日本這個禍水，而積極的扶助中國一下，特別在中國抗戰以後，大規模的給中國以軍需財政的援助，那麼，其效果或者竟可以使得歐戰根本起不來；即不然，其問題也只限于歐洲與大西洋，何至于亞美澳三洲都有受到威脅之勢。我們也深知三國同盟成立以後的英美，都十分覺悟了，但實在已嫌其晚了。

我們論及此點，是主張請全世界人凡關心東亞前途者，務必深切的將中日兩國之外交與國民性對比一下。中國外交的特色，與日本比，剛剛相反。中國因毫無貪婪之心，故對任何人都絕對誠意，也毫不取巧。中國的抗戰，的盡最大的犧牲，而不希圖巧取他人絲毫利益。在此原則下，却絕對不受欺騙，不懼威脅。有一點最可爲證。前多年，日本一貫的以反蘇聯誘脅中國，那時期中蘇並不親密，而北方正在危險。但我們領袖蔣委

員長始終堅定拒絕其誘脅，而這種拒絕，並非企圖特別示好於蘇聯，以換取利益，或者根本上並未使蘇聯知道。其次在抗戰前後的近年，日本特別作反英美的宣傳，說日本目的只在驅逐白人勢力尤其是英美勢力出東亞，並非志在中國。近年所謂「東亞新秩序」，「大東亞新秩序」的夢都從這種理論出發。這對於中國，當然是欺騙，但中國在任何苦痛困難的環境之下，能徹始終絕對不受其欺騙。我們今天回想蔣委員長領導全國艱難抗戰的三年半之中，其實所得到的友邦援助，甚屬有限。以軍需品論，迄今為止，還是蘇聯比較多一點。英美有些經濟或金融上的援助，而就戰事需要上說，相差甚遠。總之，中國在過去所得友邦的援助，若以歐戰標準來講，眞是微乎其微。而中國對於任何微小的援助，都認做十分珍貴的友誼，甚至於援助中斷，依然無怨無尤。凡以上的話，只證明一點，就是中國的國民性，至剛至仁，至信至恕，與日本絕對不同。日本只學得中國戰國時代縱橫捭闔之風，而並未得到中國民族光明沖澹的丰度。所以同為黃種人而品性表現如此懸殊。我們到今天，確信中國道德已獲有勝利。從世界大局上說、中國的信用，當然比日本好得多。英美過去雖然認識不夠，但美國有遠識的大政治家羅斯福總統業已戰勝孤立派，而邱吉爾內閣下的英國，乃一英勇戰鬪的新國家，日本的一切伎倆，只有增強他們自衛的決心，豈能還有上當的餘地？蘇聯呢？在過去本來未受騙，到今天，若說近衛松岡一點小把戲，忽然能迷住蘇聯偉大領袖史達林，使得蘇聯肯拋棄多年傳統的中蘇友誼，而接受日本帶有政治性妥協的騙局，這是常識上決不能想像的。我們現在要做結論：第一、日本侵華戰爭本來是想取巧，而受到他所認為意外的教訓，但是還

不悟，又想取巧以解南洋，然後獨占太平洋。實則越取巧，越示拙。力量的限度與野心，一齊暴露了，而欺騙又完全揭穿，這種國民性不徹底懺悔痛改，二三年內，恐怕不免覆亡之禍。第二、中國的國民性，業已在精神上勝利，蔣委員長所指導的外交，於受過多少年艱苦鍛鍊之後，業已在世界上大放光輝。這是蔣先生人格的勝利，就是中國國民性的勝利，所以同胞們今後更要格外努力。第三、特別叮囑英美，補救時機之過晚，迅速大規模援助中國，助華即自助，既然證明了，不待多說了。同時望蘇聯在遠東及太平洋問題上，務必儘可能與美國採平行政策，不使日本將來稍有施行各個擊破戰略的機會。第四、目前局勢緊張得很，現在大島野村正同時進行着最後的欺騙，日本一旦到無路敗走，恐怕轉而在內部爆發。所以就日本自身而論，現在特別緊張。我們於積極進行抗戰軍事之外，姑且冷觀日本如何自食其十年侵略中國之報！

最低調的戰時政治論

（三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人最忌大言，何況戰時。現階段的抗戰局勢，檢討政治，實在重要，正如中國新聞學會宣言所論，但怎樣檢討？目標若何？却不可徒作大言，因此我們願貢獻一點最低調的意見。

首先要聲明的，決不可誤認為我們戰時政治特別無進步。我們確實承認，自十七年統一以後，我國政治一直在進步着，抗戰四年，更進步着。這有最顯著的證據：將中國所做不到的大事，近年做到了。過去分崩離析，不成國家組織，而現在能與强敵作四年

的大戰，這就是政治進步，並且是偉大驚人的進步。

然而新的問題發生了，就是：雖然大戰四年，而其力量還不能夠勝利，因此必須要求更大的進步；不然，則只能相持與偏安；不能收復廣大的失土。同時因爲長期抗戰之故，相持偏安，也並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只有更力求進步，爭取勝利，纔是生路；若安於相持偏安之局，則等於自趨滅亡。

再從一方面說，現在國家的憑藉，比抗戰初期還要好幾倍。人民習慣於戰時生活，數百萬將士的精神技術，都因鍛鍊而進步，外交形勢，確定的好轉，外援之門戶洞開。

因此今天惟一的課題，是怎樣自己能更充分的增强戰鬥力量，所以必須檢討政治。而政治是廣義的，整個的，必須普遍檢討其利弊得失，實行刷新。

我們願政府切實以下列兩義檢討一切：第一點，蔣委員長近來常常訓示國家紀綱之重要，我們完全同感。釋紀綱之義，就是法治。所以簡單說，就是要充分的守法行法。而這個重責，就在於文武官吏。因爲人民本來守法，戰時更擁護政府，所以政府今後施政上絕對必要的條件，就是指揮官吏守法行法，不得懈怠。現行制度，法律命令，出於同源，實際皆政府自定。當此戰時，一切法令等於軍令，這一點人民是了解的，擁護的。而凡是戰時法令，都基於作戰的必要，當然規定人民的義務，也同時就是對於人民權利的保障。我們又深知政府每頒布一重要法令，從立法院到國防最高委員會，都經過詳審研究，理論事實，都曾顧到，決不是輕率之作。因此我們今天並不論法令本身，更不談立法政策，但有一點是政府隨時隨事絕對應盡的責任，就是檢討各級執行法令的官吏

是否恪守法令？實行法令？說到這裏，就是問題的最嚴厲了，再不能有通融有躲閃了。我們深切認識，實在有大量的官吏竭誠盡職，守法奉公，但同時不容諱言，也有不肯官吏玩視法令。尤其重要的，是直接規定人民戰時義務的法令，其執行狀況是不是妥善親切？是不是公平無弊？這是國家基礎問題，絲毫不容輕視。中國政治自古沒有澄清過，在政府沒有充分權力之時，也談不到澄清，現在却是時機了。政府有充分權力，人民也有充分了解。在政府大刀闊斧厲行法治之時，可以說毫無障礙，問題就是要做，要認眞的不斷的做。我們今天不具體舉例，但作原則泛論，就是要求政府必須使官吏充分實踐政府自定的法令，一點不越範圍，一點不容作弊。今天檢討政治，要從這裏做起：其範圍當然包括民政軍政一切部門。第二點，要說到用錢，國家作戰，支出浩繁，我們的財政支持力有這樣偉大，敵人決不及料。然而再向後看，却要趕緊猛省，因爲戰爭還更要延長，戰時經濟必須在新的基礎之上確實建設起來。說到這裏，第一就必須切實檢討國家一切支出是否得當？本來我國社會最缺財政知識，這也難怪，因爲根本上並不知道預算。大戰四年，財政上是怎樣支持運用的，一般茫然。所以評論財政及政府一般經濟政策，甚難精當。因此我們今天也不作政策上的評論，而只呼籲一點，就是請政府必須負責檢討，凡預算上的支出是不是用得其當？凡一種支出本來都有一定目的，期待一定的效果，目的達了沒有！效果收了不曾？凡建設之事是否做到？所有用款，有無虛擲？國家各種戰時機關，如金融貿易交通運輸購置等一切事業，有無浪費？有無弊端？龐大的人事經費能不能節約？建設經費有沒有濫用？這些事，人民都切實關心，不容不請政府

檢討。自去年以來，經濟變動甚大，而抗戰前途正遠，國家支出的切實檢討，是一件大事。這不但是經濟安危所關，同時是國家治亂之本。人的通病，越窮越濫用，惡擗百出，國家亦然。在這非常時期中，一切最容易出軌道，且沒有算計，而時勢要求，須全民一律吃苦，吃苦就要公平，要心安理得，所以國家經費的善用節用，是凝固民心忍耐艱苦的重要關鍵，還不僅為了財政上的理由。

以上兩點，總括言之，就是法令必行與用錢得當。這實在是最低調，却實在是戰時政治最必要的標準。那麼，怎樣檢討呢？在中國新聞學會宣言中，主張以政府之力，動員輿論去做。這固然是正當主張，而尤其有效的，是政府自己檢討。我國現行制度，政府本身，本有充足完備的機關。抗戰以來，更新成了許多機關。從計畫設計起，到立法行法監察考核，一切機關，應有盡有。最高權力機關，還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以我們的具體請求，就是政府務必動員固有的院部會處，為實踐其固有的職權而努力。凡賦有某種法定職權的機關，對於其職權，都要充分行使，而國防最高委員會根據中執會的方針，充分加以調節與指導。能這樣認真實行，就一定有效，我們這樣說，似乎太陷於老生常談，只因感到許多應盡責的高級機關，好像還有許多責任未盡，許多問題，好像還敷衍粉飾着過下去，所以認為在光明的大勢之中，有黑影，有隱憂。我們大家一定要記着：現時我國在國際上的名望與讚辭，在失地未收復以前，只是虛榮，不是事實，必須收回失地，纔是事實。人貴自知，我們必須自知。有何缺點漏洞，必須自知自改自新。這樣纔準能無限量的增加民族戰鬥力，以達於成功。抗戰到今天，需要從頭立志

，是創造，不是維持。政府在這樣決定之下，彰明賞罰，振刷紀綱，全國同胞一定全力擁護，排除一切障礙以前進。我們意誠而辭拙，若能供參考於萬一，就不勝榮幸了。

師道與學風 （三十年四月十日）

本月六七兩日本報所載武大教授楊人楩先生的「論氣節之培養與教育」一文，我們認為是一篇很誠摯很有益的議論，深願對此問題也貢獻一點意見。不過問題重要，一次說不完，今天先專就楊君所主張的「尊師道」一點，作一簡單的討論。

我們對於尊師道的必要，絕對同感，並且認為這是教育上一個根本問題。凡關於建設良好學風，達到國家教育目的的一切需求，都要以尊師道為解決的樞紐。

那麼，具體的說應當怎樣辦呢？楊君文中也說到一些，但是枝枝節節的。我們甚願建議一個原則，就是希望政府在施行整個教育政策上，先以提高校長地位，尊重校長，信任校長，輔助校長，作一個實際原則。

要使學生信任教育，尊重教育，必須由政府尊師起，要尊師必須從尊重校長起。我們的具體意見是：凡國立省立學校的校長，政府在聘請之時必須慎重其人選。為民族子弟選師，當然是一個隆重嚴肅的問題，所以一定要選得好。大學校長，一定是國家第一流人才，不但在學術上能以領導，道德品格也必須足以為國民之模範。還有重要兩點，就是其人必須是獻身教育的教育家，同時對於國家建國大業有了解，有熱誠，有抱負。簡單言之，其人必須是能力足以領導教育，而精神志氣則足以分擔國家民族運命的第一

流人才。其次中學校長，雖然不可懸格太高，但一定需要慎選，在品格精神上，須與大學校長是一個標準。政府在選擇此等人才之時，固然有其自由，但一經選定，便須充分的加以尊重與信任，並且絕對為其後援。現行制度，校長是官吏，但不應以普通官吏相待，因為他是師。政府譬如東家，學生譬如子弟，校長就是東家給子弟聘請的老師。這些子弟的智愚賢不肖，全憑老師教導如何，這當然是一個極嚴肅的問題。何況政府為一般少年國民選師，其意義的重大，較之舊時代私塾請先生更有不同，因為教育好不好，關係國家民族存亡之故。所以我們的意見是：政府在聘用以前，應當慎而又慎，而既經聘用，則十分尊重其職權，而信賴其負責，這是尊師道的第一步。

具體的說，凡學校以內之事，概請校長全權負責，現行制度，教授也是政府聘，不是校長聘，這也一理。校長對於國家法令及教育方針，當然要負責執行。對於教授，根據法定權限，領導合作，這也是毫無困難的。我們的具體主張是：在一個學校以內，如何施行教育方針的一切問題，概應使學校當局自行負責。政府但依法考核其成績，而不使學校當局以外的機關干涉其事。學生訓育問題，與學科同等重要，這也應責成校長，負其全責。其他有關的機關，只可居於輔助地位。總之一句話，學校是教育機關，不是官署，也不是軍隊。而一種教育的效果，全靠師生之間長期的施教受教，鍛鍊陶鎔而成。欲達到這樣目的，必須自校長起一般在師長地位的人，專心壹志，縝密負責。這絕對需要一種良好的環境，使師長得以執行啓導學生的責任，使學生養成尊敬信任師長的習慣，這樣纔能說到學風。所以我們認為師道與學風，是密切相關的，尊師重道然後能建學

嚴。

我們特別論尊重校長的必要，是因爲校長是教授的領袖，且負有學校行政責任之故。至於教授教員之應受尊重，當然一理，不必另論。私立學校，與國立省立者地位不同，但道理一樣。政府對於私立學校校長是否勝任，自然一樣有權考核，如認爲不能勝任，儘可命令其董事會另選校長，但一經承認其勝任，就一樣的尊重其地位職權。

在上述前提之下，再說到待遇問題。自物價變動以來，政府對教育界，對學生，極力補助，而教育家所受的生活壓迫，依然嚴重。關於此點，我們却無特別主張，因爲深知政府十分注意這個問題。今後無論抗戰財政如何艱難，政府必定努力救濟，所以這一點反不必多論。國家爲少年國民請老師，當然要保障其生活，不然，實際上將無人從事於教育了，所以這是事實問題，反不在討論之列。

此外關於補充或批評楊君意見，應當說的話還很多，日後再論。今天只對於尊師道一點，貢獻其感想。我們回顧數十年來之事，親見師道之墮落及其影響。教育流爲商品化，學生與校長教授之間往往精神上毫無聯繫。爲師者既不受尊，亦不自尊；學生之不尊師，更不必論。當然我們不容抹殺一切，但這樣弊風，實在很大。在這樣師道墮落的環境之中，侈談思想自由，就等於獎勵放縱與精神的無政府，一切思想意識聽其發展；換句話，就等於公開製造各式各樣的第五縱隊，使國家民族坐待滅亡。而同時呢，師道既衰，根本上對於青年思想無從爲有效的指導或糾正。卽使有訓育的設施，也流於形式的，强制的，其結果使訓育不生其效。過去情形如此，今天國家在艱難抗戰之中　我們

的教育絕對需要進步，舊時代的學風，絕對需要革除。今天國家對其少年大眾，絕對要求其成為擔當國家民族運命的戰士，所以一方面必須喚起其熱情與志氣，共同服膺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大義，信仰寬宏而合理的三民主義，排除舊時代的有害國家民族的一切意識習慣；而同時必須教育此少年大眾，每一個人，都有剛健自由的人格，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有骨頭有氣節的國民。簡單言之，必須使此少年大眾每一個人都自覺的自動的徹底明瞭國家民族的大義，而以真正自由的精神，自己發憤而負起責任來。今天以後教育上的需要，這樣重大，這樣迫切，怎樣能完成此需要？實在是一個最大的問題，而我們的感想，第一還是從尊師道入手。明末幾位大師在國破家亡以後，抱殘守缺，興學傳經，而其精神竟能支配中國三百年，到底出現了辛亥革命。清末曾胡左等的事業，自革命眼光論，固然是另一問題，然其淵源，不外是幾個文人講學，竟能支配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凡此可證明中國師道之偉大，值得我們研究。今天國家每年用幾萬萬辦教育，而現時在大後方的一切學校，實在是靠着前方幾百萬國軍將士天天流血苦戰保護着，這樣生動的悲壯的民族流血的活歷史做着教材，而何以還不能不討論振作學風的問題，這一定有其癥結在。我們今天姑不作其他的討論，而先呼籲中國師道的重光，呼籲為民族子弟選良師而尊重之，同時呼籲為人師者之自尊自重！

論政治教育 （三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從究竟的意義說，教育為政治之本，而政治教育又為教育之本。為甚麼呢？教育之

基本目的，是教育其民族少年成為共同擔任建國衛國的國民，所以政治教育為捍衛教育之本。

抗戰以來，政治教育更是教育上最大的一個實際問題。因為這種非常環境，要求必須迅速給民族少年以政治的鍛鍊，同時這環境也極適宜於這種鍛鍊。現在抗戰正達光明而艱苦的階段，政治教育更須加緊。所以我們於日前討論尊重師道之後，又貢獻下列的意見。

第一先論方法。政治教育之設施，不能專看校內，國家實際政治，就是基本最生動的教材。簡單說，政治就是教育。從這一點說，這四年來業已有很大的成效。因為全體國軍將士就是教育者，蔣委員長就是教育者的領袖。這個血的教育，是指示民族少年以報國做人的基本模範，其感化力當然異常偉大。而蔣委員長代表中國民族在國際上所表現的獨立自尊大信大義的精神意志，尤其是政治教育最偉大的教材。所以就大的方面而言，是無所遺憾的了。然而論政治，不能專講大體，並且要注意許多次要問題。嚴格的說，凡有政治職務的人，都是教育者，其每一個人的行為品性，及政治社會的一切現象，都使民族少年們不斷的受着影響。必須政治狀況一般的使少年們信賴敬佩，然後學校以內的訓導易於完全收效。禮記緇衣篇說得最透亮：「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學校訓育的一切教條，都是所令，而政治榜樣是所行。我們因此論斷：學風與政風，必然有密切關係。所願政府更隨時隨地嚴整紀綱，振作風氣，凡關施政用人之黜陟賞罰，以及黨

政軍各級人員待己遇人的態度，無形中都有教育的意義，這就是示其所好。其次，校內設施自然也同等重要，其道理也一樣，主要的必須教育者示範。校長教授等之品格風度，就是學生的表率。學生在日常生活上，對於教育者，正是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只要教育者以身作則，至誠領導，一定有感化力。希望學生怎樣做人，教育者先做着給學生看，而政府與社會又勵行尊師之道，這就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了。

其次論標準。政治教育就是國民教育。一言蔽之，是教做人，那麼所期待的做人標準畢竟如何？最簡括的說，要使現在的民族少年鍛鍊成爲有建國衛國共同意志的國民，必須期待每一個人有剛健不屈的人格。集合無量數剛健的個人，然後能成功剛健的民族。因爲如此，關於政治教育的設施，除理論上紀律上之一般的鍛鍊之外，必須同時注意啓導每一學生的個性，使之自覺的自發的負其責任。簡言之，政治教育應當是國士教育，就是要啓發每一個學生都能立志爲擔當國家運命的戰士。關於此點，我們以爲中國本來有教導做人的良好標準，那就是「儒行」篇孔子給儒行所下的許多定義。這個標準，完全是中國思想，中國道理，我們民族能夠立國幾千年而不衰亡，全仗這種做人的精神。今後爲着貫徹抗戰勝利，爲着使中國建成世界第一等國家，正需要發揚我們二千年前固有的精神，提倡剛健自由的儒行。倘使我們的政治教育的效果一般的能達到這樣的標準，中國在世界上一定成爲剛健自由的新國家無疑。現在節錄儒行篇數段於左，以表其嚮往景慕之意，卽以作本文之結束。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

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註：淫，傾邪之意；溽，濃厚之意。）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幷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註：稽，作合解。）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註：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失節之貌，其下三句，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

本社同人的聲明（三十年五月十五日）

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贈本報榮譽獎章，這是贈給中國報界的第一次。本社同人以其有關我國報界全體在國際上的榮譽，故決定託中央社駐美記者盧祺新君今天在米蘇里代表接受。同時中國新聞學會及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特爲此事，定於今天下午在重慶開盛大的慶祝會。

本社同人多時詳審考慮之結果，以爲若專就本報而言，則對於米蘇里獎章根本不應接受，對於今天的慶祝會更不敢當。因爲深切自省：多年來並未能善盡報人應盡的責任，尤其在抗戰四年中，對國家社會甚少貢獻。論冒險，斷不及上海同業；論勞瘁，則不如前線報紙。至於宣揚抗戰建國之大義，則不過勉隨全國同業之後，同心同德，亦步亦趨，此外並無特長。事實如此，何以能獨受國際的讚揚，更何敢勞同業的慶祝？

但最後我們的結論，知道此事的意義，並非這樣小。我們想：今天的慶祝會，其意義應當不是慶祝本報，而是慶祝中國報界在國際上得到同情的認識，及將來在國際上可以增進與各國報界尤其美國報界的合作。照這樣講，則本社同人不但不必辭謝慶祝，並且應當參加慶祝，根據此意，謹發表下列的感想。

第一、中國報業本來歷史短，規模小，國家地位又這樣落後，所以國際上多年不深知我們報界情形。但我們公平論斷，中國報人的精神，在許多方面斷不遜於各國報人，或者還自有其特色。今天國際報學界對我們有了新的認識，這全是國家抗戰四年之賜。

因爲抗戰，國家受了重視，聯帶的中國報也得到國際的注意。所以我們今天參加隆祝會的人，應當一致認識，凡榮譽都應當首先歸於抗戰四年爲國流血的全體國軍將士。

何以說中國報人自有特色？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爲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民國以來中國報也有商業化的趨向，但程度還很淺。以本報爲例，假若本報尙有渺小的價值，就在於雖按着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本社最初股本，只五萬元，可謂極小。當初決定，失敗關門，不招股，不受投資，不要社外任何補助，五萬元剛用完，而營業收支正達平衡。就這樣繼續經營，自然發展。而在戰前，加上勞力股，也不過僅僅成爲五十萬元一個小公司。我們自信，大公報的惟一好處，就在股本小，性質簡單。沒有干預言論的股東，也不受社外任何勢力的支配。因此言論獨立，良心泰然。而我們同人都是職業報人，毫無政治上事業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權，不求財，並且不求名。我們以爲不求權不求財，是士人常行，容易辦，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因爲辦報都希望人愛讀，讀者越多越歡喜，名聲越大越高興，而危機也就在這裏。因爲一個報人若只求賣虛名，得喝采，有時要犯嚴重錯誤，甚至貽禍國家。我們經營本報十五年，自省積極的盡責太不夠，而在消極方面，則甚能自守，尙無大過。我們深信，這種基本精神，凡有中國道德普通修養的人都如此自待，而我全體報人的道德標準，只有比我們更高。這有明證，就是在上海及其他淪陷區域的報人的勇敢！我們願乘今天的機會，特別向全世界報人誇耀我們同業，我們敢說，在上海華

應為國盡忠的中國報人，在道德上是世界第一等！這班人，當然是不求權，不求財，也並不求名，而只是盡職責。說到眞褒，大公報的人眞是萬分慚愧，因為我們本是天津上海的報，近年在後方或海外辦報，何等容易，而上海忠良同業及在南北淪陷區作新聞工作的人何等艱難。他們生命危險自不用說了，最難是晝伏夜動，勉强工作，長期忍耐，時刻不安，就此而論，可以說他們比前線官兵更勇敢，更艱苦。迄現在為止，業已犧牲了許多可敬佩的報人的生命，而前仆後繼，依然不衰。我們願請米蘇里新聞學院及參加該學院大會的各國報人，特別注意這一點。這是中國國民的志氣，也就是中國報人的精神。大公報不值得誇獎，而我們同業這一點精神，却值得接受榮譽而無愧！我們願國際報界此後對中國報更有深切的認識與同情，同時祝勉全國同業，更共同努力，盡其責任。

第二、國際友誼，靠報人維持；世界文化，靠報人流通；今天為保衛人類自由，建設世界和平，尤其靠報人合作。關於此點，中國報界向來願意盡力，現時更願盡力。因為世界局勢太不好了，現在業已有全人類半數以上陷入戰爭慘禍之內。就遠東而言，中國受侵略業已十年，大規模抗戰，業已四年。我們全版圖之半，被侵略者蹂躪着，全國到處，受着轟炸，平民婦孺，天天喪失生命，而日本報紙還說這是「聖戰」，是「共榮」，完全扯謊，毫不自省。我們因此，在新聞道德的意義上，感覺人類的悲哀。因此不能不呼籲全世界信仰正義與自由的報人，應當努力密切合作，動員全世界愛自由及受侵略的一切民族，用道德的及一切的力量，共同抵抗侵略，以救世界。今天全世界的重心

是美國，中美國交，向來這樣好，中美人民，互相信任，互有同情，而近時的美國輿論，鑒已決心毅然負起保衛人類自由的責任，對於遠東的關心，與對歐洲一樣。我們中國報界十分欽佩美國這個新的趨勢，以爲這是黑暗世界中發現了光明。因此更願與美國報界互助合作，有所努力。中國思想是世界一家，我們愛中國，也愛世界。同時十分相信，世界前途，一定不悲觀。畢竟人類要自由，要自立，畢竟正義最後勝利，問題不過在弱小國家無軍事準備，或不能準備，而美國今天業已宣布願做被侵略國家的軍火庫。中國報界願代表四萬萬人民的公意，聲明在美國人民爲自由正義奮鬥的過程之中，中國定能盡互助合作的責任。我們乘今天的機會，邀請美國報人及各國愛自由的報人，不嫌中國報業的落後，而與我們隨時增進合作，相互傳達友誼，鼓吹真理，動員人民，抵抗侵略。就大公報說，我們尊重米蘇里所給的榮譽，更要努力爲自由正義而奮鬥，同時相信我全國同業奮鬥之勇敢，更在大公報以上！

最後我們願深謝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對大公報的厚意，並深謝中國新聞學會全體會員重慶各報同人及各地中外友人對我們的勉勵與指導！

論新階段的戰時政治

（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我們前天喚起軍民同胞應當認識今天是長期抗戰的開始，現在繼續對本問題作具體的討論。

前天所論，是願大家在精神上作準備，現在討論實際方策。本來精神準備是很要緊

的。譬如作重慶迪化間旅行，乘飛機一天中到達，但機上的人仍嫌時間長，還想早些，當出發之時，就覺得必須四個月纔到，那麼，這旅客將安心上路，毫不焦急。今天論抗戰前途，正是如此。中國人必須覺悟今後還要戰鬥三年五年，甚至更長更遠。精神上先有此準備，然後具體方策不會錯誤。

我們建議下列的原則：第一、首先徹底檢討四年來各部門戰時政治的成敗得失。近間政府正施行着廣泛的考核工作，這種工作，十分重要，我們盼望其必須收到十分的效果。抗戰四年，許多事情有進步，而失敗之點也不少。其原因，或關於組織，或關於用人，而根本上因為戰況緊急，許多政策是臨時應急而來，不是預有透澈的打算。今天到這新的重大階段，首先應當力避過去的覆轍，一切徹底打算，根本研究，而根據長期抗戰之新的觀念，先將四年來各部門的事業，澈底糾查一番。最概略的講：如運輸，如貿易，如兵役補訓，如經濟管制，何地何人何事辦得好，何地何人何事辦得不好，亟需澈底考核。第一先看政策對不對？其次論組織對不對？再次考查人對不對？這四年來，令人遺憾的事多了，而責任在那裏？政策負責，組織負責，還是執行的人負責，政策不適，應當改，組織不靈，應當變，執行的人不好，應當處理。若責任在人，還是在長官，或者在下級？若在長官，何以政府不處分長官！若在下級，何以其長官不能整頓下級？這些問題，今天都需要澈底查個清楚。我們今天不舉過去的事實，但願簡單警告：今後的國際運輸，西北線雖通，而發達無望，故重要路線只餘滇緬一線，所以這一線的運輸，萬不能使之再紊亂。過去海防時代的一切不良現象，萬不容使之再發生，而這一線的

管理，必須使之絕對統一而靈活；這一線的負責人必須是真誠負責之人。論國際貿易，今後的環境，比過去更難。因而管理貿易的事業，比過去更寶貴。政府應當徹查那些代理國貿的公司，畢竟辦得好不好？而凡經統制以後的重要產品，其生產是增加，還是減落？以四川說，那桐油生絲豬鬃三大出口品今天的情形怎樣？比方說，假若因出口困難而致貿易低落，那是另一問題，假若能出口而生產低落，則責任應當歸於管理不好。此外如兵役補訓，如各種經濟管制，包含糧食管理，這許多與後方全體人民密切相關的問題，一般執行政令的文武吏員是否忠誠？有無作弊？其影響甚為重大。政府必須及早為全國澈底的考察，獎勵有功，處罰溺職，發掘病根，積極改善。這些問題甚瑣碎，也甚廣泛，所以調查頗困難，而關係卻極重要。中央各主管部及各省政府應當認識這些與每一人民密切相關的問題，實在是抗戰成敗的真正基礎。莫說其瑣小！無數瑣小問題處理的好不好，是決定國家運命的真正關鍵。譬如人身，其生命之維持，實在決於其全身無數細胞健康或衰敗之上。

第二，決定今後一般施政的重點。我們回顧這四年的戰時政治，感覺求治太切，百廢俱舉，而結果徒使官吏忙碌，而不能收效。現在建議以下幾點的原則：（甲）全力辦理與作戰有關的若干大事，凡不急之事，少辦或緩辦。（乙）國家支出也根據這個方針，不急之務不用錢，作戰必要之事不惜錢。一般的屏除浪費，節省財力，專供直接或間接於作戰必要之用途。（丙）注重每一省每一縣的地方問題，及每一政治部門的下級實情，而嚴行賞罰，求其實效。

現時簡單一下，就是鑒於今後環境的艱難，主張力量集中，而求實效。抗戰建國，兩者並進。這畢竟只是一種觀念，有許多連續的問題，仍戰時辦不到，若求百廢俱舉，即須照常進行。舉例來說，經濟建設，本應愈多愈好，而散漫的投資，在戰時並不相宜。政府對人民企業，自當保護，政府自己，却只能集中力量於作戰必要之事業。譬如教育，本來甚重要，然如一定要一兩年能辦成幾百萬小學校，既無師資，又乏經費，辦成也是虛名，若欲實際辦好，則為國家財力所不許。現在地方政治的施政重心，是新縣制，着以現時政令之繁雜而論，就是三頭六臂的縣長，也同時辦不了這許多事情。滿滿堆案官各級各上級機關的訓令，已經需要過人的精力，那能說到實效。而因此反使一個縣長，不能全力注意到兵役、食糧等作戰最重要的問題。即以中央說，問題太多，會議太忙。一個長官對於所主管的最緊要工作，不能全力研究與應付。所以我們主張，今後的戰時政治，要簡單而扼要。對於必須辦的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從上級到下級，徹底執行，徹底考核，一事不放鬆，一時不放鬆，一人不放鬆。至於不緊要之事，則不必浪費力量。我們認識過去四年，浪費是一個主要問題。人們多只注意有無舞弊，我們以為浪費之害，同樣重大。政府對於金融信託貿易運輸及一切有關用錢尤其與海外有關係的一些機關，應當徹底考察，而縮小組織，節約經費。同時對於中央或各省，如考察有不必要之事業，應當緩辦，有不必要之機關，應當歸併。這關於軍事行政上，也同樣適用。不過我們只能說原則，不能舉實例，因為凡關軍事，統帥部自能籌為負責，用不着報紙多作詳評。

以上所說，是在長期抗戰軍事第一的前提下，對於今後政治上之初步希望。我們所說，是很淺陋的，也許設想有錯誤，但基本觀念不錯誤。我們的基本觀念，是抗戰勝利，決不能從敷衍搪塞中得來！而抗戰一定能勝利，其條件就是一切工作必須確實有效。必須籌定政策而嚴振紀綱。我們推測，日本不論現時意願如何，將不免與美國之戰，而美日戰也是長期的。所以中國雖有與國，而仍需要長期苦戰。今後數月內，就要到真正重要的新階段，所以政府與人民必須一致作精神上新的準備，同時政府應速執行適應今後長期抗戰需要的實際方策。

讀周恩來先生的信（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讀周恩來先生給本報的信，我們十分歡喜，迅速的全文發表，並乘此貢獻周先生幾句話。

在國家生死存亡的艱苦抗戰之中，凡中國軍隊，在戰線上不打敵人，就等於幫助敵人，何況還有勾結。所以敵人所造之謠，太汚辱中國人，凡中國人當然不相信。因為根本上斷不相信在這緊要關頭，中國民族戰線上會出現了叛徒。

我們前天的評論，其實只一句話，就是期待十八集團軍將協同作戰的事實儘速表現出來。我們聲明，只要有此事實，就滿意了，且並不苛求或奢望一定有大的戰果。因為我們深知國軍的艱苦，斷不能期待每一部隊在每一戰役中都能夠勝利。倘作此期待，是太不明瞭中日戰的性質，太輕視抗戰本質的艱難。

我們期待此事實，並非僅爲打破敵謠，因爲敵人造謠，向來得到相反的結果。幾十年來，敵閥對中國，費盡許多造謠挑撥的伎倆，九一八以來，更猛烈的作分裂中國的運動，陰謀惡辣，無所不至。而結果呢？中國大勢乃正與敵閥的希望相背而馳。這就是中國民族自衞的意識在危險時機自己發動起來。周先生信上說得好：「敵所欲，我不爲，敵所不欲者我爲之。」這些話，非常精確。正是我們在北方辦報多年的政策標準，也正是十幾年來中國大局演進的推動力量。簡言之，就是民族自衞意識的覺醒。我們前天爲甚麼要呼籲？就是抗戰四年的結果，敵我都到了嚴重階段，這時候，敵人希望中國分裂自亂的心理當然更迫切，因而中國人團結自衞的需要也當然更緊急。而中共不比一般人，其組織有國際性，其國家觀與普通人不盡同。在抗戰以前有鬥爭多年的歷史，抗戰以後，到最近又顯出了齟齬，正當此時，蘇日中立條約成立了，中共向來最信仰蘇聯，所以人們要知道中共今後的政策是否受蘇日妥協何等影響。這種推論，本來很淺薄，然一般同胞在這緊要關頭當然要證明中共今後是否仍在民族自衞的陣線。這是國家前途一大問題，所以我們期待有協同作戰的事實，以速慰同胞之望。

讀周先生的來信，關於此點得到圓滿答覆，就是十八集團軍一定協同作戰。我們知道周先生這幾年對於促成團結抗戰，盡力之處特多，在現時，幾於是政府與延安間唯一有力的聯繫。此次給本報的信，我們不但相信其有根據，有權威，並且相信他正爲此事而努力。因此我們除發表來信之外，並貢獻意見，致其希望。以爲近數月的情形，甚有危機，本來需要解決，最好藉此次在晉協同作戰爲起點，對於統帥部與十八集團軍之間

的許多應妥善處理的事情，都協同解決，從新再建團結的壁壘。我們以為此事並不難，其所企求中共諸君考慮者，只對於建國的根本認識之一點。此根本一點，如認識一致，則相信一切問題皆不難迎刃而解。我們試回顧十數年來的歷史，中共這樣有抱負能奮鬥的政治團體，若回首民十六以後十年之間對國家究竟貢獻了甚麼？我們的看法，是負號的，不是正號的。因為民族自衛的需要上，是應當迅速從無組織到有組織，從非國家到是國家，從內亂分裂到和平統一，從散漫痲痺不能自主自衛到運用靈活能夠自主自衛，從不能抗戰戰亦速敗到能夠抗戰戰而不敗。這一段落的工作，甚緊要，亦甚艱難。蔣委員長領導的事業，簡言之，就是這一大事。而這工作是民族獨立建國的絕對需要，所以其力量非常強大，任何障礙皆不能阻其前進。中共在抗戰開始前，奮鬥多年，不幸而與民族自衛的需要成了相反的形勢，所以努力的結果，實際上是負號。我們在今天，只希望認識一點，就是：敵我的形勢，自己的國力，世界的時機，都絕不容許存一種觀念，以為現在的國家中心失敗了，還可以再建一個中心，然後將國家再組織再統一起來，這樣的事，是必無的。九一八以後，中國只有這一段時機可以建國，現在抗戰四年了，若使現在的國家中心失敗了，那就是亡國之局。所以一般軍民同胞的基本認識，是必須擁護國家中心的國民政府，以貫澈自主自衛之目的。這是唯一的路，此外無路。當然，政府的施政用人要時時改進，並且政治制度要隨時勢以進化，一切黨派在三民主義原則之下，應當誠意合作，不可互相猜防。但是最要緊的，是前述的根本認識，倘此根本一點不能一致，則合作成了空談。我們希望認識蔣委員長十幾年來全力擁護此國家中心，決不

是爲自己，也不是爲國民黨，而是爲中國建國家的基礎。這個政府，是在强敵壓迫下，在極少時間中。惟一可能建設的國家中心。對於這個中心，同胞們都有擁護的責任，我們以爲中共諸君也有擁護的責任，因爲這中心失敗了，就要同歸於盡。我們深信，倘中共對此根本一點能有同感，則政府與統帥部對於中共及十八集團軍之各種問題，一定能負責作妥善之解決。倘若根本認識業已一致，而各地的文武官吏還要故意磨擦或防備，我們就要代中共作不平之鳴。

抗戰開始以來，中共領導的抗戰工作，在北方實在曾表現其特長。其最顯證據，是過用的一般軍隊不能回北方工作，而十八集團軍所屬部隊能夠深入敵軍占領地工作，這種工作實在是不容易的。但最需注意者，就是一定將此有用之組織的力量，對國家永作正號的貢獻，切不可對於根本認識又發生錯誤的感覺。我們說這些話，周先生或者不同意，不過我們是很誠意的，並且不是疑惑，而是陳述希望。以山西爲例，倘若其他國軍失敗了，太行山五台山的十八集團軍也定要受敵人所謂「掃蕩」，反過來說，大家協同作戰，牽制敵軍，則不但阻礙敵人，使之不能「肅清」山西，並且對於河南陝西是有力的保障。這幾年，敵人不能「肅清」山西。凡在晉部隊都有功勞，現在若受了敵人個個擊破，豈不盡棄前功。晉事如此，全局亦然。我們誠懇希望不但在山西能協同作戰，對於國家今後應當再有團結合作的新表現。最好毛澤東先生能來重慶，與蔣委員長徹底討論幾天，只要中共對於國家前途的基本認識能眞實成立一致的諒解，則其他小的問題皆不足障礙合作。而這種團結抗戰的新示威，其打擊敵人的力量比甚麼都偉大。在此意義

上，盼謝恩來先生今後更多多盡力。

關於省臨時參議會（三十年六月三日）

各省的臨時參議會現時正開或將開第二屆的會。第二屆未改選，議員仍舊，但我們根據長期抗戰的需要，以爲對於省臨時參議會的使命應當有新的認識。

省臨時參議會，既稱臨時，即可知其組織方法及職權等，都不帶永久性。換言之，政府設初本來就準備着依時勢需要及經驗，而隨時求其進步，我們本此意義而致其希望。

這一年的經驗，是否認爲省臨時參議會能夠應時勢的需要？我們直覺的印象，是不夠。爲甚麼呢？在未有臨參會以前，各省本有黨政軍各機關主持着，假若對於臨參會無特殊的需要，而該會無特殊的貢獻，則何必多此一舉。現在經過一年了，一般的講，臨參會不能說無貢獻，而貢獻不多，我們以爲並未能達到時勢的需要。

這應分兩層說：第一、法定職權不夠；第二、運用不夠。關於第一點，省臨參會的職權、完全倣國民參政會。按參政會之說，本來是政治的，非法律的，其目的在於集思廣益，共當國難。而中央立法，本來有訓政約法所規定的整個系統，當此戰時，政治制度於勢不宜變動，所以參政會無立法權，並不足異。說到省，則問題不同了。抗戰以來，政府以新縣制之完成，爲建設地方政治之中心事業，將要本着建國大綱的精神，完成縣以下的基層自治，以確定民權主義的政治基礎。這方針，是十分正確的。但是指導縣

政者是省，不是中央，而中央一切抗戰政令之推行，其樞紐又全在於省。所以集中一省的智能，發揚一省的公意，其事乃十分重要。臨參會之使命在此。那麼為增强其力量之計，以為應當使其有審議省預算及制定省單行法規之權，而不宜倣照國民參政會以詢問建議為止。近月所聞，有數省的臨參會曾請求擴大職權，但以問題繁重，政府正從事考慮。今天在戰時，國事既嚴重而緊急，省政府與臨參會之磨擦，亦務須避免，因此關於修改臨參會職權之事，亦需要慎重研究。我們鑒於此點，現在不作具體建議，但提出此原則，希望政府儘數月以內，詳密考慮，將臨參會之選舉方法與職權，都加以修正，期待明年改選實行。這裏有應特別注意者，就是選舉方法也必須修正。如擴張該會職權，使其有省的立法權，則同時當然需要使議員之產生方法，能多有代表縣民及職業團體的性質。好在新縣制正在順利推行，希望將來臨參會議員之產生，能夠由各縣選舉。而不需要中央最後指定之臨時辦法。至於調節臨參會與省政府之職權，使能保均衡而免磨擦，則方法甚多，並不困難。倘有糾紛，最後由政府決定，只此一點，就可以無窒礙了。

關於第二點，無論法規如何完善，其效果要看運用怎樣，以現在說，法規上的職權既小，要專看省政府能否善為運用。我們敢說，就一般而論，省政府對於臨參會的使命還認識不夠，因此當然不容易善為運用。我們希望政府對於各省政府應當有所指導，使得負責省政之人知道畢竟為甚麼要設省臨參會？畢竟期待於臨參會者為何？我們敢請求特別注意，省臨參會不是黨政軍的附屬機關，更不是以號稱代表民意為能事的裝飾機關，而是實實在在要樹立起來一省輿論之中心，使此中心能夠督促並協助國家在各省推行

抗戰政令之成功。近年因戰時之必要，主持省政者大概爲軍人，而多數又非籍隸該省之人，因此省府與地方，許多有隔閡。地方人民對省政，亦大概無從過問。如此現象，即使省政府一切施政辦得十分好，尙且不免民氣消沉之虞，何況政治的好，談何容易。如此大戰，一年二年三年而至四年，今後還要繼續長期的奮鬥。諺語有云：「久病牀前無孝子」，這是說，雖骨肉至愛，而待病太久了，尙且難保始終。今天國家抗戰四年之久，戰禍的影響當然深刻，所以今天以後，更需要不斷的鼓舞人民，使一致確切認識最後勝利之必然，而樂於忍耐艱苦。這一點，甚關重要。我全國同胞本來一致忠愛國家，不辭一切犧牲，但因戰時所發生之問題甚多，都需要隨時加以妥善的解決。而凡必須受苦之事，則應當使人民完全瞭然其意義，然後能欣然樂受，而不是勉强忍受。這種使命誰去負，第一就是省臨參會。我們希望政府指導各省，一致尊重省臨參會。凡省府願辦之事，務必在該會經過充分討論，凡各縣或各業之痛苦或不便之事，都務必使參議員等充分盡言。尤要者，不可以發言者爲少數之故，而輕視之。應專講是非，而不論人數。這樣誠意尊重之效果。我們相信有無窮之大。而這並不是說每一參議員的意見，都可以信行，而是認識到一點，就是省政府若能尊重臨參會，請求其爲協助抗戰而負責任，那麼臨參會，一定能負其責任。因爲凡一問題，經過充分討論之後，一定能達到應有的結論，臨參會議員既受重視，就能自重，大家只有努力喚起人民，協助政令推行，而決不至於故作阻礙政令。

今後的抗戰大業十分光明，同時十分艱苦，而成敗關鍵全在自己。省政是國政的基

錄，因此關於省縣參會問題，陳述意見如右，其他另論。

勉中蘇文化協會（三十年六月四日）

關於中蘇文化協會重慶分會開第三屆會員大會，我們乘此機會向該會勉勵幾句話。中蘇文協，在抗戰中成長起來，它負着很大的使命，從武漢時期到現在，成績很多，而重慶是抗戰中國的中心，所以重慶分會的努力，足以稱道。

過去三年間，中蘇文協將抗戰中國的眞相，用書籍繪畫電影音樂介紹給蘇聯社會，使蘇聯人民對於過去及現在的中國得到許多智識及興趣，因而對於將來的中國發生不少的信任。同時呢？中國社會得以中蘇文協之盡力，而知道蘇聯許多事情。新興蘇聯各方面的進步，在銀幕上，在展覽會上，在無線電廣播上，不斷的映到中國人民眼簾與耳鼓，使得我們各界同胞得到許多新的智識與教訓。中蘇文協的功績，可說是十分重要的，而該會成績這樣好，主要是靠蘇聯會員的努力。因爲中國在戰時，餘力餘暇，都不太多，若不是蘇方特別援助，恐怕該會甚難有所成就。關於此點，應當特別向蘇聯會員表示謝意。

今後怎麼樣？我們希望中蘇文協的兩國會員一致繼續努力，以完成該會之使命。文協是文化機關，不談外交，但文化之交流，其本身就是外交之一部分。我們勉勵文協努力，就是主張因此維持並增進中蘇國交，三年前如此，今日依然。我們對文協的中國會員，說明一些外交情形，以便諸君瞭然眞相，繼續對會務熱心盡力。

第一、論過去。請君務時刻勿忘我們民族的高尚道德！這至少要實踐以下幾點：曰守信義，曰重恩情，曰貞固不變，曰篤交不忘。說到外交，一言蔽之，就是一定要實行君子之交。以中蘇關係而言，我們在抗戰四年間，得到蘇聯不少援助。本來我們的正確解釋，凡援助，都是互助。蘇聯所以援華，因為援華與蘇聯有利。具體的說，就是蘇聯過去在德日可能的夾攻之軍事的形勢之下，援中國就足以鞏固東線國防。這是就事實而論，至於就情誼上說，則我國接受友人援助，就必須永久尊重友人的好意。特別回顧武漢時期，英美在華利益那樣多，受損失那樣大，而一點不能牽制日本。那時候，誰能以軍械技術助中國？只有蘇聯！現在世界大勢變了，蘇聯對日本訂了中立條約，使得日本在軍事形勢上，至少暫時不必防備蘇聯，這一點自然與中國不利。然而我們對蘇聯數年來援助中國的好意，依然要永久表示感謝。今後除非蘇聯積極予日本以便利，換言之，除非變到蘇日積極合作，則這個親善的國交基礎，我國一定努力維持於永久。這是中國民族的道德，大衆必須信守。

第二、論現在。蘇日中立條約成立以後的情形怎樣？就現階段說，日本許多企圖還未達到。從日本說，中立條約只是開妥協之門，接着還要做許多事。但自從蘇聯宣布禁止軍用品過境，日本甚感失望。我們現在相信，蘇聯政府大概能堅持此政策，不會接受日本的交涉，而對日本特開例外。日本甚希望用德國飛機軍火及一般軍需品，而海上運輸甚為困難 所以蘇聯禁止通過，則日本受打擊不小。至於中蘇直接關係，現在照常，我們最高統帥部的方針，依然對蘇聯友誼表示充分信任。蘇聯軍事技術家的貴重的努力

，依然對中國抗戰有所貢獻。我們近來本十幾年一貫主張中蘇親善之立場，一方面表示對於蘇日中立條約的不滿，並注視其今後的推移，但同時知道日本與蘇，毫無誠意，因而判斷蘇聯必然也能感覺及此，而不至於陷入過深。那麼，中蘇國交之鞏固與增進，將並無困難之發生。

第三、論未來。關於未來，我們是樂觀的。因爲以蘇聯爲中心的歐亞局勢，實際並不會變動。反共同盟夾攻蘇聯的形勢，依然存在。具體的說，所謂「歐洲新秩序」「大東亞新秩序」，如能成功，則蘇聯當然受其威脅，因而以對日爲中心的中蘇互助的基礎依然存在，即撇開對日問題不談，中蘇是這樣接近的鄰國，兩國之間又本來有互不侵犯的親睦關係，而中國又絕對以和平信義爲其外交原則，那麼中蘇的友誼，不但在此戰時，即將來在戰後，只有更變好，而絕無變壞的理由。我們願同胞注意：國家外交與私人交友同理。儘管是好朋友，而蹤跡也有時密，有時疏。若本來是好朋友，而又因事共同患難，那當然蹤跡甚密。假若地位不同，各忙各的事，那就要見面稀一點。但是，蹤跡疏並非友誼變，不見面也是好朋友，幾時有事情要合作，又自然親密起來。我們平常交友，這種例子甚多。中國今天最繁忙的外交，是中美外交。因爲這個老朋友，現時不是武漢時期的樣子，而是與中國敵人日本，在政治上軍事上業已尖銳的對立，那麼中美之間當然交際繁忙，應當協議進行的事當然很多。而蘇聯呢？在世界大局上，現在對日本是中立的，這與天天正受着日本侵略的中國，其地位自有不同。我們既不能夠求其相同，而當然也不會因其不同之故，而就忽略這位朋友。當然更不會因爲得到另一朋友的援

助，而就藐視了這位朋友。中國民族的文化生活，斷不是這樣淺薄的！我們近來無機會論中蘇問題，今天特向中蘇文協貢獻數言，盼望文協諸君努力宣揚中國文化的道德真價，增進兩國文化的合作，以鞏固必要時一般的互助合作之基礎。而這種互助合作，在中國是隨時情願的。

貢獻於審查委員會（三十年六月十三日）

審察大隧道窒息慘案責任問題的七人委員會正在執行職務。這兩天已搜輯各項報告資料，日內並將傳訊證人。據聞該委員等皆非常慎重而謹嚴，務必徹底究明一切真相，而最後呈覆蔣委員長。

本案發生後，本報已一再論列，而實未能抒其迫切之情於萬一。其所以然者，國家正在與強敵作生死存亡的大戰，後方無論發生何種意外不幸，凡我人民務須堅持鎮靜，勿自驚擾，以免為敵所乘。關於本案，當發生之始，本報即聲言相信政府於徹查真相後定能為適當之處分。因此對於責任問題，暫不作具體評論。這是尊重政府威信，同時是不願社會驚擾。

我們的期待，果然不錯。政府第一步的處分，是防空市政三當局的革職留任。這在行政處分上，是最嚴厲的，而還只是臨時的行政處分。接着，政府就派出審查委員會與其他兩委員會。我們看審查委員會的組織內容，就可以知道是要公開的徹底糾查出事的全部真相。其中有國民參政會市參議會的領袖，有司法行政的首長，有監察院代表，斷

以中央黨部秘書長爲首席召集人。這都證明蔣委員長十分重視該會，而決心公開的澈底的糾問釀禍之責任。

現在該會正敬愼將事，盡其職責，我們願以最簡單的幾句具體的話貢獻給該會七委員。據我們看，此次所派之委員會，可說是代表戰時中國的最高權威，因爲組織分子，不能比這七人更重要更有力之故。所以七委員在今天是受領袖的重託與市民的殷望，其職責甚爲重要。我們殷望七委員務須澈底糾查，儘一切可能的努力，而不顧忌瞻徇任何的拘牽，最後對於領袖務須作忠實詳盡的報告。

說到責任問題，要分別講。譬如說：爲何不早買通風機？或者本來買好了，而爲何不早裝起來？這也是一種責任問題。再譬如說：此次洞口擁擠，由於門從裏關，故愈擁擠愈關不開，那就要質問：何以洞門不築成向外推開的式樣？這也是一種責任問題。但是這些事，都不是我們要問的。因爲這些事，充其量，不過是溺職，或者疏忽。簡單說，不過是辦得不好而已。請七委員垂聽！我們不暇問許多許多較小的事，而只要求七委員務必查明一個要點，就是在很長很長的時間之中，爲甚麼不能打開門將人救出來？假若說，是因爲門由裏面關，因人擠不能開門，那麼就要問：爲甚麼不用緊急手段將木欄門擊毀而救人出來？換言之，我們只問一點：爲甚麼在洞內已成危險狀態之後，而不能以緊急手段救人出來？

我們當然責備洞口的防護團，但糾問責任，却不能以防護團員爲對象。因爲今天是戰時，敵機來襲是作戰，所有避敵機出入防空洞等等，都是與作戰相應的事情，因而防

護團員的地位，根本上是奉令行事，所以我們要問者，究竟誰負指揮防護團之責？而在五日之夜大隧道以內業已混亂而緊張之時，負指揮防護團責任者得過甚麼報告，下過甚麼命令？對於前年去年屢次發生窒息慘禍的大隧道，在經過幾小時之後，還是冥然不察其有危險？還是知其有危險而依然無所措置？我們要求委員會查明者，第一就是這個要點，因爲這就是責任問題之所在。

審查委員會實際上可以代表政府的司法權與監察權，同時又可以代表中國國民黨及現有的戰時民意機關。因此我們更願乘此表明政治上幾句根本的話。根本的話是甚麼？就是維繫政府人民同患難共生死的根本道理。從政府說，在執行中山先生的主義政策救亡建國自衛抗戰的偉大事業之程途中，實在具有道德的崇高權威，有權要求一切人民擁護政府，擁護抗戰。人民應當服從政府，應當犧牲一切以求抗戰目的之貫澈，應當擁護政令軍令之統一，不得阻礙政令軍令之推行。政府的權有這樣大，但是須附惟一的條件，就是官吏要能盡職。何謂盡職？就是必須能儘事實可能之範圍，把事情辦得好。從人民說，就如上文所言，有擁護政府貫澈救國的義務，但同時有權要求政府儘可能把事情辦得好。這是政治上一個根本道理，也可以說是一個根本諒解。這個道理或諒解必須充分實行；不然，就要自失其立國之道。這一段話，我們相信對一切問題都適用，並不單爲隧道禍事而發，而此次隧道禍事可說是抗戰四年來最不幸最恥痛的事情。我們四年來驗於國家實力之弱，人才經驗之少，對許多事能原諒，而對這樣儘有方法施救而竟致喪失如此多數民命之事，認爲斷斷不能不澈底糾問責任！不然，則法律紀綱都失其威嚴，

中國將憑甚麼爭取最後勝利！我們深信審查會七委員一定能善盡職責，上以答領袖之重託，下以慰市民之殷望，現在貢獻幾句簡單話，表示願作七委員的後盾，使此不幸事件得以正當解決，不使其成為抗戰前途精神上的絲毫障礙，並且藉此不幸事件之解決，使紀綱丕振，庶政刷新。只有這樣，不幸的死者纔可以瞑目於地下！

最後成敗全在自己（三十年六月十四日）

抗戰眼看要到四週年了。世界任何民族，能以擔負四年大戰而不疲不衰，根本上就不多。何況中日之戰不是軍備對等之戰。敵有陸海空，而我實際上只有陸，而陸的裝備也是劣勢，訓練組織則是未成品。所以中國今天滿身創痍，痛苦日增，更是當然或必然之事。

那麼要問了：譬如迄今為止，作一初步結算，究竟我國是成是敗？我們敢毫無遲疑的答覆：是成功。同胞們必須記憶一個要點，就是：以遠東為中心的現在的局勢，完全是中國抗戰四年打出來的變化，而變化之最大者是敵國日本的地位。大家要記着：日本本來是極安全極穩固的一個強國，假若它不侵略中國，固然有泰山之安，假若它侵略中國，而中國不能這樣長期抗戰，那麼，它就要稱霸亞洲以威脅世界了。但今天的事實怎樣呢？敵國自明治以來努力經營七八十年所築成的一個穩固的基礎，今天業已劇烈動搖。敵國在國際上所採的最後手段，是三國同盟。這個同盟之成立，是因為感到對華侵略最後的可怕，欲藉外援以脅美國，使美國不能干涉遠東；而結果乃適得其反，因此而使

與國下了最後決心。現在敵國大本營業已不能不時時刻刻的計算太平洋大戰的可能性及其結果；而越計算越惶惑，早戰有危險，遲戰更危險，不戰則等於坐待危險。我們可以斷言敵國自開國以來從沒有遭逢過今天的困難與危險，而此種困難又絕對無法解除，其危險又絕對無法避免。那樣一個強國而狼狽至此，這全是中國打出來的局面，還能說不是成功嗎？

所以今天的抗戰局勢，從大處說，中國確已成功，毫無疑義。這種成功之由來，主要有幾個要素：（一）民族愛國意識之旺盛；（二）地大物博，憑藉雄厚；（三）有忠誠指導之領袖。因這幾個要素而表現為軍隊之勇敢與堅韌，及各界人民之忠誠與忍耐，最要者，為領袖憑其堅卓的意志識見與熱烈的感情，能以對內感動領導全軍全民，對外貫徹國家的政略。我們回顧四年來的艱難歷史，深感這種成就甚為不易，同時對於今後的大局，得有明確的認識。認識是甚麼？就是四年抗戰的對象是敵人，而今後則敵人並不成真正的問題，問題全在處理自己的事情如何。這句話決不是輕敵，而是就問題的底層而言。不錯！敵人還有戰鬥實力，但譬如登山，業已見了山頂。過去四年不可怕，今後還可怕嗎？敵人無論怎樣逞兇，但其國基的動搖確是事實。敵人一貫的企圖滅亡中國，現在則自己暴露在崩潰顛覆的線上。敵軍精神上有這樣沉重的擔負，而再進攻中國，中國還怕嗎。所以說敵人已不成真正的問題。再者，在四年抗戰中一般所最關心者，是軍械軍需如何充實的問題，往往憂慮到國軍的武器成了無水之源，而這種憂慮，在現時並不存在。一來因為能製造，二來因為有供給。現時的大勢，軍需用品的來源，等於無

限量。這比抗戰初期的形勢誠固得多。在七七事變後求之不得的形勢，現在則已實現，所以說敵人不是眞正的問題，而問題別有所在。

簡單一句話，業已絕對不怕敵人，而只怕自己處理不好自己的問題。因爲大戰四年的結果，一面陷敵於危境，一面自己也深感苦痛。中國憑藉雖厚，所以能久持，但近來却有困難了，糧食問題，就是最明顯的一個。我們最自負的是農業的深厚基礎，而現在糧食竟成了重要問題。單論這一點，就決不容輕視，何況一般的問題還很多。而凡是自己的問題，只有靠自己處理，絕對不能望朋友援助，因爲援助無用。我們簡單評論國家的大勢，可以兩句話賅括。就是：前途十分光明，同是也十分艱苦。我們勝過這難關，就是最後成功；倘因自己功夫不到一簣，努力不好，則依然有失敗的可能。大局眞相，就是如此。我們誠摯希望凡我軍民同胞，務必認淸大局，一致努力，保持成功而避免失敗。這就是說：要一致努力於妥善處理自己的一切問題。說到政治經濟，千頭萬緒，本非片言所能盡，扼要的說，希望以抗戰四週年爲新的出發點，將一切問題從頭改造。政府務必明賞罰，振紀綱，改正權責混淆的一些組織，使能形成權責分明的政治。在這樣前提之下，更從頭鼓舞民心士氣，以邁進於第二期的抗戰。我們對於大局的結論，是最後成敗全在自己。希望各界官民一致猛省而努力！

抗戰四週年紀念辭（三十年七月七日）

今日爲抗戰四週年紀念日，本社同人除隨同全國海內外同胞敬謹悼念四年來北起平

津南迄瓊崖在各戰區禦敵陣亡將士及各地死難同胞，同時敬謹慰問我全軍最高統帥以下全體國軍將領士兵之勞苦外，謹抒所懷，期與同胞共勉焉。

（一）因世界劇變之結果，我國之抗戰，從踏入第五年起，完全成一新的局勢。簡單言之，過去四年間雖原則上為世界問題之一部分，而實際上則為單獨作戰。今也不然，中日問題已完全與世界戰爭不可分，而我與敵人則確定分在於兩個壁壘。卽敵人與德義為一團，為侵略集團；中國與英美蘇在一面，為反侵略陣線。此種陣線之形成，本為我國所期待，或者直可認為我國戰時外交之目的。此自去年敵人成立三國同盟而促其實現，自最近德國攻蘇而使其完成。而德義承認汪偽，自絕於中國，於是我國立場更簡單化矣。中國單獨抗戰四年，尚且有效的阻困敵人，陷之於泥淖；今精神上及實際上，行將與反侵略諸友邦共同努力，則抗戰前途之光明，不問可知。而世局演變至此，則我四年抗戰，乃其主要的因素，故我實居主動地位，並非偶然。其最扼要之證據，敵人若非侵略遇阻，陷於困難，斷不訂三國同盟也。以是當此四週紀念之日，首當慶慰我抗戰政略之成功，確信已奠最後勝利之基礎，卽此可證明四年來我忠勇軍民為國流血之確得到崇高之代價也。

（二）雖然，不容徒慶幸已也，在任何意義上，皆不容忽略責任之加重。夫四年之日月不為短也，而我國作戰情勢又至特殊，海防空防之缺乏，尤加重損失與困難。今者敵我更入於絕對不兩立之局勢，此自敵人最近邀德義承認汪偽一事，亦可充分說明。一言蔽之，中國不勝利則滅亡是也。當七七事變後，蔣委員長在廬山宣布最後關頭已到之

時，即以此義申告國人，今於四年之後，更證明領袖識見之至確。現在之局勢，簡言之，爲你死我活，即或日本崩潰，或中國滅亡。而自世界大局上，則注定日本必爲孤注一擲，亦必最後失敗。命運已決，無可避逃。中國在此種新局勢下，較之過去四年單獨作戰時期，不但更充滿希望，可謂有絕對把握。但同時必須注意，實在責任加重，誠以專就對日本而論，中國永爲主要的反侵略力量；而自日本言，亦永將目中國爲其最强烈的障礙。我國承抗戰四年之後，更須擔負長期抗戰之新的責任，是當然不容有敷衍懈怠之餘地矣。抗戰勝利之新中國，譬如寧馨兒之誕生。其誕生爲必然，其聰慧强健，亦有信徵，惟臨產之苦，則不能免。由此以論，則過去四年之痛苦尚非最後，恐更須經劇痛劇苦，始能慶呱呱墜地也。凡我同胞必須覺悟及此，將責任擔負起來，然好在是喜苦而非悲苦耳。

（三）然則如之何？曰：過去四年不算，一切從新做起。此所謂不算，非謂過去四年無成績，無價值；事實相反，成績甚大，價值甚高。此不僅論軍事，即公私一切部門之事業，均確實有效果，有辛苦。今云一切不算者，乃含兩義：成功之點不自滿，更求大的成功；失敗之點不自餒，力避再招失敗。總之，吾人希望政府人民均決心澈底從新做起。其尤要者，抗戰以來全國最有力的口號爲團結抗戰；而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則精神動員之中心思想。今時歷四年，飽經患難，而世界變亂之演進，愈證明國族至上之眞理。

吾人首望政府把握此重要時機，重新積極喚起團結抗戰，不有遺憾。吾人平日常論

及政府有權要求一切人民效忠守紀，同時人民有權要求政府必須善於盡責，今後之國政，此兩語似可盡之。現在敵偽猖獗，江海沈淪，國恥日深，亟待昭雪，而戰時經濟之變動，需要吃苦者更多，故需要大後方及海外各界同胞一致努力者亦更切。深盼政府至誠號召，與民更新，一面貫徹初衷，與現有糾紛之黨派提議協商，勸告合作：一面嚴厲整飭政紀，增進效率。在此從新做起之新精神下，本社同人亦願始終追隨各界同胞盡其微末之責任。最後高呼：

祝中國最後勝利！

祝世界反侵略友邦勝利！

打倒企圖征服中國的日寇！

打倒企圖瓜分世界的三國同盟！

打倒日汪僞約！打倒漢奸汪精衛！

中華民國萬歲！

全體國軍將士萬歲！

林主席蔣委員長萬歲！

羅斯福大總統邱吉爾首相史達林主席萬歲！

全世界人類自由萬歲！

抗戰與報人

（香港大公報社評，下同）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五日）

香港一大部分記者今天舉行國民公約宣誓禮。這在香港中國報界是一件嚴肅隆重的大事。我們忝附香港同業之末，願祝我各社同人多多爲國家民族盡瘁立功。並乘此述說自己一點感想。

中國報業受日人侵略戰爭的影響太大了。因爲使得報業性質，報人地位，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爲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近多年來，報紙逐漸商業化，循着資本主義的原則而進展。其結果，只有大規模經營的報紙，能以發達，已不是清末報業初期文人辦報的簡陋情形。此種商業性質，其本身限制了言論自由，但因經濟雄厚之故，對於報人職業的獨立，却增加了保障。所以從大體上說，中國報業是走着英美路線，而在近年已具有相當規模，在社會上確已成爲一種大的力量。以上所述，是過去的話，抗戰以來，却完全改變了。先從報的本身說：自日軍大舉來犯，報的商業性受了打擊，規模愈大者，損害愈多。報的生命線生在交通，而交通阻塞了，或者破壞了。自從抗戰，已沒有能達到全國的報紙。除過上海租界，尚能做商業的經營之外，廣大內地的報紙都失了經濟基礎。本來，任何私人事業，與國家命運不可分，報紙亦然。自從抗戰，證明了離開國家就不能存在，更說不到言論自由。在平時，報紙要爭新聞，這是爲着事業，也爲着興味。但在這國家危辱關頭，這些問題，全不成問題了。所以本來信仰自由主義的報業，到此時乃根本變更了性質。就是，抗戰以來的內地報紙，僅爲着一種任務而存在，而努力。這就是爲抗戰建國而宣傳。

所以現在的報，已不應是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私人言論機關，而都是嚴格受政府統制的公共宣傳機關。國家作戰，必需宣傳，因為宣傳戰是作戰的一部分，而報紙本是向公衆做宣傳的，當然義不容辭的要接受這任務。國家今天有權要求任何人民去上前線，去效死，有權要求人民獻產或毀產。那麽，做報的人，起碼當然貢獻一張報於國家，聽其統制而使用。現時內地存在着的私人經營的報紙，一天天少了，而存在着的都是這樣認識自己與勉勵自己。再從報人說，據我們自己的感想，自從抗戰以來，時時覺得自己的存在，太渺小了，也太無用了。人們常誇獎言論界，一枝筆抵多少毛瑟，然在這兩年大戰中，實在感覺一張報還不如一個兵。就說宣傳，今天擔任抗戰宣傳的重心，已決不在號稱大報的報人，而是在前線的政治工作人員，或淪陷區域秘密工作的鬥士。憑良心說，在平津或他處，吃苦冒險，抄錄一點中央廣播，用謄寫版，密密層層寫出來，而千方百計送達給愛國同胞者，實在偉大，實在可感，我們萬萬愧對。再從另一方面說，抗戰宣傳，並不專靠文字，尤其不專靠報紙，現有多少圖畫家在繪畫，多少音樂家在製譜，多少劇團，多少歌詠隊在前方後方勤苦工作！舉個例說，漢口的孩子劇團，不論在何地方，幾時唱給軍官士兵們聽，幾時使得大家流熱淚。我們常常自省，所謂堂堂報人者殫精竭慮，充其極，其工作價值，僅能趕上一個路受訓練的流亡無家的難童，而生活優厚，却比難童有天淵之別了。抗戰以來，報人上前線者，確也受不少辛苦，但比起戰士來其勞逸安危，不知差了多少，就比戰地男女政治工作人員也差得多，總之一句話，報業受了犧牲，而犧牲那有戰士大，報人吃的辛苦，而辛苦那有戰士高。所以我們二年來的感

想，實在覺得民族太偉大而自己却太渺小了。我們因為上述兩種見解，這兩年只勉力做到一點。就是，精神上將這一張報完全貢獻給國家，聽其統制使用。我們這班人，本來自由主義色彩很濃厚的。人不隸黨，報不求人，獨立經營，久成習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時，往往與檢查機關小有紛糾。然抗戰以後，在漢在渝，都衷心歡迎檢查。因為生怕紀載有誤，妨碍軍機之故。中央宣傳部本是指導報界的最高機關，抗戰以來，我們更竭誠接受其指導。我們自信：這一個渺小的存在，惟有這樣忠紀律，守統制，時刻本着抗戰建國綱領工作，然後這存在庶幾為無害。我們並且十分信仰：要保衛民族自由，必須犧牲許多部分的個人自由，要擁護國家的獨立與完整，必須一切人民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簡言之，報人必須與前線將士一樣，要自認在抗戰工作中有其小小崗位。而全體同胞各守崗位，各盡職責，這就是國家勝利的絕對保障。我們這兩年時時注意者，只此一點，此外概為能力所不及，所以時時恐懼，常常悚慚。本社同人上戰地者亦不少，幸無生命犧牲，連日重慶街市受日機空襲，商民死傷重大，我們渝社房屋震毀，而社員皆安。我們刻刻念及全國軍民的犧牲，戰地城鄉的殘破，深感我們在後方的報人畢竟努力不足。末了，說到香港。我們港社歷史太淺了，原來欲致力於兩廣的新聞工作，而廣州失後，情勢又已變遷。我們固然還有廣大的華僑社會可以請教，但處在這友邦領土之上。對於國家民族所受的危難，不能目擊身受，更覺得愧對前方將士與各地難胞，也更覺得對於報人的職責多有未盡。今天香港同業舉行國民宣誓，我們同人也欣附驥尾。我們一年來常感到香港報業的進步，自今而往，更望互相策勉，共同努力。尤其希望注意香

新聞業的特別使命，對於國際消息之不正確者，隨時釋明。最近之例：日方傳稱孫院長在蘇簽訂協定，將我西北數省劃成特別政治區域，這種絕對無根的謠言，就應當一致指斥。因為我國家斷不許任何外國干涉內政，而我們任何友邦亦斷無干涉我內政的意思，這一點，是再明瞭不過的。我們在香港，不能時刻受到中宣部的指導，只有自己多多注意，我們願與諸愛國同業共同履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的旨趣　擁護國家抗戰建國政策，努力向各方同胞與國際友人作正確之宣傳。本報在香港是後進，尤望愛國同業不吝指導。

英蘇協定與遠東

（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英蘇協定，經過兩月來極友誼的談商討論，到底克服一切障礙，而實際成立了。並包括法國在內，二十四日晨英閣會議最後決定對蘇覆牒後，同日下午首相張伯倫氏就在議會宣佈，英蘇即可締結一澈底的協定。其內容現在雖然還沒有發表，但據路透社探悉，將包含下列三點，即：第一、關於英蘇法歐洲領土之安全，將由三國締結相互援助公約，共抗侵略；第二、關於保證鄰邦問題，則凡受有英蘇法保證之任何國家，其領土遭受直接侵略，且積極反抗時，三國即應共同會商及決定行動，加以援助；第三、關於技術範圍者，三國將舉行參謀部談話，以獲致海陸空軍最高效率之合作。英法要維持歐洲均勢，就不能不同時保障東歐，更不能不求互助於蘇聯。所以這個英蘇法的大聯合，實在有其成立的需要性，因此在談判一開始時，就樂觀存在着克服一切困難達到最後成功

的必然性。英蘇法三國其國力那樣雄厚，其政策那樣愛護和平，現在畢竟因環境之需要，而堅強團結起來了，在歐洲當然可以收壓服德義之效。至少在短時期內，定能制止侵略，平衡大局，而展緩危機的爆發。

就現在為止新聞電中所報告的一切看來，這次英蘇協定，沒有明文包括遠東在內，我們當然認為遺憾，但是即使這樣，所加於日本的精神打擊，也就極重大了；而且我們確信，迫於客觀環境的需要，英蘇聯合反侵略；最後畢竟是先擴大到遠東來的，日本這個國家，以在國際間投機取巧起家，我們看一部日本近代史，就可證明這一點。日本的勃興並成為強國，主要的由於三次對外戰爭，就是十九世紀末的中日戰爭，二十世紀初的俄日戰爭和參加歐戰，這三次戰爭中，日本都利用西洋國家特別是英國的幫助，並乘歐局之紛擾，以達到其在亞洲發展之野心，尤其在俄日戰爭時，英俄邦交甚劣，而英國又是日本的同盟國，此後日本就一直利用英日同盟的掩護，在遠東侵略發展。英俄兩國是遠東舞台重要角色，但是自從十九世紀末年以來，英俄關係，除了歐戰中有短時期的合作外，向來隔閡甚深，這是對於日本侵略政策最有利的條件。而現在英蘇到底攜手共抗侵略了，其具體範圍暫時雖限於歐洲，但在精神上是籠罩全世界的。而且即專就實際利害打算，因英蘇協定之形成，則英國和蘇聯在歐洲互相支持，當然增加大量安全，而可以其充分力量來照顧遠東，所以英蘇聯合的消息傳到東京以後，難怪日本朝野，都要驚惶失色，而感覺到本來渺茫的侵華戰事，前途益發漆黑了。

但這我們對於英蘇協定的未能立即包括遠東在內，到底遺憾其不澈底，並且相信這

些不澈底的政策，必定要被改進，而不能長久停滯。這次英蘇談判開始時，蘇聯的最初建議，其範圍甚廣大，而程度甚深厚。其詳細內容雖不可盡知，但遠東是包括在內的。後來因英國之修改，纔把範圍限制到歐洲，而蘇聯爲免除磨擦起見，也就接受了英國的意見。我們推測英政府的理由，第一不外避免過分刺激日本，而想使日本不致因英蘇攜手而加強對德義的勾結；第二則英國之意，或者以爲英美兩國在太平洋本來就採取平行行動，密切合作，已足應付日本威脅。假如這兩點推測並不遠於事實，那麼英國這個遠東政策實在是太不澈底了。因爲侵略國家所自恃的是武力，所畏懼的也是武力，尤其是愛好和平各大國的聯合武力。而侵略國家之間，爲要有效達到其野心，當然也要互助勾結起來。所以不問有無外來刺激，侵略國家的勾結畢竟是拆不散的。兩年以來，英國在歐洲對於義大利的讓步，也不算不多了，但是英蘇協定沒有成立以前，義大利到底和德國訂立了軍事同盟。這種形勢，遠東亦然。英國雖然意欲避免刺激日本，而大勢所趨，日本遲早是要參加德義同盟的。即在目前，所謂德義日「防共協定」，名爲防蘇，其實質和對抗英美法的同盟也甚少差異。不看近來日本的行動嗎？她因侵華戰事之深陷泥淖，且忌英國在華權益之多，並怨英國爲要保護在華權益而與中國親密，正大規模有計劃的進行排英，擾亂租界，扣檢英輪。因此可知，侵略國家如日本，一句話，就是「欺軟怕硬」。你愈退讓，她愈兇橫。只有以實力來對抗，尤其是以英蘇兩大國的聯合行動，纔能最有效的制止日本侵略。和平國家的聯合，其基礎當然愈大愈好。我們可以斷言，只要英蘇法的軍事合作，擴大到應付遠東，即足以懾服日本之違法跋扈，何況美國對於

英蘇法在太平洋的聯合，當然也贊成，並且願參加。只要英國有遠見，下決心，蘇聯國然不成問題，法國也無疑的可以協同。

制止侵略，要切實聯合，要迅速行動，英國的「半截政策」，在歐洲是證明不適用，並且被迫放棄，而代之以英蘇法聯合反侵略了，則在遠東，當然也一樣。縱使英國一時遲疑，而客觀環境上有這種必要，英蘇法聯合的擴大到遠東，並且加上美國的合作，以加強制止日本之侵略，到頭也還是要實現的。那麼，何不縮短其過程，而提早其成熟呢？這不但有益中國抗戰，也有利於英蘇美法本身，而其造福整個世界，更無限量了。

祖國與僑胞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祖國是偉大的，祖國的前途是燦爛的，世變愈亟，我們對於祖國的信賴也愈深切了，特別是我們身居海外的，九個月來，耳聞目見了多少興亡的事跡，將這種事跡，與祖國的現狀對比一下，我們和所有保持興盛的國家一樣，有其一切復興的條件，而在國際的不斷變化中，却證明我們已斷然脫離了危險關頭。祖國三年來在海內外同胞一致團結奮鬥下，已由衰老的國家變成朝氣蓬勃的國家，已由次殖民地的地位而變成國際的重要安定力之一。祇要我們咬緊牙齦，苦幹下去，則我們數十年來對祖國之一切憧憬與期望，不難一一實現。

我們想到祖國，也想到海外的僑胞。我們的僑胞，正像是離家遠行的遊子，遊子們披星戴月，露宿風餐，為的無非是要光復門楣，為的無非是慈母的囑咐與鼓勵，每當萬

漂流，歷盡風霜的時候，回望家門，愈覺得家庭之可愛，愈覺得重振家聲之刻不宜遲。同時也虔心祈禱，希望留在家內的弟昆，能相期共勉。及其努力已久，挫折已多，眼看見家運一步一步的興隆，撫今追昔，深深感到世運推移，原無定則，而列祖列宗往日鐘鳴鼎食之盛，快要由自己這一代恢復過來，這時怎禁得住不投到慈母溫暖的襟懷，抱着在家內刻苦奮鬥的弟昆感極而涕。

今日的祖國，今日的僑胞，其情形就是這樣，祖國與僑胞，幾年來相依為命，僑胞對祖國，爾盡了不少力量，而祖國對僑胞，亦不負所期。時至今日，世變愈亟，我們祖國之屹然獨立，風姿颯爽，已為僑胞所深深認識，而祖國與僑胞之互相連繫，更覺得刻刻不可分離。我們願藉着這個機會，來與僑胞們剖心懇談。

第一、我們願正告僑胞：今日的祖國，已非十年前的祖國，今日的祖國，代表的是雄偉的力量，把握的是無可限量的前途。往日龍鍾的老態，已逐漸洗脫，而數千年朽腐之餘，也慢慢的委付流水，惟是僑胞們離國已久，隔膜已多，也許心目中還殘餘着舊的印象，而不知道三年來，因日人之摧殘與凌辱，已全國奮起，懺悔自强，造成了祖國的一種堅强不屈勇往無前的銳氣。這種銳氣，祖國憑藉了，便使日人之泥足深陷；祖國憑藉了，便愈戰愈强；祖國憑藉了，便建築起偉大的西南與西北，奠定了現代國家的楷模；因為這一次抗戰，往日貪污昏庸的分子已逐漸淘汰，而朝氣蓬勃有為有守的人才已逐漸發揮，今日的祖國，已不是但求死裏逃生，而是自己打出了百年的坦途，向前邁進。

第二、我們願正告僑胞，在世界風雲變幻的當中，惟有祖國的力量纔是最可靠的保

讓，僑胞身居海外，眼看見九個月之間，世界上有十二個國家被人從地圖上抹去，而我國抗戰繼續了三年，光明反在我們的目前閃耀，我國廣土衆民，因為先民遺澤之豐厚，但是我們更有萬衆齊一之心，又有高瞻遠矚的領袖，因而能屹然獨立，遂漸完成歷史之使命；現在我們單就貨幣而論，往日我們認為可恃之外滙，幾朝之間，而在交易所上被抹去牌價者，已屬司空見慣，這充分證實了世界上無論甚麼事，在風雲變幻的當中，不能靠人，而應靠自己。以歐洲戰雲的瀰漫，誰能知其究極？黃金的前途，固自可慮，而通貨膨脹之說，又若即若離，外滙可恃嗎？可恃的毋寧還是我們的法幣！我們今日要求生存競爭，惟有靠自己，惟有靠自己的國家，把自己的民衆和國族的利益打成一片，纔是不壞之金身，纔是不可侮的力量。

第三、我們的祖國比以前任何時期都見光明，而祖國對僑胞的需要，也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都見殷切。我們的祖國既已從艱難困苦中打出了坦途，抗戰勝利之期日近，而建國事功，則頭緒正極繁雜，自應加倍努力，無論國內國外的同胞，一息不容少懈，我們因為有以往三年的努力，纔有今日，也惟有今日能加緊努力，纔能孕育未來的光明；在此時會，其需要僑胞人力物力之協助，既殷且切，僑胞獻身祖國之空前偉業，此正千載一時之良機。我國之西北與西南，蘊藏豐富，坦坦沃源，可以安身，可以立業，可以為子孫萬代奠不拔之基，而篳路藍縷，開草闢萊，更是我們這一代所責無旁貸的。僑胞們，特別是青年的僑胞們！你們看見前一代的僑胞，在南洋一帶，因開闢錫山膠林而眞致事業之基嗎？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一句：將來有偉大成就之實業家，斷然不會再生於業

已開闢之地帶，而將在於我們之西北與西南培養出來。美國當年之開闢西方，因受印第安人之擾阻，其艱難遠甚於我國之開發西南與西北，因為美國人能持以堅心與毅力，故卒底於成，而我國前一代之僑胞，躬與其事者，數不在少。我國的僑胞，既能助他國開發於前，豈不能為祖國開發於後？而且現在的僑胞，其學識與技術，比前尤見卓越，如能為祖國發揮其建設天才，寧患其無光明燦爛的成效？所以祖國今日之懇切需要我僑胞，固不但利其所持之外滙，而尤利其對建設之學識與經驗；反之，我僑胞之所以急於投入祖國的懷抱，固不但因祖國為祖宗廬墓之所寄，而尤因祖國為唯一之保障，並已有着光明的前途。

祖國偉大之吼聲，僑胞們，你們想早已聽到了，現在，她正熱切倚閭而望呢！

駁有田聲明（二十九年七月一日）

前天有田廣播演說，發表一種包括南洋在內的「亞洲門羅主義」的聲明。據說，這是日本新的外交政策。

照有田講詞的字面來解釋，簡單一句話，就是日本企圖壟斷東亞，絕對不准他國染指。我們還不明瞭有田聲明的用意究竟何在？因為第一，法國已經投降，日本害怕德義要越俎，大概佐藤奔走於羅馬柏林或不得諒解，有田聲明可以說是怨懟德義。第二，現在英日外交交涉，正在緊急關頭，英國尚未答應日本的無理要求，有田聲明可以說是對英威脅。第三，美國連來不斷大暴擴軍，時刻沒有放鬆對於南太平洋的監視，有田聲明

可以說是警告英國。第四，日本右翼分子攻擊有田外交軟弱，米內內閣的運命現已如風中殘燭，有田聲明也可以說是對國內敷衍的文章。不過，這些問題，我們不感到興趣，因為日本的外交聲明根本不能夠領導外交；日本的外交，一向是跟軍事走的。像有田這樣的廢話，若不一笑置之，則往往要蹧蹋自己的時間，研究是白費的。然而從題外看來，有田此次聲明，有兩點值得一問：第一：究竟日本這個新外交政策是甚麼呢？第二，日本配不配講「東亞門羅主義」？

我們不懂有田聲明的外交到底「新」在何處？此時的所謂外交，自然又是一種世界政策。而現下世界「新」的形勢，最主要的是德義戰勝法國。日本自稱德義是她的「盟邦」，有田曾經抱着希特勒的像跳舞過，但是試問日本在德義勝利之後，沾到甚麼光榮沒有呢？「盟邦」已經洋洋得意，自己還是彈着「不介入」的舊調。「不介入」就「不介入」好了，但是事實又不然，在「不介入」之中，又不安分要找便宜。其實，歐戰尙未結束，將來最大的爭執，還是遠東的殖民地問題。日本如果須要殖民地，便得用眞氣力，然而日本外交偏不出此，既無見識，又無膽量，「不介入」的話剛剛說完，一個機會過去了。再講一次「不介入」，第二個的機會又過去了。讀完有田的聲明，我們不但感覺不到「新」，而且找不出「政策」兩個字。祇是充分表白自己壞不滿的慾壑，有田這個新外交政策，結果惟有招人討厭，就是德義，對此也必然厭惡的。

日本野心在獨霸東亞，包括南洋在內，即「東亞門羅主義」。我們不曉得日本憑甚麼資格提出這個要求？打開歷史來看，東亞大陸沒有一寸土地曾與日本發生過政治關係

，幾千年來沒有一個日本以外的東亞的人受過日本文化的影響，日本是東亞的後知後覺，日本樣樣都是從中國或從印度學去的，現在數典忘祖，要征服中國及東亞各地，做日本的殖民地，試問東亞那一個民族願意跟着日本走？東亞那一個國家會和日本站在一起主張「東亞門羅主義」？總而言之，東亞無人承認日本是盟主，日本也沒有做東亞盟主的可能以及資格。

就南洋來說，日本和南洋有甚麼關係呢？一兩個偶然遠遊的人，以及少數流浪者的足跡，算是根據嗎？歐洲的地圖雖然不時變色，但是都有歷史的淵源。歐洲歷史是循環的，但日本在本土以外，指不出一些根據，它的侵略，澈頭澈底是侵略，無法作任何掩飾。有田說：「東亞與南洋，在地理上，歷史上，種族上，及經濟上有緊密聯繫」，可是與日本卻沒有特殊的聯繫，日本既不配講「東亞門羅主義」，也沒有資格將南洋劃入日本的「東亞」的範圍。

我們在這裏要鄭重指斥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的荒謬，東亞的老大哥，當然是中國而不是日本，這在歷史地理文化上都是必然的結論。東亞的運命之鑰，現在亦已握在中國的手中，這也在三年奮鬥中得了證明。有田的聲明十分狂妄，然而日本的野心以及將來失敗的禍根，已透露在這聲明中了。

無所私無所畏（二十九年七月九日）

抗戰進入第四年後，我們的前途愈光明，責任也愈重大，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

，在這最後十里的途程中，我們必須以戰戰戒懼的心情，奮再接再厲的偉力，檢討反省，自强不息，纔能免於功虧一簣。

蔣委員長於「七七」告國民黨黨員書中，以「無所私無所畏」督勉其同志，反覆告誡，義正詞嚴，這個信條就是我們每一個國民亦應懸之座右，身體力行。

所謂無所畏，是堅決自信，而不是妄自虛驕。我們的抗戰建國，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延長，以我們民族文化之偉大，祖先基業之豐厚，一旦啓發鼓舞，沛然發動，的確足以克服一切困難，摧毀任何强敵；我自革命，誰能阻之？我自不亡，誰能亡之？這是我們必應具有的自信；而且過去三年的事實，侵略者雖奮其全力，用盡種種軍事政治經濟之陰謀壓力，終無法將我征服，使我屈降；而我們必勝必成的基礎，已在三年中逐漸奠定。但我們必須明瞭，一切樂觀自信，都應以本身努力奮鬥為唯一前提；我們對於最後勝利應有自信，但不應有迷信；因為勝利不能自天而降，亦非計日可待，必須我們能刻苦奮鬥，向前迎取，方能完成此歷史偉業。我們對於日本侵略者誠無所畏，但不能抹殺其過去之狡謀毒計，對於牠將來可能的掙扎力量，更不應輕視藐視。進一步言，抗日祇是我們建國的過程，把這個障礙排除了，還需要我們埋頭實幹；現在面對我們的國際局勢，還是優勝劣敗，弱肉强食，沒有徼倖，不容躲閃，國際均勢不足恃，條約尊嚴已失其拘束的力量。一切要憑自已的真本錢，眞實力，纔能應付此大時代。我們目前如中途妥協、或不幸而失敗，固將永受屈辱，不再有翻身之日；卽至勝利完成之後，如不能迎頭趕上，充實國防，奠定工業化科學化之基礎，則將來依然難免於宰割。我們現在既已滿

鬪，既已挺身而赴，便應再接再厲，勇往直前，切實完成自强自立的一切必備條件。蔣委員長說：「吾人應全體共勉，努力以完成此抗戰建國大業，使中華民國千秋萬世永無可畏之敵人。」我們生在這個大時代，歷史的使命既壓在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肩膀上，便不容我們鬆懈逸怠，必須以無畏的自信，作足踏實地的努力，去創造燦爛的歷史。

只有無所私的人，纔能無所畏，纔能俯仰無怍，坐言起行。革命必須犧牲，而貫徹抗建偉業，尤賴全國民衆以至誠至純之信念，本大智大勇之精神，一心一德，全力以赴。「一切應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為鵠的，不容有一些私見，更不能有一些私圖。蔣委員長告誡國民黨同志：「本黨所企求者，為國家獨立民族自由之確保，此與他國政黨之代表職業階級或區域者，迥不相同，政權必歸全民，而非本黨所有，奮鬥不容諉責，而必率先承當；無門戶之見，更無自私國政之圖。」又說：「我每一黨員皆應了解黨員與黨榮辱與共之密切關係，不但效法先烈同志，以處理生死大事，即平日職務工作，公私行為，亦宜切自檢討，以為民範；工作惟恐不勇，態度惟恐不謙，守紀惟恐不嚴，處事惟恐不慎。」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不僅國民黨黨員應服膺，即其他各黨各派及全國同胞，亦應努力效法，反省實行。無私見，始成精誠團結；無私圖，始能提高工作效率，振作奮鬥情緒。三年以來，我們軍事日見開展，而政治猶待振刷，我們天天高唱調整機構，肅清貪污，而各級政治效率的表現，依然不能盡符理想，貪污之風，依然未能澈底肅清，甚至固執門戶之見，利用職務以便利私圖的事例，亦屢有發現；即如交通一項，我們曾屢聞弊端詬病之聲；而迄今機構則架床疊屋，效率則每況愈下，因此一般工業建設，

均受莫大之影響：再如對外輸出之統制，走私之防堵，以及一切有關民生有關建國的種種設施，也都因爲私見私圖的作祟，而挫弱了進程。

抗戰到了目前的階段，我們應加緊奮鬥，澈底反省，我們失土未復，淪陷區同胞日處水深火熱之中，即後方各地民衆亦在日機不斷轟炸下，受高物價之威脅，艱苦支撑，我們必須再接再厲，滌盪因循苟且之惡習，掃除鬆懈貫縮之精神，咬牙刻苦，以爭取勝利，以加緊建國。我們試看，歐洲各國在戰時狀態中，私生活均極事緊縮嚴正，一切食糧物質均受嚴格統制：即日本國內，對物資統制亦甚嚴厲，民衆生活尤爲艱苦；我們雖有祖先豐厚之遺產，抗戰三年，食用品不虞匱乏，但我們要認淸，我們的生產技術畢竟幼稚，一切物資，尤應寶愛，我們能節省一分，便爲國家增厚一分元氣；到抗戰三年後的今日，還有迷戀於美國式的享用，甚至利用職務，利用機會，投機壟斷，以發國難財的，對於這種人，我們只有希望他們趕快悔悟，改過自新。

我們的前途絕對光明，但必須全國能埋頭努力。我們不能因祖先遺產豐厚，便以爲有恃無恐；更不能因國軍之英勇抗戰，便以爲大家之責任已盡；今後的抗建工作，政治重於軍事，建設重於作戰，必全國各盡其力，各守其崗位，隨時反省，隨時自勉，總能克服重重困難，總能開啓我國族的光明大道。

幾點基本認識

（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自越南緬甸先後封鎖後，一般對於我國今後之外交政策，討論日見熱烈，我們認爲

：要使這討論不流於空泛或刻板，至少對於主客觀的形勢，應有幾點基本認識。

第一，我們抗戰的基礎，自始卽未建築於依賴外力；三年以來各友邦給予我們的同情援助，誠然是值得深切感謝的；但事實很明顯，我們能支持三年，而且愈戰愈强，最大的因素，是靠我們自己。三年來國際的同情誠不能估計，而物質經濟的援助，是屈指可計的；我們在艱苦的環境下，自力更生。獨立作戰，所憑藉的，只是廣大的土地，豐富的蘊藏，和四萬五千萬民衆團結奮鬥的熱情。這個偉力，今後只有一天比一天發揚充實，環境任何變化，決不能動搖我們達成歷史使命的把握。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認爲我們可以關門打仗，不必尋求與國；而是希望大家不必把外交力量估計得太高，反漠視了本身的潛力；卽就事實講，因緬甸越南封鎖所受的損害，並非不能以自力設法彌補，更根本談不到會動搖我們抗戰的基礎。

第二，抗戰三年後的中國，已奠定自己的堅强地位，並形成世界重要安定勢力之一，這種事實，任何人不能否認，我們自己更應有明確認識。三年前，我們也許靠國際條約和均勢的支持，但現在已證明自己能牢牢記握命運，所以不怕任何人來犧牲我們，陷害我們；同時，因爲過去半年國際的劇烈變動，維持現狀勢力的削弱，太平洋的比重日漸增加，而中國抗戰的重要性亦益見明顯；事實很顯然，中國和美國蘇聯已成爲維持太平洋正義秩序的三大支柱，而目前實際努力於摧毀日本「門羅主義」的就是中國，今後的太平洋問題，中國是主要解答者，中國不點頭，任何解決辦法都無法成爲事實；任何一國要保障她在太平洋的權益與地位，決不容輕視中國的偉力。所以，過去我們也許要

人幫忙，現在只是如何邀人合作，如何擴充我們已有的成就。

第三，外交不能單憑主觀的感情，而要顧到彼此的利害，國與國間沒有慈悲，也決不會憑空拔刀相助；我們看到這三年來國際的種種變化，至少不應該再過信表面的外交詞令。捷克於三年前被迫解體，現在臨時政府又被承認了；羅馬尼亞過去曾屢受扶植保證，現在英國忽又支持保加利亞的要求了；要解答這些矛盾事實，只有利害可以說明。其他歐洲種種變化，那一件能跳出本身利害的範疇？假使兩國的利害一致，或至少不相衝突，自然彼此千方百計增進友誼，否則即使勉強携手，也只是同牀異夢。過去我們抱定「以不變應萬變」的方針，相信「得道多助」。為什麼？因為我們抗戰的目標只有一個，不僅不損害任何第三國的利益，而且直接間接都與第三國有利；所以在原則上，除日本外，各國都應是我們的朋友，尤其與太平洋有關各國，都應和我們緊密携手。

美蘇兩國無論從地理上歷史上觀察，都無疑是我們最好的朋友，而且他們都迄今中立。在遠東的地位又都日漸增重；他們在遠東的基本政策，也決不會改變；同時，美蘇和我們的利害關係，也日見一致。所以我們和美蘇增進關係，正是自然的趨勢；我們也知道，政府對此也早已有所努力，但所謂努力，不是求援，而是在共同的利害下增進合作的程度。我們有我們的立場，我們有我們不變的國策，外交的主動地位，尤應牢牢把握，這是絕對不容疑問的。我們反抗侵略，貫澈最後目的的決心，有三年抗戰的事實證明；老實說，只有我們有資格懷疑別人，任何人不應再在今日懷疑我們的決心。其次，所謂外交政策，並不像個人選擇路徑那麼簡單，尤其在國際瞬息萬變的今日。在抗戰初

起時，「路線」問題曾有熱烈的爭辯，歐戰爆發，又曾激起「參戰」的要求。假使當時政府也純以一時的感情，冒昧決策，則今日我們的困難又將如何！講到這一點，我們真應感謝領袖以如炬的目光，沉着應付，使我們迄今能頭頭是道。所謂「以不變應萬變」，是我們外交的原則，而不是外交的途徑；我們抗建的國策不變，自力更生的信念不變，多求友少樹敵的基本原則也不變；以此不變，臨國際形勢的萬變，就主觀的需要，審察客觀的利害，以分別增強與各友邦合作的程度。

我們相信，今後我國的實力只有日見增強，在國際的地位只有日見重要，因而與遠東利害關係最切的友邦，必能日見親密，加緊合作；我們的心情是樂觀而自信，我們將以堅強而熱烈的手伸向各友邦！

野村使美與赫爾談話（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美日的外交戰，因野村之被任為駐美大使而激起了一個新的波瀾；這一幕，可能是太平洋暴風雨前最後的一個插曲。

日本簽訂了三國同盟後，自己堵塞了對美妥協之路；後來因為國際的局勢並未向它預期的方向發展，德義一籌莫展，蘇聯始終凝重，美國在遠東的步驟日漸加緊，而英美的關係，也日見協調；因此日本又想用種種方法，打開被自己關斷的大門，向美表示和緩的姿態。先有近衛松岡的「修正」談話，嗣復散播邀格魯談話及松岡將出馬赴美的試探空氣；但華盛頓的反響始終冷寂，表示不感興趣。這次起用野村，日本的輿論雖同聲

警告，說對於改善美日關係不應作過分樂觀，其實對於野村都是寄有濃厚幻想的；他們一面强調野村的聲望與「人格」，一面又對美虛聲恫嚇，要美國承認日本的「新秩序」與「神聖使命」，他們的企圖所在，極爲顯明。美國赫爾國務卿於日本發表野村使美以後馬上發表談話，嚴正說明美國外交政策的八大基本要綱，針對日本的各種幻想；適可以說明是歡迎野村的當頭砲，也可以說是美國對於日本的外交攻勢準備警戒的信號。

美日關係根本上無法妥協，已成鐵的事實；美國要維持條約尊嚴，維持合法秩序，而日本則要打破現狀，獨佔「大東亞」，建立排他獨霸的「新秩序」；南轅北轍，絕對沒有調和的餘地。赫爾國務卿所揭佈的八大政綱，祇是重申美國的一貫立場，而並非一種新的啓示，如遵守和平正義，遵守條約，不干涉各國，以和平手段解決糾紛，都是美國數十年來信守不渝的。尤其對於遠東，不論主觀客觀形勢如何，都以此爲外交政策之基本信條。自從「九一八」以來，美國對遠東注視干涉之程度雖有不同，而基本立場則牢牢把握，未嘗鬆弛。日本侵華三年餘，摧毀九國公約，藐視美國利益，並進一步圖囊括南洋，樹立西南太平洋之霸權，這些侵略行動，無疑是打擊美國的威權，削弱美國的地位，向美國作正面挑釁；日本這樣的刺激美國，却又故意說美國不了解日本的眞意，到現在還要美國「認識」日本，承認日本之「新秩序」。其實，日本的眞正企圖，「新秩序」的眞正解釋，美國早瞭然於胸，前年十月十二月之兩次抗議，以及去年十月十九日格魯大使的演說，早已明白告訴日本，美國對於這些，只有比日本自己更爲瞭解；而且在事實上，三年餘來日本的種種行動，早已明白向美國解釋，證實美國的認識絕無錯

謀。日本此時不僅不知覺悟，且正圖擴大其打擊美國的侵略行動，美日關係之無法根本改變，已明若觀火，野村郎使想拉攏美國，又何能爲力？

其次，不談根本，單就枝節上說，美日的尖銳磨擦能不能緩和呢？這種治標的工作，在近衛二次登台以前，日政府曾不斷努力，尤其野村外相時的所謂「媚美外交」，即不問美日的根本衝突，不管日本在實際上與美國締約正義的立場背道而馳，而表面上則極力討好美國，緩和美國之感情，防止美國之加緊干涉；如賠償，道歉，解決懸案，及暗示將「開放」長江等等，目的無非想軟化美國，使美國但見表面的笑臉，而忽略它背後的利刃。這種手法，本來是相當巧妙的；但自從三國同盟公佈後，實際已不能發生效驗，正如野村所言「兩國業已充分表明其立場」，日本的決心收拾美國，美國的決心維護條約尊嚴及正義秩序，已完全表明，在日本猙獰面目已完全暴露之後，任何小殷勤小逗笑的舉動，在美國當然不會再感興趣，赫爾的聲明便是一個證據。

這些不可能的事實，日本何嘗不知道，然而近衛松岡還起用野村，還企圖加强對美的外交攻勢；我們不要把日本外交看得太幼稚愚笨，對於時機的運用，它是從不放鬆的。我們如把日本對美經濟的依存關係以及美國積極充實太平洋實力等等因素來解釋此舉爲日本之對美軟化，那是錯誤的。據我們看，野村的主要任務，便是爭取時間。美國在遠東所採的步驟，自三國同盟後，顯已着着佔先，如撤僑，召集海軍後備役，加强菲島防務等等，都出乎日本的意外，日本還未邁開南進的第二步，美國已與英澳商合作，進行英美須聯防及共同使用新加坡軍港等；日本想結束「中國事變」，美國已開始對華加

緊實際之援助；日本在此劣勢地位，要悍然向美國挑釁，掀起太平洋大戰，當然是不利的；何況過去兩月它所期待的機會，如德國閃擊英倫，義軍控制東地中海，以及美國大選，蘇德義加強妥洽等，都使它失望撲空。現在它需要一個時間，鬆弛美國的警戒，離間中美和英美的合作，使它依然能恢復其對美外交的主動地位；所以它一面起用野村，向美遞送秋波，一面散放對華和平攻勢之謠言，而同時又聲言決定「承認」「汪組織」，以多方面的脅誘挑撥，想停阻進行中之美國對華援助，對英合作。它對於調整美日關係，實際並無絲毫誠意。

美國陶錫少將說得好：「日本對國際關係之承諾，實際無絲毫價值。」日本在這次近衛登台前，雖明知英日關係無法改善，却仍表示對英可能妥協之空氣，等到「滇緬路協定」騙到手，便把米內有田的所謂「親英」內閣犧牲了。現在，又想利用野村來騙美國，它的算盤早打定了，假使美國受騙，而國際局勢一旦於它有利時，犧牲野村甚至換一次近衛內閣又算得什麼！

抗戰新階段之開始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日）

在日汪所謂簽訂條約的同時，美國公布對華一萬萬金元貸款成立，而我軍在鄂中鄂北也已獲得了決定的勝利，粉碎了日軍的冬季攻勢，這幾件事，可以說明中日戰事乃至遠東一般局勢，已向一新階段發展；這一發展，可說是完全邏輯的，我們決不會感到絲毫意外。

日汪簽訂的一紙「條約」，在法律上當然完全無效，誠如我外交當局之聲明：「汪兆銘爲中華民國之罪魁，其僞組織全屬非法機關；日本假手於其手製之傀儡組織，以遂其欲；其任何行動，對於中國人民或任何外國，完全無效。」但日本這一行動，無疑已暴露了日本的全部野心，對於其在華侵佔區，將如何永久佔領，如何充分消化；並將如何利用中國之土地資源，進一步破壞國際法律秩序，對抗一切愛好正義和平之國家。日本此項暴露，就其影響言，毋寧對於我們的抗戰是有利的。

第一、日本這一舉動，無疑更激怒了中國民族，更堅強了全中國民衆奮鬥到底的決心；就是淪陷區內的民衆從此也更清楚認識，日汪口中的「和平」「合作」「互惠提攜」「尊重領土主權」是如何的解釋；也更深切明瞭，除團結奮鬥爭取勝利外，絕無其他可以自存之道；即使最近觀動搖的人，從此也決不會再幻想和日本「和平」之後，可以苟安殘喘。這個事實的教訓，比任何啓導鼓勵更爲有力。汪兆銘所負的使命是什麼，現在已更清楚揭露，他以前一再爲日本的侵略辯護，說日本並無領土野心，並不以戰勝國自居，它的目的只是要中國「分擔建設新秩序的任務」；現在，他自己「簽訂」而「公布」的「條約」，明白指出，不僅賠款駐兵應有盡有，而且承認把中國割成許多「特殊地帶」，「特定區域」，承認「滿洲國」，——不，事實是請「滿洲國」承認。——所有政治、外交、教育、宣傳、貿易、商務各方面，多由日本來「協力」。中國所「分擔」的「任務」，是供給「特殊地帶」永久駐兵，供給「特殊區域」駐紮船艦，供給所有資源，尤其與國防有關的礦產「予日本臣民以充分開發之便利」；這樣還不算，還要汪

經濟「提攜」日軍為貫徹目的之軍事行動而予以協助。換句話說，就是要中國人自己消滅自己。試問中國在日本這樣完全統治下，還有什麼叫「治外法權」？中國各處被駐兵，資源被「開發」，政治、教育、外交等等盡被「協力」，而全國都「開放」給「日本臣民自由居住經商」，還有什麼地方能分別出是「租界」？中國的每一個民衆清楚了日本的永久征服計畫後，除了團結努力，奮鬥到底外，還有什麼話說！

第二、美英蘇各國今後必將更加強援助中國之抗戰。英美對於日本的侵略行動，本來早有警覺；現在，日本的野心既全盤暴露，使她們更明白認識中國抗戰對於維持遠東秩序之重要。因為日本已明白指出，它要永久佔據中國之大部土地，要利用中國之資源海港，以建立太平洋之霸權，向國際正義國家正面挑戰。美國認識了這一點，所以今後對於日本決不會再加姑息；對華一萬萬金元之空前大貸款，便是對日本行動最有力的答覆，而且對華援助之門既已洞開，今後必將更源源進行。英國也認識了這一點，所以她本身雖在艱苦作戰中，但仍盡力恢復並加緊過去之對華經濟援助，英外相與郭大使之晤談，卽為磋商具體之辦法。蘇聯對於中國抗戰本甚同情，且屢有援助；據我們所得權威方面消息，最近蘇聯對我之同情與援助，更有長足之進步，其援助之程度，比上半年更為積極。今後日本之野心既已全盤揭露，凡屬愛好和平正義之國家，當然必將更重視中國之抗戰，而與中國增進合作。這個國際對我有利形勢之發展，完全是邏輯的，也可以說是日本無底侵略行動所逼成的。

日本此次之行動，在汪兆銘當然是「求仁得仁」，不管如何畫押，不管日子延長，

他總算過了「主席」的癮了。但日本如何呢？除了把侵略計畫公開暴露聊以自慰外，可謂毫無所獲。他如何指揮工具，如何宰割侵佔區，在中國未收復失土前，本可爲所欲爲；現在承認了汪組織，便利並未增加，而中國不僅繼續抗戰，並且必然更加強反攻。至於外交方面，日本經此暴露後，必將更陷於孤立。日本最近的企圖，主要的是想拉攏蘇聯，緩和美國。建川赴莫斯科，曾盡力進行其媚態外交。滿口「史達林同志」，並一再說日本對蘇並無敵意，蘇日關係非不可調整。蘇聯對於這種誘惑，當然絕未重視，而此次日汪「條約」之簽訂，更充分證明建川的一切完全是欺騙蘇聯；所謂中日「共同防共」，本爲一懸案，以前日本一再迫中國合作，我國政府始終拒絕此種損害主權及以任何友邦爲對象之無理要求；這次日本和汪「訂約」，把華北內蒙畫劃爲特殊地帶，防共駐兵，而且「兩國協力消滅共黨」，並密切合作於「防共」之情報宣傳；充分暴露日本對蘇的敵意。日本要蘇聯「不侵」，而它自己却加緊製造反蘇的鐵帶。蘇聯過去並未受愚，今後亦必更明瞭日本之企圖；日本要再圖欺騙，顯已失其可能。美國也是一樣，日本之起用野村，本想以花言巧語欺騙美國，現在事實已證明日本之侵略行動，針對美國，獨霸遠東，摧毀一切條約秩序，野村還有什麼話可以自圓其說!?

總之，日本這一幕，對於中國自然是極侮辱之能事，但對於中國抗戰的本身，並無不利的影響，而且因此引起各方面的影響，可以說是於我們有利的。我們對於這種侮辱，僅僅憤怒是不夠的，我們必須以實際的行動，來撕裂這一張廢紙。我們應更堅強「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信念，我們軍事能勝利一處，則日本在佔領區的征服計劃自然便

消滅一處，我們能克復南京，自然這一紙辱約便根本消滅。其次，我們更應警覺這次抗戰的長期性，幷應認識最後勝利決非待命的，必須我們加緊努力爭取。今後全國國民應更堅强自信，埋頭苦鬥，盡力盡職；同時並望政府更應加强戰時機構，刷新政治，奮發朝氣，全國一心，團結奮鬥。我們相信：抗戰新階段之開始，正是我們進入勝利的初步，因爲一切的發展都是邏輯的，是我們早已預料到的，我們循既定國策向前邁進，必能達成最後之目的；唯一的條件，是要大家能刻苦奮鬥！

政治團結與軍事統一（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我們的抗戰，是建築在人民團結及國家統一的基礎之上的。若沒有團結與統一的前提條件，我們根本不能執行抗戰，自然更談不到勝利。我們抗戰已快三年半，把國際大勢打變了，把强日抗弱了，而在我們內部還在談論着團結問題，甚至在軍事上還有參差失常的現象，這不能不認爲是一種不幸。我們願本國民的良心，國家的利益，對這現象講幾句本不願說而終不忍不說的話。

講到團結，我們第一要認清楚是對政治而言。我們是民主政治的國家，當然要講團結。試看多少現代國家還在高呼團結，爭取勝利。我們國家組織不及人家，一切科學文化不及人家，而民族鬥爭的艱苦却超過人家，我們還能不團結嗎？我們一定希望舉國上下都要精誠團結，形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來爭取勝利，打倒侵略者。在抗戰以前，本報同人就呼籲團結，抗戰既起，我們更擁護團結。但是，我們也應該切實認識一點，

這團結是對政治，對國民講的，也可以說是對各黨各派而言。這是國家在抗戰期間，對全國人民當然的要求與希望，就是要求全國四萬五千萬同胞除了民族敗類以外，要不分黨派，共同一致，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目標下，精誠團結，共禦外侮。在抗戰三四年來，試問這個要求與希望是不是已經達到了呢？就人民方面言，現在不僅是後方人民効忠國民政府，就是淪陷區民衆，還是向我們地方政府完糧納稅，信仰國民政府，擁護最高統帥，全國人民是完全團結一致的。至於講到黨派方面，我們雖然在法律上尚未確定多黨的制度，而事實上全國各黨各派都站攏了，所有全國現存的黨派大家都表示擁護抗戰，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事實如此，在政治方面所表現的團結，可以說是並無問題；而目前的所謂團結問題，顯然不在這裏。透澈的講，問題不在政治方面，也可以說不在黨派方面，乃在軍事方面。這不能說是政治上的團結問題，而應該認清的這是一個軍事上的統一問題。我們認爲政治需要團結，而軍事需要統一，需要服從。

軍隊應有嚴密的組織，森嚴的紀律。軍隊只能有一個意志，一個命令，一個行動，在最高統帥的統一指揮之下向同一目標進行，軍隊裏面講究服從命令，絕對的服從命令。古今中外那一個國家的軍隊是講民主的？軍隊行動一定要受統帥部的節制，不能自由行動。不要說一個國家，就是兩個或三個國家聯合作戰，也要服從聯軍統帥的命令。我們現在是對强大的侵略者抗戰，這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賭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我們現在有英明的統帥領導抗戰，全國幾百萬軍隊都服從最高統帥的命令，一致行動

，纔能抗戰到今天，纔能把侵略者拖住，使它一天天的走上崩潰之路；也惟有如此，纔能發動有效的反攻，獲得最後的勝利。相反的，若一個國家的軍隊不能統一，意志紛歧，號令不一，便絕對不能作戰，而國家的獨立自由也就難保。老實說，現在我們國家的獨立自由能夠維持不墜，我們的抗戰所以能夠始終支持，就靠我們全國軍民能夠一致服從政府領導，尤其靠我們前後方幾百萬軍隊的能夠統一意志，集中力量，纔能以弱敵強，愈戰愈強。假使現在竟有一個軍隊不服從統帥的命令，不本着統一意志行動，甚且弄出紛歧反常的行動，我們儘管痛心，也不能不說那是破壞抗戰，危害國家。

政治要團結，軍隊要統一，其中是有界限的，團結是對政治講的，而軍隊只有服從。團結抗戰，是政府與國民和各黨派間的共同要求與希望；而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則是統帥部對所有軍隊的要求。如果說，一個統帥部對所轄的部隊要求服從命令，而某一部隊非但不服從命令，反說那是「破壞團結」，那是講不通的。

現在我們所有的抗戰軍隊都是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的最高統帥是蔣委員長。這些軍隊之中，在抗戰以前，也有未曾列入國民革命軍的番號的，例如現在的第十八集團軍。在抗戰之初，這部軍隊宣言擁護蔣委員長，願為抗戰及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接受了國民革命軍的番號，並正式編入戰鬥序列，那是國家統一的一大象徵，也是執行抗戰的一大基礎。就軍隊的組織與紀律言，這部軍隊既然接受了國民革命軍的番號，編入了戰鬥序列，就應該絕對服從國民革命軍最高統帥的命令，自然是不待言的。這是國家軍隊的義務，國民也有權向它如此要求。

總之，軍隊是國家的，而不是任何黨派的。我們認為中國國民黨今天雖然掌握着政權，但代表國家的是國民政府，而不是國民黨；中國所有的軍隊，乃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統轄的軍隊，而不是國民黨的軍隊。我們在今天固然不能不承認現在國民黨是擔當了歷史的重任，負荷着復興國家民族的使命，但達到了憲政的階段，必然要求它順應國民的公意，實行憲法，來解決國內的一切政治問題。因之，中國將來所行的必然是憲治，而不是黨治，而國民黨自亦成為一個普通的政黨，國民黨也斷不能把國家的軍隊作為一黨所私有，可以不服從政府的命令，以武力去做什麼政治鬥爭。假使國民黨要那樣做，那必為全國民意所不容。這理由也是極明顯的。所以我們以為無論是講軍事或是講政治，都應該把黨派問題和軍事問題絕對分清，決不可以黨見害及軍事。任何一個部隊，無論它過去的歷史如何，在當前的國家局面之下，都應該就大義，就軍紀，就國家民族的命運，很審慎的加一番考慮，來貫澈軍令的統一，擁護軍令的尊嚴。

最後，我們願更鄭重言明：我們為了保障抗戰的勝利，在政治上要至誠至敬的籲請全國各界的團結，在軍事上也至懇至切的要求全國軍隊的統一，絕對服從最高統帥的命令，任何一軍不能例外。政治上不團結，固然不可；而軍事上不統一，尤其危險。因為軍隊不統一，不服從命令，根本上就不能作戰，更何能勝利？